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94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

清 淨挺說　智淙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慕天顏序
    - 竺菴大成序
    - 王益朋序
    - 愚庵盂老人序
  - 上堂　小參　晚參
  - 茶話
  - 示眾
  - 普說
  - 佛事
  - 問荅
  - 勘辯
  - 開示
  - 舉古
  - 拈古
  - 頌古
  - 外述
    - 漆雕開
    - 乘桴浮海
    - 畏匡
    - 山梁雌雉
    - 問鬼神問死
    - 如愚不愚
    - 顏淵喟然
    - 子在川上
    - 有知無知
    - 誰能出不由戶
    - 朝聞夕死
    - 文章性天
    - 唐棣之華
    -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 原壤

- 互鄉童子
- 從心不踰
- 學稼學圃
- 達巷黨人
- 太宰問子貢
- 宰予晝寢
- 武城絃歌
- 見南子
- 佛肸召
- 鳳鳥河圖
- 孺悲
-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 不忮不求
- 升堂入室
- 參乎
- 楚狂
- 荷蕢
- 丈人
- 長沮桀溺
- 三戒
- 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
- 鳶飛魚躍
-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
- 在上在左右
- 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
- 心意知
- 索隱行怪
- 所以行之者一也
- 自誠明自明誠
- 其次致曲
- 至誠如神
- 不二不測
- 三王百世
- 並育並行
- 大經大本
- 用極
- 物格
- 有所

- 西子不潔
- 動變化
- 天下歸仁
- 參輿倚衡
- 良知
- 形色天性
- 不謂性不謂命
- 天地位萬物育
- 杞柳湍水
- 盡心知性
- 萬物皆備
- 惡惡臭好好色
- 重離
- 群龍無首
- 載鬼一車
- 天在山中
- 艮其背
- 畫前易刪後詩
- 乾為馬坤為牛
- 一陰一陽
-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 帝出乎震
- 乾元坤元
- 隰有荷華
- 鶴鳴九皋
- 明堂
- 奠雁
- 惠迪從逆
- 西伯戡黎
- 周公居東
- 李梅冬實
- 鷁飛石隕
- 豕人立而啼
- 方相氏
- 酒漿醯脯
- 堯舜禹湯
- 老莊荀列
- 躡足附耳

- 陸亙裴休
- 伊川紫陽

- 書問
  - 復祁季超居士書
  - 與青原和尚書
  - 與誰庵道人
  - 與嚴陶庵
  - 荅嚴陶庵
  - 與孫宇台
  - 與柴虎臣
  - 荅吳樸齋
  - 示汾子
  - 與陳天祓
  - 荅陳際叔
  - 柬盟石道人
  - 與陸麗京
  - 與顯聖為和尚
  - 荅東山晴和尚
  - 荅白崖和尚
  - 荅棲霞和尚
  - 柬南山和尚
  - 柬崇先和尚
  - 荅陸麗京
  - 與江道信
  - 與柴虎臣
  - 與應嗣寅
  - 荅嚴顥亭
  - 與孫宇台
  - 荅百愚和尚
  - 與月涵道人
  - 荅陳際叔
  - 與誰庵道人
  - 荅蘭皋姪
  - 與樹羅書記
  - 與止一侍者
  - 與友崖道人
  - 與天目和尚
  - 荅白雲和尚

    - 荅平陽和尚
    - 荅王鶴山
    - 荅楊士虞
    - 荅陸梯霞
    - 荅姚生公
    - 與張仲嘉
    - 與王鶴山
    - 荅誰庵道人
    - 荅周岱峰
    - 復曾道扶
    - 與誰庵道人
    - 示學者
  - 序記
    - 鄰木和尚白雲語錄序
    - 東山晴雲和尚法華拈頌小序
    - 寶壽夢庵和尚語錄序
    - 天愚和尚紫雲語錄序
    - 天目古平禪師語錄序
    - 古龍和尚語錄序
    - 天寧道和穆禪師語錄序
    - 淨性紫仙和尚語錄序
    - 好木和尚西江頌古序
    - 恒修捨禪師源流頌序
    - 題泥金法華經後
    - 題而化居士西方畫像後
    - 題活埋歌
    - 漆園指通自序
    - 雲溪問易序
  - 愚庵先老和尚行實
  - 誌銘
    - 玅覺準禪師塔誌
    - 溪巢瞬禪師塔誌
    - 林峰鏡愚慧禪師塔誌
    - 樗里保寧端實嚴禪師塔誌
    - 天寧休山炬禪師塔銘
    - 真歇祖師祭文
    - 祭東山唯岑和尚文
  - 疏引

        - 萬壽修水陸道場募疏
        - 崇先募大鐘疏(代)
        - 雲岫建塔疏
        - 為龍門化米疏
        - 雲溪募柴小引
        - 雲溪運泥小引
        - 雲溪化梅花小引
        - 為某比丘募靜室小引
        - 化米散靜室小引
        - 寓山托缽小引
        - 為別峰禪人化衣單小引
    - 行腳
- 卷目次
    - 1a
    - 1b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雲溪語錄序

自天台智者弘放生之因，至永明壽彌盛。余官錢塘睹子瞻遺事，愾然思念，遂于西溪河渚置放生池一區，建雲溪精舍，延俍亭和尚主之，振揚曹洞宗旨。俍和尚本起名儒，住華塢，匿而不出，強之然後可。先是，余夢眾羅漢僧與余共坐，其最長者身金色，頂現圓光。及拜俍和尚，宛如夢中所識。歲甲辰，浴佛之會，余在古法華寺與眾言之，眾稱善，固知靈山一別儼然未遠也。已而余去錢塘，遊京師，歷閩、粵，數年之間，俍和尚鼓鐘式化，人天景從。由雲溪過資聖，得語錄若干卷、外集若干卷，又閱經十二種，《洞宗綱要》、《人天眼目》、參智證傳各若干卷，並皆出自胸臆，發攄道妙。噫！異矣。昔弁山阡與大川濟同時，其後為雲溪逸。俍和尚先稱逸亭，比復以雲溪顯，豈同揆者耶？又雲溪才說法好云蘇嚕，叢林有才蘇嚕之目。雲溪瑛近出晚年，雲溪恭最為先導。古稱雲溪者眾矣，今日者，絕後光前，超佛越祖，感余于夢，詎偶然哉？俍和尚嗣法新豐，當洞山三十四世。余受學金陵劉公，當洞山三十五世。淵源會合有繇也。是為序。
康熙己酉佛成道日，關西慕天顏敬題。

俍亭大師語錄序

德山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法與人。」審此千七百，則何物也？蓋先德之有言，因學者之咨扣，言既多矣，不無雞聲冒響之徒，如是遂立綱宗種種，以揀乾慧一流人。不謂此道一行，返成狡狐窟宅，聰明鑽隙之士，往往麻蛇引蔓，人鬼相欺。安知向上宗乘，貴在一期徹證，作家相見，一挨一拶，愈出愈奇，東擲西拋，無非栗棘蓬、金剛圈也。癸卯秋八月，走古杭，禮愚庵老和尚足，晤俍亭法兄，語未終日，情多神契。將別，兄示我語錄一帙，展讀數過，如倚天長劍，鋒鍔騰光，直斬從上葛藤，不落時人窠臼。至其焚巢摟穴，敵在機先，奪鼓攙旗，用神言外，非臥雪吞氈，久經行陣，功深汗馬者，能具此手眼哉？此刻一出，當令倚墻靠壁叱吒之流，藏影無地，彼塗粉抹脂，嫋嫋無鹽一類，又安敢效嚬西子耶？

棲霞法弟竺菴大成題

雲溪語錄序

余昔從愚庵老人問第一義，則輾然色喜，今俄頃間已二十餘年矣。顧自以西來大意，湖南、江西發攄已極，五家宗派各述旨歸，至開寶、太平而後，奇言妙句，亹亹疊興，雖理趣紛殊，而去古逾遠，神明其道，蓋戛戛乎難之。俍亭和尚稟受超越，悟繇于心，得愚庵之正傳，溯黃梅之家法，折衝盡變，靡不合宜，進退縱橫，一往如意。吾知長蘆以下，式起門庭，新豐以來，謂為真子，非俍師誰屬耶？余賦性質直，不喜搖唇弄舌，睚昧古人，然意有所疑，未敢遽以為是。每相從問對，瓶瀉雲興，不可方物，以為靈山儼然，其在此乎？挂缽雲溪，著述盈尺，語錄凡十八卷，弟子就學者從而集之，屬余序。余思夫丹霞在近，而笴籬殊愧于襄陽；南泉逼人，而牡丹長夢于陸亙。對此依依，益深向往耳。燈巖先生自西江來，見雲溪，與語大悅，退謂人曰：「江南知識，所在成林，要以雲溪為稱首。」今語錄出，見者益信，非吾輩阿私獨徇所好也。

康熙丙午冬日　　法弟子王益朋拜題

雲溪語錄序

我宗無語句，黃面瞿曇在木菩提樹下，居其劣不居其勝，終恐輸卻雲門胡餅。至三七思惟，往到子所，亦猶風后軍師，明排八陣，暗展機籌，彌綸沙界，得未曾有。這著子實不在言句上。雲門云：「今時人離卻言句則不可。」達磨西來，落落不合于時。韓淮陰作背水陣，明知新軍不為我用，置之死地，方有活路。轉換旗幟，趙軍大衄。六傳而開五宗，天下英俊無有不為漢用者矣。言句離，即何物麼魔，敢向此中置喙？俍亭挺子，始列縫掖，遍參知識，閱禪典，得入孫武兵法，略知奇正。既從余遊，脫去俗服。天然子英邁出群，聖僧不敢正坐。居數年，住河渚雲溪把茅之下，比南陽臥龍，略定圖式。殘僧數輩，巍然高座，正如法昌遇一力撾鼓，驕他廣眾。有小參、普說、問荅機緣，并書疏雜述，隨說隨錄，釐為上下卷。老僧善病數年，命侍者朗誦榻前，不覺霍然稱快。陳琳草檄，枚乘七發，起人錮疾者，此也。從來屬文易，辭章環錯難；詞章易，立意迥絕難；立意易，意外意難；意外意易，句外句難。雲溪為其難者，能出人一頭地。老僧為汝句逗分明，則易易耳。俍亭其字，俗號逸亭，字世臣，姓徐氏，今出世。初住雲溪，記取記取。

愚庵盂老人題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一之一

侍者智淙、智沇編錄

上堂。「元正啟祚，品彙咸新，斗轉春回，百事大吉，泰，小往大來，吉，亨。天地始交，萬物並育，梅花開嶺外之春，雪屋現林中之色。寒巖異草，從教寶燄重重；古木深雲，曾見奇花簇簇。庭前鸑鷟共舞文琅，室內麒麟交參玉象。鶴鳴慕護法要山僧建立曹洞宗猷，今日開章第一。且畢竟如何是逢時及節一句酬？村歌社舞太平春，新年人享太平福。」

上堂。「『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更動舟迷？落花無限春山暮，得路還家聽鳥啼。』此先愚庵老人在雲門入室時證道偈也。看他得的人自由自在，正所謂五陵公子遊花，不比貧兒落魄。當初先老人在真寂時，問一答百、問十答千，十分快便。有僧問：『高峰四句，那一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老人云：『是第五句。』僧便問第五句，老人云：『小鬼挨磨，金剛解鋸，逼射光鋩，勃不可遏。卻早不肯自許，畢竟泛鏡水、上塗山，討得四稜蹋地，末後一著始到牢關，腦後一椎欺君不得。』古人之言不為妄也，後學初機大好一個龜鑑。」

上堂。「不見一色，始是半提。一色若消，方名尊貴。昨日底許多瑤階玉宇，珠樹瓊花，貝闕千尋，銀山百疊，一時間那裏去也？莫不是一色消了麼？雖則純清絕點，將知雪屋人迷。轉一位來，別是許多世界。看看柳搖金色，梅吐琪葩，蒲目苦叢，爭如不艷？夜來金鳳子，飛起石烏龜，大好眼前消息。」

上堂。「摘楊花，摘楊花，斷拂老人別行一令，改作新荔枝去也。雲溪這裏楊花飄落，雖有幾個蜜浸荔枝，是陳年古董，今日人天眾前不免應個時節。」以拂子指庭下云：「玫瑰花，玫瑰花。」

上堂。「古渡迷迷，春草萋萋，亂雲纔捲五峰齊，隨路入松溪。錦鱗濯濯，青鳥飛飛，庭前柏樹幾時移？梅影透疏籬。急認取，莫遲疑，有讀書人來報也。」以拂子指云：「楊自西，楊自西。」

上堂。「百花落盡啼無盡，又向亂峰深處啼。呀！呀！啼得血流了也，有什麼用處？雲溪今日失利。」

送不疑知客還衡陽，小參。「南嶽石頭，荊州天皇，楚王城畔，汝水東流，這裏偏饒佛法。不疑信子從牡丹花下識得根苗，在寶鏡堂前親從指授，逢渠睹影，直到玄關。巖頭、德山事窮的要，馬祖病、藥山病、曹山病，奇奇怪怪，非世可醫。綿州附子桂州薑，不免就路還家，同他善財採藥。今日適當世尊降誕，因齋慶讚，為伊勸行，指天指地，惟我獨尊，黃面瞿曇一狀領過了也。從來臨濟慣侮黃蘗，有其父必生其子，老漢未會，末後凍儂猶有鄉情，非關智過于師，也只播揚家醜。若是我洞山門下，子順父、臣奉君，個裏獨彰尊貴，唱出還鄉曲調，果然枯木生花。畢竟還鄉曲調如何唱酬？黃鶴樓前鸚鵡洲，此去漢陽不遠。」

小參。「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冤家路窄，撞著王崔。山居士驀頭驀腦問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老僧被他一問，啞子喫黃連，幾乎開口不得。賴他居士是個十分聰明人，將兩句道理話兒領會去了。然雖如此，芥內須彌，須彌內芥，洪波浩森，白浪滔天，切莫一切作道理領會好。僧問雲蓋：『如何是須彌山頂浪滔天？』蓋云：『文殊正作鬧。』是何道理？大眾還知麼？顛倒顛，顛倒顛，須彌無頂浪滔天，旱地遍紅蓮。驅大象，藕絲牽，夜半騎魚過市廛，柱杖兩頭穿。還自笑，絕堪憐，波斯持密咒，舌上覆金錢。」

上堂。「門內綠陰深處，門外遠峰無數。看野樹橫雲，木田飛鷺，孤筑一夜上天台。拾得重來，寒山幾度？釋迦貧，迦葉富，一摠由他。說甚麼鄂渚呈橈，韶陽抽顧？笑伊家邯鄲學唐步。」

上堂。「今日不著。」便下座。

上堂。「魚遊水濁，舟行岸移。過得雲溪這一關，嶄然頭角露也。小唐長老，魚龍抵角，許多熱鬧。今日那裏去來？千金池上，雲噴浪捲。蛟龍繞船，乘空飛去。只可惜燒尾之蟲，依舊困魚止深。還知道死水不藏龍麼？來！來！」以拄杖作舞棹勢。

上堂。「閒閒晝長人靜，大好枕書眠。胸無一事，囊無一錢，空懸寶鏡，高掛夜明。簾深柳外藕花邊，罷釣歸來不繫船。看業風陣陣，吹散了閑神野鬼。一力撾鼓，并瞞他十八高賢。」

上堂。「古人道：『商嶺東西路不分，兩間茆屋一溪雲。師言耳瞶知師意，人是人非不欲聞。』阮嗣宗口不臧否人物，所謂不見不聞無窮也。不聞聞，聞不聞，莫是絕氣息一句麼？馬祖一喝，百丈耳聾，又作麼生？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十分道盡了也。大機大用，描繪百端，怎出得雪竇腔子？」

小參。「三途地獄，百千諸佛從茲往來，仔細看將起來，真個好笑。設夜叉幾部，列牛頭兩行，他閻羅大王也只業在其中，得已不已。如今事到頭來，這地獄也須空盡了。雲溪拄杖口中念念有詞，倏把他十八鬲子都變作三十三天，十類眾生盡往塵沙佛土放光現瑞，何況千金池上魚龍、蝦蟹、螯蚌、龜螺無不向空裏翻身，一時變換。去，去，去，蘭盆會中地搖六震了也。且道具何等神通，有如此奇特鄭？前村蔣公大王切忌道破。」

上堂。「和尚病，有不病者麼？有不病者來看和尚麼？老僧看他有分。老老大大錯下名言。若論那不病者，直饒佛眼覷之不及，說甚看他有分來。設有問：『雲溪病，有不病者麼？』荅他道：『無。』『恁麼則和尚全身病也。』荅他道：『老僧病入膏肓，只覓他起處不得。』一病十五日不起，口巴巴的說甚佛法。古人說渠說我，分明話作兩頭。雲溪老漢零零丁丁，只這個有病的若存若

亡，這邊那邊安放不下。何況他不病者，又去好肉瘡。他看我卻沒鼻頭，我看他全無眼孔。如今將渠將我打作一塊、束做一團，都送在針鋒眼裏，病與不病且自由他。逢人切忌錯舉。」

小參。「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驀舉拳，云：「我手何似佛手？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此事如弄丸相似，拏三道五輪手揮空，須是其人始解機先一著。若待如何若何思量擬議，早落節了也。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奪人、奪境，俱奪、俱不奪，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業就巍科，這裏不當容易。然雖如此，一般擎拳指掌，就中西園甚奇特，俱胝一指頭禪，只為承當不的確。如何是俱胝不的確處？參。」(居士丹次，有以狀元拳行茶者，因舉遠公圍棋說法事，請師小參。)

上堂。「尋常道個唱和句也不容易，諸方鹵莽禪和，只曉得個掀翻法座、推倒禪床，以為是當機不讓，那知雙明雙暗、能強能弱、放去收來，卻自有許多宛轉機絲之妙鑿？呵呵呵！青原一宗，料想無人識得。高山流水千年調，白雪陽春萬古心，不是巖頭、雪峰，誰與共賡此曲？蘆江淙子、渟泉沇子擔荷吾宗，努力！努力！」

晚參。「下載清風月滿船，遊魚透網樂長川，不貪吞餌從今去，秋水蘆花自在眠。王鶴山居士入山放生，趁此一時要老僧說些佛法。早間疾風暴雨，將許多魚龍蝦蟹送在一邊，佛法一時收拾過了，到晚來悠悠洋洋，水寒夜靜，明月滿船，卻又無從說起，抑不得已舉一節現成公案搪塞了他。昔深、明二上座過淮河，見鯉魚躍出，深云：『俊哉！好似個衲僧。』明云：『何似當初不入網來？』深云：『明兄！明兄！尚欠悟在。』明行三十里乃省。鶴山居士看語錄、做工夫，整整忙了四五年，這些去處曾得了當麼？明公鈍漢，被他一網打來三十里，轉尾回頭一摠不得快便。鶴山居士若能舉起，便知裂開羅網特地翻身，好與古人覿面去也。金鉤脫卻，當處逍遙，說甚麼悟與不悟？」

上堂。適鴻雁一群飛過，師云：「過去了也。」便下座。

接寶壽、白巖兩和尚書，知荊州有偽造天王寺，集眾小參。「達磨不來東土，諸祖不往西天，痴人自生分別，佛法沒有兩般。天皇道悟本出石頭，收得一個賣餅兒童，家居近寺，因此傳持佛法。後來周金剛親到龍潭，殃及兒孫，留下雲門、法眼兩宗，祇明得個回互法門，到底石頭路滑，幾般瞎漢硬將他龍潭崇信割去青原，扯入南嶽。須知江西、湖南摠只一宗，在彼在此何勞分別？雪峰老漢嘗云：『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本自分明，又特舉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為言，是何意旨？』當時洞山、德山每每節拍相應，巖頭見德山，跨門便喝，山便打，頭禮拜，洞山云：『不是龐公，大難承當。』巖頭云：『我當時一手抬、一手搦。』雪峰三登

投子、九上洞山，淘沙淘米、枯木糝花，約莫有幾分成就了？洞山云：『據子因緣，合在德山。』指他到德山去。欽山、文邃、巖頭、雪峰生死同條，或嗣洞山、或嗣德山，並祖湖南，旨歸是一，從上來血脈井然，明眼人前舉起自薦。今人趁口說德山棒、臨濟喝，瞎驢趕大隊，遠之遠矣。三家村裏土地公公，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

為栖霞竺菴和尚設供，上堂。「鷓鴣聲裏送離憂，零亂桃花泣未休，可是五天歸去疾，新豐寥落使人愁。我竺庵法兄和尚，湖濱一別，于今五年，勝萬斛于西江，飛九重之聖箭。左青原、右南嶽，從大好山下開二甘露門；前采石、後栖霞，在浪杖人前標正法眼藏。覺銕嘴呼為同伴，逢人怒罵不休；勤巴子應屬前身，室中歡喜不徹。碧巖青嶂是處留題，木女石人到來著價。猶憶五年前，鳳凰山頂刻羽調宮，瑪瑙坡旁吟風弄月，末後句為君舉揚，破沙盆大家扶起。皇天降割，祖道凌夷，歸雙履于七個蒲團，走千山于一條椰栗。金棺自舉，豈甘落在他人？一色全消，個裏不留朕跡。火中銕鷂撲地高飛，燄裏寒冰當陽顯出，這是我法兄和尚一生受用不盡的，卻也不為分外。只可惜崦嵫匿景，震旦晦冥，崑崙倒流，蔥嶺荒忽。今日雲溪末席酌水獻花，要為我法兄傳下個最後消息，但依依楊柳，玉欄干上遍界藏真；灼灼桃花，金絡索邊相逢覿面。即如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莫便是這個麼？呀！呀！過去了也。大眾！且向長慶門前作禮三拜。」

為明經沈寶先居士對靈小參。「秋虫日以悲，秋草不常好，惆悵林原，凋落梧桐。早正兩岸荷花，樹林水鳥，說甚神州三島？蘭桂飄香，芙蓉未老，看夜半鳥啼，日輪杲杲。寶先居士向定光童子深探淵源，就闕里真人別開生面，今年閏夏聚首祇園，問釅茶三四碗于佛日夾山，敘交遊八九人于子瞻山谷，未幾分袂，遽遠毘耶。掉頭不顧，知現影之無常；撩起便行，但抽身之太早。兩公子特請山僧到來，欲借那九歌九辨，招屈原天上之魂；更假此一詠一彈，留叔夜雲中之駕。昭昭朗朗，遍界難藏；巍巍堂堂，呼之欲出。見麼？見麼？」以拂子拂一拂，云：「寶先居士向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去也，大眾急須認取。」

上堂。「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此四句中，有一句奪人不奪境，有一句奪境不奪人，有一句人境兩俱奪，有一句人境兩不奪。若人會得，直可捉敗克符，掀翻普化；若也不會，未免向他主賓照用轉了也。大眾！滿池荷葉即且置，洲上采菱且道是人纂？是境纂？」

上堂。「橙黃橘綠，秋色宛然，又是一番時候了也。昔閩王封柑、橘各一枚，遣使東問雪峰云：『既是一般顏色，為甚麼名字不

同？』峰將柑、橘依舊封回。閩王復遣問玄沙，沙遂將一張紙蓋卻。閩王作家君王，特伸一問。雪峰老漢借婆衫子拜婆年，已是十分抵對了也。閩王再三撈摝，玄沙錦縫重重，好一場曲調。諸仁者！玄沙荔枝、閩王柑橘滋味一般，你們曾細細嘗著麼？莫但是念詩章、貪景色，雙柑斗酒聽黃鸝，學他名士風流，閻羅王未許你在。」

晚參。揮手，云：「洞山喫果子，這果子上的佛法從古流傳。我如今再舉一節：昔溈山與仰山磐陀石上坐次，有鳥啣紅柿子墮前，仰云：『當是和尚道德所感。』溈云：『汝亦不得無分。』乃剖食之。一個紅柿子無端現前，他溈仰父子借來送茶，你奉我一盞、我奉你一杯，大家十分酩酊。後來，臨濟打黃蘗、打臨濟，一段宗風改頭換面，你道有多少奇特聱？參禪上客囫圇吞個棗子卻使不得。」

上堂。「溪水泠泠溪上秋，巖桂香飄香滿樓，採芙蓉兮木木，搴杜若兮芳洲。黃山谷本是俗漢，被他晦堂老翁將一陣業風把些木樨香氣送在面前，當作無隱之旨，後來若不被人點破，幾乎錯斷送了一生。這也罷了，且道人煙橘柚、秋色梧桐、石上藤蘿、洲前蘆荻，與他木樨香氣還有差別也無？這裏無隱之旨且作麼生會？人人盡是悲秋客，宋玉情多也大難。」擊拂子一下，云：「須是顯亭居士始得。」

上堂。「昨夜雨盆傾，打倒葡萄棚。知事普請大眾拄的拄，撐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老僧二十年前被此一則語換卻眼睛，整整看了五夏，于途中踏著一個蚌殼，忽然坐斷玉泉，打翻杜順。大眾！還知麼？聲聞說四諦法，緣覺十二因緣法，菩薩說六度萬行法，摠是可憐生。降王宮，修苦行，睹明星，四十九年說法，末後拈花，一場敗闕，摠是可憐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摠是可憐生。左青原，右南嶽，斷送舌頭；前江西，後湖南，掀翻鼻孔，摠是可憐生。說什麼君臣正偏、功勳王子、四賓主、四料揀、三玄三要、九十六圓相、一句三句六相義，摠是可憐生。可憐生！可憐生！過去莊嚴劫、現在賢劫、未來星宿劫，百千諸佛許大法身，盡向他玉泉皓長老布絲孔裏立地翻身去也。可憐生！可憐生！葡萄滿架，引蔓牽藤，逢人不覺絆倒。」

小參。「廬山面目任東西，五老浮河事更奇，但有高賢傳古昔，漫勞蓮漏話支離。雲溪道謝東林，人慚慧遠，稜稜病骨惟知魚鳥相親，落落吾徒但許水雲作伴，其奈夙緣未了，勝友來尋，連朝施愚山、吳樸齋繾綣同遊，明日葉嘿菴、諸永齡聯翩入社，木樨叢裏依然無隱乎爾之文，牡丹庭前薦得萬物一體之旨，何必客兒高會鑿出蓮池，無煩許詢相逢自誇高座，蕭疏一徑不種梧桐，嘹嚦三秋祇餘

蘋末，禪耶？淨耶？一摠村之不論不議而已。只有一件，今夜水晶宮畔風動蓮開，白玉臺前香飄花落，南泉玩月次恁般恁般，諸公莫向這裏討個消息麼？清光何處無？且請十八高賢各各下個註腳。」
為深谷和尚設供，上堂。「祖道于今嘆寂寥，耶溪風雨轉蕭蕭，最嫌隻履西歸急，夜駕泥牛渡板橋。顯聖堂上深谷法兄和尚，行解圓成，人天簇擁，雙林影現，去而未遙，俱胝指頭，用之不盡。孫承祖業，遂雲門寺裏花雨繽紛；子繼父風，看石傘巖前洪波浩淼。今日銀籠迴脫，鶴不停梳，靈木迢遙，鳳無依倚。翻身那畔，直入蓮花萬峰；撒手當陽，不坐石霜一色。還知他臨行親切一句十分道了麼？廋嶺梅花帶雪飛，臘月冰河發寒燄。」乃合掌，云：「勺水不恭。下座去，薄陳微供。」
上堂。舉：「報恩雲溪成禪師上堂云：『秋雨乍寒，汝等諸人青州布衫成就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冷處著一把火。』我即不然，秋雨且晴，汝等諸人青州布衫脫下也未？」良久，喝曰：「雲溪今日不妨少處減些子。且道古雲溪是？今雲溪是？具眼者辯看。」
上堂。「菊花紅蓼正芬芳，一句明明為舉揚，攜手木童歸去晚，月船親到水雲鄉。天童覺祖趁口提持，不傷物義。大眾看看，恁麼時、恁麼處、恁麼來、恁麼去，親到雲溪，不得當面錯過。即今還有傍分借路內紹到家者麼？有則近前與你圓成曲調。月色練鋪水曲，蘆花夜映門頭，分明只是個人，宛轉歸來舊處。諦審諦觀，老僧不敢瞞你。」
上堂。「雞冠花矮隔林叢，黃菊東籬綻曉風，最是一年秋意足，少年人老蓼灘紅。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云：『雞冠花。』或云：『貼肉汗衫。』一般置問，為何荅處不同？且道雞冠花與豎拂、拈椎是何差別？貼肉汗衫為甚麼再脫不下？摠耶？別耶？同耶？異耶？成耶？壞耶？且作麼生收取？若向這裏辯得，要窺他法眼一宗正不難也。今朝十月初一，嚴霜漸落，朔風早寒，弄得滿園秋色東倒西歪，吹去萎花更雨新。者或者是其時麼？分付玄冥，別行正令。」
上堂。「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我早候白，伊更候黑。十月初五日達磨祖師誕辰，雲溪長老硬著頭皮，先他一日出世。妙吉祥海月觀音前兩日應現，五百尊羅漢後半月化生。還有那西王母逐隊而來，溪谷大神同時下降，攪作一塊，溷作一堂，道冠儒履釋袈裟卻也難為分辨。且喜雲溪長老隨流放曠，野岸為家，生緣與魚鳥相親，到處任馬牛呼我。今日是他生日，可可的沈震行、韓侯兩居士率引善類入山放生，鶴飛鷗渡，鳥語虫鳴，滿前都是生意。古人道：『情與無情，皆同一體。』燈籠露柱下，兜率降王宮。臨末稍

頭，變作一個金鯽鯉魚，凌空而去。須信得遊梁入魏，面壁九年，折葦西渡，踰蔥嶺，踏流沙，一摠不是達磨鬍子。你諸人曾厮認厮認麼？今日現前許多飛者、走者、動者、植者、升者、沉者、靈者、蠢者，一齊在雲溪眉睫上打個筋斗，直走向三十三天，高聲唱贊云：『善哉！善哉！功德無邊，祝颺難及。』弟子輩捱捱擠擠簇擁上前，要覓雲溪長老為他慶生。長老卻帶水拖泥，直輥到赤虷青螺隊裏，隨類現形，低低發響，道：『以我為鼠肝耶？以我為蟲臂那？』三世諸佛彼此輪流，大家同在這裏。」

上堂。「蕭蕭蘆荻任遨遊，偶駕孤篷泛小舟。密雨彌風都不管，一心只在釣魚鉤。雲溪任運蹉跎，隨緣度日。三文錢買個黑潦波，摸些魚螺蝦蜆，生意十分冷淡。卻被個戴烏紗巾的俗漢隔江覷破，驀頭罵來道：『不謂雲溪不足，千古惡口傷人，恰恰慶生一句。』然雖如此，黃牛盆盎，橘殼依然；白馬香爐，酒臺不遠。賓主相逢，一場聒絮。周太常論道，楊翰林譚禪。玉泉道場，關將軍打供；瓦官寺裏，何次道重來。入戶青山白雲，且喜春秋不涉。分付著魚螺蝦蜆，將來放在一邊。有客來到，請坐喫茶去。」

上堂。僧問：「橫揮寶劍，斬諸見之稠林；暗度金針，繡沖霄之彩鳳。去此二途，未審和尚作麼為人？」師云：「花開劫外春。」僧呈坐具，云：「者個且置，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又作麼生？」師云：「寒蘆兩岸，孤鴈一群。」僧禮拜，師乃云：「冬至一陽生，花開劫外春，慣炊無米飯，耑理沒絃琴。不見道：玄酒味淡，太音希聲，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商旅不行，出門便是草，真饒不出門也是草漫漫地。后不省方，金殿巍巍鎖至尊，切忌離宮失位。大眾！看看一泓晴碧，兩岸寒蘆，天地之心宛然逼露了，直待他銅儀步晷，葭管飛灰，堪作什麼？」

上堂。「雪色迷離，宮庭路杳；霜威肅穆，禁苑人寒。不萌枝上，飛翻玉鳳千翎；無影林中，穿過泥龍獨角。到這裏，說個春深雉尾，切怪今時；夜永螭頭，空疑劫外。何況櫻桃宴罷，始號題名；梧桐影殘，別誇拂袖。惶恍煞了也。會麼？金殿重重苔蘚生，鴛鷺不勞刷毛羽。無事退罷。」

上堂。「休休，無事且優遊，雲迷野渡溪橋滑。風颯颯，冷颼颼。」

上堂。「一瞖在眼，空花亂墜。證龜成鱉，喚鐘作甕。黃面老子著甚來由？被他一天星斗換卻雙眸，大驚小怪，道：『奇哉！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證得。』好世尊！錯了也。一切眾生本來成現，擬心作佛，大好羞慚。說甚麼智慧德相？早是執著，早是妄想。不見道：『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麼？』當初指天指地全弄虛頭，如今說出恁般悟由，原來是個不唧

溜漢。且睹個什麼星聾？彗星、孛星、長星、太白星、天狗星、欃槍星、飛廉星、惡來星、蚩尤星、實沈星、破軍星、熒惑星，悟什麼道？見什麼性？明什麼心？災星、難星、妖星、惡星。切忌！切忌！」

上堂。「鳳騰霄漢，鶴出銀籠，撒手無依，通身不滯。今日正當解制時候，眾中已有奇特受用者，木人拍手，石女呵呵，虛空為汝稱嘆了也。室內一句漫勞重舉，老僧不敢留滯，汝等大踏步出去罷。」

上堂。「大廋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久矣，只欠點眼。祇如雲門道：『人人盡有光明在，牆壁、瓦礫、廚庫、山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何勞點出？不見道：好手手中呈好手麼？」以拂子東點一下，云：「左眼八兩。」以拂子西點一下，云：「右眼半觔。」以拂子中央點一下，云：「個便是頂門正眼。饒你摩醯首羅毉亞一目，總不過是天眼所該。爭如我世尊眉橫鼻直，覿面分明，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向雲溪拂子頭上五眼齊彰、三身并現。大眾看看，青蓮廣目一道寶光普天匝地去也。瞿曇，瞿曇，今日與你重開生面。」

上堂。「歸去來，歸去來，認取娘生鼻孔。」

上堂。「挂弊由來顯妙傳，陋巷不騎金色馬，戴角披毛，莫不是內生王子麼？」良久，云：「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也只止啼黃葉。」

上堂。「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然雖如此，門前殘雪日輪消，屋內紅塵遣誰掃？不見道，莫有過得此色者麼？要且不名尊貴。」

上堂。「好雪片片，不落別處。握雪團便打，雖則快便難逢，要且不是青原門下。若是雲溪當日，便款款向他道：『一色人迷，可惜白雲坐斷。』待他如何若何？只拍手一下，云：『天寒人寒，歸堂遲了八刻。』」

上堂。「丹霞燒木佛，畏寒而已，豈有他哉？院主鬚眉墮落，事有偶然，不足疑矣！今夜六花飛處，榾柮重添，分付庫司炤管眉毛要緊。」

上堂。僧問：「禮讚三千諸佛有何功德？」師云：「一枝梅破臘。」僧云：「怎見得是功德？」師云：「諸佛放光明。」僧禮拜，云：「如來證明。」師乃云：「元正啟祚，品彙維彰，雲物呈祥，山川吐瑞。還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放大光明，照徹你諸人鼻孔麼？秀才問長沙：『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沙云：『黃鶴樓崔顥題詩後。秀才得閒，也須題取一篇。』平仄平平平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江城玉笛，是處梅花。這裏何等卻好？新年舉筆，明明歷歷。」

上堂。「君向臣，元首明。臣奉君，股肱成。君臣道合，一德一心。朱紫貴，本來人，金殿巍巍聳至尊。」
上堂。「梅花香裏問春晴，學士閒從鉤艇行，無限白雲看不盡，隔溪啼鳥兩三聲。鳶飛魚躍，大好一段機緣；山峙水流，切莫當面錯過。且庵和尚，上虞人，前身、後身莫可端倪，世、出世間不妨奇特。入山持繡斧，打開無量法門；把手上鳥臺，放出許多生命。今日到來，喚渠做學士即得？喚渠做桑門即得？」乃豎起拂子，云：「道！道！」顯亭居士出，云：「和尚道了也。」師彈指一下。
上堂。「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可堪持贈君？雲溪一棹孤風、半庭殘雪，向無人煙處撒泥撒沙，于絕覆載中自由自在，孑處河濱、長年土窟，無端被懷璞法侄逼迫下山，走到十字街頭做些買賣，碧川青嶂雖不礙于往來，荷葉松花恐有間于衣食，畢竟去即是、住即是蹩？問取雲中白鳥看。」
俍亭禪師語錄卷一之一(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一

侍者智淙編

小參。「新豐一曲和應多，湖畔瀾翻鏡水波，冷澹目前千古意，空疑白雪是巴歌。瑪瑙坡前布種，桃源徑裏開花，擊石鼓而皋亭作響，直透威音；駕巨艦而耶溪倒流，掀開洞水。針針相續，步步要歸，夜明簾外未許朝君，寶鏡堂中且來就父。還知他處士梅花移植在西谿那畔麼？兩岸谿寒水清淺，一枝雲影任橫斜。」以瓣香爇爐內，云：「獨許愚庵老人得知此意。」
誕日，小參。「隔溪雲樹野人家，漁父扁舟天一涯，無限風光收不盡，半灣煙水宿蘆花。好笑者癡呆漢子投入胞胎，鹵鹵莽莽過了半生，你還認得自己麼？若祇向溪光澹宕、山色參差追求面目，錯過你黧奴白牯隨順生涯；若更向紅塵堆裏、鬧市頭邊尋覓形骸，辜負他翠竹黃花些兒活計。眉橫一丈、額闊三分，空手搖船、步行騎馬，聖不是聖、凡不是凡，魔不成魔、佛不成佛，似這般沒緊要的阿師豈不好笑？今日眾弟子為他慶生，生生的要說些佛法。若論佛法，適來鐘聲、磬聲盡情的為諸人說過了，也還有些說不盡的，又被那撐船的小廝兒載向千金池那畔又那畔去了，如何說起？抑不得已，有幾句現成偈子不免註釋一上：『有物先天地』，東壁葫蘆；『無形本寂寥』，[祝/土]著磕著。『能為萬象主』，戴角披毛；『不逐四時彫』，一擊粉碎。」卓拄杖，云：「大眾！曾記得五十年前與拄杖子在甚處相見來？現前認取好。」

小參。「橘柚霜寒，芙蓉秋老，雁落長空小，丹楓幾點嚫。流霞前面，碧山圍遶，更沿溪一帶白雲迷，黃菊東籬蚤百歲，饒他底事成潦倒。胡餅饅頭，且共諸君一飽，覿面相逢莫草草。」下座。

小參。「昨日雨，今日晴，牡丹花下日午正三更，君行東魯我西秦，放行捏聚總一微塵，禾山羊角鼓，普化馬蹄鈴，杜鵑親切句分明，悉利悉利，部臨部臨。」

小參。「道人行徑，雲水生涯，都忘甲乙丙丁，說甚子午卯酉？無端被二三知已揭露當陽，把個本命元辰走漏消息，老老大大一副娘生鼻孔，特地與諸人相見了也。若道已相見過，大眾熱瞞雲溪；若道未相見來，雲溪熱瞞大眾。且道：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是本來面目鼞？前日曾有人問我，向他道：『靈壁峰前一片雲。』又有人問，向他道：『雙眼橫空，鼻頭向下。』又有人問，向他道：『月下吼泥牛。』若人會得，莫教辜負平生；苟或未然，依舊從頭問起。」

小參。「面南朝北斗，法身滿地走。肘生柳，柳生肘，我卻五十年，你卻四十九，大家同出一隻手。明朝十月四日，雲溪長老五十歲、慎菴戴居士四十九歲，他居士特特入山為我設供。也奇怪，也奇怪。若道是老僧生日，又是他居士誕辰；若道是居士誕辰，又是老僧生日。一條紅線兩人牽，彼此不得無分向。這裏會得，移山門向佛殿裏也不為多，把燈籠在露柱邊也不為少。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法爾如然，非為分外。記得兩年前，居士問我：『魯祖見人來便面壁，意旨如何？』我向他道：『年來閒卻釣魚竿。』居士又問：達『摩面壁九年又是何謂？』向他道：『從來阮嗣宗，慣留青白眼。』居士又問：『這裏還涉功勳也無？』向他道：『莫謗古人好。』今日因齋慶讚，舊話重提，也要大家與居士一齊相見。只因他居士是與長老同一鼻孔出氣的，喚長老作居士，不妨隨處承當；喚居士作老僧，一任旁人識取。畢竟是一個？是兩個鼞？」擲拂子，下座。

小參。「無學菴中老，平生百不能，忖思多幸處，到老得為僧。僧問明安：『偏正君臣是明何事？』安云：『父母未生前事。』僧云：『如何體會？』安云：『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後僧至石門聰處舉前話，聰云：『不道太陽不是，祇是口門窄，滿口說不盡。』僧云：『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聰云：『糞墼子。』『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聰云：『牡丹叢下睡貓兒。』偏正君臣被他兩個老漢盡情吐露了也。雲溪則不然，如何是父母未生前事？今年、今月、今日、今時。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白月落長汀，玄雲披遠岫。還當得個正偏句子麼？這話且止，還有一問：丫角女子白頭孫，他是幾時生日？道取一句來。」

小參。「荷花蓮葉報君知，出水何如未出時？江北江南問王老，一狐疑了一狐疑。僧問智門：『蓮花未出水時何如？』門云：『荷花。』『出水後何如？』門云：『蓮葉。』又僧問淨眾：『蓮花未出水時何如？』眾云：『菡萏滿地流。』『出水後何如？』眾云：『葉落不知秋。』古人一般問答，就中還有差別也無？藥山兒孫、雲門家法、從上宗猷，莫當容易。會麼？會麼？花藥欄，一株松，庭前柏樹，夢裏牡丹，黃花翠竹，青嶂碧巖，常憶江南三月裏，重陽九月菊花新，一把柳絲收不住，馬蹄何處避殘紅？總不如一句無風荷葉動也。會得，則春遊、夏賞、秋飲、冬歌；不會，則江北、江南難免鑽龜打瓦。」

晚參。「說時嘿，嘿時說，溈山、仰山有口無舌，四十九年風聒聒。老曹溪徒話月，古韶陽得一橛，棒如雨點，喝似雷奔，總沒交涉。好笑孔仲尼，不荅南宮適。」擊香臺一下，云：「德山晚參不荅話，趙州晚參荅話。雲溪今日晚參，荅話即是？不荅話即是？放行把住都有來由，大須仔細。如今不惜口業，胡亂把古人註解一上。德山示眾云：『今夜不荅話，問話者三十棒』，雷聲雨點。有僧出，便禮拜。不是這僧，大難承當。山便打，令行也。僧云：『某甲話也未問』，也少不得這一拶。山云：『你是甚麼人』，別施一著。僧云：『新羅人』，指東話西去也。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蒼天！蒼天！趙州示眾云：『今夜荅話，有解問者試出來』，漫天張網。有僧便出，拚命三郎。州云：『比來拋磚引玉，引得個墼子』，不妨減人聲價。後來雪竇拈云：『德山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的劍』，這也罷了。又云：『新羅僧不免撞露柱漢』，莫有為這僧雪屈者麼？又覺鐵嘴云：『遣將不如激將，還明得趙州意也無？』雪竇亦云：『從前汗馬無人識，祇要重論蓋代功。』蓋代功且置，如何是汗馬無人識？進前退後，三十棒自領出去，他時異日莫辜負老僧。」

小參。「纍纍櫻桃盡，垂垂荳子香，行船採桑葉，只為養蠶忙。此事正如看蠶相似，須是下得種子纔有發生，分銖分量著意看承，漫漫餧他，切忌違時失候，頭眠、二眠、三眠幾番透脫、幾番剝換，直至大眠時候絕後再甦、死中得活，方乃絲頭吐出，綿綿密密，個裏藏身，全沒些兒滲漏，末後別開一竅，展翅飛空，眉毛只在眼上。還知採桑有個不採桑的時節麼？得力須忘飽，休糧更不饑，幾時上山？努力，努力。」

小參。「金輪避位，不面堯顏；玉殿苔生，全彰尊貴。到這裏，直得無家可坐、無世可興，也是臣子之常，不為分外。然雖如此，新羅國與波斯鬥額，祇堪換手哭蒼天；藕絲孔共帝釋爭權，切忌迷頭

徒認影。露柱前，古佛相交；日用裏，四臣難昧。金殿無人空侍立，冥王頭戴寶華冠。畢竟怎生奉重擘？」乃望空合掌。
小參。「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饑時吃飯睏來眠，看飛鳧泛泛，舞燕翩翩。休錯認，最堪憐，無端遊戲，青梅一嚼，惹得滴牙酸。」
小參。「看看五月五，船上蛟龍舞。保福敲鑼，禾山打鼓。門掛艾人兒，牽著玄沙虎。趙州無，雲門普，渡口相逢莫莽鹵。續命絲絲五色迷，蒼天蒼天更增冤苦。當時忠國師勘大耳三藏，第一度在西川看競渡，第二度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第三度忽然不見。你道國師曾看競渡也無？他外國人卻被國師熱瞞。有般道：國師在三藏鼻孔上。有般道：國師在三藏眼睛上。恁般說話還的當麼？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五月五日午時書，赤口白舌盡消除。」
晚參。「二月二十九，特地揚家醜。春雨桃花，東風楊柳，寒山拾得笑呵呵。長竹筒，短苕帚，是非只為多開口。狗子勝貓兒，貓兒勝狗。這幾日大雨盆傾多，應是東海龍王惡發，雲門拄杖子作怪，弄得波洄滦遶，流水參天。覿面是一個雲溪，無路可尋，無門可入。若是他作家舟子，隨流得妙，順水撐篙，直恁地與主人相見。苟非其人，手忙腳亂，不諳水勢，不辯波瀾，把纜放船，作麼生得到這裏？即如巖頭當日在鄂渚撐個渡船，小可的做些活計，無端撞著一個婆子，平白地將個親生孩子丟在水中圖賴他。巖頭是個放憨長老，卻無些子慈悲心。你是淹死自己孩子，七個八個一總不干他事。如今看將起來，豈不一場好笑？巖頭做買賣不著冤家，撞著對頭這老媼，使心用心屈屈的斷送了一個兒子。這也罷了，且要問你：婆生七子，六個不遇知音，只這六個更向誰人索命？恁般說話，會得的，舉起便知；若不會的，大水茫茫，切忌同他淹殺。」
晚參。僧問：「黑白未分時如何？」師云：「竹影千波月。」「分後如何？」師云：「雲藏萬壑舟。」又問：「石霜王子可得聞否？」師云：「問將來。」「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黃閣簾垂。」「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鹽梅道合。」「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青宮位重。」「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細柳功高。」「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即今尚在兜率。」「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有。」「如何是向上事？」師云：「禮拜了向汝道。」僧禮拜，師拂一拂，云：「住，住，十字街頭石敢當。適來叉手向前，口喃喃的參尋向上，求個決擇，且要諸人共知。他道：『北高峰觸碎了蜻蜓鼻孔，水牯牛踏翻了蟭螟眼睛，蜘蛛網打著個黑漆銕崑崙，蚯蚓頭吐出個水晶金彈子。』幾句沒理會說話，不妨有明、有暗，有正、有偏，和他雲門三句、臨濟三玄一

齊收拾在裏許。且道：是那一句聱？這裏見得，要會他石霜王子也不難；苟或未然，石敢當面前笑你。」
小參。「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嘉州大象、陜府鐵牛，三個獅子輥繡毬，臨崖澀眼特地一場愁。休休休，黃鶴樓前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擲拂，云：「羞。」
中元，小參。「救母生天，神通第一，臺山路上討個點心，俞道婆傾翻油餈，浮杯和尚沒處雪屈，木菩提樹下驀走到忉利天宮。且道摩耶夫人仗誰恩力，大須彌山、小須彌山[跳-兆+孛]跳入八寒八熱十八鬲子地獄、阿鼻地獄，從東過西、從西過東，象寶、馬寶、女寶、如意寶、將軍寶，輥到餓鬼頭邊，向有財鬼、無財鬼、臭毛鬼等唱一聲摩訶般若波羅蜜。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盂蘭盆大齋，放下手卻是饅頭，要吃的儘吃。阿修羅與帝釋天大戰，著他目連看堂，從針咽裏放出一星子火來，燒得金牛兒叫苦、石獅子汗流，帶累他無位真人五百生不聞漿水之名。快活，快活！閻羅大王來也，統領一班獄卒，夜又喝散了中元地官、東皇太乙，唵嵂崖，強中強，吉中吉。」
晚參。「一九二九，相喚不出手。雞鳴丑，茫到日入酉。帶角披毛，曹山顛酒。連凍打焦磚，面南朝北斗。佛法無，佛法有，天寒人寒，狗走抖擻口。」以拂子招大眾云：「來來，真獅子兒，善獅子吼。」
晚參。「好笑真好笑，顛倒真顛倒。五百尊羅漢偶然向天台路上閒行，惹動寒山拾得，和那老趙州爭個青黃白皂。且喜巖頭免至鄂渚，石霜未去瀏陽。昨日文殊、普賢赶向水牯牛隊中，生生的喚做遊食僧道，多虧了大顛首座救取得韓退之，只可惜聰明崔浩。阿呵呵，絕巧妙。忽有個漢大踏步上前掀倒禪床，也不怪你性躁。」
小參。「補特伽山路，相逢第一關，趙州應不遠，至者等閒看。到觀音橋，出觀音關，入觀音院，大悲千手眼，莫問他通身遍身，三十二應門，到這裏[祝/土]著磕著，船來陸來，隨行逐隊漢，祇聽得昨日往徑山度馬度驢，舉足下步時，須辨得出門便是草，最苦吳兒碧眼要津把住，不容你急處撐篙，那知過量大人宿止草菴，別自有出身一格，抬頭著眼，秦亭山恰在面前，要打從雲溪去的，且向這裏問個信兒，指與他一條直路。住住住，諸人清晨起來，吃了粥，洗了缽盂，曾見他東壁葫蘆和那庭前柏樹子，拍手呵呵，向文遠侍者討果子喫麼？歸堂喫茶。」
小參。「新年頭，佛法有，銕牛無腳團團走；新年頭，佛法無，石女聲聲唱鷓鴣。歲次丙午，月德在寅，日加于午，百事大吉。山門外，枯木開花；佛殿裏，燈籠作舞。文殊菩薩在粥鍋裏出現，金毛獅子滿空飛；普賢大士向蒲葉上相逢，大象藕絲牽過海。許多奇

特，這也不為分外。還見他金鯽赤稍魚，向過橋南岸搖頭擺尾，直走上三十三天，撞著阿逸多，口喃喃地道了幾句，仍到雲溪方丈仝拄杖子化為龍麼？喜神在正南方，速禮三拜。」

小參。「火樹銀花合，劫外陽春；星橋鐵鎖開，玄關掣盡。暗塵隨馬去，切忌夜行；明月逐人來，投明準到。十五日以前即不問，正當上元十五日，村歌社舞，家家打鼓鼕鼕，魚龍百戲，到處許多熱鬧。道人眼裏還有恁般事也無？十字街頭多少佛法，金獅踞地，玉兔懷胎，枯木龍吟，獼猴帶鏡。更有一樁奇特的事，雪峰老漢在鰲山成道，撞著燈明如來，借他三萬二千獅子之座，向城門口八字打開，搬出一栲栳古董。田單破樂毅，燒了個陝府銕牛；漢祖滅秦皇，斬了個南山鰲鼻；紀信乘九龍之輦，項羽騎千里之騅；霍子孟一座假銀城，呂洞賓三尺青蛇劍；節度使打破蔡州，李將軍射翻白額；丁公灑淚，雍齒封侯；韓信臨朝，子牙把釣。如斯之類不一而足，哄動他鬍張三、黑李四、東村王大姐、船上謝三郎，捱捱擠擠、簇簇擁擁，看個不徹。還委悉麼？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籍裏頭人。吹滅紙燈，這些鎗刀人馬一齊都不動了。」

小參。「三千古渡，十里寒溪，梅花初放竹梢低，遠樹正迷離。雲漠漠，水瀰瀰，人在小橋西，聽簷前雨歇，門外鴉啼。道人家閒居無事，爭奈耳畔啾啾，法門多故？泥金剛努目，木羅漢攢眉，這也不在話下。昨夜三更，寂音尊者和那古塔主爭個三玄三要，牽藤引蔓，說不清頭，直鬧到老僧方丈裏來，要老僧決斷決斷。老僧一棒打去，兩下掀翻，各各奉身而退，著甚來由？整整為他忙了半餉。」舉拂子，云：「大眾！要會三要三玄麼？覿面梅花開嶺上，個中一句最分明。」

晚參。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寒月落梅花。」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杖藜扶我過橋去。」進云：「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這裏沒你話會分。」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禮拜著。」進云：「禮拜了又作麼生？」師云：「問取前村土地水深多少？」乃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知多少？從來孝子諱爺名，曾參不忍食羊棗。」

小參。「內不放出，外不放入，黑裏摸白，曲中藏直，蟭螟眼裏大鵬翻身，枯木上開花如織。且道誰是其人？看取堂中禪客。」

小參。僧問：「承聞和尚有云：『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一念萬年去。』未審向甚麼處去？」師以拄杖指云：「向這裏去。」僧打一圓相云：「祇如向這裏去，與和尚是同是別？」師打一下云：「是同是別？」僧禮拜云：「恁麼則佛祖位中留不住去也。」師云：「且緩緩。」僧問：「天龍一指頭禪，受用不盡。如何是受用不盡

處？」師云：「作者方知。」進云：「為甚麼一切人視聽言動，和尚總云不是？」師云：「爭怪得老僧？」進云：「恁麼早是好肉上剜瘡也。」師云：「偏你不肯麼？」一僧出，禮拜起，珍重轉身，師云：「恁麼去恰好。」僧云：「大眾証明。」師云：「一釣便上。」僧問：「和盤托出，盡底掀翻，請問和尚還有向上事麼？」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向上事？」師以拄杖壓僧首云：「木上座道了也。」乃云：「今朝剛剛滿七，且喜大事了畢，滿前春雨桃花，流出曹溪一滴。高掛缽囊，橫擔榔栗，果然是大丈夫兒，切忌向沙裏尋油、刀頭上舐蜜。我老人家倒行逆施，一期來語言衝擊，莫怪莫怪，拄杖子無意無必。」

小參。「春城無處不飛花，靈雲見的；寒食東風御柳斜，玄沙不肯。日暮漢宮傳蠟燭，寂寞恨更長。輕煙散入五侯家，歡娛嫌夜短。且道靈雲見處有多少差池？遭他謝三郎十分檢點。今日落紅滿地，燕語鶯啼，他兩個老漢在桃花樹下相罵不休。眾中可有個善解紛的向前去勸散了罷？」乃以左手屈指數云：「冬至寒食一百六。」以右手屈指數云：「五龍一蛇，邈哉介推。」

小參。「正中偏，呢喃燕子語梁間；偏中正，翩翩黃鳥傳春信；正中來，鷓鴣啼處百花開；兼中至，鸚[哥*鳥]飛上珊瑚樹；兼中到，杜鵑歸去西溪道。」以拂子擊案一下，云：「大眾還委悉麼？公冶長能明鳥語。」

小參。「未離兜率，饒伊較勝爭強；纔到伽毘，早已和泥合水。雲門一棒，八兩償他半斤；雪竇掀翻，一牛還人一馬。釋迦老子大驚小怪，倚著個神龍澍水、玉象翻空，高足闊步走向人前開張大口，當時面皮一片片跌將下來。還有個摩耶老奶奶，是他一模子脫出，也曾在華嚴會中向善財童子說了許多大話，臨末梢頭連那耶輸夫人、羅侯羅被他大帽子一罩一齊罩了，也惟有白淨飯王略有些兒手段，不怕甕中走卻鱉。好好一家兒，父母妻子仝證個尊貴法門，這也不為分外。今乃四月八日，正是世尊降生之日，兩個俗人要我說些佛法，若是佛法，四十九年嘮嘮叨叨說個不歇，倒不如纔出母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直截了當了也。據雲溪看將起來，當時但週行七步、目顧四方，恁地休去，正好令人疑著。不合又道『個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未免遭人檢點。恁般判斷他，釋迦老子還甘也無？若也據令而行，雪竇、雲門一齊打赶。」

晚參。「六六三十六，直中還有曲，又好笑，又好哭，山頭頂打魚，海中間捉鹿，長法身截之太多，短法身續之不足，趙州筍變了多福一林竹。古人道：『筍畢竟成竹。』如今作箋使得麼？時節若至，其理自彰，說道理儘好。且如這裏是監院房，那裏是典座房，又作麼生？此事如剝筍相似，剝了一層又一層，轉剝轉有，直得和

根脫落，截斷兩頭，淨裸裸不帶絲毫，纔好受些鹽醬。然雖如此，中間卻有個火候，若生生的咬嚼便不堪也。住，住，住！山下竹筋鞭且置不論，畢竟如何是胡地冬生鼪？待石筍抽條，更向諸人註破。」

晚參。「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無枝可棲。昨日王鶴山居士問老僧道：『古人遶座三匝是何道理？』老僧云：『討棒吃鼪。』居士又問：『從東過西、從西過東又是什麼意思？』老僧云：『邯鄲學唐步。』昔漸源到石霜，持一個鍬子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云：『作恁麼？』源云：『覓先師靈骨。』霜云：『洪波浩淼，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源持鍬子而去。當日道：『吾有個生也不道、死也不道的句子。石霜、漸源播揚家醜，將一具黃金鎖子骨撒向人前，我當時若見，便奪他鍬子掘個深坑，將渠兩人一同埋卻，多少是好？』這也罷了，畢竟古人遶座三匝意在於何？曹孟德橫塑賦詩早是十分道破了也，幾多長老不如一個俗人。」拂一拂，下座。

小參。「荷花開，蓼花開，水滿池塘香滿臺，戎葵遶徑，五色落莓苔，千年桃實，仙子槃來，不比那道旁苦李鑽核重栽。雲溪這裏，滿園花果無非是金玉粧成，朝來猿摘去，晚後鳳啣歸，倒也不為奇特。還有那曲灣灣的瓠子，直儱侗的東瓜，蘿蔔頭出自鎮州，茄兒串打翻拾得，樹上攤幾粒芝麻，冷灰爆一顆荳子，這裏還作佛法領會也無？他園頭雖則作些癡福，不可埋沒干他，與我覓個無底藍子收拾將來，客來也好抵待。」小參。「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只有一味禪，住山三十年，不少鹽醬即且置，一棒打碎醬瓶，你道與斬貓是何差別？還知彭祖百忌日麼？丁不剃頭，辛不合醬。」

小參。「卵有毛，雞三足；丁子有尾，龜長于蛇；黑狗、白狗非犬，犬可以為羊；黃馬、驪牛三孤駒，未嘗有母。自惠子之亡也，吾無以為質矣。此老一味是野狐涎唾，若到雲溪門下，三十棒一棒也不饒他，將知尊貴一路自別。」

小參。「吾心似秋月，碧潭光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恁般語話，畫蛇添足，掩耳盜鈴，落得遭人檢點。既是無物比倫，說什麼一輪皎潔？古人又道：『光非照境，境亦非無。光境俱忘，復是何物？』又道：『光境未忘，復是何物？』報事不真，喚鐘作甕。不見道：說似一物即不中麼？今日正當八月十五，白月現、黑月隱，是光？是境？忘與未忘？你諸人且作麼生會耶？南泉玩月，指點分明，切莫向第二頭邊瞻星望斗。」以拂子擊一下，云：「閉目中秋坐，卻恨月無光。莫謂老僧不道。」

小參。「桂子重飄，菊花初放，正九日東籬，相逢元亮，句裏三玄，明明萬象，珍珠撒向芙蓉帳，體露金風，錯認是隨波逐浪，白

玉樓臺十二迴，水晶宮殿三千丈，鴈過長空，征聲嘹喨，影落寒潭，波光澹蕩，船子風流，未許時人依傍好，任運逍遙，隨緣放曠，說甚麼趙州關、雲門棒、曹山木蛇、乾峰拄杖，一合相即非一合相，明月蘆花沒處尋，想伊只在秋江上。」

小參。「弄泥團漢有甚了期。連幾日農務稍閑，人家大船小船搬泥運水。古人道：『泥佛不度水。』又道：『入水見長人。』帶水拖泥，也是事不獲已。他早晚的撐著一隻渡船，過東過西，指望攏些魚龍蝦蟹，蚌中還有明月蜆子，也好充飢。淤泥之地慣生蓮華，流水灘邊偏藏至寶。指空望空，遂乃通身泥水。這些人只解運入，不解運出。積聚這許多穢惡，有甚麼限？直待他雲裏那一點雨，東海龍王撒向滿地珠璣。通身變換，腐臭化為神奇，好時節到也。今日雲頭漸近，有一陣雨也未可知。泥裏水裏祇候著。」

小參。「比下有餘，將上不足，端午烹葵，重陽看菊，鶴足也不為長，鳧頸也不須續。支離疏，十束薪，三鍾粟，欲往城南忘城北。墨非儒，儒非墨，李四、張三、王五、趙六，穿靴的喫肉，赤腳的趕鹿，屈子自沈賈生賦，鵬歌不足繼以哭。閒卻七間僧房，阿誰叫你孤峰獨宿？韓康賣藥，司馬、李主賣卜，陳睦州賣草鞋，他古人也未能免，俗笑諸方空碌碌。不見道：無門無毒。」

小參。「禪有三玄，儒有三玄，伏羲六十四卦是玄中玄，子雲老不曉事又作太玄，洪覺範中孚大過只見一邊不見一邊，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支離穿鑿，失後忘前。顛倒顛，顛倒顛，旋毛背上總不合播揚家醜，說甚麼權黑顯正，借白表偏，之乎也者，夙業冤牽。陸士衡、王輔嗣鬼門上貼卦，周濂溪、佛印長老光燒餅做鐘子，未免廉纖。雲溪這裏只得將錯就錯，胡纏廝纏，昨日廿九是天地否，今朝初一變了天火同人了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大家同上釣魚船。笑笑笑，笑你文王、周公、孔子也太無端，說向人家不值錢。」

小參。「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既是切忌未生時，為甚又要看未生前消息？昨日三茅真君下降吳山頂上，產下個碧綠紫金牛，金牛變作石馬，石馬變作白琅玕，白琅玕變作黃雲，黃雲變作紫竹，紫竹變作老比丘，老比丘變作烏雞，烏雞變作蜥蜴，蜥蜴變作金翅鳥王，金翅鳥王變作雲溪手中拄杖子。住，住，住！達磨大師來也。達磨大師是明日生辰，今日為甚麼先到？不見道：我早候白，伊更候黑。」

小參。「我手何似佛手？我腳何似驢腳？人人各有生緣。上座！生緣在恁麼處？此黃龍三關語也。這老漢不合下個註腳，說個棹臂便行，莫向關吏更問可否。如人作賊，面上刺了兩行字，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還有一問：鷺鷥立雪，月下琵琶。且道：是過關語？是

未過關語？我早晨喫了白粥，到晚來又復肚飢。即如嘉州大象、陝府鐵牛、西河師子，各各有個生緣。畢竟生緣在甚麼處？道得，且過一邊；道不得，莫向人前漫開大口。」

小參。「陰煙丁顛新鮮，針氈冰邊，木上座慣會說法，缽盂口終日談禪。也不消主賓玄要，也不用君臣正偏。達磨鬍子貶向他方世界，老瞿曇閣在半邊。開口便教鈍置，無語最忌廉纖。眼睜睜的平上去入，都忘記了二蕭一先。切忌切忌，果然果然。空勞他一力撾鼓，驚動了十八高賢。」

小參。「百丈耳聾，黃蘗吐舌，江西宗旨，特地留傳。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畢竟過在甚麼處？』一般逐塊漢趁口說個大機之用、大用之機，將他雪竇無端貶駁。且道：洪爐大冶是機用？不是機用？劍林法姪春初在雲溪坐禪，于洞山掇退果卓下別開生面，如今從福嚴來，特地向寒蘆白月、古岸清風更敘一番賓主，恰遇著旱乾水淺、河港不通，釣魚船上收起絲綸，渡口行舟絕人來往，莫是雲溪老漢物外孤高、十方坐斷麼？古人道：『不居正位，絕卻今時；一色全消，大功不宰。』這裏總沒有相見處。然雖如此，夜寒人靜，歸堂送茶，向火爐喫果子，少不得也敘些賓主之情，不得一切處盡教枯淡去也。葛藤且止，畢竟洞山一喝、馬祖一喝，是兩樣生涯？是一般行市耶？劍林法姪於此倘十分明得，請為他雪竇禪師拔刀相助。」

小參。「騎驢新婦上高樓，三箇獼猴驀地愁，脫殼烏龜緣壁走，看看海底鬥泥牛。有一句主賓玄要，兼帶正偏，一時具足。畢竟是那一句？」

小參。「拆拆單，單單拆，鬼谷子先生傳他李淳風、袁天罡，一總是個問卦的祖宗，將些黑白點兒誑騙人家男女。常言道：『吉凶未卜，我已先知。』休聽他古人說謊。」

小參。「孔夫子不識字，孫武子不用兵，神農不嘗藥草，周公不制禮，蕭何不造律，李斯不作書，好端端的被這一班人弄得七顛八倒，說甚德山、臨濟、曹洞、雲門，一總趕出去。」

小參。「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卻，果然吹毛利劍用了須磨。興化是個克家之子，借他克賓維那鼻孔出氣，罰饡飯一堂，又趁出院。且道：克賓當日還甘也麼？若也不甘，討什麼好克賓？若也甘，討什麼好克賓？黃蘗老婆心切，為汝徹困；馬祖一喝，三日耳聾。從上以來，垂個樣子。然雖如此，事無一向。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肯諾耶？不肯諾耶？急請當人認取。」

小參。「古人道：『傳神妙手，全在阿堵中頰上三毛。』此非擬議所及。有般漢用棒、用喝，說主、說賓，總不過是優孟衣冠，如弄

死蛇相似。豈知他咳嗽掉臂，純以神行，轉動施為，酷難描繪，得心應手，自不偶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如今還有恁般人麼？下座，問取顧虎頭一類去。」

小參。「諸人被十二時轉，趙州能轉十二時，自受用分中著衣喫飯、送客迎賓，拍拍是令。仁風書記自楊州發腳，過顯聖到報恩，昔年在靈巖室中聞老僧名字，特特入山，願留執侍。頃見他十二時歌，趁口誇張、儘力賣弄，大似一個飽參禪客。還有一說，泗州大聖揚州出現，昨日有人在平山草堂歌玉樹後庭花，驚起了乾闥婆神，和那金色頭陀一同作舞，優婆離尊者從旁插嘴說：『歌舞唱伎，切戒，切戒。』不見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麼？不知亡國恨，猶唱後庭花。王令稍嚴，切忌饒舌。」

小參。「雪壓空山行徑，煙浮野渡人家。門外一溪流水，菴邊幾樹梅花。雲溪數年前曾向荊棘林中覓得兩株老樹，也無萌芽、也無枝幹，冷湫湫植向庭前太煞寂寞，那知他死中得活、枯木生花？三年以來舒條吐萼，不特光分九夏、玉蕊承天，抑且木秀三冬、香雲繞地。曾記得古人說：『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這幾日春冷煙凝、雪深霧重，亭亭古幹、鬱鬱奇葩，別是一分精彩。有者道：『西溪十里，到處羅浮；江南一枝，爭先庾嶺。』雲溪這裏有多少好處也向人前賣弄纔？癡人，癡人，莫只作境會好。」

小參。「無說即說，昨夜東君輕漏泄；說即無說，杜鵑枝上空啼血。須菩提宴坐而天帝釋雨花，維摩詰嘿然而文殊師利饒舌。雲溪嘮嘮叨叨，今日也說、明日也說，人天眾前造了多少口業，如今翻轉面皮、別施號令，一句兒也不提起了。有者道：『無情說法，虛空講經，森森翠竹盡是真如，灼灼黃花無非般若，本自具足、本自現成。』這裏不說的是。有者道：『楞嚴悟道，楞伽印心，青華嚴獨見一班，言法華別行一路，黃卷赤軸與燈籠露柱廝結眉毛，禪板蒲團向孤起長行、獨開正眼。』這裏說的更是。那知他興歌的原是木人，起舞的莫非石女？理無一向，事逐千差。有時說，則紅塵堆裏、百草頭邊；有時不說，則不種梧桐、夜明簾捲。雲溪今日向毘耶城畔與大士對譚，從摩竭國中全提正令去也。」良久，云：「會麼？且喜會中不無解人，煩勞他拄杖、兔角、拂子、龜毛通個消息。」

宗會，小參。「華林講道，帝釋雨花，誌公解經，善慧揮尺，一部金剛經葛藤不少。自無著天親、夢升兜率，錯認了雞足山頭，也是開眼著賊了也，何況他長安草堂拾人唾餘、喚鐘作甕，雲溪長老無端走入這夥伴，豈不好笑？然雖如此，有句無句不離行市。曾記得南陽忠國師問紫璘供奉：『金剛經首是甚麼字？』璘云：『如是二字。』國師云：『意作麼生？』璘無對。南陽太煞倚勢欺人，紫璘

未免受他鈍置。當時若問伊是甚麼字，祇合向道：『和尚一國之師，可惜許字也不識。』若更如何若何，正好驀地便唾。豈不為他牟尼寶殿、白鷺池邊洩了多少冤苦？住！住！住！開宗明義章第一。適來猶記得許多般，如今一時忘卻了也。大眾！食時已至，隨眾人一例喫飯、洗缽盂，歸堂。」

小參。「今朝五月初一，東海鯉魚奮翼，觸著池上蛟龍，雨下盆傾滴滴，更兼鑼鼓聲喧，賽過青天霹靂，就中還有希奇，空際寶華柝歷。且道是甚麼華瞥？白旃檀華、五色錦葵華、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地湧金蓮華，都來只是眼華。昔日法華會上放光在前、雨華在後，今日雲溪這裏雨華未畢，紺琉璃架上一道寶光直射到殑伽河畔樂音樹下，感動了東方延壽如來和那日月燈明佛影現而前，向琉璃殿上顯作佛事。你諸人可曾見麼？住，住，住！蛟龍叢裏天樂聞空，他瓔珞寶珠一時成佛去也。大眾，耑申回向。」

小參。「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如何是更相涉瞥？松是松，棘是棘，鵠是鵠，烏是烏，乾三連，坤六斷，切莫移易他一分毫許。如何是依位住瞥？將山門來佛殿裏，移佛殿向山門前，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女子身中入定時，男子身中從定出，身上出水，身下出火，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震仰盂，艮覆碗，神通妙用，法爾如然。」以拂子畫一圓相，云：「異不異同，同中有異，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向下文長，留在來日。」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一(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二

侍者智沇編

茶話。「今年猶是去年人，去年人比今年老。記得十年前剛剛是我四十歲，在愚菴老人前與晴雲盟、石嵩也諸兄隨例入室，老人垂問云：『如何是宗會菴得力句？』我卻道個『月照千峰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云：『踏著蚌殼時如何？』我卻道個『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顧左右云：『原來是家裏人。』我卻目旁僧云：『屈！屈！』當時遂承印可。蓋自十五年前曾在宗會堂中討些活計，正當入室次，獻公、元木、一機諸兄似虎如龍，一個個被老人拿倒，我卻路見不平，為他諸人各各代一轉語。時漏下已三鼓，闖入方丈裏邊，與老人胡亂一上，當時哄動叢林，謂世臣徐子明得向上事也。又翁季祥居士以三玄三要語來問老人，我卻從旁饒舌，翁大驚異。又我往年曾踏碎蚌殼，打失鼻孔，故老人垂問，云：『然。』如今已過十年，鬚眉變易，年老衰頹，倒比當初不唧溜了。說便恁般說，五十年以後失卻龐公一個笊籬，四十年以前欠他清平一個木杓。解修居士與我異世天親，他雖在俗，我雖出家，兩個五百共成一貫。今日解修兄為我慶生設齋，整整代他忙了一日，將曹溪一滴水煮作金牛飯，烹出趙州茶，和那雲門饅頭、鎮州蘿蔔一齊供養大眾了也。他是我家裏人，未免說些家裏話。大眾！看看早是夜分時節，日輪多少高了，各各吃茶，且莫空過。」

茶話。「我前日曾有個問頭云：『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峰，為甚麼苕溪不度？』監院伊人荅語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他恁般下語，卻也自能作得主宰，但是於古人話頭猶未十分卻好。若有人問我：『古人道：「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峰，為甚麼苕溪不度？」』卻向道：『昨日有人上徑山。』不惟荅在問邊，亦且為他韶陽老人通一線地。這個且置，畢竟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莫是睹史陀天是諸佛出身處麼？莫是迦毘羅國是諸佛出身處麼？莫是乘白象、舞神龍、金蓮布地、玉毫飛空是諸佛出身處麼？且喜沒交涉。」

茶話。「昔日洞山與泰首座喫果子次，山云：『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如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且道過在甚麼處？』泰云：『過在動用中。』山喚侍者掇退果子桌。溈山哲云：『這果子不但首座不得喫，盡大地人孰敢正眼覷著？』雲溪則不然，待他洞山恁般問，祇向他道：『某甲祇會喫果子。』只管把果子亂喫，管教他洞山開了口合不得，多少是好。」

茶話。「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當時夾山洛浦，截斷舌頭，此話大行，致有今日。今日溪月盡仝，雲山不異，眉橫鼻直，鵠白烏玄。

從天台來往徑山去，一齊走向西溪，自煙水路入樓閣門，未免經過河渚，鯨吞海水，露出珊瑚。直恁他夾山船子、南嶽青原，從上老古錐，一條繩牽在那邊，頗得自由自在分。這個且置，即如世尊初生，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雲門雖善抑暴鋤強、平高就下，也只令行太過，未免誅戮有功。我卻不然，若見他世尊當日恁般說，祇向他贊歎道：『瞿曇瞿曇，太尊貴生。』管教他釋迦老子，面青面黃，上天不得、入地不得。且道與雲門相去多少？將軍不下馬，各自奔前程，有甚工夫共伊鬥優鬥劣？」

茶話。澗梅居士問：「世尊初生，雲門一棒。據智兌看來，雲門多管閑事，與他三十棒。和尚分中還甘也無？」師云：「雲門若甘即得。」士禮拜，云：「只曉檢點他人，豈知帶累自己？」師云：「還有問麼？」進云：「大眾莫爭閒氣好。」師不顧。士又問五位王子，師乃云：「臣奉于君，子順于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作麼生說個孝的道理？但一切處自然莫教觸犯、莫教違逆，件件到恰好田地，這是子職之所當盡。古人說君、說父，是明他尊貴一頭；說臣、說子，是明他奉重一頭。要識尊貴，始解奉重。王子灌頂，以傳持向上而言。內生者，內院降胎；化生者，法化口出；誕生者，中宮誕育，並是王種。末生者，陟自庶僚；朝生者，產由嬪御，並是臣種。分內紹、外紹者，須是不由階級、不歷功勳，單明尊貴一路。如今人君臣五位不辨來由，更說什麼功勳王子？直如矮子觀場，一總由人，他自己從不曾見。我往時著有《洞宗剩語》，這些門頭戶腦略說分明，未免婆心太過。你諸人曾見麼？若也不甚辨得清，從上綱宗切忌錯舉。」

茶話。「日月坐逝，形容就衰。猶憶初生之夕，我母夢一清奇長老走入門來，遂爾誕育。後二十八歲，我復夢見一老僧示我夙因，命我出俗。既見其人，還履其境，鐘磬宛然，戶庭不改。奈蹉蹉跎跎過了許多時節，開甚大口，還說如來比肩、祖師方駕？古人道得好：『不慕諸聖，不重己靈，隨緣放曠，任運逍遙，儘得受用。』然雖如此，山前山後荊棘滿林，船往船來陸沉不少，尋常切須仔細。」

茶話。「男不婚，女不嫁，為緇為素，一總由他。頭上紗巾，草鞋腳下，無端一個破笊籬，賣斷天涯，無人著價。龐公龐婆，龐子龐女，好生奇特。當時還有個甘贊行者，在南泉會下弄些手腳，便乃隨緣作活，本分生涯，他一家兒受用不薄。巖頭在甘贊家過夏，把針次，贊向頭面前走，頭乃作箚勢。贊歸，著衣禮謝。妻問翁：『作麼？』贊云：『不得說。』妻云：『有事大家知。』贊舉前話，妻云：『三十年後，一度飲水一度噎。』女聞，乃云：『還知盡大地人性命在蠶上座針頭上一時箚去也無？』他三三兩兩酬唱一

回，卻也十分捏怪。如今看將起來，畢竟針箚得入，針箚不入？雲溪不惜口業，從頭註釋一上，與你諸人送茶。甘贄行者家鬼弄家神，未免手忙腳亂。這婆子咍咍冷笑，箄來不值半文錢。女兒矢上加尖，也是龜毛長三寸。還知他羲上座麼？客來無祇待，閒撥短琵琶。」彈拂子一下，云：「是甚麼？」

茶話。「春去了，春去了，綠楊樹樹啼黃鳥。東村大姐採茶忙，滿路兒童拾香草，珊瑚落地無人掃。撐渡船的日日起早，怎奈他老婆子抱個要孩兒歪廝纏。靈照女一箇菜籃提起放倒，討甚七珍八寶、琉璃琥珀、車渠瑪瑙、保福茶、趙州茶，總來是羊拾草。禪和子家到處覓相似語，弄聰明求解會，穿鑿穿鑿，將他古人公案事事要問個出跡，句句要討個路頭。雲溪這裏密不通風，尋常未免的怪我不肯說，今日註解一上與諸公送茶，何如何如？時適貓叫，因云：『即如這個貓，豈不是南泉斬的？』南泉斬貓，當時卻有個緣起。偶可的一個貓走到家裏來，他兩堂首座一個是修行人，說菩薩戒中不許長養貓狸豬狗，放他去了罷；一個是尖酸鬼，說這兩日老鼠多，前日一釜羹被鼠糞污卻，昨日兩個老鼠走入牛角去，留他這個貓兒努起眼睛照管照管也好。兩個一句話爭論不了，惹得南泉長老一時惡發，將一把殺人刀當堂提起，說：『道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這個老漢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著甚緊要？他兩堂首座且會放憨，一總只不理他，各自去了。這老漢一場掃興，無可奈何，生生的把個貓兒一刀兩段。可憐，可憐！好個玉面小貓兒，七條性命無事無辜斷送在南泉手裏，閻羅王上了帳。後來南泉現生之間，變一隻水牯牛，受個花報。這殺生罪過不當要的。時曹山恰在會下，將他個死貓頭著意收藏，憐他無故而死。後出世時，蓋一間房子供養他起來，又尋個金毛獅子來配他。如今人說金獅子、玉貓兒，卻是這個出跡。這話是有根據的。南泉道：『披毛戴角。』曹山也道：『披毛戴角。』兩個商商量量，說的正在這個時節。還有一樁奇特的事：當時睦州賣草鞋，適值黃巢作反，睦州人將一隻草鞋掛在城樓上，那黃巢疑以為奇，一時退了兵。趙州是睦州同參，向他覓得這草鞋，藏在身邊，要緊要慢，也好用用。恰遇南泉惡發，那趙州老漢心裏思量道：『黃巢百萬大兵，這一隻草鞋退去了。況且這殺貓的老和尚有多少伎倆，只將這草鞋去抵對他便了。』恭恭敬敬將個草鞋頂在頭上，且看他如何。只這草鞋果有靈驗。南泉道：『子若在，救得這貓兒。』且道一隻破草鞋什麼希奇？若不是睦州城上來的，怎得這等靈驗？你諸人切莫被趙州瞞。這般極奇極怪的新聞，最親最切的故事，你們一向穿鑿穿鑿，曾穿鑿得到麼？如今註也為你註了，講也為你講了，這公案何等明白！一春九十日，終

日講故事，話新聞，有甚麼限？春雨如膏，夏雨如饅頭，周文王是糊餅。莫道雲溪不道，雲溪長老從來老實，一句不打誑語的。」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二(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

侍者(智樞、智信)編

示眾。「溪山雲月處處同風，水鳥樹林時時顯道。古人不謾語。一大藏教是謾語，千七百則公案是謾語，天下老和尚舌頭是謾語。為甚道古人不謾語？須知古人話頭總只應個時節有問有荅，蓋是尋常一切處成現，轉轆轤地不費纖毫氣力，自成文彩、自有眼目，不是尋常湊泊得的。祇如芙蓉楷與投子青遊園次，青以拄杖付楷曰：『理合與麼。』楷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不為分外。』青曰：『有同行在。』楷曰：『那一個不受教？』青遂休去。至晚，青謂曰：『早來說話未盡。』楷曰：『更請舉看。』青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青曰：『上來下去總不空然。』楷曰：『在左右理合如是。』青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楷曰：『和尚尊年，缺他不可。』青日：『與麼殷勤。』楷曰：『報恩有分。』看他兩人絲來線去，全表尊貴一門，問在荅處、荅在問邊，總不傷鋒犯手，這便是個回互正偏的樣子。若是臨濟門頭，一言半句火急殺人，然亦有閑閑說來自饒旨趣的。禾山普問黃龍南：『倒卻門前剎竿著，意旨何如？』龍曰：『上人出蜀曾到玉泉否？』普曰：『曾到。』龍曰：『曾挂搭否？』普曰：『一夕便發。』龍曰：『智者道場，關將軍打供，與結緣幾時何妨？』普嘿然良久，理前問，龍遂俛首。南公幾句話頭，一片肝腸和盤托出，將他飲光尊者些兒活計盡情漏洩了也。可惜許禾山這漢太煞鈍置。臨濟下主賓互換各逞宗猷，丹霞、龐老作俑在前，舉師叔到瑯琊描摸欲盡，我如今再舉一節樣子。法昌遇與英邵武別，謂曰：『三年聚首，無事不知，檢點將來，不無滲漏。』以拄杖劃一劃，云：『這個且置，宗門事作麼生？』英曰：『須彌安鼻孔。』遇曰：『臨崖看澀眼，特地一場愁。』英曰：『深沙努眼睛。』遇曰：『爭奈聖凡無異路，方便有多門。』英曰：『鐵蛇鑽不入。』遇曰：『有甚共語處？』英曰：『自緣根力淺，莫怨太陽春。』卻劃一劃，云：『宗門且置，這個事作麼生？』遇擬掌，英約住曰：『這漳子莫無去就，然也是我致得。』他兩人弄一毬子，你抑我揚、你坐我立，何等自由自在分？風穴見鏡清、慈明見楊大年，總只一鼻孔出氣，發明賓主宗風。古人云：『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主且不是賓，照且不是用。』既然主不是賓、照不是用，為甚一喝中卻總具得？一不成、二不就，收得儱、放得開，說分也得、說合也得。又云：『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既然主還是主、賓還是賓，為甚卻許互換？闍黎與老僧亦能迷卻天下人、亦能悟卻天下人，這些所在須要一一分

明，不可囫圇吞個棗子。賓看主、主看賓，是臨濟一期說話；賓中主、主中賓，是臨濟當日法門，不可扯做一例。猶之妙德尊寰宇五則語，是曹山一時問荅，不似白衣須拜相五偈與五位功勳相配也。去聖時遙，承虛接響，總只一味糊塗，參學人大須仔細。」

示眾。「古人道：『只愁不作佛，不愁佛不解語。真要在此道中覓個去就，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莫虛度了日子。』古人一言半句不為虛設，你只把他古人言句仔細挨求，挨來挨去，挨到沒把捉處、沒尋求處，切切不可放鬆了。正當十分去不得的時候，理絕情枯，冷灰裏爆出一粒荳來，不覺通身慶快，那時憑你有語也得、無語也得，尋常吐露一絲毫，自爾蓋天蓋地。如今人口裏轉轆轤，只管向本子上記來、意根上卜取，且喜沒交涉。還有一般孟八郎漢，不管三七廿一，硬差排、強作主，說道我能轉物，越發沒交涉。尋常見你諸人念詩章、求解會，咬文嚼字、胡說三千，若到雲溪門下，一些也用不著。不是教你空心高腹，不看教、不讀書，大踏步向前，逢人稱善知識。看他古人周金剛、言法華、青華嚴何等樣人，未免研窮教典；又曹山、夾山鏡清、風穴、雪竇、皎然，文彩詩歌班班可見。古人道：『既得本，莫愁末。』雲居老祖道：『入此門中，不是等閒。』當時二祖博通三藏、歷覽詩書，終不自家取則，端向達磨老臊胡覓取心安，是個什麼道理？又云：『縱然講得天花落、石點頭，尚不關自己事，擬將有限身心向無限中用，有什麼相干？』又云：『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皆為滲漏，差之毫釐，過犯山嶽，一毫髮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直是琉璃殿上行，撲倒也須粉碎。』恁般說話，真切為人，可是你之乎者也，胡說三千，讀等韻，念詩章，了得生死的麼？三藏十二分教諸子百家，若會得時，都來是個祖師註腳，七縱八橫，拈起即得；若不會時，只這秦時[車*度]轢鑽，咬嚼不破。你試將平日讀的、看的、記的、誦的，湊泊湊泊看，管取一些也用不著，生時用不著，死時也用不著，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臘月三十日到來，這些讀的、看的、記的、誦的，可將得去麼？趁色力強健，豎起脊梁，畢竟討個下落，果然到得不疑之地，打開自己寶藏，傾出一栲栳來，粗言及細語，莫非真實義。且道如何是真實義鄣？啊[口*邪]！啊[口*邪]！忘記了也。」

示眾。「古人為一大事因緣出見于世，抑不得已立個話頭，千七百則公案一了都了。達磨西來，直指人心，開口見喉嚨，本無秘藏、本無蓋覆。青原、南嶽雖則別露爪牙，自唐以前規模整肅，宋人務為詭異，奇言妙句簇錦簇花，或耑用方語流行、或并作詩詞傳布，鬥湊更番換人耳目，波羅揭諦究竟不離他元字法門，周、吳、鄭、王未免又添些後來註腳。若也豁開正眼、驀地掀翻，都來是個甚麼

道理？庭前柏樹子、青州布衫、鎮州蘿蔔、麻三斤、乾矢橛，你諸人終日商量、終日擬議，盡四天下走將一遍來，如今曾得個透脫也未？如已透脫，且莫草草承當，須將他千七百則差別法門一一透將過來，不得一味依通解會；如未透脫，直教豎起背脊、咬定話頭，畢竟要尋他古人落處，不得道這是無意味語、沒可尋思，一向丟在無事甲裏。他古人一句話頭斷人命根，你如今草草放過，自瞞瞞人，辜負他祖師不少。且要問你：抱本修行，三藏十二部教理宛然，豈不現成？為甚麼要參一句話頭來作祖師門下客？如今人稱禪客，擬問擬荅、論古論今，祇辦個架格遮攔，說明得祖師門下事，卻不知祖師門下為明何事？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正當不思議時，一句話頭蓋覆將來，不受他瞞，惺惺歷歷，這便是當人親切受用處。稱此以往，眼不被色瞞，耳不被聲瞞，鼻不被香瞞，舌不被味瞞，身不被觸瞞，意不被法瞞，八萬四千毛孔不被八萬四千塵勞煩惱所瞞，灑灑落落，豈不是個了事漢子？古人于一言半句下了卻生平，一了則千了百了一齊都了，有如許奇特，有如許證據，實實于腳跟下得個了當，不是說了便休的。若是說在一邊，行在一邊，又成得個什麼？有一般伶俐學人，拈也拈得，頌也頌得，問他話他也荅得，只是未在。我如今要覓個不會佛法的，你只百不知百不會，尋常日用中剎那剎那念念與本分相應，莫教走作現前，無法可得，無佛可成。古人道：『他本分事尚不取，何況其他？』那時莫管他有佛法沒佛法，千七百則公案舉起便會，也不用奇言妙句，也不用簇錦簇花，只老實頭一句語言顛撲不破。似這般樣的人，便許他擔當佛法也，放行把住著著歸宗，棒喝語言頭頭見的。古人以悟為則，語言棒喝是悟後的三昧，不是將語言棒喝當得悟的。但目前都莫擬議，都莫尋思，一切處一切時動你不得，轉身吐氣，不假安排，始是現前親切句子。一句語下要透生死，不是等閒，祖師西來不是兒戲。」

示眾。「古人道：『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他承當處十分穩密，見得徹、守得定，大段放心，不怕甕中走卻鱉，非謂置行履于分外也。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立枯木堂長坐不臥，除二時粥飯外無雜用心，終身牧一頭水牯牛放亦不去，是行履不是行履？隨緣放曠，任運逍遙，披毛戴角，是類墮；解向異類中行，不斷聲色，是隨墮；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他知有尚不取，知那邊了卻來這邊行履，且道是甚麼時節？甚麼受用？曹山孝滿，曹山好顛酒，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是一串語，無功之功，功就之功，洞山土地三十年不見洞山；雲居歸菴寂坐，天神遂絕，是行履不是行履？祇為他一輩弄精魂漢，終日呆椿椿地守個死屍，不知向上為何等事？又三家村裏末學

比丘執著小法，嘗為淨名所訶，故曰：『只貴子見處，不重子行履。』非可流連放逸，縱恣猖狂，藉口老莊，托情嵇阮，忽繩檢為不足拘，置儀律為無可語，天魔外道是處成形，狐狼野干磕頭撞額，奈何奈何！理須頓悟，乘悟併銷，事非頓除，因次第盡。有修有證，古自不誣。佛滅二千年，比丘少慚愧，見解人多，行解人少。如今真實具正知正見的尚不多得，何況他行解人？古人炊折腳鐺，牛糞裏煨芋，使者先行後坐脫，天子詔之尚不起，況肯向十字街頭架大屋養閒漢耶？有因緣沒因緣，有福報沒福報，總不干他佛法事。豎起個硬脊梁，以佛法為己任，傳古人未及傳之心，開當世不敢開之口，一言半句流播將來，使萬古千秋知有今日，也不愧大丈夫漢出世一番。塵中能作主，化外自來賓，百草頭認他祖師，鬧市裏識取帝主，這裏還有行履處也無？不落因果，前百丈也明不得大修行人；不昧因果，後百丈也明不得大修行人。大修行人又且如何？問取拄杖子。」

示眾。「有一種人活了死不得，有一種人死了活不得。雲溪這裏有一丸藥，也能殺人也能活人，只要辦個引子。且道以何為引子？方丈後與汝說明。」

示眾。「無事生事，好休不休，看看捱到末梢頭，筆管裏煨鰍。」乃拍掌頓足一下，云：「呸！著甚來由？」

示眾。「豹不含則不能變，雞不伏則不能鳴，蟬不啞則不能蛻。向三條椽下、七尺單前大死一回，出來與老僧相見。」

示眾。「辨驗綱宗，在於今日尤為喫緊。沒頭腦漢，好歹胡喝亂喝，喚作賓主往來。及乎問他從上家風，此中黑漫漫地。我洞宗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須知是個甚麼意思？不是叫你記些白雪烏雞，逢人便念的。如今人問他何者是位？何者是功？未免目瞪口呆。似這般辯魔揀異，也太遠在。」

巡香示眾。「前世不修，做了一個趕腳兒的夫頭，跟了一隊瞎驢瞎馬，兜得一主生意，往北京去走一遭。緊趕緊走，漫趕漫走，整整的芒了許多日子，想將起來好不干係。就中倘有一兩頭不受羈絆的，一鞭子打去，猛可的掙斷韁繩，一溜風走了，連他老人家厝手不及，倒也無可奈何。如今將次到騾子巷口了，且喜平安無事。」

示眾。「連日來見你諸人，也有自騎馬自喝節洋洋得意的，也有空撈撈坐在死水裏的，也有咬牙切齒恨剝剝的，也有苦苦惱惱趕不上的，還有話頭拿不定的，還有四大調不來的，可憐可憐。參禪學道須要識些愧恥，趁期場趕熱鬧，惶恐殺人，這裏甚麼所在？不是你合頭一句大話、瞌睡當得死的，平日語錄上偷得一句半句、教典上看得一行兩行，和會和會、差排差排，說前日某和尚指點的、某道友商量的，硬了面皮走向人前便要喫放參飯，卻早一顆米糝見裏，

你力量果然不佳，怪你不得，恨剎剎地怨著誰來？古人大慈大悲，開方便門施作佛事，一言之下、一日之間頓超直入，不是你懵懂癡呆成辦得的、不是你伶俐聰明做造得的，百不知、百不會，大死一回翻身轉來多少慶快，可容你聰明得麼？可容你懵懂得麼？懵懂的且過一邊，聰明的人來來，我有一句要問你個落處。」

示眾。「我當初宗會庵打七，與如如兄在茅棚下兩人對坐，不交一言。及乎入堂去，徹夜不放參，旁僧為我安蒲團、整被褥，我總不知他是短是長、是張是李，至今不辨得是甚麼人。耳畔裏鐘響一聲，偶可的觸著小時節四句說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杖鼓。』自笑一回而罷。當晚，眾人入室也去隨喜，一班不唧溜漢個個被老人捉倒，我卻為他一十八人每人代一轉語，一眾驚異。次早，老人喚我近前，說：『有一語，這裏人多不便說得，可隨我到招化寺來。』我卻隨入招化寺中，老人云：『道取一句看。』我衝口云：『香爐八隻腳。』老人一場痛罵，罵得我頭也不敢抬，走到家中從新做工夫起，整整被他擔閣了五年，纔承付囑。愚庵老漢恩大難酬，我當時若作罵會，豈有今日？我當時若不作罵會，豈有今日？大眾且道：香爐八隻腳當時過在甚麼處？你諸人試為我代一轉語看。」

示眾。「一句話頭，超生脫死，多生習氣、歷劫無明，當下一刀兩段。第一要疑情切，疑情若切，則散亂不除而自除、昏沉不遣而自遣，眼巴巴地覷看一句話頭，不要放他轉款。平日悠悠忽忽過了日子，走進堂中，畢竟要討一個下落，得也在此一期、失也在此一期，拚性命與他作對。八十公公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這事不當小可。還有已過關的，自恃一知半解、得少為足，于日用應緣往往把捉不定，趁此期場，正好向腳跟下椎箚椎箚。古人道：『一念萬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廟裏香爐去。』尚不許他，何況今日去之轉遠？你纔向十字街頭打個之遶，便不相應也。畢竟受病在什麼處所？豎起脊梁，急自辨取。」

示眾。「問一荅十，問十荅百，正是生死岸頭事。為你將識情擬議言語差排，貼肉汗衫正脫不去。在古人轉轆轤地全向不思議流出，不似你倚墻傍壁從他家模子中脫來的。」

示眾。「獅子吼，野干鳴，總莫趕他行隊。孤迥迥，峭巍巍，一堂冷淡，千古分明，恰自有一種不可磨滅處。你諸人爭勝負，論是失，到處打團團。且問有多少利益？」

示眾。「參禪要離心意識參，不論你初參、久參，古人言句上定有看不破的、日用應緣中定有打不過的，只將這看不破、打不過的一提提起放在面前，不要許他轉款，如雞抱卵、如貓捕鼠，一不做、二不休，畢竟要與他討個倒斷，眼睛裏、耳朵裏、齋堂裏、佛殿

裏，行時、住時、坐時、臥時，只有這一件事死也不要放他，正當打併不開的去處，切莫將現成道理來解說、囫圇句子去搪塞。離心意識、絕去來今，將一具不伶不俐的死尸靈好歹交付在這一點兒上，天可憐間囚地一聲，日子畢竟有個落處，到那時節方信老僧之言為不欺也，千生百劫只在一剎那間。努力，努力。」

示眾。「銅墻鐵壁打不開時，切切不可放鬆了。這裏急著精彩，拚命一回，翻身轉來，多少慶快。」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三(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

侍者智(巽標)編

普說。「古人道：『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又道：『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須知他古人說到行到，此事不崙在舌頭上。一千五百人善知識，向一句語言上辨出他是何等樣眼目，不屬有言、不屬無語，句中意、意中句，全不是識情湊泊得底。語不離窠臼，焉能出蓋纏？曹山設三種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機不離位，墮在毒海，貪妙失宗，機昧終始。一肚子泥牛木馬，白雪烏雞，奇言妙句，衝口而來，若于轉處留情，到底言成滲漏，豈況觸犯，所失尤多。參禪學道，要斷他腳根紅線，纔有一毫頭，便有一毫頭。古人頌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又云：『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要辨他清中濁即易，要辨他濁中清即難。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木人興歌，石女起舞，血脈不斷，全不是識情湊泊底。知是般事便休，卻又弄些口頭三昧。古人原不在舌頭上作活計，鐘不撞不響，鼓不打不鳴，沒奈何少他不得。洞山云：『恁麼道即易，相續也大難。但能相續，名主中主。』他得的人，綿綿密密，不住這邊，不住那邊，水上按葫蘆，把捉他頭腳不著，玉線金針，絲絲相續。這個相續，還是句中相續，還是意中相續？古人道：『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意相續故句相續，句相續故意相續。所以說：『言語不要多，多則無用處。』無舌人解語，無手人行拳，一句話頭，直得超生脫死。為他得的人，出言吐句，蓋不尋常，言中有響，句裏明機，這裏不當容易。臨濟一句中具三玄，雲門一句中具三句，舉不互落顧，佇擬思量何劫悟？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離色離聲，絕情絕謂。若向言前薦得，猶然滯殼迷封；直饒句下承當，未免觸途狂見。擬心即失，用意即乖。溈仰下宗風，兩口一無舌，還容你擬議得麼？汾陽立十八問，個中仔細，同道方知，也是畫蛇添足，後來獵犬，全靠枯樁。尋常分辯道：『這個是呈見解問，這個是驗主問。』更向他荅語上一一搜尋，認定個接初機句、辯衲僧句、正令行句、定乾坤句，穿鑿穿鑿，捏死蛇頭，將古人活句子都弄做死句子。且問你：古人一喝，有時金剛王寶劍，有時踞地獅子，有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他這一喝，還能定乾坤也無？還能行正令也無？還能接初機也無？還能辯衲僧也無？這裏若不知差別，未免顢頇；這裏若只管支離，全成露布。學道不至忘情處，饒你搖唇播舌、簇錦簇花，將他古人一落索貼在額角頭，逢人施設一番，總敵不得生死。古人以悟為則，語言三昧從不思議中流出。福建人打鄉

譚，隨口說來，自然合拍。鎮州蘿蔔、青州布衫，可是有什麼格則把捉得定底麼？初參上士勸你一味老實頭，且去咬嚼他一個顛撲不破的現成句子。咬嚼來、咬嚼去，到那燈籠緣壁、碓嘴開花，一切老和尚舌頭自然欺汝不得了也。切莫穿鑿，饒你穿鑿，將來且沒用處。坐曲盞床，為人也須識些利害。這裏什麼所在？可是記誦詩章、解說方語，當得佛法的麼？向自己胸中吐出一言半句，真實可以殺人、可以活人。見不透、語不徹，隔靴抓痒、畫餅充饑，有甚交涉？他悟的人如珠走盤、如盤走珠，刀鎗隊裏、荊棘林中，獨往獨來、轉身無礙，眼裏著得須彌山、口裏著得四大海，是說到行到的。如今學語之流，急須識些愧恥始得。」

普說。「入此門來，勝心客氣一點也用不著。古人遇貴即賤，逢強即弱，千變萬化，出沒縱橫，沒處摸他頭腦。你若作是非得失商量，一總錯了也。巖頭道：『德山未會末後句。』太原道：『老凍膿猶有鄉情。』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雪峰道：『老僧住持事繁。』又道：『趙州古佛從此不荅話。』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雲居道個不必，興化道個何必。欽山在張四郎處，從巖頭說細大法門，又定上座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法眼捲簾，趙州勘二庵主，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興化擯克賓，保壽開堂，可容你作是非得失會麼？如今人大似矮子觀場，也不知他古人落處，一味爭門戶，逐高低，如鄉裏小兒相樸，多呶得一張嘴，多打得一手拳，自以為勝。還知占便宜處失便宜麼？老子云：『知雄守雌，知白守黑。』青原下諸尊宿，如德山、雪峰、欽山、雲居，盡能解放解收，自由自在，獅子踞地，不露爪牙，古人謂之陷虎之機，又謂之紅綿軟套，不知兵法，不辯來鋒，只顧貪前，不顧失後。趙州與文遠鬥劣，把將胡餅來，大好一場笑具。黃蘗打百丈，臨濟打黃蘗，當仁不讓，也不為強；芙蓉楷提鞋挈杖，轉側相隨，也不為弱。一個吹毛在手，未容眨上眉稍；一個寶鏡當前，不免轉身退步。用處不同，激揚向上，其歸一也。有般漢不知好惡，謂臨濟下兔起鶻落，不容擬議思維，人境俱奪，照用同時，快便難逢，十分好手；曹洞下機思遲鈍，直得面青面黃，正偏回互，背觸俱非，轉眄之間，白雲萬里。似則似，是則未是，三玄五位，何異何同？紅旗閃鑠，五逆聞雷，馳書到家，何彼何此？昔人以正中偏為奪人，以偏中正為奪境，以正中來為俱奪，以兼中至為俱不奪，雖不必盡為扭合，亦何至大體差殊？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長年不出戶，清風拂白月。四賓主語是同是別？洛浦本在臨濟，會得個賓主句，濟稱之謂赤稍鯉魚，到夾山一喝，也未為錯。及乎被他夾山說甚雲月是同，溪山是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卻便去不得？未免向他藥山船子屈首一回，可中容你優劣

得麼？風穴鏡清一唱一和，言詞磊落，文采縱橫，這也難為高下。雒浦臨終謂彥從上座言：『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當時雒浦兩彩一賽，既露他船子鋒鋩，復攙他瞎驢行市。彥從道：『不會實不會。』且道他皮裏還有血麼？如今人遂謂：『苦哉！苦哉！一傳而絕。』殊不知雒浦嗣法十有一人，首座彥從一總不容埋沒。疏山食後抉之使吐，謂應他倒嗣三十年，一等是個用處。矮師叔用得奇特，今人不知，都說是非，又說受他老古錐懸記，可曾夢見疏山也無？疏山、欽山、龍牙、雲居，一時洞宗高弟。良禪客見欽山、雲門見疏山、羅山荅疏山語，至今咬嚼不破。且道當時是甚麼樣人？他把將世間是非情見、得失根苗，絕毫絕釐都不放在眼孔裏，憑他說我會也得，說我不會也得，說我這裏有佛法也得，說我這裏沒有佛法也得。達磨面壁，隻履空歸，何不向他癡人前與他一頓痛棒？咬人大蟲，慣不露齒。你若一味爭先，淮陰少年勝他韓王孫有分。」

普說。「祖意教意，不同不別。佛說四十九年，橫說豎說、長說短說，盡情露布了也。最後拈花，別行一路，將謂有多少奇特。今人動口說如來禪、祖師禪，將這些義學禪和一齊抹殺，惹他惡發，也要螗臂當車，摭拾些叢林話端，逢人呶呶，好笑好笑。當時阿難結集，迦葉傳衣，本是一門，從無彼此。南能北秀，同出黃梅，四七二三，大家許可。如今禪自分門，教自立戶。宗天台者，謂賢首為眼目未開；祖臨濟者，謂雲門為師承不確。佛沒二千年，比丘少慚愧，信有之乎？永明壽禪師著《宗鏡錄》，禪淨教律，靡不兼該，無同異中，何苦強分同異？諸人或參一句話頭，或念一句佛，或看一部教，或持戒修行，日中一食，樹下一宿，也只是尋常事，在自己分中惟恐彀不及，有甚工夫檢點別人？你只將檢點別人的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待做得到家時，看他禪淨教律是同是別，如今且在門外亂叫喚作麼？韶國師本嗣法眼，憂天台之失傳，疏請新羅傳寫文義，在他古人多少公心。杜順和尚、清涼國師未必全無鼻孔，華嚴、法華總只佛說，管窺蠡測，尊己卑人，如夜郎王不知漢大。又念佛法門也是先佛垂訓，廬山遠公在達磨前幾十年，若人個個念佛，個個往生，連他老臊胡也省東土來走一遭，免得許多狼籍。抑不得已，一條匾擔兩頭抬，說淨說禪，大家救取。好笑這些欠頭腦漢，念佛到沒意味處，便要參禪；參禪到沒把捉時，又要念佛。這也罷了，卻又分青分黃，論長論短，誑惑人家男女。我且問你：你曾認得西方麼？若認得時，西方無許多般，不容你說頓說漸，說淨說穢，將許多道理配合得的，豈況許多揀擇，許多憎嫌？即今先自不清淨了，臨終安得清淨？古人道得好：『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

虎。』且莫放倒一邊。古人千經萬論，塞壑填溝，祖師西來，不立文字，豈是教你呆椿椿地，一竅不通？單只播弄嘴唇，獨逞伎倆，杜撰長老，如麻似粟，不看經論，不習威儀，自謂徑省，三家村裏兩箇筭沙漢，記將幾句現成本頭，卻也角立門風，自說自道。既稱比丘持戒是本分事，忽略繩趨，放蕩規矩，取玷法門，自招罪過。有等俗士，不識大人境界，不知隨順因緣，耑事繁文，或崇枯簡，將使西天外道不食麻麥及投灰等，反踞如來之上，有是理乎？語言棒喝，都是祖師用的，臨濟賓主、曹洞君臣，何分勝劣？自熙寧小人呂惠卿、張商英輩逃入佛法，純以意見用事，中間衲子或被曹洞放還，或被雲門捉敗，蠱惑多端，搖唇美齒，如盲摸象，取笑作家，直至如今此風不息，為可嘆悼。莫管他臨濟、曹洞是正傳不是正傳，但只了得生死、斷得命根，自解作活計，語言也得、棒喝也得。當時青原、南嶽同受師承，法眼、雲門何彼何我？若論洞山閫奧，十個有五雙不知。即如三玄三要，臨濟綱宗，古塔主特地區分，洪覺範無端證據，致使宗徒割裂，長老顢頇，肋下三拳，遭人擬議，不知汾陽意旨極是分明。且問你諸人，嘉州大象、陜府鐵牛、西河獅子，是一個是三個？一句三玄，一玄三要，明明舉似。擬將大象說即是鐵牛，鐵牛說即是獅子也不得；擬將獅子說不是鐵牛，鐵牛說不是大象也不得；謂法界廣無邊，為函蓋乾坤句；釋尊問阿難，為隨波逐浪句；直出古皇前，為截斷眾流句即得；謂雲門一字不具三句即不得。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月菊花新，昧者不知，猶然逐塊，何況功勳王子種種差殊？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不足怪矣。如人父子相離久遠不識，滴血入骨，安有差違？今者去祖殷遙，不知真偽，但將綱宗辨驗於人，果能歷歷分明，累黍不失，豈得不是他家嫡骨兒孫？問他家裏話，一些也不知，平白地走向人前，說我是他不是。且問你面皮厚多少？如上所說，盡是近今流弊，汝等初學切須辨取。」

寒食普說。「只許州官兒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我便得，你便不得。自古清明寒食，待新火也。莊生有云：『火不傳而薪傳，傳也不知其盡也。』說得何等圓妙！《歲時記》以為弔介子推，生生的不許人家舉火。宮中傳蠟，五侯奉鯖，官不容針，私通車馬。禪和子家，食生不化，見人說語貴回互，莫犯當頭，便乃閉眉合眼，上前不得。又見人說啐啄同時，當機不讓，便乃一味亂做，爭先處強。那知佛法不是這個道理。四時改火，榆柳生春。向道莫將來，將來用不著，野鴨子飛過去也。昨日痛，今日又不痛也。法身無相，法眼無瑕。祇道個法身無相，法眼無瑕便不是；不道個法身無相，法眼無瑕又不是也。趙州庭前柏樹子，光孝覺云：『先師無此語。』洞山展手，鳥道玄路。又說是莫行鳥道，切忌玄路。有時教

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我這裏揚眉瞬目卻得，你那裏揚眉瞬目卻不得也。從來轉轆轤地，清明前一日用的。清明時便用不著了，這裏如何話會？屈屈屈，大小是一個人家。民間寒食，禁苑飛煙，也十分不公道。不見他西楚霸王火燒咸陽，三月不滅，那時秦皇帝的號令也還拘管得著麼？倚勢欺人，未免太殺了也。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以拂子向前指云：「老僧共曹山顛酒去也。杏花村只在面前，大家拚取一醉好。」

普說。「參禪須是鐵漢，著手胸頭便判。如何若何扯長葛藤，早是不唧溜了也。今世一種咬文嚼字之流，逐字逐句要求解會，將他《碧巖集》、《請益錄》從頭讀了，還有許多故事解說不出的，見了善知識要求講解。如此參禪，如此學道，總只謂之是雜用心參禪。要敵生死的，多知多解，生死分中濟得甚事？饒你一言一句歷歷分明，剎那三昧中總不得個實落受用。佛法無靈驗，不干他祖師事，是你自家障礙了。泉眼不通，是沙障礙；道眼不通，是知解障礙。我如今勸你休息罷、放下罷、百不知百不會罷，你肯麼？然又不是硬著肚腸不求解會，說一切語言都無實義的，往往見幾個顢頇漢子杜撰禪和，硬作主宰，遇著古人淆訛公案，他也不辨來由，卻辦得個架格摭攔，走到人前，大模大樣，胡喝亂喝，一味要討便宜，承當悟道。啐！啐！啐！悟與不悟，是你自家本分事，于他別人怎麼？你若真實是個悟的，一了百了也不見有許多般，為何這裏卻穿鑿得去？那裏卻穿鑿不去？穿鑿得去處，便枝枝葉葉扯上許多葛藤；穿鑿不去處，便沒解會，硬差排糊塗到底。古人設立綱宗，辨魔揀異，耑為你一流人，如軍中密號令相似，不是你拍茫茫上門討死喫的。軍中有縱有奪，有正有奇，有暗裏拖刀，有紅綿套索，你若一味莽撞，硬頭顱向前，早是落他圈縋了也。我如今不惜口業，告報分明，以後切忌切忌。還有一種下流之輩，不思生死事，大耑一要鼓是非，炒叢林，爭執事短長，論人情厚薄，一總貢高我慢，多開口，強出頭，拼命要撐個架子。且問你剃除鬚髮，所為何事？背腰包縈囊缽，千里百里，所為何事？閻羅老子面前，這一肚子勝心客氣，是用得著的麼？幾曾為你在叢林會下，專僭便宜，那些牛頭獄卒，銅柱鉄床，也讓你不成？猛可的思想一回，真是無謂。參禪是自家本分事，只應個名，倒在沒緊要一邊，爭長論短，豈不狂悖？這等沒志向的人，也不必論起。還有一種假癡假呆，推聾粧啞，說我是初參，我不會妄語，其實一肚子偷心，專要在耳朵上，舌頭邊，探取一言半言，以為奇特，道聽塗說，有什麼相干？還有一種承虛接響，囫圇承當，也不審話端，也不識語脈，偶可裏聽得些零碎佛法，放在肚皮裏，說臨濟曹洞，原來是恁般恁般的。

春雨如膏，夏禹如饅頭，周文王似餬餅，遠之遠矣。你還曾夢見他門頭戶腦分毫許光影麼？又有一種朝秦暮楚之輩，趕熱鬧，趁時光，一言不合，拂袖便行，到老無成，以為是衲僧氣概，這也罷了。又有一種神頭鬼面，假意親依，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實落不堪雕琢，恐他善知識看破，遮遮掩掩，張打聽，李打聽，記了些無頭學問，自謂可以欺人，要走向三家村裏去粧大老，或者抄襲拈頌，念習詩章，將這邊的販到那邊，將那邊的販到這邊，無非要騙一個拂子。是這等欺心漢，瞞了別人，可瞞得自己麼？將來是沒受用的，何苦！何苦！又有一種凡劣之人，受不得逼拶，喫不得鉗錐，好意翻為惡意，語言棒喝，一切作是非得失商量，畏門庭如網罟，視知識為仇讎，斷送一生，可惜！可惜！又有一種村學究家風，蠻禪和惡習，謂公案是解說得的，問著要解說一上，若不與他說，便道瞞他，深生嗔恨，只怨他家枯井深，不道自己麻繩短。古人道：『當時若為我說破，安有今日？』又道：『我不重先師佛法，只重他不為我說破。』佛法可是講說得的麼？呸！錯了也。許多毛病，不知起自何人，習以成風，往往不覺。世間仁義道德，還有些師資之誼、朋友之情，惟這一夥人最沒來由，今日出門，明日便不相認。古人三登九上，一人處也要到，半人處也要到，出一叢林，進一叢林，這也不為奇特。但這些沒情沒義，專要盜竊佛法的，于叢林無益，于法門有損，大踏步走向人前，不知慚愧，為可嘆惜耳！夜永話長，珍重！珍重！」

普說。「此事須實有頭腦，須親見一回，須明明了了。如人說家裏事，不是倚墻傍壁，影響糢糊，瞌睡當得死的。古人設立綱宗，是他家裏人，不勞問得。如今人根器淺薄，見地差遲，一味探頭探腦，書本上，舌頭邊，拾得封皮當信，使見古人說理說事，說暗說明，說君說臣，說黑說白，說主說賓，說權說實，說照說用，說玄說要，說總說別，說成說壞，說異說同，說顧說鑒，說一句說三句，說向上說向下，說有相說無相，說左匝說右匝，一總作道理商量，便理會道：我曉得了，我曉得了。據某善知識當初指點，也只是這個意思；據某人偈頌細細剖露，也只是這個道理。我如今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不怕甕中走卻鱉了。呸！呸！呸！你可曾夢見他祖師意麼？眼睛上，額角邊，蓋覆將來，懵懂癡呆，一些兒也不辨得，私下數得一擔芝麻，當官數不得一擔東瓜，有什麼用處？佛法不是這個道理，不是你心意識領略得的，不容你心意識湊泊得的。一等刻舟求劍漢，步步擬議、句句刻畫，將佛法當作個死規模，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逐句逐字，從頭解去、從頭認去，越發不是了也，直教彌勒下生，有甚麼限？又有一等專執意見，慣逞聰明，或在法師會下，學得幾句真如佛性，般若多羅；或在禪堂裏面，曲盡

床邊，聽得說道棘栗蓬，金剛圈，一切語言，都無實義。初間還略有些信心，依經傍註，認定個耳聞目見、手持足行的當做自己，已是喚奴作郎，不可藥救。到後來肆無忌憚，一總不疑語言，將古人真語、實語都猜做權語、藥語，天不怕、地不怕、閻羅王也不怕，橫來也一喝、豎來也一喝，謂我能荅得話、應得機、抵敵得善知識，可憐！可憐！將古人血淋淋地一片苦心埋沒了他卻也罷了，他時異日你卻要墮在阿鼻地獄，不得番身。他儒書裏面曾說個無忌憚的小人，正指此等。須知佛法不是亂統的，個裏一絲一線井井分明，你粗心浮氣一些兒也用不著的；佛法不是死煞的，就中轉轆轤地虎跳龍興，纔恁麼便不恁麼。千七百則公案是個現成句子，言言見諦、著著歸宗，如老吏斷獄，引經合律，一毫頭也出入不得，所以喚作公案。這個是臨濟下事，這個是曹洞下事，這個是溈仰下事，這個是雲門下事，這個是法眼下事。綱宗未立以前，他江西、湖南鼻孔撩天，也不似《黃檗心要》、《六祖壇經》一味的說有意路語。及乎五家分立，施設非常，木有本、水有源，圓中規、方中矩，從苗辯地、因語識人，一句合頭語，萬劫係驢橛。你胸中出出入入、糢糢糊糊，不是他李靖三郎，那曉得五花八陣、主賓相見？譬如兩刃交鋒，一往一來、左衝右突，直得百萬軍中自有個出身之路，方不受他當面活埋、塵勞羈鎖，如吹毛劍、如牟尼珠，入得佛、入得魔，了無一物當前，二六時中恰恰有恁般受用。所以，當陽施設，八面玲瓏，恁麼卻不恁麼、不恁麼卻恁麼，如淮陰用兵，暗與古會，不是骷髏樣子，捏定死蛇頭。說主賓、說玄要、說正偏、說明暗的，古人道：『只貴子見地，不貴子行履。』不是不重行履，蓋見地、行履沒有兩般，見得到、行得到、行得到、說得到。他活卓卓地原是個八角磨盤，終日喫飯不曾嚼著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縷絲；終日鼓兩片皮，牙齒不關風、舌頭不在口裏。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問在荅處、荅在問邊，絲絲毫毫不差累黍，古人謂之血脈不斷。血脈不斷，猶目機銖兩也。然目機銖兩，函蓋乾坤，不涉眾緣，總在一句，不是語帶廉纖，謂之血脈不斷也。懸崖撒手，他是何等家風？如萬仞峰頭恰更垂綸千丈，應機接物不得不然，個中須有個恰好處。夾山遇船子、雲門見雪峰，正其人也。不知偏正、不識倒斜，為人則禍生，儱侗顢頇總沒交涉。巴人下里處處稱尊，雪曲陽春知音絕少，個中關捩子，料得少人知，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乃噓一噓，擊拂子，下座。

普說。「寒來徹骨，已知歲盡年窮；春到人間，須信星回斗轉。做工夫的人，須把生死二字貼在額頭，過卻一日，差了十二個時辰；過卻一年，少了十二個月分。趁年力壯盛，單刀直入千七百則公

案，隨手掀翻，一悟永悟，一徹盡徹，不是郎郎當當，如水浸鵝卵石相似。今日如此，明日也只如此；今年怎的，明年卻更怎的。平常間且圖好看，逢人見鬼，說麻三斤、乾矢橛、南泉斬貓、德山托缽、女子出定，我也拈得，我也頌得。及乎問他二六時中安身立命處，依舊業識茫茫，一些也受用不著。似這等沒頭腦人，臘月三十日到來，端的是落湯螃蟹，管取手忙腳亂。你諸公隨我也有三年五載的，也有一年半歲的，平日裏說宗說教，口巴巴地，卻似一班作家，直待同你仔細盤桓，將古人差別去處較勘將來，未免面青面黃，舌頭打肷[月*荅]。總因你蒲團上未曾坐得十年二十年，不過在門頭戶腦，依通解會，穿鑿穿鑿，鹵莽承當。謂我于此事已看到十八九了，驢鞍橋作阿爺下頷，轉認轉遠。今日恰好除夕，一歲已周，請諸人各各打筭一回，不得自瞞瞞人，取性亂道。果于五家宗旨差別路頭一一透得，直至不疑之地否？果于三乘十二分教了了分明，如觀掌中菴摩羅果否？果于十二時中把捉得住，應用隨緣，直下不走作否？果于腳根下事說到行到，橫來豎去，不犯絲毫，開眼合眼，盡在這裏否？須具有恁般見地，纔有恁般作略。不是你麤心大膽，強作主宰，逢人打三十棒，筭得佛法的；不是你鼠竊狗偷，弄聰明，鬥智巧，算得佛法的；不是你糢糊影響，書本上看來，一切相似語，算得佛法的。人生好光景不多，轉眼二三十年，便成衰老。道人聚會，共學無為，選佛場開，心空及第。八十公公入場屋，此事不當兒戲，大家相聚喫莖虀，也要知他滋味。」

普說。「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這一絡索切忌提起，提起嘮嘮叨叨說個不歇，未免播揚家醜。昨日有人從弁山來，得攖寧法姪語錄一卷，絮絮千萬言辯剝到底，祇因他數十年前三峰藏禪師曾將我洞宗家裏事請益雲門先師翁并博山和尚，當時兩個老漢直直截截一總荅他去了，只是不曾下得一個註腳，煩他三峰禪師費心費思著了許多言語，攖寧禪師又不合上他釣鉤相罵，饒汝接嘴攖寧，攖寧總沒來由一肚皮好佛法說在空裏，他好心請益，只合好好對他說，為甚惡發起來，使諸方見了作是非得失商量，是何道理？這老宿所問一一是該問的，如今還有許多人疑著，雲溪不惜口業為你諸人解說一上，以息兩家之爭，省得後來牽牽纏纏疑個不了。寶鏡三昧是洞山親口披宣說向曹山的，雖云從雲巖先師得來，卻不曾刻定個時日云某年月日付授，若確確實實是雲巖一五一十說的，何不列在雲巖章次，卻列在洞山章次？古人師承有據，如雪峰云：『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法門，不敢沒其所自始。』洞山云：『從雲巖先師得寶鏡三昧。』蓋云此旨得自雲巖，明師承有據也。疑他洞山未悟道先付法，好笑好笑，洞山老漢今日被人捉敗了也。你平日口巴巴地，臨末梢頭還要辨個愚癡齋，胡亂一上。也大奇！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裏聞聲便得知。全是弄鬼眼睛，一總沒有來歷，卻不道果然！果然！當日洞山辭雲巖，問：『百年後誰邈師真？』巖云：『祇這是。』山良久，非雲巖良久也。《傳燈》所載甚悉。後洞山出世，僧問：『先師道：「祇這是。」意旨何如？』山云：『我當時幾錯會先師意。』僧云：『即如先師，還知有否？』山云：『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肯恁麼道？』你諸人卜度卜度看。雲巖果然是不知有麼？洞山果然是錯會麼？當時洞山良久，面目宛然。祇因錯會一語，後來人以訛傳訛，都成錯會。只這良久處，你諸人曾親見洞山麼？過水逢渠，是古人末後一著。教中有根本智、後得智，宗門有差別智，大慧杲大悟、小悟，高峰枕子落地始看破主人公，雪峰鰲山始是成道。洞山蓋天蓋地，於良久處，已是覿體承當。過水逢渠，這裏別開生面。渠不是我，我正是渠，只渠我二字，打疊他正偏明暗、君臣理事，從上徹下，許多回互法門，不當容易。所以寶鏡三昧中有渠我語，洞山過水時作渠我語，曹山得法後又作渠我語。請問諸人：渠不是我，我正是渠，是一個？是兩個？你諸人終日說偏說正、說君說臣，還曾夢見他家裏事麼？洞山過水時，睹個影子，猛可的觸著他心上些些，將雲巖祇這是一線穿來，渠我根苗眼前發露，隨口說個頌子建立綱宗，非至此時纔是桶底脫也。且道渠我有多少希奇？洞山說了，曹山又說：『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分明是差別智也。曹山說理說事不為分外，巖頭有理藏鋒、事藏鋒，法眼有理無礙、事無礙，浮山有理事兼帶，石頭亦云：『事存亟蓋，理應箭鋒。』說理說事不為分外。大慧云：『討甚好？』曹山、臨濟示人嘗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說心說性討甚好？臨濟耶，有時把住、有時放行、有時密不通風、有時口喃喃說了一上。大慧一期抬捺也是偶然，可容你作實法會麼？洞宗回互當頭表顯尊貴，濟宗臨機不讓慣用吹毛。臨濟打黃蘗，好只甚好，然未免熟了手腳。古人道：『逢強即弱，遇賤即貴。』有賓主、有互換，能縱能奪、同死同生，不是一味爭先處，強占 便宜到底的。我洞宗回互法門，一總鐵囫圇、總沒清頭，莫怪後人疑著。石頭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此回互所自始也。回自回、互自互，回互卻不回互、不回互卻回互，說是兩個又是一個、說是一個又是兩個，有向有奉、有暗有明，正偏兼帶全在於此。今人不解回互為何等，動云：『語須忌諱，莫犯當頭，借黑明正，權白表偏，問正荅偏，問偏荅正。』記了許多烏雞白雪、泥牛木馬之譚，為是洞上極則，即何怪他家說從來出語不過是正中偏、偏中正？大慧又說：『四大解散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耶？』諸仁者！從上

祖師說明說暗、說正說偏，創建個回互法門，耑為你四大解散時這一著子，語言道斷，思維路絕，正不屬正，偏不屬偏，不落有無，誰人和得？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眼目定動，早不是了也，可容你識心湊泊得麼？平時不用識心，臨終時安用識心？洞山云：『今時人只認得驢前馬後的，以為自己佛法平沉。』此其兆也。又延壽堂僧已脫去，洞山云：『汝只解恁麼去，不解恁麼來。』紙衣道者問曹山：『一靈真性，不假胞胎時何如？』山云：『未是妙。』者云：『如何是妙？』山云：『不借借。』者噓一聲而去，並回互也。洞宗專貴回互，然立亡坐脫，比比皆然。洞山坐脫，雲居坐脫，延壽堂僧坐脫，紙衣道者坐脫，即雪軒成禪師初入土窟，歷洪、永、仁、宣四朝，壽八十七，坐脫，闍維舍利無筭，他可知矣。然從上來不貴坐脫，九峰虔不肯首座，雲居不肯送褲道者，將知尊貴一路自別耳。問者又謂：闖入驢胎馬腹中去。若果向驢胎馬腹中走一遭，亦是不惡。溈山水牯牛，南泉水牯牛，王老師披毛帶角向異類中行，是作麼生行履？這裏著得一隻眼，曹山三墮也不消問得了。披毛帶角是類墮，不斷聲色是隨墮，不受食是尊貴墮。寂音《智證傳》忘卻披毛帶角，將不斷聲色并隨墮分而為兩，又將正命食割做兩截，又遺了不受食一語，毋惑乎問者之紛紛也。『既知類之不齊，混則知處』是寶鏡語，則曹山三墮依然回互法門，不勞頻舉。道吾荅南泉云：『切忌動著，動著則頭角生。』這邊了卻方往那邊行履，是回互？是不回互？他尊貴且不居，若說是墮尊貴，遠之遠矣。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昔年貧不是貧，今年貧纔是貧，昔年貧尚有立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問者不察，謂禁之外又作麼生？且道禁之外又作麼生？香嚴『枯木龍吟，髑髏眼睛』，石霜云：『猶帶喜在，猶帶識在。』曹山云：『血脈不斷乾不盡。』又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圓悟勤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當時三種滲漏是洞山所立，轉授曹山，非得之雲巖付授者也。分明說末法時，乾慧人多立此揀別，教中稱乾慧地，正指你一橛頭禪，乾巴巴地捏定死蛇頭，不得個轉身一路。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機不離位，墮在毒海。取不得，舍不得，不可得中恁麼得。情存向背，見處偏枯。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體妙失宗，機昧終始，皆滲漏也。百丈顯大機，黃蘗得大用。始終賓，始終主。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你道有兩個麼？又景欣道：『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若識不盡，敢道輪迴去在。問者謂：且道識的人是見解？是行解？即今日應萬事，在那裏安身立命？錯！錯！全弄精魂了也。洞山云：『闍黎顛倒。若不顛倒，為

甚喚奴作郎？』清中濁即易辨，濁中清即難辨。若向曹山喜識盡時消息盡一語下見得分明，這也不消再問了。疏山倒屙，別有節目。後疏山年老成精，每食後抉之使吐，是什麼心行？當日疏山自與香嚴偶然弄個花手。若謂他洞山、曹山密付宗傳，矮師叔暗中竊聽恁般說話，豈不笑殺旁觀？去聖時遙，好事者故為邪說，兼中至一位，且改作偏中至矣，況其餘耶？大慧亦云：『曾見他洞上老宿室中密付寂音，并疑《寶鏡三昧》為藥山所作。』又云：『由待制朱世英得之白華嚴某一老僧處。其先甚秘，世莫得而知也。』當時洞宗矜慎大法，非其人不傳。雖以遠錄公之賢，親炙太陽，始知洞上宗旨。故寶鏡三昧不輕示人，有似乎密付者。錯！錯！密在汝邊，與他陳爛葛藤有甚干涉？今日《寶鏡三昧》家至戶曉，且問你人人鼻孔裏還曾觸著他雲巖一些子氣息也無？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這裏又差多少？洞山設立五位，曹山別明君臣，石霜、九峰復明王子。寶鏡不云乎：『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君臣父子本前人語，而後來一一明之也。《人天眼目》多有差訛，正中偏是君向臣，偏中正是臣奉君，正中來以下總是君臣道合。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轉位就功，轉功就位，天童、長蘆言之頗盡。位是經，功是緯，五位五功猶五經五緯也，兼中至一位。頌曰：『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古人云：『切忌折合。』又云：『炭庫裏藏身。』是忌語，非藥語。《人天眼目》謂明明炭裏藏身，今人誤認坐在黑漆漆地，莫怪！莫怪！王子分內紹外紹，語本分明。朝生、末生是外紹，是臣種；誕生、化生、內生是內紹，是王種。外紹全未知有，故是臣種；內紹則天然貴胤矣。余別有說，文長不敘。問者疑其重出，抑知君臣五位，以臣奉君言也；王子五位，以子順父言也。君臣者，有貴有賤；父子者，有貴無賤也。紹，繼也，言繼體也。九峰虔云：『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又曰：『子歸就父。』又曰：『推爺向裏頭。』又曰：『誕生王有父。』又曰：『同時不識祖。』又曰：『子若吼時，祖父俱盡是法。』王子受灌頂位時，一國之事盡以相屬，所謂兒孫得力，室內不知。還鄉盡屬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是也。寶殿無人空侍立，不種梧桐免鳳來。玉殿苔生，樞密不得旨。是一串語，不順非孝，不奉非輔，良然良然。臨濟示眾，有賓看賓，主看主，賓看主，主看賓語。若立宗旨，有賓中賓，主中主，賓中主，主中賓語。看者，是舉兩為言也。中者，是舉一為言也。詞旨各別。洞宗無四賓主語，止洞山見龍山有『青山覆白雲，清風拂白月，長江水上波，長年不出戶』語。然非四賓主也。常年不出戶，荅主中主語，張無盡誤為主中賓。萬松辨之已久，問者刻舟求劍，怎的怎的。洞山又嘗語僧曰：『賓中主尚不辯，況主中主乎。』《寶鏡三

昧》云：『但能相續，名主中主。』故洞山云：『然非亦曾立有四賓主也。念念不間斷，心心無處所，謂之相續。』故曰：血脈不斷。非廉廉纖纖，謂之相續也。正偏明暗，於法無所不該。說君臣也好，說父子也好，說主賓也好。有時恁麼，有時不恁麼。異不異於同，同中還有異。若說同異，臨濟四賓主，賓看賓，主看主，賓看主，主看賓。須知不是賓中主，主中賓，主中主，賓中賓了也。何況曹洞。古人道：『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是同是異？自曹溪一派分而為兩，左青原，右南嶽，何異何同，何彼何此？雲溪不惜眉毛，一時為諸人告報了也。從上相傳的事，且喜不曾動著。」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四(終)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五

侍者智巽編

佛事

母陳孺人大祥設供。「聚散古今，同歸一局，覿面相逢，析骨析肉，湘之南，潭之北，真不掩偽，直不藏曲。恭惟我母七十載合水和泥，十五年長齋繡佛，琅琅梵唄沁我肝脾，歷歷婆心感人毛髮。及乎臨去，正念提持，從大悲千手眼發個話端，於金剛現在心尋個歇腳，彌陀親至，把手同行，這也不為奇特，又能以出世因緣付囑於某，某所以衰衣墨絰換卻袈裟，得個轉身句子，今日拈來呈似，用報生我之恩，借婆衫子拜婆年，端的娘生舊鼻孔。然雖如此，室內兒孫畢竟向甚處與老母相見耶？」乃高提拂子云：「陳太孺人來也。視無形，聽無聲，人間天上獨稱尊。南無觀世音。」

為道安庵主對靈法語。「白頭孩子放紙鷂，沒手老翁撐渡船，泥牛背負崑崙走，金毛獅子夏蟲牽，卻也不為分外。道安庵主向涅槃城裏獨往獨來，生死岸邊東涌西沒，你諸人還曾見麼？若也會得，龍女立地成佛，南方無垢世界，只在萬安橋驀直轉灣；縱然不曾，屍陀林諸姊契悟，帝釋雨花，過錢塘江西興關，直到雞足山前，不曾休歇。當日龐婆十分捏怪，全弄虛頭，臨行之際，變個隱身法兒，將人惑亂一上。爭似道安庵主來得清楚，去得分明，從前與甘贄行者把手同參，向後共末山了然分賓抗禮，今日大歇大休，始是他放身命處。老僧到這裏借面弔喪，也則依例而行，佛法不勞頻舉。」

為陳母江太夫人對靈法語。「一踏滄江七十年，歸來原在閣門前。髑髏大好通消息，枯木龍吟只等閒。陳母江太夫人現優婆夷相，受波羅提木叉。佛聲浩浩，不難觸處知歸；梵響蒙蒙，便爾從聞得入。今日厭離塵網，大顯神通，向赤肉團上撩起便行，地水火風一回倒斷。太夫人！太夫人！你還知落處麼？伸手只在縮手裏，乘雁集不為多；解鈴須是繫鈴人，雙鳧飛不為少。威音王與樓至如來同日受生，實報莊嚴，與閻浮提一門出入。番身俊鷂，快便難逢。恁地去，恁地來，何等安閒！何等自在！若更瞻前慮後，轉腦回頭，便不是了。當日德山老漢是何等樣人？一部《青龍疏鈔》須賴他婆子焚卻。太夫人誦《金剛經》來多少年，能學他婆子略露些兒手腳麼？處處綠楊堪係馬，家家有路透長安。欠少個甚麼？」

大父敬川公諱日設供。「水遶玻璃樹，風吹菡萏花。室中飛白鶴，池底布金沙。西天東土，沒有兩般；淨域禪門，總歸一致。我祖夙植德基，崇修佛乘。不壞世間法，於火燄得清涼；即現長者身，以

資生為實相。佛聲朗朗，行看實報莊嚴；帝網重重，坐對香光繚繞。今日是我祖降誕之辰，生來九十八年，歿去四十二載。自娑婆界向極樂國，無二無差；歷僧祇劫在一剎那，不一不異。百年後，祇此為最後時；大千壞，須知有不壞者。阿彌陀佛到咸通年間放光，達磨祖師在一生補處賽彩。古調新翻，我祖分中一齊擔荷了也。」禮拜起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恭惟尚饗。」

大母李太孺人諱日設供。「九九八十一，六六三十六，挂角羚羊沒處尋，白雲青山，黃花翠竹。憶童子時，鐘磬森森，與大母相從塔寺，當時化去，遂經三十六年。今日招來，山月松風，略陳微供。還記得三十六年前從這裏去也無？左青龍，右白虎，鸚鵡孔雀向蘆花岸上孤鶩齊飛；南天台，北五臺，叨利燄摩在摩竭國中長天一色。去去去，野馬虛空聚；來來來，青蓮火裏開。不來不去一句又作麼生？金烏夜半嶺頭明，玉兔日中江上出。」

先大人漢文公諱日設供。「啐啄同時，失從上家風；肯諾不得，全當人鼻孔。選官選佛，何必天然？為素為緇，任他龐老。大人半生齋素，廿載修持，向天台四教推倒枯樁，從臨濟三玄掀翻巢窟。踞虎頭，收虎尾，句裏明宗；喫官酒，臥官街，當處脫盡。在六通寺裏徹見他那一通，住瑪瑙山前拾得塊紅瑪瑙。盡大地是個解脫道場，一剎那證入法華三昧。賦就中峰百詠，尋到梅花；正當船子一釣，踏翻明月。大人！大人！別來還相憶麼？師子教兒迷影法，漫將哮吼恐驚人。父不出門，子在門內。」

母陳孺人諱日設供。「子啐母啄，子覺母殼。不會則千生萬生，會得則今日昨日。我母臨行之際，得大解脫，作大施捨。母孺人，母孺人，這裏死，這裏生，從來不隔絲毫許。如母憶子，如子憶母，終成兩個。母全是子，子全是母，喚做兩個得麼？現前山河大地，明暗色空，放曠逍遙，去來受用。」顧左右云：「見麼？見麼？嬰兒垂髮白如絲，即今認取。」

為汪魏美居士對靈法語。「雲中白鶴，吹來姑射山頭；天外冥鴻，飛向威音那畔。魏美，魏美！百千種藏身滅跡，推翻他滄溟塵沙；二十年退位朝君，踏破了須彌日月。陸修靜把手同行，東林寄托；陶淵明攢眉歸去，漁父徜徉。看娑婆界內，般般穢濁，當處出離；見乾闥城裏，惘惘可憐，畏足不入。介推奉母，陳蒲鞋高挂，睦州王霸挈妻，龐道蘊共沉湘水。今日千山萬山，大休大歇。金翅鳥展翼而去，俊鷂趕不及；追風馬絕塵而走，千人喚不回。有者道：『問天天莫應，屈靈均黧黑面目，三萬六千場；辨命命難窮，劉孝標伎死形容，四十八九歲。』豈知他東湧西沒，向虛空裏轉大法輪？石火電光，從無往來，立生死本。又有道：『空桑魚鱉，未免飄零；劫火塵灰，終歸敗壞。』雖則辟支古佛坐斷今時，何如遊戲

神通暫來塵界？可曾夢見他魏美麼？六年橡栗，雪山成苦行頭陀；九載寒空，少室見觀音大士。得勝堂內，阿修羅何處安身？毘耶室中，魔波旬自然拱手。安立世間法，還渠父子君臣；傳持向上人，扶起綱常名教。一期生死當不苟然，三代禮樂盡在是矣。王倪、齧缺、蒲衣、善卷、務光、宵明許多俗漢，一齊向西子湖畔同魏美翻身；毘盧、月覺、師子、阿閦、彌陀、金剛眾位如來，都走在寶石山前，從魏美俛首現前。大眾！向何處見魏美來？山蒼蒼，水悠悠，蛩聲繁亂，驀動閒愁。正江潮雲涌，瀚海空流，三潭明月一輪秋。直恁去，任遨遊，芙蓉兩岸，蘆荻汀洲，說甚神仙十二樓，大千沙界只在一毫頭。仔細認，簷前銕馬，湖上金牛。」

為愚庵先老和尚懸真。「祇這是，那堪錯會先師意。從來逼界不曾藏，而今覿面難迴避。末後一句，尋常有異。壁上掛葫蘆，打破閒家具。明月鷺鷥，重來遊戲。大人相，左之右之，向十里梅花留一坐地。」

為愚庵先老和尚設供。「椰栗千峰不顧入，即今誰復邈師真？莫愁末後無消息，葛嶺橫連一片雲。恭惟本師愚庵先老和尚，洞水相逢，雲門再世。提一句子，坐斷天下人舌頭；說五千言，掀翻從上來鼻孔。八十四員善知識，孰敢當鋒？四十九年爛葛藤，直教卻席。明時嘿，暗時說，從崑崙影裏拗折蒼龍；正不坐，偏不居，向西子湖邊歌殘漁父。今日臨風一笑，斷靭千山，不特室中左右追仰無從，抑且大地人天顧瞻不及。然雖如此，兒孫在近，覿面依然。這尋常茶飯是老和尚用慣的，且教繚繞山雲，西溪留一坐地。」

為師翁雲門散木老人設供。「秘魔杈，天龍指，玄沙白紙，不若雲門一字普。石傘峰頭，曲調成千古，四十年中歸去來，戴角大蟲老無齒。笑兒孫，成莽鹵，何事同時不識祖？祖父從來不出門。北鬱單越搥鐘，南閻浮提打鼓，區區寶鏡，傳自雲巖。冤有頭，債有主，靈祐水牯牛，溪前起舞。」

臘八日為歸徐門傳淑媛對靈法語。「燕臺渺渺嘆離魂，倩女從來識不真，今夜明星剛顯露，好憑鷲嶺現全身。日昨接得京中一札，敬庵儀部將伊傳淑媛靈輀送飛來峰安厝，詞旨懃懃，囑老僧為伊慈悲救取。也奇怪，也奇怪，六如偈臨歿分明，馬郎婦金沙再見，因緣會聚自不偶然，恰值釋迦老子夜半正明，南看北斗，向靈鷲山頭高聲大叫道：『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証得。』淑媛翻身，快便撩起，便行三千七百里，送將來一個金骨粉佳人，竟往南方無垢世界立地成佛去也。且道以何為驗譔？」拂一拂，云：「天香雲外飄，桂子月中落。」

為寓風化禪師封龕法語。「大鵬展翅，俊鷂不能追；良驥騰空，飛免莫能及。寓風法姪，若耶溪上生苗，安樂山前結果。平生得力

處，同鏡清、風穴唱和詩章；末後一場榮，向巖頭、雪峰同條生死。只可惜芳蘭早萎，嫩桂先彫，蒼天多冤苦之聲，廣陵有失傳之歎。藏身淵渺，朕兆難窺；絕影攀躋，光景莫度。今日伊同門兄弟就鐵崑崙上重寫兩行墨煤，在無局鑰中更加一條封鎖，未能免俗，要老僧為渠證明。老僧和你有甚冤讎？趁快便把與個捷徑法兒一路轉去罷。」

舉火。「目前空劫是如何？溪上巢歸路已多，放出火中鐵鷂子，鳳梧搖落影婆娑。」擲火炬云：「火盡薪傳子，歸就父去也，卻疑紅柿墮，連袂坐磐陀。」

為歸洪門孫夫人對靈法語。「顛倒顛，媳婦騎驢阿家牽，百歲公公失卻父，首山一語帶三玄。孫夫人臨行灑落，去就分明，現優婆夷身，得大涅槃樂。須信道：一毫頭許，一剎那間，終始不離，自他不隔。何乃廉廉纖纖，又墮在河北河南，說緇說素？罷罷罷，一期生死總只偶然，畢竟向何處安身立命聾？電光石火爍難追，金沙灘前閑擬議。」

為涵素昌老居士對靈法語。「黃金臺畔路何之？迴首天涯有所思，一自芃蘿歸去後，故園臨步欲遲遲。涵素昌老居士博通三乘，妙達無生，從雲棲堂上傳得蓮社根苗，向愚庵老人問取西來大意。日中一食，居然苦行頭陀；檀那波羅，不數給孤長者。阿那律天眼所見，直證圓通；維摩詰室中所談，莫非法要。淨毘尼者百千指，高僧從絕域而來；全沙門者億萬人，吾道鮮會昌之厄。與童子聚沙為戲，法法全彰；使龍女獻上寶珠，頭頭顯露。陀羅尼舌端湧出絢爛蓮花，修多羅耳畔莊嚴精瑩舍利，這是他涵素老居士一生踏破五天糠秕。釋梵的多少奇特，臨行一路，直得淨裸裸、赤灑灑，相逢把臂，萬里神光。緇耶？素耶？這裏一齊畫斷。知麼？知麼？白雲嶽頂正嵯峨，半夜銕船飛水國。」

為呆峰法孫開關法語。「翻空銕鷂，撲地高飛；入海泥牛，衝天作舞。盡十方世界是個道場，放曠逍遙，一任當人受用。不見道：坐斷白雲宗不妙麼？老僧屈曲垂慈，放你一條出路去罷。」

宗會掛鐘板法語。「敲空有響，擊木無聲。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四十九年饒舌，還有個七佛不傳的秘密法。重煩他金童木女仔細叮嚀，大眾切須解聽。」

寶覺庵燒藏木佛法語。「無端木佛恁矜誇，院主原來是作家。多少眉毛飛動處，只今羞殺老丹霞。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這尊古佛，從栴檀林裏托生，向娑婆國中現影。可可的灰飛煙起，沙重金埋。任他昔是今非，不妨東涌西沒。諸仁者！還見他無影光中，歷歷明明許多舍利麼？攜取琉璃瓶子，好好收藏。待善

世天王出來，造八萬四千多寶塔，重新供養。然雖如此，真佛家裏坐，又作麼生？看取露柱相交，切忌當面錯過。」
陳天祓儀部請為龔正峰居士招魂法語。「白草迷迷古北邙，幾年魂魄怨斜陽，歸來江上西風急，咫尺平皋是故鄉。昔日善財南詢德雲比丘，別峰相見，偏你恁般古怪，特特向正峰而來。正峰！正峰！還記得故鄉田地麼？生前落拓，沒後羈棲，可憐沙土沉埋，未是髑髏粉碎。今日天祓居士向黃金國裏特地尋求，在百草頭邊從旁認取，隔江招手，就路還家，坐看火裏蓮開，方知水落石出。」乃招手云：「屍陀林畔不是你安身立命之場，助汝一道寒光，送汝歸去。」
為慧先誠禪師起龕。「生也不道，死也不道，鄹人魯人入太廟，天寒連底打焦磚。到即不點，點即不到，山前山後，觸目菩提，看烈焰騰騰，翩翻紙鷂。慧先禪師知儒學佛，六十年中做個無事道人，臨末稍頭與他林逋處士、孤山法師結一番生死交情，撒手歸來，落在這裏。且喜華嚴香水處處圓成，平日以不思議力破塵出經，彌勒樓閣彈指門開，依舊普賢毛孔。今日末後一著，光前絕後，從火燄裏轉大法輪，請向瑪瑙坡前密移一步。」
舉火。「丙丁童子往來頻，火後莖茅著意尋，臘月蓮花開嶺上，親看燄裏結寒冰。」擲火炬，云：「惺惺惜惺惺。」
為歸徐門優婆夷舉火。「十方四面無門，個裏那容棲泊？向烈火裏翻身，歷劫無明灰滅。」擲火炬，云：「撇。」
為果心行童舉火。「一路是涅槃門，去來從無遷變，童子別展神通，臘月冰河發燄。」擲火炬，云：「薦。」

信官顧豹文助資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六

弟子智忱編

問荅

愚庵老人除夜垂問：「廚庫山門即不問，路邊華表柱道將一句來。」師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又問：「山連碧落，月上湖心，正恁麼時如何？」師云：「丹灶冷千年，不逢林處士。」
又問：「年窮歲盡，枯椿上事如何？」師云：「明日是初一。」
問：「如何是獅子嚬呻？」師云：「野干鳴。」「如何是獅子返擲？」師云：「烏龜廝打。」「如何是獅子踞地？」師云：「貓兒努眼睛。」
張用霖居士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云：「是誰起滅？」
顧且庵居士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法眼？」師云：「西子湖頭一片雲。」
胡彥遠居士問：「十智同真即不問，三玄三要事如何？」師云：「何不問十智同真？」士云：「如何是同一質？」師云：「一粒大還丹。」「如何是同大事？」師云：「山河大地團團走。」「如何是總同參？」師云：「佛來也打，魔來也打。」「如何是同真智？」師云：「金博金。」「如何是同普遍？」師云：「目前無物，阿誰欠少？」「如何是同具足？」師云：「騎賊馬趕賊，借婆衫子拜婆年。」「如何是同得失？」師云：「全身入荒艸。」「如何是同生殺？」師云：「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如何是同音吼？」師云：「雷轟旱地。」「如何是同得入？」師云：「把手踏空行。」「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漆園逢禦寇。」「與誰同音吼？」師云：「木馬撞金牛。」「作麼生同生殺？」師云：「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甚麼物同得失？」師云：「見怪不怪，是精識精。」「阿那個同具足？」師云：「今日就窩打劫。」「甚麼同普遍？」師云：「兔角杖頭，龜毛拂子。」「何人同真智？」師云：「切莫喚奴作郎。」「孰與總同參？」師云：「南北八千，東西十萬。」「那個同大事？」師云：「陶令攢眉。」「何物同一質？」師云：「死貓頭。」士禮謝。師云：「要識三玄三要麼？」隨後一喝。
林靈修居士問：「自墮此身，已悔失足。」師云：「釋迦老子早失足來。」士云：「佛有神通在。」師云：「居士欠少甚的？」士云：「金棺雙足，還須讓彼釋迦。」師云：「大好一場塗污。」

範文白居士問：「貪嗔癡，戒定慧，同是梵行，果否？」師云：「我不說是梵行。」士云：「如何是戒？」師云：「放火殺人。」「如何是定？」師云：「夢醒也未。」「如何是慧？」師云：「忒煞懵懂。」

陳胤倩居士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禹貢青徐。」「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職方幽并。」「如何是人境俱奪？」師云：「孟津三千。」「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塗山萬國。」

僧問：「德山器宇如王，為甚麼不會末後句？」師呵呵大笑。僧云：「乞和尚不吝慈悲，旁通一線。」師又笑云：「密啟其意了也。」僧佇視，師云：「何不禮拜？」僧禮拜云：「拜則儘拜，還要求個親切句子。」師云：「當面錯過。」僧出，旁僧問云：「作麼？作麼？」師云：「渠問雞冠花，為什麼如許紅？」

師與南山、寶壽、白巖、崇先諸師皋亭茶次，白巖忽舉守廓侍者在華嚴座下問荅，嚴舉似風穴因緣為語，且曰：「此話甚奇特，諸兄高鑑以為何如？」師遽曰：「守廓侍者見德山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這老漢今始瞥地話，老兄高鑑以為何如？」白巖撫掌云：「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師乃大笑，諸師亦笑。

師與南山、天目兩和尚茶次，偶及五位王子語，師云：「會元洞山章次不及王子，惟石霜章次有之。然本云霜為洞山五位王子作頌，了了分明，後人不察，竟以王子為石霜所立，失之遠矣。」南山云：「王子雖洞山所立，然與五位似不相配。」師云：「《人天眼目》以誕生配正中偏，以朝生配偏中正，故不相合。往余作《洞宗剩語》，以朝生配正中偏，以未生配偏中正，以誕生配正中來，則本相合，非不相配也。」天目云：「往讀《洞宗剩語》，得未曾有，乞為大眾指點一番。」師云：「朝生、末生是外紹，是臣種，故以配正中偏、偏中正兩位，所謂隱隱猶懷舊日嫌，休更迷頭猶認影者是也。誕生、化生、內生是內紹，是王種，故以配正中來、兼中至、兼中到三位。讀洞山頌及石霜頌并九峰王子語，則自分明，不必更為詮釋也。功勳王子皆本洞山，豈洞山自言之而自相倒置乎？後來之謬，皆原以曹山妙德尊寰宇五段問荅誤列為五位君臣，故將誕生一位移列在前，汾陽昭亦將正中來一位移列在前，皆非洞山本旨。洞山權開五位，普接三根，分臣種、王種之殊，有內紹、外紹之別，歷歷分明，不差累黍，淺深次第，非可誣也。」天目云：「汾陽昭手眼極高，忽以正中來一位移置於首，曩固疑之，乃今知其以誕生、王子兩相配合故也。誕生是王種，配正中來無疑。舊本以末生配正中來，誠為不合。如兄高鑑，可稱覿面古人矣。」師云：「五位功勳，有向有奉。曹山章謂君視臣者，向也；其謂臣

奉君者，奉也。蓋此僧偶然來問，先問君，次問臣，次問君臣道合，曹山一一具對。所謂君者，單指正言；所謂臣者，單指偏言；所謂君臣道合，指正偏兼帶言。君視臣是正中偏，臣奉君是偏中正。曹山就話荅話，當面具陳，初未嘗與五位為配。後人不辯，以此為君臣五位語，故一差無所不差耳。殊不知曹山五位，有子時當正位，及白衣須拜相偈，歷歷明明，自與洞山首尾相發。臣奉君，子順父，本《寶鏡》語，互明偏正。而曹山再言之，因僧來問，指點人前，具見祖禰不了，不可將妙德尊寰宇五段荅語硬配五位，錯亂古人也。」南山云：「嘗讀洞上古轍，中間詮解功勳語，未必盡善，老兄以為何如？」師云：「余《剩語》中頗為註釋一上。鼓山尊宿，余不敢置辭也。」天目云：「有位有功，畢竟作何分別？」師云：「轉功就位，轉位就功，體向用，用向體。古人再三發揮，有經有緯，有位有功，五位五功，猶五經五緯也。今人誤看《人天眼目》，不知轉位轉功作何等解，先宗綱要未免羨違矣。」天目云：「王子功勳，畢竟是何旨要？」師云：「無功之功，功就之功。親言出自親口，大功不宰，故歸根墮葉，照盡潭空也。外紹歷階級，涉功勳；內紹不歷階級，不涉功勳。外紹不如內紹，然人根利鈍不同，故功勳自不可廢。王子受灌頂位，譬如王子能成一國之事，居然紹述無疑矣。立位立功，又立王子，洞山多少苦心，次第宛然，三根普利，揀異辨魔，不可不察也。」南山、天目乃共稱善。

僧入，問德山三年話，師打一掌，云：「去！」

陸麗京居士問：「大悟一十八遍，小悟不記其數，大慧果然否？」師云：「大慧錄未嘗有此，特見之楊慈湖集中。悟門雖大小不同，亦有根本後得之別。若云大悟一十八遍，依古以來未之嘗有，豈聞桃擊竹，一悟俟更悟耶？」

祁文載居士問：「如何是晉鋒八博？」師云：「草木皆兵。」「如何是對機迷？」師云：「切莫喚鐘作甕。」「如何是藤林荒？」師云：「刺著你腦子。」「如何是中眉垂？」師云：「吽！吽！」「如何是笑我多哂我少？」師云：「這漢不打自招。」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云：「先行不到。」「如何是然燈後？」師云：「末後太過。」「如何是正然燈？」師云：「撞著道伴交肩過。」

西遯居士問：「雲門一字還具三句也無？」師云：「作麼生不具？」「如何是一字中三句？」師云：「呱。」士乃撫掌。

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白日依山盡。」「見後如何？」師云：「黃河入海流。」

講《楞嚴》次，林靈修居士問：「經中道：『不歷僧祇獲法身』，祖師門下有法身邊、法身體，法身那邊作何分別？」師遂問居士：「如何是法身？」士云：「古今不隔。」師云：「未在。你問我。」士云：「如何是法身？」師云：「人煙寒橘柚。」士再問：「如何是法身體？」師云：「秋色老梧桐。」士云：「如何是法身那邊？」師云：「且過這邊著。」士作禮。

余石鱗居士問：「威音以前有世界否？」師云：「問取威音。」士又問：「未有世界先有威音，彼時威音何所托足？」師云：「東村王大姐家。」

朱二為居士問：「如何是禪？」師云：「丹楓黃菊。」

陳際叔居士問：「劫灰幾時變滅？」師云：「有勞記掛。」士云：「幾時飛起？」師云：「從居士這一問起。」

淨慧居士問：「汾陽十八問還許辯驗也無？」師云：「疑則任舉。」士云：「如何是請益問？」師云：「山門八字開。」「如何是呈解問？」師云：「賣寶撞著瞎波斯。」「如何是察辯問？」師云：「前村水深多少？」「如何是投機問？」師云：「盲龜值木。」「如何是偏僻問？」師云：「不妨捏怪。」「如何是心行問？」師云：「縱火燒身。」「如何是探拔問？」師云：「也許你伶俐。」「如何是不會問？」師云：「我要個不會的。」「如何是縶擔問？」師云：「放不下，自領去。」「如何是置問？」師云：「不消一捏。」「如何是故問？」師云：「這一句從那裏來？」「如何是借問？」師云：「共你打葛藤。」「如何是實問？」師云：「我不瞞你。」「如何是假問？」師云：「且莫詐明頭。」「如何是審問？」師云：「吾今不再三。」「如何是徵問？」師云：「鈍置煞人。」「如何是明問？」師云：「切忌當頭。」「如何是嘿問？」師云：「啞卻汝口。」

止一侍者問：「如何是雲溪一句子？」師云：「朱雲流晚照。」進云：「其中人還受親近也無？」師云：「受。」進云：「恁麼則皎皎蘆花月，青青橘柚風也。」師云：「白羽送輕飆。」止作禮，師云：「且過一邊著。」

止一又問：「位豈不是明體？」師云：「是。」進云：「功豈不是明用？」師云：「是。」進云：「即如兼中到一位作麼生轉？」師云：「轉向功上來。」進云：「不共是功，功又作麼生轉？」師云：「轉向位上去。」進云：「功位是分不分？」師云：「分不分。」進云：「位功齊彰，卻成兩個了也。」師云：「一亦不立。」進云：「功位齊隱又作麼生？」師云：「莫話墮。」

問：「如何是妙唱非干舌？」師云：「月明初夜作麼生？」進云：「如何是死蛇驚出草？」師云：「濃粧淨洗作麼生？」進云：「如

何是解針枯骨吟？」師云：「花開劫外作麼生？」進云：「如何是鐵鋸舞三臺？」師云：「泥牛木馬作麼生？」進云：「如何是古今無間？」師云：「不落有無作麼生？」
僧問：「有一人徧身紅爛在荊棘林中，未審是什麼人？」師云：「賊。」進云：「誰人近得他？」師云：「不是賊。」
柴虎臣居士問：「如何是居一切時不起妄念？」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在妄想境不加了知？」師云：「漆桶不快。」「如何是於無了知不辯真實？」師云：「漆桶不快。」
吳錦雯居士問：「世尊初生，指天指地，卻是為何？」師云：「莫被這老漢鼓弄。」
喫飯次，居士問：「盡大地物是我自己，如何自喫自己？」師便奪卻。
敬菴居士問：「神通妙用，運水搬柴，祇這是，還別有？」師云：「我當時若見龐公，打折他脊骨。」士云：「何故如此？」師云：「老老大大，阿誰教你運水搬柴？」
趙梓木居士問：「鵓鳩樹上啼，過在甚麼處？」師云：「蒼天！蒼天！」士云：「動容揚古路，有甚長處？」師云：「龍蛇易溷，衲子難瞞。」士云：「一予一奪，卻是為何？」師云：「偏你不肯。」
僧問：「如何一喝是金剛王寶劍？」師云：「頭落也未？」「如何一喝是踞地獅子？」師云：「莫犯爪牙。」「如何一喝是探竿影草？」師云：「在你肚裏穿過。」「如何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你作麼生商量？」
僧問：「如何是先照後用？」師云：「共你打葛藤。」「如何是先用後照？」師云：「老僧眉毛長多少。」「如何是照用同時？」師云：「趁刀快。」「如何是照用不同時？」師云：「住持事煩，忘前失後。」
王鶴山居士問五宗同異，師云：「同則儘同，異則儘異。」士云：「畢竟如何？」師云：「不可喚眼睛作鼻孔，不可不喚眼睛作鼻孔。」
居士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曹操、王莽。」「如何是曹洞宗？」師云：「蘇秦、張儀。」「如何是溈仰宗？」師云：「白起、王剪。」「如何是雲門宗？」師云：「文成、五利。」「如何是法眼宗？」師云：「趙禹、張湯。」
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師云：「電掣雷轟。」「如何是曹洞宗？」師云：「珠迴玉轉。」「如何是溈仰宗？」師云：「鳥篆龍

文。」「如何是雲門宗？」師云：「風起雲屯。」「如何是法眼宗？」師云：「水落石出。」
僧問：「如何是信位？」師云：「眼中著屑。」「如何是人位？」師云：「泥塑木雕。」
問：「隱身三昧是死法？是活法？」師云：「雖是死蛇，解弄也活。」
僧問：「既是未容擬議主賓分，為什麼又須一喝？」師云：「賓主歷然，你作麼生擬議？」僧云：「朱點印開，為什麼不說三玄，只說三要？」師云：「不見道一玄具三要麼？」僧云：「闍黎即是老僧，為什麼分賓列主？」師云：「老僧自老僧，闍黎自闍黎。」僧云：「賓看賓，賓中賓，是同是異？」師云：「門外閒人不比遊閒公子。」僧云：「主看主，主中主，是異是同？」師云：「法身向上，豈徒啐啄同時？」僧云：「賓看主，賓中主，作何指歸？」師云：「客作漢從他奔走，須不是百草頭邊祖師。」僧云：「主看賓，主中賓，作何分別？」師云：「堂中人恁地指揮，也不是鬧市頭邊帝主。」僧云：「三玄分意句已懼支離，為什麼重申三訣？」師云：「換卻學人眼睛。」僧云：「四料揀，四照用，施設儘多，為甚麼四喝邊別開四句？」師云：「失卻師家鼻孔。」僧禮拜。
葉緯如居士問：「古人道：『不是旛動，不是風動。』畢竟是甚麼動？」師云：「葛藤不了。」
戴慎庵居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嶺上白雲深。」「如何是賓中主？」師云：「日輪正當午。」「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月落碧潭清。」「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玉殿蒼苔古。」
問：「雲門見陳操尚書，問：『非非想天，幾人退位？』操無以荅，當時合得一轉語。」師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止一侍者問：「古人道個何必，則云不必；道個氣急殺人，則云氣喘殺人。淆訛在甚麼處？」師云：「若不淆訛，爭勞垂問？」進云：「狙公賦茅，此意如何？」師喝云：「這猴子不知進退。」
問：「大通智勝為甚佛道不成？」師云：「坐道場故。」進云：「菩提樹下為甚佛道乃成？」師云：「法現前故。」進云：「前十小劫、後十小劫，為同？為異？」師云：「今年豈異去年？昨日不同今日。」乃云：「《寶鏡三昧》中引十劫觀樹為言。百丈云：『劫者，滯也。名為十成，取次承當，守住耽著。』九峰謂：『是染污，是斷絕，過十小劫方成回互。』古人藉教明宗，不妨指註無為即是正位。教有明文，一味老實頭，不知忌諱，語多觸犯，便乃斷絕，便屬染污。明中暗，暗中明，錦縫重重，機絲不斷，吹去萎花更雨新者，尋常覺海、義海、真如、涅槃，一齊丟向垃圾頭邊，

著著別有出身之路。他家謂之通一線道，活卓卓地，收放自由，佛法現前，不為分外。然雖如此，畢竟是有佛道可成麼？戴角披毛渾底事，漫持此語問曹山。」

解修居士問：「《五家宗派》謂法眼、雲門並出馬祖，何也？」師云：「丘符偽碑且不具論，即如兩家說法，多引石頭為言。巖頭與雪峰同師所著《綱宗》有云：『語忌十成，不欲斷絕；機忌觸犯，不欲染污。』大似參同回互之旨，夫豈強而合哉？玄沙出雪峰下，亦云：『中興石頭之宗，未聞馬祖也。』《僧寶傳· 序》謂：『臨濟、溈仰出自南嶽曹洞，雲門、法眼出自青原覺範。向侯延慶親口言之，豈得因張商英死活不同，一疑更易祖牒？』吁！世多盲人，可笑也。」

陳慎旃居士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門外草青青。」「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塵埃見天子。」「如何是主中賓？」師云：「玉宇覆寒雲。」「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蒼煙埋石虎。」

僧問：「如何是敲唱雙行？」師云：「一曲兩曲無人識。」「如何是金鎖玄路？」師云：「這邊那邊。」「如何是不墮凡聖？」師云：「燈籠緣壁上天台。」「如何是即物契神？」師云：「你喚甚麼作物？」僧禮拜，師云：「且緩緩。」

僧問：「古人道：『正中偏是奪人不奪境，即主中賓亦云理無礙。』是否？」師云：「荷葉團團團似鏡。」「『偏中正是奪境不奪人，即賓中主亦云事無礙。』是否？」師云：「菱角尖尖尖似錐。」「『正中來是人境兩俱奪，即主中主亦云理事無礙。』是否？」師云：「風吹柳絮毛毬走。」「『兼中至是人境兩不奪，即賓中賓亦云事事無礙。』是否？」師云：「雨打梨花蛺蝶飛。」「即如兼中到一位又作麼生？」師云：「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口處。」

有老宿至，偶述《智證傳》至《瑜伽師地論》云：「分別曾所更，非曾亦分別，昔年有個理會處。」師云：「過去事已過去了，未來不必預思量，莫作如是解耶？」宿云：「是也。」師云：「囫圇說道理儘好，於本文順釋即不得。」宿因請消文，師云：「教家以分別為意識。曾所更者，所謂帶質境也；非曾者，所謂獨影境也。獨頭意識如騎虎入蟻穴，曾所未更，然總之不離意識。《楞嚴》云分別影事。蓋無始領納，塵質雖銷，影藏阿賴，故云：凡分別者，必曾所更。雖所未更，亦屬分別，但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分別識亡，平等智顯，蓋現量時非比量所及也。教理云然。」宿稱善。

寶壽和尚舉大慧格物語云：「明皇揮劍，閻州守頭落。昔先寶壽舉問願菴兄及室內諸兄，語未契機，某當時一言投合。」師因詰之，

壽云：「明皇若見是畫像，即不揮劍了也。」師云：「某拈此則語又且不然。」壽因詰之，師云：「明皇是殺人刀，大慧是活人劍。今人只顧說道理，當日大慧若唱綿州巴歌時，卻又作何等道理會耶？饒你十二分理會，說到蔡順噛指，周暢歸田，麒麟鬥而日月食，鯨鯢死而彗星出，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總只是個格物的道理，要會他物格也太遠。在當時，妙喜掉轉船稍，劍起頭落，世間良馬見鞭影而馳，劍去刻舟，不是好手。不見道：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要會一貫，兩個五百麼？」壽撫掌
問：「隨流得妙，不失其宗。海門國裏紅輪流而不返，還得妙也未？」師云：「日日廣陵濤。」
問：「瘞鶴銘是王羲之寫，有的道陶弘景書，真偽莫辨，以訛傳訛何日了？」師云：「不妨疑著。」
問：「白雲影裏怪石露，故遭雷轟；流水光中古木新，阿誰瞧得？只饒瞧得，也是弄影漢。著實處道將一句來。」師云：「勘破了也。」
問：「瞭高臺占卻雙峰頂，可謂得地，為甚麼又東倒西歪？只是扶豎不起。」師云：「莫眼花。」
問：「既是樵山，又無柴燒，煙火種從此熄矣。冷灰裏的豈幾時得爆？」師云：「多謝記掛。」
問：「洞山謂：『枯木堂前，時時九夏。』若然，則露柱也須汗出，腳磉石因甚沒點煖氣？逐日死燉燉的，還體得從上事麼？」師云：「泥牛昨夜吼春風，你還見否？」
問：「焦公三召不出，留得清風鎮海山，良非虛語。祇如西馬頭、蝦蟆石從不出窟，作何品題？」師云：「問取東村王老。」
問：「海不揚波，秋水澄澄映碧，這般境界也似可觀，為甚麼喚作生死岸頭事？」師云：「不是弄潮人，空在磯邊坐。」
問：「篆文無口，款式不靈。博古圖中不收。焦山寺裏鼎面上一行字，甚不清楚，如何定款？」師云：「這骨董且安放著。」
問：「渡生船雖解逐浪隨波往來，遭人踐踏，載過無數人，寧有幾個知得柁柄從來不著實？」師云：「今日卻遇逆風。」
周敷文居士問：「如何是荷葉團團團似鏡？」師云：「張公大谷梨。」「如何是菱角尖尖尖似錐？」師云：「梁侯烏椑柿。」「如何是風吹柳絮毛毬走？」師云：「周文弱枝棗。」「如何是雨打梨花蛺蝶飛？」師云：「房陵朱仲李。」又問：「畢竟如何？」師云：「趙錢孫李，周吳鄭王，馮陳褚衛，蔣沈韓楊。有一句子，能殺能活，有照有用，若人辯得，許你親見雲溪。」
澗梅居士問：「女子出定話，大慧頌云：『文殊與罔明，喪卻窮性命。』其意云何？」師云：「天童拈云：『還知老瞿曇性命在我手

裏麼？』你作麼會？」
東山晴和尚問：「雪峰鱉鼻蛇，玄沙為甚卻云：『須是稜兄始得。』」師云：「一夥弄蛇漢，提他怎的？」旁僧請益，師云：「三佛侍五祖，當時還有優劣也無？法眼捲簾，趙州勘二庵主，你尋常作麼生會？」
僧舉清涼荅復禮真妄偈請益，師云：「你作麼會？」僧云：「本淨本不覺，由茲妄念起。是言本來清淨，只因不覺，故妄念起耳。」師云：「錯！錯！」僧云：「奈何？」師云：「淨本不覺，不覺本淨，真妄同原，一時俱起。《楞嚴》謂覺明為咎，正指此耳。人知去妄存真，不知全真是妄，知見立知，即無明本，膠膠擾擾，長此安窮？能迷的是我，所迷的是物，心由境立，境逐心生，內獼猴、外獼猴，展轉相呼，呼個不徹，求其相似，豈可得耶？」乃呼僧近前，拊僧背一下，云：「上座！你要求相似麼？咄！莫妄念好。」
東山和尚譚次，偶舉：「曹山渠我偈，山云：『渠如我是佛，我如渠即驢。』分明是三墮面目。」師云：「諸方作三無差別解說了也。」「山云：『背上毛。』有者道：『背上無毛作麼生？』」師云：「背上旋毛，人孰不曉？祇因人認定個借黑權正，以白表偏，作死法解。如認定背上旋毛，便作陰陽太極解，還許他具眼麼？當日龍馬負圖，以象示意，癡人說夢，怎的！怎的！」
陳無逸居士問：「斬貓公案意旨如何？」師云：「當時南泉不曾斬貓。」士舉似他僧，僧云：「此是作家人語。」士復舉似師，師云：「居士莫被此僧瞞卻。」
楊士虞居士問溈仰宗，師云：「遠寺撞疏鐘。」問臨濟宗，師云：「兩陣決雌雄。」問曹洞宗，師云：「言語擅雕龍。」問雲門宗，師云：「夜半日頭紅。」問法眼宗，師云：「簾外杏花風。」
僧問：「借之為言，一色邊事耳。如何是借？」師云：「從模脫出。」進云：「力在逢緣不借中。如何是不借？」師云：「就裏掀翻。」進云：「若還借，借終不妙。如何是借借？」師云：「光影未亡。」進云：「紙衣道者不借借。如何是不借借？」師云：「回途得妙。」進云：「古人又道：『全超不借借。』如何是全超？」師云：「這裏沒話會分。」
僧問：「臨濟云：『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有僧禮拜起便喝，濟亦喝，僧又喝，濟又喝，僧禮拜，濟曰：『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為伊卻解一喝不作一喝用。』又華嚴陞座亦云：『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時守廓侍者出眾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又喝，廓禮拜起，顧眾曰：『這老漢一場敗闕。』臨濟、華嚴是同是異？」師云：「要見臨濟即易，要見華嚴即難，臨濟面上刺兩行字，華嚴暗裏掘個萬丈深坑。」

僧舉莊上喫油餈話求著語，師云：「賊！賊！有正賊，有旁賊。」
僧舉國師喚侍者語請益，師云：「我當時若作侍者，但作禮云：『和尚珍重。』」
僧問斬貓話，師云：「趙州爭救得貓兒？」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我當時若在，但哭蒼天而出。」
止一舉雪峰辭洞山話，問云：「當時雪峰何以無語？」師云：「上座作麼生？」止云：「某甲若作雪峰，待洞山云：『既是不識，為甚知他無面目？』便與道個灼然。」師云：「恁麼又爭得？」止云：「和尚作麼生？」師云：「我當時作雪峰，但云：『和尚見他有分。』」
止一舉曹山到烏石話，問云：「若言我道，即啞卻我口；若言我不道，即禿卻我舌。曹山舉似洞山，山深肯之。當時洞山不肯，待作麼生？」師云：「子有恁般長處。」止云：「我當時若作烏石，待曹山再問時，便亂棒打出，管取一場懨懶。」師云：「若恁麼，又爭得？」
師因閱《智證傳》，問眾云：「寂音以雲門三句為解秦時鍍鑠鑽，還明得雲門意否？」止一云：「錯會不少。」師云：「如何是寂音錯會處？」止云：「何不向拓開處明取？」師云：「果然，果然。」
東山晴和尚舉翠巖眉毛話未竟，適龍門懷姪至，請問。師云：「晴兄舉翠巖眉毛話，當時雲門云：『關。』雪竇頌云：『關字相酬，失錢遭罪。』且道雲門關字，意在于何？雪竇失錢遭罪，在主家說，在賓家說？」諸人無對。師拍案一下，起云：「今日東山和尚失錢遭罪。」
龍門問：「婆子燒庵話，謂諸方扶起這僧，是何眼目？」東山云：「這僧也不得無過。」師云：「和婆子一齊打赶。」東山云：「當時兄作這僧，畢竟別有長處。」師云：「當時但隨手一掌。云：『勘破了也。』」
龍門問莊上喫油餈話，師云：「西遯道人卻有眼目解說，這莊主一撥便動，諸方呆睜睜地看了幾多年。」
龍門問德山托缽話，師云：「先老人頌云：『三年活，最參商，令人錯憶修文郎。』山僧亦曾拈得，且如三年後德山不示寂又作麼生？蒼天！蒼天！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門云：「末後句何不舉出？」師云：「蒼天！蒼天！」時東山和尚在座，乃大笑。龍門又云：「昔有老宿頌云：『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獨饒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咄！末後句不在裏許。』此頌如何？」師云：「道即太煞，且只道得一半。」

僧問：「浮山九帶應具十數，如何是那一帶？」師拈起衣褶云：「在這裏。」僧云：「莫便是麼？」師云：「劍去久矣。」
施食次，楊自西居士問：「啟口觀門總表一心法界，是否？」師云：「好端端一個心，為甚見神見鬼？」士云：「無心莫便是麼？」師云：「也不得同於木石。」
沈亞斗居士問：「正偏黑白是陰陽黑白否？」師云：「別黑白，定一尊，是秦皇語？是李斯語？」
王鶴山居士問：「如何是無住生心？」師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士云：「畢竟如何？」師云：「住了也。」
僧問：「五位既有君臣，何勞又立王子？」師云：「臣奉君，子順父，語本分明。」進云：「君臣明甚麼邊事？王子明甚麼邊事？」師云：「一邊是建立門頭，一邊是紹述分上。」
鄒叔夏居士問：「如何是正中偏？」師云：「窮相大光錢。」「如何是偏中正？」師云：「獼猴彰古鏡。」「如何是正中來？」師云：「金殿破蒼苔。」「如何是兼中至？」師云：「木馬嘶風處。」「如何是兼中到？」師云：「龜文絕朕兆。」
孫宇台居士問：「如何是向？」師云：「召問宣室。」「如何是奉？」師云：「鵠立通明。」「如何是功？」師云：「帝力何有？」「如何是共功？」師云：「涿鹿版泉。」「如何是功功？」師云：「玄珠赤水。」
汪魏美居士問：「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鉤弋宮中。」「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滹沱村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建武永平。」「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納麓用圭。」「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循蜚疏仡。」
問：「慈明室中橫刀水盆，旁置草鞋，是何意旨？」師云：「我當時若見，便與趯倒。」進云：「冬日榜僧堂，將謂別有。」師云：「鈍置殺人。」
侍者止一問：「忠國師云：『欽師猶被馬師惑。』是否？」師云：「汝作麼生會？」者云：「當時南陽太煞。」師云：「賴女證明。」
心周大師問：「如何是剎竿頭上煎餽子？」師云：「何不問三個猢猻？」
應嗣寅居士問：「《法華經》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如何是此一事？」師彈指。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云：「露重花繁。」「見後如何？」師云：「霜寒木落。」
關六鈐居士問：「同時一喝，如何是賓主歷然？」師云：「我不敢欺于汝等。」

爾思大師茶次，舉洞山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語為問，師云：「我有一語要問老兄：疏山造壽塔，兄作麼生會？」思未荅，師遽起去。次早，思向師謝，師乃笑。

嚴陶庵居士問：「三玄三要，辯者紛紛，未知孰是？」師云：「一句三玄，一言三要，既云一句，居然可知。古塔主分句中玄、意中玄、體中玄，浮山遠、圓悟勤皆仍其說。蓋汾陽頌法界廣無邊，即謂之體中玄可；釋尊問阿難，即謂之句中玄可；直出古皇前，即謂之意中玄可。然嘉州即是陜府，陜府即是西河，大象不是銕牛，銕牛不是獅子，是三是一，句下全該，重陽、菊花，明明標準，未嘗截然三句也。宗門中巖頭三句、雲門三句、玄沙三句，各有頭腦。古塔主初未嘗以三玄旨訣硬配玄沙，覺範特地差排，也是按牛頭喫草，幻寄辯之詳矣。最可笑者，以汾陽頌子割裂成文，謂三玄三要事難分句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句頌意中玄，一句明明該萬象句頌句中玄，重陽九月菊花新句頌體中玄。他人信之，聚頭傳說，汾陽意果如是耶？又說重陽一玄、九月一玄、菊花一玄，直堪噴飯。覺範又將石頭《參同契》前後割裂，配體中、句中、意中，尤為錯誤。青原、南嶽各有綱宗，不妨分合異同，彼此各見。賓看賓，主看主，賓看主，主看賓，要且不是。賓中主，主中賓，賓中賓，主中主三玄，要且不是。五位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一位纔彰五位分，何嘗不同鼻孔？然將五位扭合三玄，只便不得，何況《參同》歷歷，首尾成文，明暗正偏，自有綱要。將他言語割裂支離，不惟唐突石頭，抑且埋沒臨濟。覺範平常最喜割裂，然卻有理路。至于割裂《參同》，則理路亦說不去，正與割裂汾陽頌子一例看承，徒足取笑。蓋三玄之錯，錯在割裂言句，誤解三玄，非謂一玄、二玄、三玄便是錯也。若會他古人旨趣，即謂是體中、句中、意中，亦無不可。若死向體中、句中、意中下個註腳，刻舟求劍，已六差遲，何況背理迷文，轉失轉遠。去聖時遙，顢頇穿鑿，病有兩般。要會他臨濟三玄，須向一句下直捷會去。」

張旦公居士問：「五位君臣，古人作兼中至，《智證傳》作偏中至，近世或仍覺範作兼作偏，未知孰是？」師云：「覺範謂正中來始解安身，偏中至方成唱和，只此二語，已矛盾了也。蓋五位是圓的，不是方的，是一位一位轉進去的，不是一東一西轉出來的。正中偏時，猶有正在，故稱昔嫌；偏中正時，猶有偏在，故罪認影。至正中來一位，無中有路，已證理事無礙法門，他卻從正位中自有一個出身，南泉謂解作活計是也。此處不得說正，不得說偏，故曰兼也。正偏兼帶，義取於此。兼中至是兼帶分中的這一邊，兼中到是兼帶分中的那一邊，從這邊到那邊，步步轉卻。雲居謂頭頭上彰，物物上顯，祇喚作了事人，不名尊貴。須知尊貴一路自別，方

為向上，方始到家，淺深次第，自是其然。向正中來後，反列偏中至一位，這裏作麼生轉？曹山不云乎？偏者，臣也，事也。子不順而非孝，臣不奉而非輔。偏且作麼生至耶？覺範解疊三變五，穿鑿易象，將正中來、偏中至卻放在前，正中偏、偏中正卻移在後，足顧居上，手顧居下，有是理耶？其不足信明矣。」

問：「王子配君臣，是否？」師云：「君臣、王子，總是藥山家風。王子有外紹、內紹，臣種、王種，則猶君臣也。當時即不必配，配亦儘得，但不得錯亂配合，如舊刻《人天眼目》，失他從上樞紐，惑亂後人耳。九峰耑明王子，曹山耑明君臣，自是祖禰不了。蓋石霜、九峰，曲暢綱宗，總歸曹洞，如巖頭末後句，總歸雪峰也。君臣、王子有異乎？君表正也，臣表偏也，但言君臣，已具父子，此中尊貴，不言可知。王子單明種、紹，言臣不言君，言子不言父，順父奉君，同時妙密。君臣猶涉功勳，父子不涉功勳，故君臣言功，王子不言功也。有君臣，又有王子，回互之旨，卓卓全彰矣。」

問：「轉位轉功，作何分曉？」師云：「位猶經也，功猶緯也。舉一必雙，言經有緯。步步轉，著著轉，這裏不容坐地。若道是用，又近體邊；若道是體，又在用邊。水上按葫蘆相似，直饒著力不得。古人云：『向去的人，玉蘊荊山；卻來的人，紅爐片雪。』猶是途路邊事。待得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這是什麼時節耶？也須親到始得。」（又云：「轉功就位，是正中來一位事；轉位就功，是兼中至一位事。莫錯！莫錯！」）

嚴顯亭居士問：「天皇出石頭，天王出馬祖，是否？」師云：「丘、符二碑，全然影響。祇因張無盡好奇，硬將臨濟、德山扭做一塊，殺活不同，錯認死活不同，打地打天，劈空造出。殊不知荊州天皇雖嗣石頭，兼師馬祖，《傳燈》所載，歷歷不誣。覺範勒歸馬祖，萬松辯之在先，所謂無恥小人，冒名不是者也。德山塔銘，備詳世系，自青原、石頭、天皇、龍潭，彰彰不爽，今現在武陵善德山。萬曆乙卯歲，郡人楊鶴識之，蒼苔剝蝕間，鍾伯敬賦詩以紀其事，可考也。且德山是天皇嫡孫，雲門是雪峰嫡子，欽山問德山：『天皇也恁麼道，龍潭也恁麼道，未審和尚作麼生道？』德山云：『你試舉天皇、龍潭的看。』雪竇拈古，圓悟再評，未聞改天皇為天王也。雲門至僧堂中，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問：『作麼生是不回互？』門以手指云：『這個是板頭。』僧又問：『作麼生是回互？』門云：『喚甚麼作板頭？』以至巖頭同死同生，羅山謂雙明雙暗，雪竇拈古亦稱明暗雙雙，地藏、法眼並表回互法門，歷代以來，同祖石頭等無有異。果如無盡

所擬，須將他雲門、法眼兩支宗眼一齊抹殺，德山下一班尊宿還甘麼？烏有先生、無是公不足信矣。」
問：「洞宗自長蘆了、天童覺、自得暉以後，無大顯者。青州萬松而下，更有何人？」師云：「續略所載，宋元來且不具論。即如雪軒成禪師，字鷲峰，出世萊州之智藏寺，萬指圍繞。洪武間，住持天界，賜金襴袈裟。高皇作詩贈荅，有『不荅來詞許嘿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來數歲年』之句。永樂中，詔往日本，御製詩章送之，有語錄行世。入滅，舞鶴翔空，煙所及處，舍利無算，載在世典可考也。承前啟後，代有其人，廩山大覺，不為無本。」
蘭生居士問：「曹山是洞山之子，何以不稱洞曹，卻稱曹洞？」師云：「曹山志慕曹溪，尊曹溪，故稱曹洞。今人杜撰稱洞曹者，非也。」
僧問：「如何是法身佛？」師云：「離朱目渺。」「如何是報身佛？」師云：「帝釋形勞。」「如何是化身佛？」師云：「莫隨他哄弄。」進云：「恁麼則三身一身也。」師垂一足，云：「是甚麼？」
趙梓木居士問：「弟子閱《楞嚴》，至『且日照時既是日明，十方世界同為日色，云何空中更見圓日？』順文難消，乞師開示。」師云：「如文順釋，本自了然。譬如阿難不見阿難，人縱目明，終不自見其面。今既十方世界同為日色，反觀空中，何更見圓日耶？此明照不生於日，蓋可知矣。又世界是所照，日是能照，日與世界能所宛然，終不並將世界指名為日，此明照不必盡生於日，益可知矣。以日輪本空，明無自性故也。時解翻作一轉，謂只應十方世界同為日色，語亦尖新，余所不取。」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可是坐斷白雲宗不妙麼？」師云：「你且道大通智勝有過無過？」僧云：「無過。」師云：「既是無過，為甚麼不成佛道？」僧無語。止一至，師問：「為甚不成佛？」止云：「太尊貴生。」師休去。
師與白巖、南山、寶壽茶次，偶舉雲巖祇這是話，白巖云：「有作洞山沉吟，有作洞山嘿然，大須別白。」師云：「《景德傳燈錄》本云洞山良久，非雲巖良久也，作沉吟嘿然者並失。」南山云：「畢竟傳訛自何而始？」師云：「傳訛自寂音始，寂音作《智證傳》，改良久為沉吟，後來因之，莫從考正也。」白巖云：「《會元》亦作沉吟，何也？」師云：「《會元》成于淳祐以後，《智證傳》成于建炎以前，寂音傳訛，《會元》未能深辨耳。」寶壽云：「此話先師曾為舉出，先師室中嘗語余曰：『雲巖祇這是，洞山嘿然，即良久也。蓋洞山悟無情說法，豈於祇這是一語尚沉吟未徹

耶？』高峰頌：『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原來是這漢。』當時固已十分，至枕子落地時，方是末後一著耳。洞山過水逢渠，亦猶枕子落地也。雲巖云：『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從來肯諾不全，個裏莫教錯會。』」白巖、南山乃共稱歎。師云：「是！是！」僧問：「和尚近設十約，是否？」師云：「是。」僧云：「還許學人擬問麼？」師云：「有問則對。」僧云：「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和尚何以不受請？」師云：「掩室摩竭。」僧云：「宗教雙通，車輪鳥翼，和尚何以不赴講？」師云：「經有經師。」僧云：「治世語言，深說實相，和尚何以不談外典？」師云：「吾無隱乎爾。」僧云：「咳嗽掉臂，無非佛事，和尚何以不為詩文？」師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僧云：「財法二施，等無差別，和尚何以不募緣？」師云：「生怕著賊。」僧云：「入廛垂手，具大慈悲，和尚何以不入城？」師云：「翫水遊山。」僧云：「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和尚何以不畜童行？」師云：「老僧無伴侶。」僧云：「凡聖交參，權衡有主，和尚何以不問諸方是非？」師云：「耳聾。」僧云：「塵塵剎剎，皆現本來，和尚何以不言塵俗？」師云：「口啞。」僧云：「覓女人相，了不可得，和尚何以不見女人？」師云：「卻值老僧不在。」僧禮謝。

誰菴問：「空豁豁地時如何？」師與一掌，菴不覺伏膺，云：「古人道：青天也須喫棒。」師又與一掌。菴去半月後復來，師云：「近日菴中作麼生？」菴云：「無物祇對和尚。」師云：「汝會耶？」菴云：「九上洞山，事不獲已。」師云：「原來不會。」

誰菴參，師設問云：「如何是轉功就位？」誰云：「須防踏殺天下人。」又云：「月到天心，風來水面，大好一個消息，諸人作麼生鑒？」誰云：「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門閣透長安。」又云：「明中有暗即不問，如何是暗中明？」誰云：「十畝篩金。」又云：「賓主睦時全是妄，君臣葉處正中邪，作麼生轉身就父？」誰云：「崑崙騎象鷺鷥牽。」又云：「一馬生三寅，此理如何？」誰云：「非驢所堪。」又云：「土地公公向鄭十三娘道個甚麼？切須解聽。」誰云：「聾。」又云：「通身是病，直須痛下針錐。」誰云：「炙豬左膊上。」又云：「古人道：『我到這裏卻不會。』還是會了不會？還是不會不會？」誰云：「向這裏滅卻。」又云：「承當擔荷，切須轉卻。無承當擔荷如何？」誰云：「橫挑日月。」又云：「世尊不說，迦葉不聞，三千里外，別行一路。」誰云：「臺山婆子不識。」又云：「春到寒食四十五，此語還諦當麼？」誰云：「面目一般。」又云：「五位王子是明甚邊事？」誰云：「莫令太上蒙塵。」又云：「桃花風雨，是處殘紅，作麼生避得？」誰云：「風飄萬點正愁人。」又云：「石烏龜生子，撲地高

飛，過在甚麼處？」誰云：「水牯牛解得。」又云：「從來被汝等熱瞞。覿面相逢，也須一一勘過。」誰云：「北斗面南看。」又云：「不得向這裏躲根。一棒一喝，還我個親切句。」誰云：「與麼與麼。」又云：「九年面壁，當為何事？」誰云：「瞎。」又云：「老僧持不語戒，同道者須知。」誰云：「一個霹靂天下響。」師云：「玉石不分，金鈕未辨。」誰云：「請師荅。」師別為語示之。別第一語云：「白雲飛片片。」別第二云：「似則似，是則未是。」別第三云：「離朱刮目。」別第四云：「朝來更獻楚王看。」別第五云：「大悲院裏有齋。」別第六云：「獼猴八道場。」別第七云：「放下著。」別第八云：「水牯牛辨得。」別第九云：「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別第十云：「氣急殺人。」別第十一云：「紙灰飛作白蝴蝶。」別第十二云：「看取五陵公子。」別第十三云：「壓紐者且置。臨常山襲代，誰是其人？」別第十四云：「莫教帶累老僧。」別第十五云：「不妨仔細。」別第十六云：「第二杓惡水便不堪也。」別第十七云：「敗。」別第十八云：「不勞久立。」誰復謝云：「不因和尚，爭見汾陽。」師大笑。

僧問：「阿羅漢結習已盡，為甚麼卻被火燒？」一僧云：「燒取舍利。」一僧云：「劫灰未滿。」一僧云：「南嶽遊山。」三人同質于師，師云：「各與二十拄杖。」因請師下語，師云：「我沒閒工夫。」

問：「五位君臣自曹山始否？」師云：「臣奉君，子順父，《寶鏡》先之。洞山立五位王子，分內紹、外紹。」僧問：「九峰承古有言：『內紹則王種，外紹則臣種。』王種、臣種，君臣五位宛然矣。固知五位君臣不自曹山始也。曹山妙德尊寰宇五段，就話荅話，不配正偏五位。今以妙德尊寰宇五則列為五位君臣者，未深審耳。」

問：「無盡謂德山、洞山垂手處殺活不同，是有見否？」師云：「托缽公案，無盡一生咬嚼不破；巖頭一拶，信知句裏藏鋒。至德山低頭歸方丈、雪峰低頭歸庵，恁般垂手處，無盡總未見得，徒將德山棒、臨濟喝扭做一團，自謂宗門眼正。殊不知德山、洞山同出石頭，總名回互，不是夔公，大難承當。一個牽犁、一個拽耙，同耶？異耶？無盡見他古人道：『洞山下則可，德山下未肯相許。』被他古人熱瞞矣。」

周子來居士問：「如來現今成佛否？」師云：「不成佛。」士云：「一切眾生成佛否？」師云：「成佛。」士云：「和尚作麼生？」師云：「老僧不在裏許。」

僧問：「《人天眼目》以人境照用配五位，今人謂非明安語，是否？」師云：「人境照用是四句，五位是五句，原不必配。若在過量人分中，橫拈豎弄，無所不可。郢陽格外提持，故雜錄中有此一節，特表兼中到一位，最尊最貴，不落諸家。前四位不妨配四句耳，謂古人有定法耶？」
吳岱觀居士問：「如何是君？」師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又問：「如何是臣？」師云：「實際理地，不受一塵。」
僧問：「十方無碧落，四面亦無門，任運騰騰，為甚麼大悲殿前一片地踏不著？」師云：「理合如是。」
問：「參學人貴圖見性，然見性後釋迦、彌勒猶是他奴，即今為甚向奴禮拜？」師云：「還我主人公來。」
問：「現前一心，本具千法。如何是一心？」師云：「苕帚椗。」
問：「真常獨露，遍界難藏，試道個真常看。」師云：「今日不向你道。」
室中垂問云：「雁過長空，影沉寒水，水無留雁之意，雁無遺影之心，是明空一邊事，是明色一邊事？」自代云：「兩眼對兩眼。」
又問：「樹彫葉落，秋滿霜林，還有不壞者麼？且道承誰恩力？」自代云：「土地公公。」
又問：「古人道：『東山水上行七十二峰，為甚麼苕溪不渡？』」自代云：「正好疑著。」
室中垂問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為甚那由他劫承事供養無空過者？」自云：「寶髻如來當面，大眾作麼生避他？」
問：「寶蓮香比丘尼現入地獄，為甚七佛偈都說罪皆空？畢竟順行的是、逆行的是？」自云：「是則龍女成佛，非則善星墮陷。要知此事，須問曹山。」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有作候白候黑，有作猴白猴黑，還是候不是，猴不是？」自云：「一總不是。」
問：「泥牛吼月，木馬嘶風，為甚石獅子終日呆椿椿，不曾見他作舞？」自云：「燈籠緣壁上天台，撞著劉郎、阮郎，嫌他不唧溜哩。」
問：「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為甚老僧婆婆和和要做放生會？」自云：「生殺總在和尚。」又云：「性命在別人手裏。」
問：「開化亭邊潮神惡發，攪得千金池上魚龍一夜不安。土地公公向老僧討個護身符子，老僧與他即是，不與他即是？」自云：「雲溪拄杖大沒主張，也不合隨他起倒。」
問：「橋流水不流？觀音橋順流而去，直走到北海岸邊，為甚守關人不報？」自云：「一人傳虛，千人傳實。」

問：「黃鶴樓崔顥題詩，千佛名經有個節目，休文八詠還許作話頭領會也無？」自云：「某甲早來拈韻，卻忘了一東二冬。」
問林處士：「梅花移植在西溪左側，冷澹異常，幾時得黃梅果熟？」自云：「杏花村轉灣落北。」
問：「虎跑泉最是清涼，為甚善飲的人不除口齒之疾？莫不是古澗寒泉不從口入麼？」自云：「趙州老漢若是到來，某甲也只扣齒三下。」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七

弟子性廣智育編

勘辯

澗梅、止一侍立次，師驀問澗梅云：「趙州庭前柏樹子，意旨如何？」梅云：「祖師西來意。」師云：「儱侗禪和。」次問止一云：「覺鐵嘴云：『先師無此語。』還明趙州意否？」止云：「若不明趙州意，爭解恁麼道？」師云：「倚墻傍壁。」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問眾云：「這僧問處是同，乾峰、雲門荅處是異，且道二老漢還有差別也無？」一僧云：「兩個老漢也只荅得一半。」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一喝，師云：「莫亂統。」

舉乾峰、雲門薄伽梵話，師云：「一個解收不解放，一個解放不解收。」語未竟，澗梅驀問云：「和尚道得麼？」師云：「放汝三十棒。」梅禮拜起，復云：「畢竟不收不放一句作麼生道？」師云：「嶺上梅傳春信早，溪邊雲染夜光寒。」你續下句。梅禮謝。

舉風穴在郢州衙內話，問侍者止一云：「當時你作盧陂，待他道：『卻嗟蛙步輾泥沙』，便作麼生？」止云：「向道：『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云：「穴便打，又作麼生？」止云：「和尚慣得其便。」師云：「穴又打，作麼生？」止云：「當時禮拜了便出。」師云：「這有頭無尾漢。」

舉南泉與歸宗、麻谷禮忠國師話，問止一云：「不得向圓相中坐，不得作女人拜，你當時作麼生？」止云：「當時抹卻圓相便回。」師云：「南泉忽來把住，又作麼生？」止云：「當時好與一掌。」師云：「太麤生！」止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我當時但目同行云：『好意去禮國師，合伴不著。』」

有僧自靈隱至，師云：「飛來峰夜來倒卓，撞碎冷泉亭，驚殺了金沙灘前馬郎婦，上座可曉得麼？」僧云：「怕沒有這般事。」師打云：「瞎漢！」僧云：「也不得草草。」師云：「一任舉似諸方。」

講師至，師云：「法師為眾竭力。」講云：「和尚何得尊己卑人？」師云：「老僧婆婆和和，造了多少口業？」講云：「也要大家證明。」師云：「幾乎錯喚你作法師。」講云：「不敢。」師云：「作家那？」

居士參，纔登岸，師云：「蘆花飛兩岸，秋月滿平陂，何不道取一句？」士云：「鷺鷥立雪非同色。」師云：「咬人矢橛不是好

狗。」士云：「卻請和尚道。」師云：「裏面坐了喫茶。」
僧自盧山來，師云：「五老峰前好個消息，上座在彼幾時？」僧云：「水簾洞邊，經冬過夏。」師云：「東林西林，幾人夢遊不得？還念彼中麼？」僧云：「和尚去時，某甲提鞋挈杖。」師云：「去即要去，還有一人不肯行。」僧云：「情知和尚不輕舉足。」師云：「你作麼測量老僧？」
僧禮拜次，師云：「見說上座受人缽袋子，是否？」僧云：「覿面相呈。」師云：「我正要覿面的，借來看看。」僧云：「噇？」師打一掌，云：「缽袋破了也，羞也不識。」僧無語，師云：「恁地可憐。」
僧問：「毛吞巨象即不問，如何是芥內須彌？」師云：「薔薇穿蛺蝶。」進云：「恁麼則龍袖拂開全體現也。」師云：「且莫詐明頭。」僧禮拜，師喝退。
僧問：「曹溪話月，雲門指月，如何是真月？」師云：「老僧粗識好惡。」僧云：「即如雲巖豎掃帚，意旨如何？」師云：「還要第二杓惡水那？」僧云：「作家宗師。」師云：「不勞讚歎。」
僧問：「塗毒鼓，聾人不聞，請師別行一路。」師便打。進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連打兩棒。進云：「今日也知令不虛行。」師云：「不是患聾，祇是患瞎。」
僧問：「語嘿涉離微，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云：「泥龍踏破洲前月，玉鳥啣將嶺上花。」僧禮拜，師云：「且去。」
居士問：「煉石補天，劫火洞然，還壞不壞？」師云：「問取封后先生。」士云：「太極未分前，且這一著從何安立？」師云：「畫蛇添足了也。」士云：「有語的顯個無語的，何不大家合取？」師云：「你啞即甘，爭教他人無口？」
放生次，問僧：「放卻多少了也？」僧云：「十萬八千。」師打一掌，云：「是你恁般躲閃。」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取一句。」師云：「跛鱉出頭來。」僧云：「情知。」師云：「猛虎不食伏肉。」僧一喝，師云：「好喝，太多生！」僧拂袖出，師不顧。
止一問燒木佛話，師云：「當時你作院主，待作麼生？」止云：「某甲便同伊向火去。」師云：「也合鬚眉墮落。」少頃，伊人入，師問云：「適來侍者問燒木佛話，你當時若作院主，待作麼生？」伊云：「再拿兩尊燒也得。」師云：「也合鬚眉墮落。」澗梅聞舉，云：「二公被丹霞轉了也。」師云：「也合鬚眉墮落。」問止一侍者云：「洛浦道：『先師有言：「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那句是賓？那句是主？汝作麼生會？」者云：「到即不點，點即不到。」師云：「儱侗禪和，如麻

似粟。」者云：「和尚又作麼生？」師云：「我與古人有甚讎隙？」
澗梅問：「百丈一哭一笑，是同是別？」師云：「少賣弄。」梅隨呈一偈云：「哭時也好，笑時也好，四面觀音，一齊放倒。」師驀豎拳云：「這個礑？」進云：「也須放倒。」師云：「孟八郎漢。」
室中舉離四句絕百非話，伊人著語云：「自從勘破伊人後，直至如今不見蹤。」師云：「是誰勘破？」進云：「不識。」師云：「死漢！三十棒自領去。」
樹羅呈國師勘大耳三藏頌，師云：「囫圇吞棗子，有甚用處？當時大耳三藏不但第三度不見國師，前兩度早被國師瞞卻了也。」樹踴躍作禮，師云：「上座莫被國師瞞。」
僧參，禮拜起便喝，師云：「成群逐隊野狐精。」僧又喝，師云：「連喝兩喝待如何？」僧拂袖出，師云：「敗也，敗也。」
僧參，入門便喝，師便打，僧又喝，師云：「三喝、四喝後作麼生？」僧無語，師又打。
入室次，師指一僧云：「道！道！」僧便喝，師云：「錯！」僧又喝，師云：「錯！錯！」僧又喝，師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僧禮拜，師便打。
僧參，師問：「那裏來？」僧云：「臨平來。」師云：「臨平湖石鼓在否？」僧云：「在。」師云：「容老僧擊鼓作聲麼？」僧擬議，師便打一掌，云：「問了好打。」
僧參，師云：「那裏來？」僧云：「顯聖來。」師云：「在彼中多少時？」僧云：「一年一度。」師打，云：「好好問，你不實說。」僧云：「也知和尚有此一機。」師不管。
入室次，僧打一圓相托呈了後禮拜，師云：「那裏來這虛頭？」僧退身三步依位立，師云：「還要弄一出。」僧展具三拜出去，師云：「打須打會禪漢。」
僧到，師云：「那裏曾相見來？」僧云：「靈山一別。」師攔胸搦住，云：「速道，速道。」僧無語。師云：「原來是個噇糟酒的。」
侍者淳泉入室次，師云：「本來面目你作麼生？」者震聲一喝，師直打出。次早復入，師方舉棒，者有省，退呈偈云：「本來無欠亦無餘，驀地相逢識得渠，千里歸來呈舊面，剎竿頭上現全威。」師不許。
侍者淳泉同泛，師偶指岸邊枯柳詰之，者繞樹一匝，刺舟而去。師作色大詬，者云：「恩大難酬。」師不顧。

翫月次，侍者淳泉請益三玄三要話，師云：「嘉州大象作麼生？」者云：「玉兔走銀河。」師云：「陜府銕牛作麼生？」者云：「廣寒飛桂魄。」師云：「西河師子作麼生？」者云：「今夜水晶盤。」師作一圓相，云：「怎出不得者個圈子覷？」者展兩手，作禮三拜，師休去。

侍者千筠入室次，師云：「你作麼生？」者云：「入地無門，上天無路。」師云：「何不休去？歇去？」者禮拜，師云：「要見本來面目麼？」者求示，師云：「這驢前馬後漢。」

師偶對客語黑白未分話，侍者千筠點胸作舞，師云：「汝會耶？」者搖曳而起，師一喝。

僧橫趨而過，竟出。師召：「闍黎！」僧亦不顧，師云：「老僧今日失利。雖然如此，爭敢作死馬醫？」至晚，僧卻具威儀三禮，師云：「早來公案未圓，闍黎何不道取一句？」僧云：「勘破了也。」師云：「得恁般穩密麼？」僧出，師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

師揮扇次，僧過，師問：「犀牛扇子作麼生？」僧云：「今日熱似昨日。」師便打。

樹羅問：「雲月是同，為甚溪山各異？」師云：「爭怪得老僧？」僧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僧云：「用曹溪眼作麼？」師云：「瞎。」僧云：「和尚大似持缽不得，詐道不饑。」師云：「老僧罪過。」僧云：「恁麼則學人禮拜去也。」師云：「還我曹溪眼來。」僧一喝，師云：「一任[跳-兆+孛]跳。」僧無語，師云：「且過一邊。」

僧纔出擬問，師云：「嘴唇缺了半邊，還擬問甚麼話？」僧一喝，師云：「收。」僧云：「會得了也。」師云：「雲門拄杖子與龐居士笊籬門額，驚動了伐折羅大將，正沒解交，你作麼生會？」僧擬議，師打，趕出。

問：「大悲千手眼，那一個是正眼？」師云：「天外孤飛白鶴來。」僧擬對，師云：「那一個是正眼？速道！速道！」僧無語。師云：「失卻問頭。」

僧禮拜起，云：「抱璞投師，請師一接。」師云：「寒花飛玉浪，古樹晃珠簾，為甚麼卻被子規啼徹？」僧佇思，師云：「過去久矣。」

僧問：「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和尚也不得瞞人。」師云：「口無毛，聲聱聱，尻益高，一先，二蕭，三肴，四豪。」僧云：「也知和尚慣得其便。」師云：「爭奈老僧何？」僧禮拜，師云：「老僧被你熱瞞。」

僧問：「如何是意在目前？」師云：「應夢大吉。」僧云：「作麼生理會？」師云：「又道意在目前。」僧禮拜，師云：「三千里外莫問女兒橋。」

室中問僧云：「趙州道個無字，你作麼生？」僧云：「學人不會。」師云：「捏緊話頭。」

入室次，侍者止一纔入，師攔胸搦住云：「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者擬對，師拓開云：「何不向這裏去？」者一跌起大笑，師云：「道取一句看。」者云：「青梅落地。」師云：「且去，明日來。」次早，者入禮拜，師云：「生死句被汝勘破了麼？」者云：「某甲不會誑語。」師云：「大有人不肯你在。」者禮拜出。

僧入，師云：「牛過窗櫺，為甚麼尾巴過不得？」僧云：「某甲好端端坐在堂裏。」師云：「情知你走不脫。」僧云：「和尚又作麼生？」師揮手作趕牛勢，云：「這畜生快走。」僧擺首趨出，云：「去也，去也。」

僧入，師云：「你早辰洗臉，摸著鼻頭麼？」僧云：「摸著。」師云：「莫便是本來面目麼？」僧無語。師云：「鈍漢！」僧云：「某甲不敢自瞞。」師云：「好！好！你還老寔。」

僧入，師云：「趙州在你腳底下，你畢竟信得及麼？」僧未及對，師云：「昨夜禪堂內被我一香板打殺了也。」僧云：「三千里外供養和尚。」師云：「還有一頌，你且聽著：趙州無？趙州無？公子停樽唱鷓鴣。桃花二月春風好，畫船日日泛西湖。」僧禮拜，師云：「去！」

僧入，師云：「本來面目你還曾見也無？」僧云：「見。」師指拄杖云：「這個喚做甚麼？」僧云：「拄杖子。」師云：「原來不曾見。」僧請示，師云：「錯過了也。」僧點首出。

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失？」師云：「去！你不會我語。」僧擬議，師驀面打云：「鈍漢！」僧云：「啐啄了也。」師云：「失。」

師入堂，問僧云：「工夫做到甚麼去處？」僧云：「求和尚開示。」師云：「你話頭親切也無？」僧擬對，師云：「遠在。」

問僧云：「你在家裏種得多少菜？」僧云：「不知多少。」師云：「還下多少瓜秧？」僧無語，師云：「囫圇東瓜。」

問僧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僧云：「料得少人知。」師云：「不得力。」僧禮拜，師喝退。

問僧云：「如何是本來面目？」僧云：「初參。」師云：「可悲可涕。」

問僧云：「父母未生前道取一句。」僧禮拜云：「求和尚慈悲。」師打云：「向這一棒會取。」

入室次，僧禮拜起，師云：「你還疑麼？」僧云：「疑。」師云：「好！好！直恁疑去，疑他三十年。」僧出，師召回云：「要見主人公麼？」僧云：「要見。」師云：「看桃花去。」
僧問：「啐啄同時，是否？」師云：「是。」僧云：「某甲啐，請師啄。」師厲聲云：「羞也不識。」僧退，頃復入云：「我會也，我會也。」師更與一掌，僧作舞出。
巡香畢，一僧端坐不起，師打一下，震聲一喝，云：「不唧溜漢！竟出。」僧拍掌，下禪床。
僧請益本來面目，師望空一指，云：「何不薦取？」又僧請益，師云：「剔起眉毛丈二長。」又僧請益，師彈拂子一下。僧立參次，師打僧一下，僧云：「某甲正做工夫，卻被和尚一下。」師云：「羞也不識。似這等做工夫，驢年去在。」僧求示，師云：「錯過了也。水潦和尚被馬祖一踏起來，呵呵大笑，云：『百千玅義、無量法門，向一毫頭下識取。』良馬見鞭影而馳，一棒一喝，立地覺去，尚隔津在。似你這般驢漢，閉眉合眼，當作做工夫，有甚了期？有甚交涉？罷！罷！你不是這等人，也莫怪你。」
僧坐香，師打一下，僧云：「某甲不曾妄想。」師連打云：「好個不曾妄想。」僧求示，師云：「現祇對的是妄想？不是妄想？」僧禮謝。
又一僧坐香，師打一下，僧云：「某甲不曾昏沉。」師云：「正瞌睡裏。」
問僧云：「進堂來見個甚麼？」僧云：「萬里絕烽煙。」師云：「如何領受？」僧云：「鐵蛇蟠古路。」師云：「這是現成句子。古人道：『一念萬年，全未夢見。』你又作麼生？」僧退身而立。師云：「去。」
問僧云：「本來面目你作麼生？」僧云：「卻請和尚道。」師一喝，遂打一下，僧禮拜退。師復云：「畢竟如何是你本來面目？」僧震聲一喝，師云：「死漢！」
師入堂，問僧云：「洞山掇退果桌是個甚麼意思？」僧云：「洞山和尚慣得其便。」師打，云：「不是，不是。且要問你：畢竟過在甚麼處？」僧云：「萬里無雲天有過。」師云：「越發不是了。」僧云：「某甲從來不打妄想。」師連棒打退。
問僧云：「我有一句子分付你，你還信麼？」僧云：「不信。」師打云：「為何不信？」僧云：「和尚說話，齒不關風。」師打云：「這薄福漢！」僧云：「打即任打，信即不信。」師又打。
問僧云：「臨濟四喝，你昨日向我一喝，是那一喝？」僧禮拜，師云：「這野狐精。」

問僧云：「趙州在你腳底下，你還信得及麼？」僧無語。師云：「你昨日頓一足，喝一喝，是個甚麼意思？去，你未有棒喫在。」
又問僧云：「前日見你五位頌子像有來由，及乎問你堂奧中事，為甚不清不楚」？僧云：「未到雲溪，許多七珍八寶；及到雲溪，未免咽喉塞斷。」師云：「果然，果然。」
僧參，師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斠？」僧禮拜起，歸位，師云：「老僧這一倆鞋，五百貫錢估得的。」
新到僧參，師云：「汝是新到？」僧云：「如何是某甲本來面目斠？」師一喝。
僧參，師云：「堂中事作麼生？」僧云：「虛空未免係驢橛。」師云：「這是堂外的。」僧云：「夜深鴻雁宿蘆花，切忌妄通消息。」師喝出。
僧參，師云：「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僧云：「問他怎的？」師云：「即今道一句看。」僧一喝，師便打。
僧參，師云：「未開口以前早錯了也，且別轉一機來。」僧轉身一下，師云：「錯！錯！」僧禮拜，師云：「我不欺汝。」
僧禮拜起，師云：「一歸何處斠？」僧無語，師喝出。
僧參，師云：「今日老僧耳聾，切忌胡喝亂喝，末後一句直捷道來。」僧云：「住！住！」師云：「上座莫不親到牢關了麼？」僧轉身退出一步，師打云：「這一棒也省不得。」
僧參，師云：「參禪須是鐵漢，著手胸前便判，上座曾判麼？」僧一喝，師打云：「果然未判。」
僧參，師云：「大唐國裏走一遭，原來只是蘆花灘裏。」僧遽云：「再請道一句來。」師打，云：「瞎漢亂做。」
僧參，師云：「老僧一兩鞋，你作麼生會？」僧云：「求和尚開示。」師云：「爭怪得趙州？」僧禮拜，師云：「這鶻臭布衫幾時脫下？」
僧參，師云：「前日老僧與你一喝，曾知這一喝的落處麼？」僧擬進語，師云：「莫教錯認老僧。」
僧參，師云：「直饒絕點純清，猶是真常流注。上座到這裏作麼生會？」僧云：「百尺枯椿開錦萼。」師云：「莫便是隨流入妙了麼？」僧云：「不敢違背一切。」師云：「驢胎馬腹中，切須仔細。」
僧禮拜起一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又打。僧又喝，師又打。僧指旁僧云：「因你帶累于我。」師大笑。
僧禮拜起，師云：「杜口毘耶，掩室摩竭，這也不須提起了，他時異日何以為人？」僧應喏喏，師云：「未免妄通消息了也。」僧禮三拜。

僧入，師云：「轉身一句，是處優游。若也把纜放船，爭解逆風使舵？且要問你：克賓維那何以被興化擯出？」僧擬荅，師云：「法戰不勝，莫怪老僧。」
僧入，師云：「出言吐氣，須辨來由，鹵莽當前，頭破腦裂，個裏不是兒戲。」僧無語，師云：「得力處何不道取？」僧云：「向和尚拂子頭上一轉了也。」師云：「亂統。」僧禮拜，師云：「努力加餐。」
僧入，師云：「敗荷衰柳處處逢渠，青山白雲時時助喜，為甚麼再尋不見蹔？」僧無語，師云：「呀！錯過了也。」
僧入，師云：「虎生三日便已食牛，說甚麼老參宿學盡力道不得的句子，何不舉似老僧？」僧無語，師云：「早被那鼻頭扼塞了也去。」
僧禮拜起，云：「某甲拜倒太山土地。」師呵呵大笑，云：「前日老僧被你一喝。」僧云：「冒犯尊嚴。」師云：「記取三十棒。」
僧入，師云：「披毛戴角，始向異類中行，為甚麼卻名尊貴？」僧禮拜起，云：「恩大難酬。」師云：「還知玉殿苔生麼？」僧云：「某甲不離和尚左右。」師云：「老僧變驢變馬去也。」僧再拜，珍重而出。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八

弟子元顗智檮編

開示

示千筠侍者。「汝婺州人，婺州善慧大士出身處，菩薩應現蓋是尋常。汝昨日向我道：『曾夢見世尊陞座，天龍八部團團圍繞。』這也不為奇特。非但是夢，即今釋迦老子與百萬人天向汝面前森森而立，開眼合眼不曾背他，在汝分中還信得及麼？須知釋迦老子即是千筠，千筠即是門外一叢竹，文殊、普賢是甚麼露柱剎竿？迦葉、阿難是甚麼磚頭土塊？直下信得及，灑灑落落，做個無事丈夫；若信不及，須把本參急急提持，尋個下落，尋來尋去，尋到沒理會處、沒商量處，癡癡呆呆，這裏解交不得。你平日疑情不切，將一句本參丟在腦後，如今豎起脊梁，把話頭放在面前，如雞抱卵，一七不了准備二七，二七不了准備三七，將他念詩章、做學問，一副閑肚腸總只拶在話頭上，懸崖峭壁直下去不得時，翻身一跌，卻纔有許多受用。俱胝和尚逢人但伸一指頭，喚做一指頭禪。後童子也學他伸一指頭，遂被這老漢一刀斷卻。一樣的伸個指頭，為甚俱胝便是，童子便不是？這指頭上畢竟還有佛法也無？又西園燒浴，僧問次，西園撫掌，曹山云：『一般擎拳撫掌，就中西園甚奇怪。俱胝一指頭只為承當處不的。』且要問你：俱胝負墮在甚麼處？初機淺學分付伊緩緩商量。雙林大士和那俱胝長老總是你金華人，趁口快一時舉起，你昨日還說甚麼囈語？遏蒲曇！遏蒲曇！夢中說夢，業識茫茫。這不是你本來面目，請向父母未生前好生會取去。」

示淳泉侍者。「你六七年前見過天界老和尚來，參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話，蹉蹉跎跎，過了日子。古人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提起一句話頭，如熱石頭上蟻子，來不得、去不得，左不是、右不是，疑情勃發，性命交關，一不做、二不休，要與他倒斷一回，討個落處，不是浮逼逼地、糢糊儱侗、苟且支吾、杜撰解說的。如今人見說父母未生，便向出胎入胎、一生兩生、牽枝引蔓，早是錯了。饒你隔生又隔生，直窮到莊嚴劫前，總是父母已生事。又有的引經引論，說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墻壁瓦礫總證真如，大地山川本來般若。說便恁般說，且要問你：香臺是一種面目？狗子是一種面目？古人擊香臺又擊狗子，為甚狗子便會走去，香臺不會走去？又有一種狂慧之徒，自己全不穩當，一味隨人腳跟見他。古人道：『你無面目。』便依稀領會道：『我悟了！我悟了！從本以來，了無一物可得，淨裸裸、赤洒洒，本是無面目

的。』恁般見解，正是落空亡的外道，生無想天，為魔眷屬，喚作參禪學道得麼？你如今緊緊提持一個話頭，不得鹵莽承當，不得支離解會，心問口、口問心，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是你本來面目？挨來挨去，冷灰裏爆出豈來，通身一場慶快。學道之人以悟為則，一肚皮學問做得好詩、寫得好字，總是敵不得生死的。剔起眉毛去看話頭，第一要疑情切。」

示蘧菴寺主。「蘧菴寺主住個小院子，柴沒一莖，米沒一粒，平日的孤迥迥、峭巍巍、氣岸高人，憑他釋迦老子到來，也只與你平分半座。如今硬著脊骨，束起肚皮，向折腳鐺下煮出個半生半熟的古怪東西，舉似諸方，咬嚼不破，也不枉多年參學一片苦心。若也闔門自大，唐喪時光，水也消不得一口，更或腳跟不穩，起倒由人，耐不得孤貧，受不過冷落，百鍊剛化為繞指柔，辜負自家不少。勉之，勉之！老僧不敢辜負於汝。」

示行人。「你諸人運水搬柴，各各努力，不是參學在一邊，作務又在一邊的。但只二六時中，尋常照管，各各有個本參，提一句話頭的是本參，念一句阿彌陀佛也是本參。雲門老和尚教人參念佛的是誰？且念且參，且參且念，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毋論鈍根利根，皆可成就。你們不要說我不識字，我智慧淺薄，成佛是沒我分的。六祖大師始初也不曾識字，祇聽人誦《金剛經》，於一句子下便得開悟。後來許多大善知識，如溈山充典座，雪峰做飯頭，化米化炭，無非入道因緣；擇菜賃舂，總是當人機彀。你們一面行苦行，一面提著本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畢竟有個成佛的時節，不要自家退屈了。高沙彌是不曾受比丘戒的，甘贄行者是不曾剃頭的，還有栽松道者、紙衣道者，都是一班行人，個個名在《傳燈》，人人位齊佛祖。彼丈夫也，我丈夫也，有甚麼不如他？《法華經》上，常不輕菩薩每對人說：『汝等皆當作佛，我不敢輕于汝等。』《法華經》是佛口親說的，你們還信不及麼？若信不及，五千退席，盡是增上慢人；若信得及時，五百弟子授記，成佛有分。」

示耑玉首座。「教中有後得智，宗門有差別智，不明差別，難以為人。古人道：『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且道大事既明，為甚麼如喪考妣？水邊林下長養聖胎，不是教你光景留連空過日子的。首座鐵錚錚一副骨頭，冬不鑪、夏不扇，向孤峰頂上壁立千尋，且喜道風高秀。尋常見首座說佛法、弄伽佗，扯些木馬泥牛，添上之乎者也，一期拈弄頗得自由，然尚有不愜老僧意處。五家旨趣各各不同，惟我洞上一宗最為綿密，如今人說著堂奧中事，一總不知如何是父子、如何是君臣、如何是功勳、如何是王子、如何是功就位、如何是位就功、如何是明中暗、如何是主中

賓、如何是濁中清、如何是同中異，自真歇了祖、宏智覺祖而後五六百年，古今多少淆訛無人辯定，首座紹述先宗不當容易。要明他石霜首座何以不曾夢見先師？洛浦首座何以不能劃開賓主？洞山首座何以不得果子喫？且洞山掇退果桌，五位中合在那一位收？九峰首座仝嗣石霜，那個是外紹？那個是內紹？洛浦首座和他彥從，畢竟會洛浦意？不會洛浦意？當時洛浦好個赤稍鯉魚，在臨濟門頭頗明得個賓主句，從入夾山不免被伊捉倒。須知藥山宗旨不是等閒，從上以來說個石頭路滑，如今人見說瞎驢滅卻，未免驚天動地。推他末後，全提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保壽開堂，興化擯克賓，也只是隨邪逐惡。德山末後句，雪峰鰲山成道，巖頭說細大法門，明眼人前，不勞頻舉。既稱曹洞兒孫，家裏人須要說家裏話。看他丹霞、投子，有拈有頌，著著分明，也只明得個石頭回互句子。且要問你：雪竇、天童，一總出自石頭，為甚麼雪竇用強，天童用弱？雪竇棒頭有眼，扶豎他德山門風。丹霞、投子，暨及天童，句裏藏鋒，單表得尊貴一路。然雖如此，理無一向。有時拖刀轉勝，血淋淋斬落人頭。有時掘地深埋，暗騰騰掀翻鼻孔。風穴維那，被伊華嚴和尚熱瞞。無位真人，遭他欽山長老播弄。如今人不具眼目，生生說定上座勝他欽山，廓侍者勝他華嚴首座。看看，還知他兩家法門，各有差別否？古人建立宗旨，忒煞淆訛。千七百則公案，信手拈來，須有個定盤星，輕重還他觔兩，不是隨風倒舵，人說長，我說長，人說短，我說短的。首座十二分力量，十二分聰明。山居詩三十首，清新奧折，字字不猶，人前空作者。據老僧見處，以後不須做詩。但將做詩的心思，做詩的時日，一總在差別上，逐毫逐釐，細細剖判將來，多少奇特，多少受用。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珍重珍重。」

示碧澗禪者。「趁色力強健，著些精彩，一挨直入，不可參黃楊樹禪，今日也只如此，明日也只如此。你尋常說禪說教口巴巴的，到雲溪來，把這一擔骨董直沉在那邊更那邊，一切都莫思量、都莫理會，且將生死二字緊按在胸前，咬定一句話頭，拚命不肯放，必然有個透脫的時節，直得七穿八穴，觸處現前。雲溪與你說老婆禪不為分外，此事不當容易。古人三登投子、九上洞山，也只為自己放不過，尋常向光影門頭倚牆傍壁總沒相干，總敵不得生死的，須要豎起脊梁扎掙扎掙，果然四稜著地，覿面承當，一切時、一切處便一點兒動你不得，到那時節還有向上一路，老僧未肯點頭在。切記，切記。」

示靈昱。「沙彌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為。汝今出家，便須灑灑落落，作一個出三界的脫體丈夫，精嚴戒律，敬慎威儀，站定腳跟，豎起脊骨，究明此一大事因緣，續佛慧命，是則名

為真出家也。昔日丹霞和尚一見馬祖，便騎聖僧而坐，後聞鏟草之示，胡跪求剃落者，便是出家即悟道的一箇樣子。又高沙彌在藥山會中，與雲巖、道吾打鼓打皮，互相唱和者，便是沙彌能悟道的一箇樣子。看他古人何等奇特，須是有出格的志趣，便有出格的展舒、出格的受用。勉之！勉之！更聽一偈：黃花翠竹古生涯，野鶴雲巢別有家。可是侍從身十七，西天遺得舊袈裟。」

示朱介眉。「毘耶離國有一段現成公案流傳下來，傅大士、龐道玄、陳操尚書、張拙秀才、楊翰林、李都尉一夥俗人也喚做祖禰不了。介眉居士具大聰明、發大勇猛，將一箇居士法門一千二百觔擔子一肩挑起，入雲溪這裏已過一年，費了許多鹽醬。如今教也依通得、禪也解說得，前日我有三箇問頭，他下語也頗相似，只是未能雙手托開、通身慶快。我還有句話兒要同你商量商量，即如維摩會上當初諸大菩薩與他淨名長者說的說、嘿的嘿，還是說的是？嘿的是？若到雲溪，開口也與他三十棒、合口也與他三十棒，居士還甘麼？師資道遇不是等閒，覿面當場切莫錯過，直教橫來豎去、這邊那邊，三世諸佛、從上祖師、天下老和尚一齊奈何不得，那時節道冠儒履釋袈裟，坐師子座前喫香積飯，傳持他淨名法門也不為分外也。雖然，雖然，雲溪還有一關在。」

荅吳錦雯。「縛也由你，解也由你，熱鬧場裏這好光景也只尋常。居士是看得破的，隨意自在，早早抽身，莫被他擔誤好。」

荅戴慎菴。「治世語言、資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問非非想天幾人退位？居士日用應緣，珠裏走盤、盤裏走珠，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信得及、站得定，十二時中同他往來，只是不跟他起倒，古人喚做作得主人。日間浩浩時作得主，夜間睡夢中作得主，還要問你：正睡著時，無夢無想時，主人公在甚麼處？居士是大聰明人，一切處瞞你不得，尋常向我道：『麤重境界一概是動你不得的。』又常說：『夢中閱歷了了分明，不似他人昏擾擾地。』約莫是八九分作得主了？居士看看，畢竟為居士作主者是甚麼人？還只這個便是居士本命元辰，還離這個另有甚的本來面目？古人道：『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為從前認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這作得主的莫祇是識神麼？識神是賊，為甚麼認賊作子？若離此作得主的，更覓甚的本來面目？又是騎牛覓牛，迷頭認影。離不得，即不得，取不得，捨不得。居士！若取次承當，全弄精魂，一點不得自在，要從他無夢無想，高峰枕子落地時討個分曉，與古人把手同行，百草頭邊吐氣，毘盧頂上翻身，丘陵坑坎全是釋迦老子眼睛，轉動施為莫非金粟如來鼻孔？作主也由你，不作主也由你，如今養個露地白牛，放亦不去，是甚麼人境界？末後一著，始到牢關，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即如高峰道：『百年三萬六千場，

反覆原來是這漢。』已較勘到九分九釐了，為甚麼這一毫頭還去不得？這事非同小可，不當容易的。急著精彩，拼命一回，要個十分透脫。居士！居士！無夢無想，還我主人公來。撞著睦州，那怕他問個非非想天，幾人退位？」

荅陳天祓。「尊德性，道問學，說頓說漸，一總不離這個。陽明、龍溪盡力發揮個無知之知，且道無知之知，是這個？不是這個？尋常說個威音王以前，卻總不薦。若說父母未生前面目，便去東卜西卜，胡猜亂猜，向不落胞胎時會取，直饒你走上兜率天宮，撞著釋迦老子，扭做一塊，牽做一團，要見他本來面目，也太遠在。何況驢胎馬腹，千生萬生，都來是弄精魂，認奴作郎，有甚限量？這裏要薦便薦，直下認得，也不離先儒道觀未發氣象。居士平常作麼生觀？莫是優優閒閒，滅盡一切見聞覺知，是未發氣象麼？莫是死灰稿木，當下入無想定，生無想天，是未發氣象麼？莫是遏捺遏捺，一切處制心不起，如隔日瘧，是未發氣象麼？莫是一念萬年，冷湫湫地一條白練，是未發氣象麼？且喜沒交涉。如今提個話頭，與觀未發氣象無二無別。且要問你，未發時是何等氣象？未發氣象作麼生觀？觀來觀去，直觀到威音以前，那時有氣象沒氣象，有消息沒消息，了了自知，不著從人。更問本來面目，觸著磕著，燈籠也是，露柱也是，牛頭也是，馬面也是。未發氣象，桃花也是，李花也是，橫來也是，豎去也是，儒也是，佛也是，你也是，我也是，行也是，住也是，坐也是，臥也是。居士這裏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不負貧道婆婆和和；若信不及，老僧不敢相賺。」

荅周敷文。「參禪須知時節，病時下手卻與平日不同。平日須做死工夫，病時要得活受用。先師翁散木老人每每教人放下著頭目腦髓、妻子奴僕，放下著山河大地、宅舍田園，放下著生老病死、成住壞空，放下著毀譽得失、恩怨是非，放下著伊周事業、李郭聲名、班馬文章、曹劉詩賦，放下著孔顏樂處、曾閔念頭，放下著楊李門風、蘇黃家法，放下著禪道佛法、悟與不悟、會與不會，放下著，放下著。仔細看將起來，空潒潒放不下的是甚麼碗脫丘，一齊放到東洋大海裏去，灑灑落落做一員無事道人，憑他病也得、好也得、迷也得、悟也得，飽齁齁睡他一覺，抹開眼睛，原來舌頭只在口裏，這便是參禪捷徑、治病良方，切切與汝道破。」

荅周敷文。「此事不當容易，走一步方見一步，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古廟裏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古人喚做一色邊事。一色是純清絕點，初機學道人也不容易到這田地，但須知有轉身一路。古人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斷白雲宗不妙。』死水不藏龍，正謂此耳。張拙證道偈謂：『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說得十分親切。須知生而無生，不是無生而說無生，若只

內守悠閒，落在無事甲裏，如隔日瘧，未為無病。喚作一色，且不是他八識田中印成個清淨境界，撥置一切以為高也。敷文病中塵勞暫息，遂謂一念不生，又恐死水淹殺，見卵思炙，亦太早計。古人道，百尺竿頭，須求進步。為他得入的人，急轉一篙，不容坐住，坐著則墮坑落塹矣。敷文試回光返照，果得一念萬年，冷湫湫地，如石霜首座燃起香來，脫得去否。果得內外純清，絕鮮瑕垢，秋空片月，萬里無雲，如雪峰做飯頭時，砂米一齊去否？誠然如此，許你得到半途，須知有百尺竿頭進步一著。若祇是塵勞暫息，終有起時，與他一念不生尚隔遠在。古人得手後，水邊林下長養聖胎，或向異類中行，入水入泥，自由自在，理須頓悟，事以漸除。譬諸牧牛，切忌犯他國王水草，四十年打成一片，除二時粥飯無雜用心，此是何等操持？何等行履？學道如鑽火，逢煙漫罷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勉之而已。楊翰林、李駙馬後，西江逆流，寥寥絕響。敷文因病得閒，直請問到家消息，吾助汝喜。何日入山？豎起脊梁，盤桓幾月，此中閱歷，冷煖自知，入佛入魔一總去得，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鞋？古人道：『如何是活水龍？』興波不作浪。又道：『忽遇傾湫倒嶽時如何？』切莫打濕了老僧袈裟角。參。」

復朱介眉。「掩關靜息，暫避塵勞，於此勒定韁繩，一年兩年，自與世情漸遠，身子將息到八九分，便可學道了也。《楞嚴》云：『縱離一切見聞覺知，內守悠閒，猶是法塵分別影事。』若謂寂滅現前，便千里萬里矣。這悠悠閒閒的，全是生滅種子。來扎云：『靜中一念不生，非有非無，非白非黑，非定非動，正內守悠閒時也。然不能久，旋即識情流轉。』須知介眉正當靜時，正當一念不生時，早只識情流轉，豈待流轉然後為流轉耶？如隔日瘧發時病瘧，不發時也病瘧，終不謂之無病。這識情須是倒斷一回的。《淨名》云：『識情斷者，花不著也。』他寂滅現前的人，覓識情起處了不可得。這裏做禪定工夫，譬之磨磚作鏡，從此做去，縱饒打滅得來，也只靜沉死水。況內獼猴、外獼猴自相叫喚，彌勒下生，且未能打滅耶？關中內不放出，外不放入，將一千七百則內，揀一則咬嚼不破的猛可參尋，也不要管他有無，也不要管他黑白，也不要管他動定，將此一念不生的全身靠倒，總只在一句話頭上轉個身來，倒斷一回，那時不著再問了。介眉自謂根性超越，於古人言句一切解會得去，不起疑情。請問這倏起倏滅的，是一箇、是兩箇？是介眉、不是介眉？是生死、不是生死？捉賊見贓，萬萬不可放鬆了他。正當識情起時，攔腰捉住，一刀兩斷，灑灑落落，做個大自在人，豈不快活？須是十二分力量、十二分勇猛、十二分快便，與他戰勝一回，纔有少分相應。悠悠閒閒，一總不是了也。敷文慧根

人，亦使共知此意，因不入城，不能過從左右，一往搔著痒處，不覺話長，驀地點頭，急走渚中白我。」
又復朱介眉。「介眉三年前有個入處，雲溪曾助汝喜，非敢埋沒介眉，謂介眉為門外漢。但此事須出一身白汗，大死一回，方是識情倒斷，方有相應，非沾沾滯滯在糢糊影響中討個禪定也。雲溪二十年前破家作活，猛力一回，約莫與死人相近了，仔細檢點，有甚氣息，一總不敢自瞞，翻轉面皮，從頭做起，正介眉所謂揩磨習氣。如今老老大大尚未得力，五更嘿坐一時，全是他不濟處。然介眉靜坐卻有妄想，雲溪靜坐卻不見有妄想，個裏略是不同。垂問諄諄，故不敢不以誠實之言相為告語。高峰看一歸何處時，已十有八九了，及至無夢無想主人公推落枕子，方得四稜蹋地，是下手耶？是到家耶？此事不當容易，須是倒斷了，然後揩磨。揩磨是保任事，初終後末略有程途，所謂無功用中功用耳。少林面壁另有節文，幾多人謂達磨壁觀不免屈陷，老胡豈凄凄渡江，從新做禪定工夫蹋海而來，所為何事？世間有如此祖師耶？魯祖面壁幾被旁人蹋倒，不得一例作三家村土地差排也。一念萬年，古人謂為一色邊事，坐脫立亡，雖則不名尊貴，然石霜首座且喜是家裏人，他時異日介眉與他唱和一番，多少是好。盛暑調攝四大，待炎威稍輯，幸過雲溪重理前話，待得西江逆流子靜船一時翻倒，更不向騎牛老子覓甚枯椿也。何如？何如？」
送誰庵道人遊天台，云：「五宗相傳千載，至我師翁湛然和尚，掘起會稽之雲門，唱出新豐一曲，嗣法者為明因、寶壽、東山、弁山及先師愚庵老人，後先稱盛。誰庵道人與余幼為兄弟，並脫白參愚庵老人，余先承記莂，而誰庵亦復投機，蓋同受先師法乳也。余薙落後，誰庵尚留笻籬，而先師已化去。誰庵復八天都黃山，從雷機長老剃度，一時桶底打脫。雷機蓋蕃光和尚嫡子，嗣法弁山，與愚庵仝師，乃知法會因緣，繩繩不爽。過河渚問法，余與一掌，誰庵直下領受。及再過，余適垂問十八則，誰庵一一具荅。機辯縱橫，宗猷共逞，太陽直掇，自有傳人，知誰庵為洞山嫡系矣。誰庵今名德龍，本名圻，姓陸氏，字麗京，為錢唐高士。初生之夕，宛如成人，猶憶往事，蓋夙因不昧也。別余走天台，赴琮公石梁之約，知是歇祖素心，偈以送之，并為吾道志喜。偈曰：
「『天台之山有寒拾，五百羅漢共出入。文殊普賢重現身，獨怪豐干為饒舌。錢唐誰庵誰氏子，問道殷殷過河渚。一棒一掌一條痕，須信古人盡如此。重來問荅事宛然，問似雲興荅如雨。我昔與汝師愚庵，愚庵之先為洞山。洞山昔曾問龍山，青山白雲常往還。君隱天台非等閒，寒山拾得遊此間。』」

示佩如姪。「佩如！汝般若緣深，具大根性，生婆羅門家，敬信三寶。墮地以來，二十餘年，曾不肉食。又智慧早發，選官選佛，一擔擔承。近者小小疾病，當由無始執情所現，易添煩惱。煩惱無根，種種不實，從煩惱生疾病，疾病更生煩惱，如塵染塵，展轉增長。當思一個解脫法門，勿為彼轉。他方菩薩問訊世尊，亦云少病少惱。如來金剛不壞之身，當有何病？如來歡喜無量，當有何惱？然頻頻說此者，明娑婆世界，惟此二種最為患苦，示眾生出離法也。現前受用，如空中花，遇不如意事，勿生嗔恚；遇可意事，勿生貪著。世間法有多少求不得的，貪他作麼？世間人有多少不如我的，惱他作麼？世間境界有多少脫離不去的，厭苦他作麼？世間情事有多少分疏不得的，不耐煩他作麼？煩惱到來，但冷地思量，誰當煩惱？誰成煩惱？疾病盛時，但冷眼覷他，誰為疾病？誰受疾病？我此佩如圓陀陀、活潑潑、平平安安、灑灑落落，在無憂樹下、清涼地中，任運逍遙，稱性度日，一切疾病苦惱所不能及，豈不快哉！雲溪道者傳得個海上仙方，一向不曾與你說得，特地寫來。服下一服，百病消除，參、苓、歸、芍所不及也。」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九

弟子智輝、智埕編

舉古

愚庵老人問：「魯祖面壁，意旨何如？」師云：「只為老婆心切。」頌云：「遊絲歷歷事何如？萬里寒江獨釣時。夜靜月明人不管，只今此意有誰知？」

舉國師三喚侍者話，拈云：「荅在問處，機絲宛然。趙州道：字雖不成，文采已彰。還是國師漏洩？還是耽源漏洩？」頌云：「打鼓弄琵琶，嫌他不作家。說的口快，看的眼花。」

舉黃蘗慧問疏山剎那話，拈云：「疏山嘿然甚好，且待這漢疑三十年，可惜個多口阿師為他道破。我當時若作矮師叔，但喚首座向前，一時擯出。」又著語云：「剎那便去時如何？多少伎倆逼塞虛空，作麼生去？牽轉頭來逼塞虛空，不如不去，黏兒落節。山嘿然，疑殺旁觀。慧出，洎合錯過。第一座問：『汝適來祇對甚是奇特，太煞婆心。』慧請示：『老老大大，一剎那間還容擬議也無？』恁般惡口，慧始悟旨，鈍置殺人。」頌云：「疏山一嘿意何如？釣罷停船晒網時，恰遇遊閒貴公子，白魚搖尾走江湖。」

舉女子出定話，云：「好個七佛之師，魔魅了也。我當時若見，但向他瞿曇咳嗽一聲，作舞而出。」頌云：「空庭無事燕雙飛，客夢深深戀馬蹄。多謝主人情意切，香煙繚繞鬥芳菲。」

舉曹山孝滿話，云：「稽中散不廢絲竹，阮嗣宗良醞三升，似則似，是則未是。有者道：『南泉異類中行，早是隔林寫照了也。』還諦當麼？」頌云：「劉伶劉伶，以酒為名，三斗解渴，五斗解醒。淳于髡一石亦醉，東方朔割肉歸遺細君。住！住！次公醒而狂，何必醉也？」

舉臨濟兩堂首座話，云：「刁刀易辨，魚魯難分。尋常道：『照用齊行。』多被這老漢瞞卻了也。」頌云：「南山何異北山？黑月即是白月。分明闍黎老僧，幾乎打作兩橛。」

舉臨濟會下二人同時設問話，云：「是賊？識賊？是精？識精？臨濟終日口巴巴地，被兩箇噇酒糟漢一時稗販去也。舉向人前面皮厚多少？」頌云：「簫管雜奏，笙歌由庚，耀靈朗夜，繼以華鐙。四美具，二難并。」

舉百丈耳聾、黃蘗吐舌話，云：「神頭鬼臉，習以成風。扶起砂盆，祖禰不了。可惜許三聖興化，人人丈夫依樣描摸到底。」頌

云：「克用本非李氏，朱溫更名全忠。五代相襲為帝，殺人的是英雄。」
舉疏山壽塔話，云：「矮師叔使心用心，臨末稍頭依舊倒嗣一上，若非羅山儘力相扶，未免單絲不線，我有一棒要打兩家。」頌云：「兔角丈三長，龜毛一尺一，一文兩文三文錢，算來九九八十七。」
舉洞山過水話，云：「更相陟，依位住，許多絡索，開眼分明。今日相逢，祇這是也。要知他正偏兼帶從上法門，向渠我異同邊絲絲認取。」頌云：「自覺滄洲遠，蓬壺別有天。爛柯人不異，羞更說神仙。」
舉殃崛產難話，云：「大慧謂是金矢法，諸方儘知。只如女子照影，不照其餘，是明甚麼邊事？當時世尊金丹一粒，方便多端，可惜許只作個催生引子。殃崛！殃崛！還知盡大地金石草木能救人身命麼？」頌云：「華陽道上一枯井，勸君不必來照影，可憐死人如亂麻，堆積井邊骨頭冷。」
舉庄上喫油餈話，云：「古德且置，這庄主爭容得他？腦後見腮，莫通往來。」頌云：「勢敗奴欺主，時衰鬼弄人，庄上老狐出現，門前五鬼來臨。唵，齒臨，齒臨。」
舉華嚴廓侍者單刀直入話，云：「月中擒玉兔，日裏捉金烏，守廓侍者、風穴維那雙眼睜睜，不免落他老華嚴圈繢。」頌云：「門前白額正威獰，室內蒼鷹敢越群？爭似老羆同出入，垂垂牙爪不傷人。」
舉西園燒浴話，云：「檠拳豎指，多少差殊？曹山以己方人，個裏獨明尊貴。諸人要知向上事麼？」良久，云：「切忌道著。」頌云：「天然尊貴事何如？動定由來不似他，直恁擎拳并豎指，殷勤奴婢儘蚩蚩。」
舉洞山掇退果桌話，云：「首座箭鋒相拄，問個八兩，還他半觔。諸人若作有過無過商量，入地如箭。」頌云：「五位參尋切要知，就中一著占便宜，雖然具有沖天志，折合還教失卻渠。」
舉婆子燒庵話，云：「寒巖異草，坐斷白雲，未免輸他一著。然雖如此，於陵子，齊之巨擘也。婆子放憨，末後太過。」頌云：「老婆猶是動春心，小玉傳將語十分。雖則無緣空覿面，惺惺自古惜惺惺。」
舉丹霞燒木佛話，云：「畏寒而已，事有偶然，高峰亦祇說得一半，畢竟院主鬚眉因何墮落鄴？古者道：『行人得牛，邑人災也。』」頌云：「紛紛盡是少叢林，羅漢含愁古佛驚，弄得主人沒腳走，眉毛脫落兩三莖。」

舉體露金風話，云：「好一幅白描秋景，任意而成。雖則波浪千迴，未免奔流業嶪。且看他霞天雁影，四面遠峰，宇宙之間，函蓋無盡。諸仁者著意臨摹，倪雲林、王大癡、黃鶴山樵去此未遠。」頌云：「木落瀟瀟意自寬，金風露體亦悠然。重陽黃菊家家好，自古三玄一句全。」

舉乾峰天台徑山話，云：「古人道：『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又道：『南天台，北五臺。』莫與他一般話。會麼？且喜沒交涉。呸！呸！呸！青天白日，著甚來由？」頌云：「劉郎遇阮郎，相逢但拍手。無可持贈君，笑折道旁柳。」

舉趙州佛性有無話，云：「說有說無，趙州舌頭不在口裏。知而故犯，有業識在。輕薄語言，也是兩僧自合招得。」頌云：「一重山，兩重山，漠漠雲飛煙水寒，客夢幾時還？一重關，兩重關，萬里孤征行路難，落日照霜殘。」

舉溈山、仰山得體得用話，云：「一條匾擔兩頭抬。雖然，父子上山也須各自努力。還知他兩人性命都在別人手裏麼？」頌云：「世史龍門舊，傳經子政新，箕裘千古共，弓冶一時聞。咄！誰是其人？」

舉溈山原夢話，云：「夢中作活，夢裏相逢，一夥瞌睡漢，三十棒各領出去。」頌云：「一覺黃梁熟，當年丹鼎傳，淮南知此意，雞犬共飛仙。」

舉洞山放子三十棒話，云：「畢竟過在甚麼處？有人道：『我會也。』來！來！這捧有著落了。」頌云：「決獄務在擊斷，為政豈必寬平？武健者名之乳虎，嚴酷者號為蒼鷹。張湯、趙禹、周興、來俊臣。」良久，云：「大慈大悲，令我得入。」

舉趙州勘二庵主話，云：「一雙孤雁，撲地高飛；一對鴛鴦，池邊獨立。老趙州，老趙州則不無，竊恐旁觀者哂。」頌云：「眾人皆醉誰獨醒？眾人皆濁誰獨清？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吁嗟嘿嘿兮，誰知烏之雌雄？」

舉毫釐有差話，云：「得！得！不得！不得！你便不得，我便得；我卻得，你卻不得。不見道：『毫釐有差，天地懸隔。』」頌云：「有屈沒處叫，有理沒處伸。只許州官兒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一粒黑豆，一隻眼睛。」

舉東山水上行話，云：「問得高奇，荅得平實，自古巨靈擘地，水面山浮，撼海嶽，鎮河源，據龍髯，斷鰲足，法爾如然，不為分外。且要知諸佛出身處麼？竹影小窗連夜雨，鶴飛當戶曉來晴。逢人切莫錯舉。」頌云：「一句團團囫圇禪，東山水上儘般般，通身踏著長安道，旱地能栽朵朵蓮。」

舉日面月面話，云：「馬大師因病發心，持名念佛，耑伸迴向諸方，浩浩地作奇特商量，未免受他屈陷。」頌云：「娑羅娑羅，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

舉雲門顧鑒咦話，云：「紅旗閃鑠，也只如斯，若遇個焦尾大虫，未免反遭一口。」頌云：「滯贏尷，藤林荒，禪子訝中眉垂妃，謣嘻喝囉哆吽吽。」

舉藏頭白、海頭黑話，云：「說禪說教，普願獨超，當時顛倒一上了也。畢竟頭白頭黑作何品題？我今日牙痛，不能為汝說。」頌云：「父子一家同作賊，不論青黃并皂白，盡道烏雞帶雪飛，早是玉人吞墨汁。」

舉德山托缽話，云：「若論末後一句，德山父子總不會得。山頭老漢低頭歸方丈時，早替存公走入涅槃堂裏去也，豈待三年後耶？巖頭！巖頭！一手搦，一手抬，多少伎倆？」頌云：「父子之間莫莽鹵，兄弟相煎太酷苦，同生同死事如何？笑倒堂前瞌睡虎。」

舉萬象之中獨露身話，云：「子方舉拂，當時落節在甚麼處？若向撥與不撥細細分疏，千里萬里。」頌云：「如盤走珠，如珠走盤，佝僂承蜩，宜僚弄丸。」

舉西院四錯話，云：「從漪錯，從漪錯，千錯萬錯，直錯到樓至如來面前，依舊還錯了也。有者道：『貧兒思舊債。』住後語言莫別有長處麼？」頌云：「八陣縱橫也太奇，雷龍風鳥任施為，只今蜀道經過者，凜凜猶如諸葛時。」舉婆生七子話，云：「夜行船、紅娘子、耍孩兒、浪淘沙。大好一場曲調，婆子拖人落水，不是好心。」頌云：「雲寂寂兮煙蒼蒼，風蕭蕭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徘徊，從公子兮徜徉，釣船歸去兮滄浪滄浪。」

舉高峰枕子墮地話，云：「若不是枕子一回墮地，未免全弄精魂。當時還有證入處麼？此則名為作得主人。悟即不無，要且不是末後一著。」頌云：「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舉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話，云：「乾峰一畫，直畫到塵沙世界之外，攝受他八萬四千天子天女、無量須彌。雲門拄杖子呆樁樁地在雞足山前，待彌勒出世，他兩人還有優劣也無？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頌云：「自古薄伽六不翻，莫將一畫等閒看，無端禍出韶陽老，雨下盆傾那得乾。」

舉真園頭念法華話，云：「世間老實頭，修行人難得，我如今要將真園頭供養起來。首山這漢顛顛倒倒，曾教人家媳婦騎驢，阿姑牽著，大壞紀綱，不免趕出院去。」頌云：「滿園桃李鬥春光，惹得黃鸝話短長，似合似離飛鳥亂，桃花不為李花忙。」

舉九峰不肯首座話，云：「恁般去，恁般來，多少奇特？有者道：『一色未消，不名尊貴。』是則固是，未免被他九峰語脈裏轉了也。」頌云：「獅兒能哮吼，特地把人嫌，生死渾閒事，翻身頃刻間。」

舉斬貓話，云：「王老師矢在弦上，不得不發。白刃春風，這貓兒好生受用了也。頭戴草鞋，未免一時顛倒，履雖鮮，不以加冠。其父殺人，其子必定行劫。」頌云：「猝地干戈起，風雲布幾重，英雄閒顧盼，拍手笑相逢。」

舉雒浦目前無法話，云：「這赤稍鯉魚，生平學得個賓主句，臨末稍頭賣弄一上，三聖瞎驢未免攙行奪市了也。彥從！彥從！得恁般穩密。」頌云：「一句分賓主，由來用得全。誰人知此意？彈劍倚青天。」

舉玉泉葡萄棚話，云：「可憐生，可憐生，要知法身向上麼？惺惺著。」頌云：「葡萄貪結果，枝蔓引來長，七佛閒名號，條條破褌襠。」

舉鼓山聖箭話，云：「般輸善攻，墨翟善守，貪天功以為己力，發蹤指視者誰耶？老凍儂，老凍儂，也合招得。」頌云：「魯酒薄，邯鄲圍，麒麟鬥，日月食，鯨魚死，彗星出。雪峰雪峰，父作子述。」

舉深、明二上座過淮河話，云：「那裏是明兄欠悟處覷？若人辯得，許他做法眼兒孫。」頌云：「欠悟果然欠悟，暗裏昏昏趕路，一腳踏著秤錘，原來祇是銕做。」

舉子韶格物妙喜物格話，云：「閻州頭落，將謂是意之所在即為物耶？墮他語言，雲霧不少。當日吹毛在手，任意縱橫。子韶！子韶！頭落也未？」頌云：「壁壘一變，眾軍皆驚，莫耶橫按，正令方行。」

舉龍牙禪板蒲團話，云：「雪竇遏捺古人，誇他盧公別有長處，非謂西來無意，實實地死水不藏龍也。當日龍牙順水推舟，懷心不善，打即任打，兩員尊宿被伊倒拔虎鬚。」頌云：「陷虎之機也太奇，蒲團禪板假癡愚，待他雨點輕輕下，面皮翻轉占便宜。」

舉城東老姆話，云：「瞿曇使盡神通，不免被他老妮子看破。當時老姆家無白澤之圖。」

舉世尊初生，雲門一棒話，對眾云：「且道世尊過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師云：「當時未免靈龜負圖。」僧云：「雲門打世尊如何？」師云：「也是巡人犯夜。」

舉女子出定話，云：「這女子來歷不明，當時世尊不合收留在方丈裏，致使文殊費盡神力，哄動他罔盟男子從地底下走來，魔魅人家不少。老瞿曇！老瞿曇！三十棒自領出去。」

禪者舉王太傅入昭慶話求師著語，師云：「王太傅入昭慶煎茶，垛生招箭。朗上座與明招把銚，事有偶然。朗掇翻茶銚，一杓惡水。太傅問：『爐下是甚麼？』也少不得這一問。朗云：『捧爐神。』見神見鬼。傅云：『既是捧爐神，為甚麼卻傾翻茶銚？』咄咄逼人。朗云：『仕官千日，失在一朝。』爛泥裏有刺。傅拂袖便行，見機而作。明招云：『朗上座喫了招慶飯，外邊去打野榧。』忍俊不禁。朗云：『和尚又作麼生？』任伊起倒？招云：『非人得其便。』肫膊不向外曲，賊過後張弓。雪竇蹋倒茶爐，又作麼生？將謂有多少奇特。即如雪竇頌云：『來問若成風，應機非善巧。堪悲獨眼龍，曾未呈牙爪。』一似不許他古人，瞎瞎。不見道：當斷不斷，反招其亂。」

澗梅舉托缽話求著語，師云：「舉來。」梅云：「雪峰作飯頭，一日飯遲。」師云：「事從根腳起。」梅云：「德山托缽下法堂。」師云：「雖然打草，也要驚蛇。」梅云：「鐘未鳴，鼓未響，老漢托缽那裏去？」師云：「只顧貪前，不覺落後。」梅云：「德山低頭歸方丈。」師云：「陷馬深坑。」梅云：「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師云：「扶起破砂盆。」梅云：「汝不肯老僧那？」師云：「是甚麼心行？」梅云：「巖頭密啟，說法有別。」師云：「龜毛三寸長。」梅云：「且喜老漢會得末後句也。雖然如此，祇得三年。」師云：「蒼天！蒼天！」梅云：「後三年果示寂。」師云：「是！是！」

舉離四句絕百非話，云：「馬祖父子被個沒鼻孔阿師驀頭一問，直得去死十分。這個且置，藏頭白，海頭黑，畢竟差別在什麼處覿？」

舉藥山遣化主甘贄施金話，云：「我當時若作藥山，但將這兩錠金付庫司，為他病夫設齋懺悔，且教渠甘贄老漢病卻三十年。」

舉雲巖掃地話，云：「玄沙只見第二月，且不見第一月。如何是第一月覿？癡人癡人，莫認影好。」

舉溈山喚院主喚第一座話，云：「溈山有陷虎之機，要且被院主與第一座勘破。」顧左右云：「屈！屈！」

舉甘贄入南泉設齋話，云：「黃蘗因齋慶讚，事有偶然，勞他甘贄俗漢作佛法商量，出出入入，打個之遶。畢竟甘贄施財不是好心，勸你諸人切莫貪他一粒米。」

僧舉問對朕者誰話，師云：「當時老胡被他梁皇一拶，直得去死十分。」僧云：「作家君王，天然有在。」師云：「莫錯。」

荅泗洲大聖為甚揚州出現語，云：「話不投機半句多。」

代迦葉擯文殊語，云：「和寺主一齊擯卻。」

代道者孃未生語，云：「合取狗口。」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

弟子智巽、智湛編

拈古

世尊初生，雲門一棒。

拈云：「我見雲門，未免還他一棒。」良久，云：「險。」又云：「千年田地八百主。」

女子出定。

拈云：「雙雙瓦雀，點點楊花，無那東君一期春事，當時曼殊室利身在其中。」

倒卻門前剎竿著。

拈云：「指東話西，教壞人家男女，從今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飲光不得無過。」

產難。

拈云：「可惜這傳語漢，當時不消道個善哉善哉，持缽盂便行，好個兒郎一時產下。」

迦葉踏泥次，沙彌問：「尊者何得自為？」洞山云：「莫要茶喫麼？」

拈云：「洞山小心祇候，要奉尊嚴，爭奈他飲光，當日下殿而走。」

國師三喚侍者。

拈云：「大小南陽辜負侍者不少。何故？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丹霞見忠國師，纔展坐具，師云：「不用，不用。」霞退後三步，師云：「如是，如是。」霞進前三步，師云：「不是，不是。」霞一匝而出。

拈云：「有縱有奪，識休識咎，不愧一回相見。然雖如此，黃石公賴遇子房，若是漢高，不免遭他嫚罵。」

婆子燒庵。

拈云：「這婆子俗氣不除，宛擬大人之作，當時庵主早辯來機，未免呵呵大笑。」

南泉斬貓。

拈云：「南泉未免孤危，若不是趙州入來，這死貓頭誰人著價？要識趙州麼？也只是頭戴草鞋漢。」

南泉問僧：「夜來好風，一得一失。」

拈云：「誰得誰失？且如兩庵主一般，拳頭得失又在甚處摭？識得王老師，有其父必生其子。」

鹽官犀牛扇子。

代侍者語云：「寒暑不時，和尚早晚珍重。」

麻谷到章敬處作禮，遶禪床三匝，振錫而立。章敬道：「是！是！」次至南泉處亦然。泉云：「不是！不是！」谷云：章敬道是，和尚為甚道不是？泉云：「章敬即是，是汝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

拈云：「一抬一搦，總之不是好心。爭奈這漢倒用探竿，弄出王老師一五一十。且要問你：水牯牛還敗壞麼？」

智藏普請次，云：「因果歷然，爭奈何！爭奈何！」有僧出，以手托地，藏云：「作什麼？」僧云：「相救！相救！」藏云：「這個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藏云：「師子身中虫，自食師子肉。」

拈云：「好個師僧，前兩度受地商於，後一度辭田綿上藏頭，恁般惡口，也知鳥盡弓藏。」

魯祖面壁。

拈云：「不得南泉，洎合無人著價。有者道：『少林壁觀，從上已然。』作恁般見解，羞也不識。」

鄧隱峰辭馬祖，祖云：「甚處去？」峰云：「石頭去。」祖云：「石頭路滑。」峰云：「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遶禪床一匝，振錫一下，問：「是何宗旨？」頭云：「蒼天！蒼天！」峰無語。迴，舉似馬祖，祖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兩聲。」峰又去，一依前問，頭乃噓兩聲，峰又無語。歸，舉似馬祖，祖云：「向汝道石頭路滑。」

拈云：「隱峰鈍漢，待石頭噓兩聲時，也道個蒼天蒼天。可不是現成句子？」

烏臼問僧：「近離甚處？」僧云：「定州。」臼云：「定州法道何似這裏？」僧云：「不別。」臼便打，僧云：「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臼云：「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僧便出，臼云：「屈棒有人喫在。」僧云：「杓柄在和尚手裏。」臼云：「若要，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臼三下，臼云：「屈棒，屈棒。」僧云：「有人喫在。」臼云：「草草打著個漢。」僧禮拜，臼云：「卻與麼去也。」僧大笑而出，臼云：「消得溜麼？」

拈云：「矮子只解看戲，說賓主、說互換、說始終，可曾摸著他家鼻孔麼？」

陸亙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一片石，亦曾坐，亦曾臥，如今欲鐫作佛，得麼？」泉云：「得，得。」大夫云：「莫不得

麼？」泉云：「不得，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

拈云：「南泉隨風倒舵，雲巖、洞山搖艣釘樁，累他一片石，鐫佛也不得，不鐫佛也不得。」

百丈再參馬祖。

拈云：「百丈木馬嘶風，黃蘗泥牛吼月，當時一喝，震動虛空。雪竇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遭他後人檢點，且道雪竇還有過麼？」

百丈野狐。

拈云：「前百丈、後百丈，一總是野狐精，祇合同坑埋卻。當時黃蘗多少希奇，近前一掌，有功者賞。」

溈山摘茶次，謂仰山云：終日摘茶，只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一下，溈云：「子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云：「未審和尚如何？」溈良久，仰云：「和尚只得其體，不得其用。」溈云：「放子三十棒。」

拈云：「父不父，子不子，留將話柄傳播諸方。且道三十棒過在甚麼處？」

仰山與北庵主問訊溈山，直官客喫茶次，溈因指示官人云：「同參古佛來。」主云：「百年後覓個舉這話也難得。」溈云：「即今作麼生？」主云：「結舌有分。」溈云：「官人現在也道不得。」主云：「仰山不甘此對。」溈云：「作個庵主也難得。」

拈云：「官馬相蹋也沒來由，累他仰山和那官人大家在草裏輥。」

仰山于耽源處，得九十七圓相，建立宗旨。

師打一圓相，云：「看！看！是甚麼？」一僧出云：「一相中具三十二相，太玄三倍法也不為奇。」又一僧出云：「九十六種外道各具一相，連他黃面瞿曇也出這圈子不得。」師云：「似則也似，是則未是。且去，明日商量。」

臨濟從大愚歸，乃與黃蘗一掌，蘗云：「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仰山云：「非但捋虎鬚，亦解坐虎頭。」

拈云：「說甚麼虎鬚虎頭，當時也是騎虎之勢。黃蘗！黃蘗！得人一牛，還人一馬。」

臨濟陞堂，有僧出，濟便喝，僧亦喝，便拜，濟便打。或見僧來，乃豎起拂子，僧禮拜，濟便打。或云：「謝和尚指示。」或時僧不顧，濟並打。或問僧：「甚處來？」僧纔答話，濟遂拈棒，僧擬議便打。

拈云：「先照先用，同時不同時，些小家私盡情演出，莫有個旁不肯底麼？一總喚來喫棒。」

保壽打胡釘鉸，鉸後到趙州，舉前話有省。

拈云：「保壽雖則孫承祖業，未免依樣葫蘆。胡釘鉸終是死漢，若解知恩報恩，打趙州有分在。」

三聖逢人即出，興化逢人即不出。

拈云：「伍胥滅楚，包胥存楚，兩人功業即不無，當時也只爭了一分意氣。」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拈云：「三聖也是一員戰將，爭奈這老賊何？于此不明，說甚逢強即弱？」

興化擯克賓。

拈云：「興化徒讀父書，羞說將家之子。當時克賓眼睜睜地大笑出門。」

藥山久不陞堂，因院主請，乃云：「經有經師，論有論師，怎怪得？」

拈云：「老漢賣乖，賴有後語。不然，幾被他禪林中商量道：『藥山是明威音那邊。』」

雲巖擔糞次，藥山問：「作甚麼？」巖云：「擔糞。」山云：「那個漢？」巖云：「在。」山云：「汝來去為誰？」巖云：「替他東西。」山云：「何不教伊並行？」巖云：「和尚莫謗他。」山云：「不合與麼道。」巖云：「如何道？」山云：「還曾擔麼？」

拈云：「雙雙燕子作語梁間，只莫向佛頭痾屎。」

藥山晚參，云：「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時有僧出，云：「特牛生兒也，祇是和尚不道。」山喚侍者：「將燈來。」僧便抽身入眾。

拈云：「我當時作藥山，從眾中覓這僧來，棒了赶出，任伊甘與不甘，儘教按牛頭喫草。」

丹霞燒木佛。

拈云：「木佛放光，賴他丹霞一把火。院主若解，拍手呵呵，那時鬚眉合自天然墮落。」

雲巖問百丈：「每日區區為阿誰？」丈云：「有一人要。」巖云：「因甚不教伊自作？」丈云：「他無家活。」

拈云：「百丈當時也解奉重一路，豈獨洞山門下不犯當頭？」

溈山問雲巖：「汝在藥山是否？」巖云：「是。」溈云：「藥山大人相作麼生？」巖云：「涅槃後有。」溈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巖云：「水灑不著。」巖卻問溈：「未審百丈大人相如何？」溈云：「蚊子上銕牛，無你下口處。」

拈云：「陳長文問陸士衡云：『陸抗、陸遜是君家何如人？』陸云：『亦猶君於陳實、陳紀。』此意何如？」

道吾遍身是手眼，雲巖通身是手眼。

拈云：「暮四朝三，不免賦芧之智；兩個漢一回起倒，難為旁觀。」

夾山見船子。

拈云：「波迴浪轉，盡底掀翻，且道船子臨行是明甚麼邊事？人人盡欲出常流，曾夢見麼？」

李翺參藥山。

拈云：「李翺鈍漢，總饒向指天指淨瓶處相見，已錯過藥山了也。待他矢上加尖，堪作甚麼？若是當時便出，呼喚不回，豈不天然貴裔？」

石霜首座明一色邊事，九峰云：「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

拈云：「坐斷白雲，爭免遭人撿點？雖然如此，首座不解轉位，九峰不解轉功，要且先師意，一總未夢見在。」

僧問石霜：「萬戶俱閉時如何？」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僧經半年方始道得，云：「無人接渠。」霜云：「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雲蓋聞，卻禮請石霜為道，霜云：「無人識渠。」蓋于言下有醒。

拈云：「金鞭夜靜，不睹堯顏，必若夷王下堂，說甚天威咫尺？雲蓋鈍漢，鷂子過新羅。」

三平陞座，有一道士從東過西，又一僧從西過東，平云：「道士卻有見處，師僧未在。」士禮謝，便打。僧作禮，亦打。復謂眾云：「公案作麼生斷？有人斷得麼？」三問無對，乃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擲拄杖歸方丈。

拈云：「雖然弄死蛇漢，賴得後邊胡亂一上，與趙州兩庵主各自分科。且道趙州的是？三平的是？」

韓文公問大顛云：「弟子軍中事多，省要處乞師一句。」顛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顛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個入處。」

拈云：「韓吏部聰明一世，懵懂一時，被侍者進了一服毒藥也不辯得。」

洞山請泰首座喫果子，隨後一喝，掇退果桌。

拈云：「過在動用處，首座也解火上栽蓮。喝一喝，掇退果桌，威音不薦，再問彌勒。」

洞山云：「直道本來無一物，也未消得他衣缽，合下得一語。」有僧下九十六轉語，不愜山意，末後一轉始契。旁一僧不聞末後，遂請益，其僧三年終不與舉。後疾次，僧持刀逼云：「若不舉，殺上座去也。」僧悚然為舉，乃云：「直饒將來，亦無處著。」

拈云：「雪竇道：『將來底瞎。』天童道：『不受的瞎。』畢竟如何？且道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解語，還免得麼？瞎！瞎！」

僧在延壽堂不安，要見洞山，山至，僧云：「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山云：「你是甚麼人家男女？」僧云：「大闡提人家男女。」

拈云：「圓悟道：『闡提男女，四山相逼時，手腳忙亂。』錯！錯！殊不知這僧深解個回互法門，臨行逗漏一上粟畚裏去，快便難逢。」

洞山示眾云：「有一人在千人萬人中，不背一人，不向一人，你道此人具何面目？」雲居出云：「某甲參堂去。」

別雲居語云：「和尚莫要見此人麼？」

僧問洞山：「如何是鳥道？」山云：「不逢一人。」「如何行？」山云：「直須步下無私去。」「祇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山云：「因甚認奴作郎？」「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不行鳥道。」

拈云：「寶殿重重，鳳無依倚，饒你花飛九月、木秀三冬，尚隔他三十里在。」

洞山問雪峰：「甚處來？」峰云：「斫槽來。」洞云：「幾斧斫成？」峰云：「一斧斫成。」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云：「直得無下手處。」洞云：「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峰休去。

拈云：「洞山飛電閃晴空，雪峰擔雲入巖壑，雖則作家，這裏還欠一著。」

雪峰辭洞山，山問：「甚處去？」峰云：「歸嶺中去。」

拈云：「要開火裏蓮花，須向鋒刃邊作些活計，雪峰當日也只解放下鑊頭。」

巖頭一手抬，一手搦。

拈云：「一手搦，一手抬，赤土些些，塗他牛妳。可笑灪公當日被洞山一拶，賣弄有家私。」

南泉云：「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洞山舉問雲居，居云：「誰與安名？」洞山被問，禪床振動，乃云：「吾在雲巖曾問老人，直得火爐振動，今日被子一問，通身汗流。」

拈云：「大小洞山被雲居一箚，果然吐露不得。」

西園燒浴，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拍手拊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為承當處不諦。」

拈云：「俱胝彗孛臨頭，無端受屈，且道一指一掌畢竟淆訛在甚處斆？」又云：「雲巖豎起掃帚，與這撫掌三下，還有同異也無？於此不明，全被曹山瞞卻。」

香嚴枯木龍吟，髑髏眼睛。石霜云：「猶帶喜在，猶帶識在。」曹山云：「血脈不斷。」又云：「乾不盡。」圓悟云：「一人透語滲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

拈云：「古人不是步步爭高，也要明他功位俱轉的頭腦。且三種滲漏，如此批判，還當他古人意麼？圓悟父子十分聰明，按牛頭喫草。」

僧問曹山：「承聞洞山道：『一老一不老。』如何是一老？」山云：「不扶持。」「如何是一不老？」山云：「枯木。」僧舉似逍遙忠，忠云：「三從六義。」

拈云：「我即不然。有人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向他道：『投子道底。』『投子道甚麼？』『丫角女子白頭絲。』」

僧問曹山：「玉殿苔生，意旨如何？」山云：「不居正位。」

拈云：「南泉牽犁，曹山拽靶，說奉說輔，露布去也。」

曹山法身偈。

拈云：「還是法身？還是法身向上斆？說我說渠，未免陳年古董。」

僧問雲居：「如何是諸佛師？」居喝云：「這田庫奴。」僧禮拜。居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居云：「元來不會。」僧作舞而出。居云：「沿臺盤乞兒。」

拈云：「雲居腦後見腮，當門缺齒，算來不是好人。這僧作舞而歸，果然唱蓮花落也。」

雲居何必，興化不必。

拈云：「二十年前陳倉暗度，二十年後棧道明修，雲居雖則使盡機關，爭奈興化善能指鹿為馬？」

龍牙問德山：「學人杖莫邪取師頭時如何？」山引頸近前云：「囚。」牙云：「頭落也。」山呵呵大笑。洞山聞舉，乃云：「德山道甚麼？」牙云：「山無語。」洞云：「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的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懺謝。後有僧舉似德山，山云：「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了多少時？救得有甚用處？」

拈云：「一箇笑面虎，耑打些野食喫，被他山神土地點破，奈何奈何？雖然如此，龍牙且解踞虎頭，但不曾收得虎尾。」

疏山造塔。

拈云：「不撞啞鐘，爭知斷竹？將錯就錯，儘彀支吾。說甚龜毛數丈、臘月蓮花？轉是畫蛇添足。」

洛浦見夾山，山云：「爭教無舌人解語？」

拈云：「雪竇云：『我當時若作洛浦，提坐具便搥。』雲溪即不然，當時待夾山舉一絡索。進云：『譚而不譚，果然奇特。』他有後語，拍手便行，多少是好？」

華嚴和尚上堂，廓侍者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禮拜曰：「老漢一場敗缺。」復喝一喝歸眾，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為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眾打趁。」穴曰：「他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休去。穴舉似廓，廓曰：「著甚來由？」

拈云：「守廓侍者慣逞鋒鋩，華嚴和尚善施韜略，一期賓主，首尾分明。維那！汝來也，口喃喃地撒泥撒沙，意在雙鵰一箭，這漢傳言送語，渾水裏洗不清。」

德山托缽。

拈云：「低頭歸方丈，是他巖頭識破機關，轟起青天霹靂。次早陞堂，尋常有別，莫是巖頭智過于師麼？三年後德山不示寂，又且奈何？蒼天！蒼天！同條生，不與他同條死。」

廓侍者問德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云：「作麼，作麼？」者云：「敕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者過茶與山，山撫背一下，云：「昨日公案作麼生？」者云：「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

拈云：「德山瞌睡大蟲，咬人慣不露齒。廓侍者雖則爭先處強，原來蝦跳不出斗，幾多人到此被伊熱瞞。」

婆生七子。

拈云：「巖頭渡船辛苦，草草底打著一箇臭老婆，枯楊生花亦可醜也。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扈三娘善逞風流，當時嵇公只是船稍把住。」

欽山去看巖頭住庵，人事了，問：「師兄在此住持，二時粥飯作麼生？」巖云：「每日受張四郎供養，極是難消。」山云：「他日去他家作男作女。」巖以手作拳安頭上，山云：「與麼則向頂[寧*頁]上生去也。」巖便喝。山又云：「何如生取文邃去？」巖又喝云：「我見你二三十年鼓兩片皮，直至如今猶作這個去。」就便喝出張四郎，卻共歸宅。山乃垂淚云：「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至半夜，去敲門，巖云：「這偷兒鬼去。」山云：「師兄！師兄！有佛法不向文邃道，且乞師兄慈悲。」巖便開門，為他說細大法門，方得安樂。

拈云：「且道巖頭向欽山說個什麼法門，欽山纔得安樂？推聾粧啞，不是好心。當日巖頭、雪峰盡力扶起個末後句，欽山是他同參，也來共出一隻手。諸仁者！要做巖頭即易，要做雪峰、欽山即難，莫辜負好。」

德山侍者參欽山，纔禮拜，欽把住云：「還甘欽山與麼也無？」者云：「某甲卻悔久住德山，今日無言可對。」欽放卻云：「一任你祇對。」者撥開胸云：「且聽某通氣一上。」欽云：「德山門下即得，這裏一點也用不著。」者云：「久委欽山不通人情。」欽云：「累他德山眼目。參堂去。」

拈云：「畢竟洞山、德山是何優劣？欽山、欽山大類單于虐漢使者，畢竟節旄不落，奈子卿何？」

鼓山聖箭。

拈云：「托缽一回，祖禰不了。當時雪峰懸羊頭賣狗肉，惹他孚上座虛空挖縫，好肉做瘡，落得鼓山豎子成名，一場笑具。老凍儂！老凍儂！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

雪峰參烏石，及住後，示眾云：「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墜噇酒糟漢向甚處摸索？」

拈云：「大好鳳凰兒！當時入不得老觀門也罷了，如今莫是還出他的門不得麼？這裏作麼生摸索？」

僧問石霜：「咫尺之間，為甚麼不睹師顏？」霜云：「遍界不曾藏。」僧後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僧回，舉似霜，霜云：「這老漢著甚麼死急？」洞山云：「笑殺土地。」

拈云：「雪峰雪上加霜，石霜日中逃影，洞山撫掌，笑殺旁觀。忽有人問：『為甚不睹師顏？』瞎瞎！」

雪峰鱉鼻蛇，長慶喪身失命。玄沙用南山作麼？雲門拄杖作怕勢。

拈云：「一夥弄蛇漢，總只隨邪逐惡。若是個衲子，何不向雪峰頭上痾？」

雪峰望趙州作禮，從此不荅話。

拈云：「雪峰不荅話，最占便宜，趙州古佛被他一杓水潑了也。雪竇謂：『斬釘截鉄，就下平高。』不勞重舉。」

雪峰在僧堂內燒火，閉卻前後門，乃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外拋入，峰便開門。

拈云：「抱薪救火不是好心，當時不合放過。」

貞溪因僧到，乃豎拂子云：「貞溪老漢還具眼麼？」僧云：「某甲不敢見人過。」溪云：「老僧死在闍黎手裏。」僧以手指胸便出去，溪云：「闍黎參見先師來。」至晚，請喫茶了，

僧拈起盞云：「這個是諸佛出世邊事，作麼生是未出世邊事？」溪撥卻盞云：「闍黎死在老僧手裏。」僧云：「五里牌在郭門外。」溪云：「無故惑亂師僧。」僧遂起謝茶，溪云：「特謝闍黎相訪。」

拈云：「雖則主賓酬酹，不免是個優孟衣冠。」

僧問曹山：「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山云：「曹山不如。」「出世後如何？」山云：「不如曹山。」天童云：「主賓互換。」萬松云：「主賓和合。」

拈云：「說互換也由你，說和合也由你。只如道：自攜瓶去酤村酒，卻著衫來作主人。是和合？是互換鄴？諸人若向他兩頭著，倒辜負古人。」

乾峰上堂：「法身有三種病、二種光，一一透得始是好手，須知臨時更有一竅在。」雲門出眾云：「庵內人為甚不見庵外事？」峰呵呵大笑。門云：「猶是學人疑處。」峰云：「子是甚麼心行？」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峰云：「與麼始得穩坐。」門應諾諾。

拈云：「普州人相見，自解作活。當時淨裸裸一個法身，被這些阿師恁般抬、恁般搦。且問你：炙驢左膊，還醫得法身病麼？」

乾峰舉一不得舉二，明日不得普請。

拈云：「蒼天！蒼天！且道節拍在甚麼處？」

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乾峰拄杖畫一畫，雲門扇子[跳-兆+孛]跳。」愚庵老人云：「一箇太簡，一箇太奢。我則不然。」乃操吳音，作吳歌一拍。

拈云：「乾峰畫地為牢，商鞅徙木；雲門說玄說玅，騶衍譚天。愚庵老漢唱綿州巴歌，未免誑惑人家男女。我則不然。如何是涅槃門？啞！」

僧問雲門：「如何是法身向上事？」門云：「向上與汝道即不難，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請和尚鑒。」門云：「鑒即且置，作麼生會法身？」僧云：「與麼？與麼？」門云：「這個是長連床上學得的。我且問汝，法身還解喫飯麼？」僧無對。

拈云：「要知北斗南看，且待木人起舞，可憐螳臂怒以當車。」

雲門至僧堂中，僧爭起迎，門立而語曰：「石頭道：『回互不回互？』」僧便問：「作麼生是不回互？」門以手指云：「這個是板頭。」又問：「作麼生是回互？」門云：「汝喚什麼作板頭？」

拈云：「祖翁一片閒田地，四至分明，盡行出賣了也。天皇恁麼，龍潭恁麼，不教辜負來。」

雲門體露金風。

拈云：「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你若不信，去問巴陵。」

玄沙三種病人。

拈云：「這老漢自投降款。」

玄沙白紗。

拈云：「玄沙偶達空函，也是一時詿誤。山頭老漢不合佛法相見，惹他口開，父子之間未免遭人檢點。」

保福問羅山：「有人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鈔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羅召大師，福應諾，羅云：「獼猴入道場。」羅卻問明招：「忽有人問你作麼生？」招云：「箭穿紅日影。」

拈云：「敲起巖頭銅鑼，牽出羅山猴子，大似天津橋上，不妨好看一回，卻被明招一箭射翻，大家懨懨。有者道：『瓜州賣瓜。』有者道：『普州送賊。』那一語最諦當聱？」

羅山侍巖頭遊山次，忽喚：「和尚！」頭云：「作麼？」山乃近前作禮，問：「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又不肯洞山？」頭云：「是。」山云：「和尚豈不是法嗣德山又不肯德山？」頭云：「是。」山云：「不肯德山即不問，只如洞山有甚麼虧缺？」頭良久，云：「洞山好佛，只是無光。」山便作禮。

拈云：「巖頭！巖頭！被他羅山勘破了也。洞山古佛，只是無光。錯會者不少。」

瑞巖主人公語，僧舉似玄沙，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

代僧語云：「笞。」

法眼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主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眼云：「與麼又爭得？」主云：「某甲只與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眼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主便禮拜。

拈云：「畢竟爭差在甚麼處？若人辨得，攜雲換月有多少難？」

法眼因子方上座自長慶來，乃舉長慶偈問：「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方遂舉拂子，眼云：「恁麼會又爭得？」方云：「和尚尊意如何？」眼云：「喚什麼作萬象？」方云：「古人不撥萬象。」眼云：「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撥不撥？」方豁然有省。

拈云：「金博金，水洗水，子方恁般悟去，爭免個知解宗徒？」

深、明二上座到淮河，見鯉魚透出。

拈云：「深上座相煎太急，也是無端。明兄！明兄！待他道個欠悟在，卻呵呵大笑起來，多少是好？」

智門遊山回，首座與眾出接，座云：「和尚遊山不易。」門拈拄杖云：「全得他力。」座進前奪卻，拋向一邊，門放身便倒，大眾進前扶起，門拈拄杖一時趁散，回顧侍者：「向你道全得這個力。」

拈云：「趁散大眾，不奈船何？侍者若解弄一上，但向道：『情知，情知。』這老漢一場懊懶。」

僧問法燈：「如何是先師不了的公案？」燈拈拄杖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

拈云：「過在甚麼處？再與一棒，多少風流。卻順口道個過在我殃及你，漏泄了也。雖然如此，承言者多。」

宋太宗因僧朝見，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臥雲庵。」帝曰：「臥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雪竇顯代云：「難逃至化。」

別云：「一朵紅雲捧玉皇，謝陛下降尊相見。」

雪竇問新到闍黎：「甚處人？」僧提起坐具，竇云：「蝦跳不出斗。」僧云：「[跳-兆+孛]跳。」竇便打，僧云：「更[跳-兆+孛]跳。」竇又打，僧便走，竇喚回，僧作禮云：「觸忤和尚。」竇云：「我要這話行，你又走作甚麼？」僧云：「已遍天下了也。」竇復打五棒，僧云：「有諸方在。」竇云：「你只管喫棒。」又喚第二位的近前來，問：「甚處人？」僧云：「鼎州人。」竇云：「敗也。」僧云：「青天白日。」竇云：「兩重公案。」僧云：「恰是。」竇以拄杖指云：「你擬[跳-兆+孛]跳。」僧擬議，竇亦打五棒。參頭云：「這僧喫棒與某甲不同。」竇一時喚近前，僧珍重便走，竇隨後與一拄杖。

拈云：「只待鯨吞海水，露出珊瑚，說甚火炎崑崗，玉石俱盡？」驀拈拄杖，喝一喝，云：「老僧令行也。顯禪師，顯禪師，切須迴避。」

僧問同安丕：「如何是和尚家風？」安云：「金雞抱卵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忽遇客來，將何抵待？」安云：「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歸。」

拈云：「忽有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向道：『住持千嶂月，衣缽一溪雲。』『客來將何抵待？』向道：『缽裏飯，桶裏水。』『奈正偏回互何？』『瞎漢作恁般語話。』」

僧問雲居簡：「孤峰獨宿時如何？」居云：「閒卻七間僧房不宿，阿誰教汝孤峰獨宿？」

拈云：「莫守寒巖，白雲不妙。雲居尋常說話，的的提綱。等待商量，千里萬里。」

同安丕將示寂，上堂云：「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峰前事若何？」三舉，莫有對者。同安志出曰：「夜明簾外排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丕云：「須是這驢漢始得。」

拈云：「退位朝君，他人也儘辯得；若違時失節，又不堪也。直教放馬歸牛，正好當依而立。」

僧問：「梁山觀家賊難防。」觀下禪床把住云：「莫教濕卻袈裟角。」

拈云：「言中有響，句裏藏鋒，莫教打濕袈裟，西望青牛，關尹不復相見。」

太陽玄問梁山：「如何是無相道場？」梁指觀音云：「此是吳處士畫。」玄擬進語，梁急索云：「這個是有相的，那個是無相的？」玄於言下領悟作禮，卻依本位立。梁云：「何不道取一句來？」玄云：「道即不辭，恐難上紙筆。」

拈云：「倪雲林山水全是白描，好幅吳道子觀音，直教放將搕[打-丁+(天/韭)]堆裏。」

太陽問僧：「甚處來？」云：「洪山。」陽云：「先師在麼？」曰：「在。」陽曰：「請渠出來相見。」僧曰：「聾？」陽曰：「這個猶是侍者。」僧無對。陽曰：「喫茶去。」

拈云：「陸羽閒情，劉伶舊態，者僧分上也是醉後添杯。且道太陽喫茶去？還是趙州喫茶去？還是保福喫茶去？」

芙蓉參投子，問：「祖師言句如家常茶飯，此外別有為人處麼？」子曰：「寰中天子還假堯舜禹湯也無？」蓉擬進語，子以拂子驀口摵曰：「汝發意來早有三十棒也。」蓉忽開悟，禮拜便行。子曰：「且來，闍黎！」蓉不顧。子曰：「汝到不疑之地耶？」蓉掩耳而去。

拈云：「天然貴胤，直捷承當。且來闍黎要，與伊轉位相見。掩耳而去，被他旁人道：『莫炭庫裏藏身。』」

興陽因僧問：「娑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陽曰：「金翅鳥王當宇宙，個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如何？」陽曰：「似鶻提鳩君不信，御樓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陽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教點額痕。」

拈云：「肯諾不得全，興陽一棒到底。幻寄云：『剖公著賊。』果然麼？」

佛日到夾山，山曰：「甚處來？」曰：「雲居來。」「即今在甚麼處？」曰：「在夾山頂[寧*頁]上。」山曰：「老僧行年在坎，五鬼臨身。」

拈云：「理應箭鋒還他好手。時人不審，卻謂絲來線去，全弄精魂。」

僧問芙蓉：「師唱誰家曲？」蓉云：「金鳳夜棲無影樹，峰巒纔露海雲遮。」

拈云：「有人問我：『師唱誰家曲？』向道：『千年丹井仙人筍，一宿風帆處士梅。』且道與芙蓉是同是別？」

寶峰，上堂：「舟橫江渚，棹舉清波，擬議之間，白雲萬里。」

拈云：「饒你十分成現，也是子規聲裏一夜啼痕，要說他金殿清風，也太遠在。」

自得暉入天童室，童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卻嘆回時鬢似霜」語詰之，暉云：「其入離，其出微。」

拈云：「不是孫登，難為阮籍。」

長蘆歇，上堂：「轉功就位是向去的人，玉蘊荊山貴。轉位就功是卻來的人，紅爐片雪春。功位俱轉，通身不滯，撒手無依，石女夜登機，密室無人掃。」

拈云：「齊彰齊隱，只俱轉二字盡之矣。畢竟是三句？是四句？轉功屬第三位，轉位屬第四位，直至俱轉，這方是第五位。那邊更那邊，切忌坐著。」

道吾真示眾，舉：「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階前狗尿天，幡竿頭上煎餶飿子，三個胡孫夜簸錢。』老僧即不然，三面狸奴腳踏月，兩頭白牯手拏煙，戴冠碧兔立庭柏，脫殼烏龜飛上天。且道淆訛在甚麼處？」

拈云：「上大人，收拾起，如何若何？趙錢孫李。」

南院陞座云：「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有僧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院云：「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僧云：「此猶未是某甲問處。」院云：「汝問作麼生？」僧云：「失。」院乃打，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云：「當時南院棒折那？」僧忽然契悟，迴覲院，值院遷化，乃謁風穴，穴云：「莫是當時問啐啄話的麼？」僧云：「是。」穴云：「汝當時作麼生？」僧云：「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穴云：「汝會也。」

拈云：「風穴若是個漢，待這僧來時，正好棒了趕出。不見道啐啄同時失麼？」

僧問風穴：「語嘿涉離微，如何通不犯？」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華香。」

拈云：「從來萬象一句明該，鷓鴣啼處識取玄門，九月菊花不為分外。有者道：『人境俱不奪。』詳哉言之，孟八郎，孟八郎，莫趁口快。」

汾陽十智同真。

拈云：「汾陽沙裏尋油，將一箇料揀門庭，弄得花五花六。」驀舉拳，云：「要辯這一絡索麼？向這裏會取。」

渺潭因僧禮拜起，垂下袈裟角，僧問云：「脫衣卸甲時如何？」潭云：「喜得狼煙息，弓弭壁上懸。」僧卻攬袈裟云：「重整衣甲時如何？」潭云：「不到烏江畔，知君未肯休。」僧便喝，潭云：「驚殺我。」僧拍一拍，潭云：「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潭云：「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只是販私鹽漢。」

拈云：「河曲交綏，要且兩無勝負。初禮拜、終禮拜，節制井然；末後火攻，徒然下策。」

黃山谷聞桂花香，薦得無隱之旨。

拈云：「山谷鬚眉丈夫，被晦堂向眼睛鼻頭裏著些搕[打-丁+(天/韭)]，若不遇死心點破，將祇認個驢前馬後的為作自己，豈不錯斷送了一生？」

三佛侍五祖，至夜深，祖云：「各下一語。」鑑云：「彩鳳舞丹霄。」眼云：「銕蛇橫古路。」果云：「看腳下。」祖云：「滅吾宗者克勤也。」

拈云：「五祖眉毛長多少？我當時且不然。銕蛇彩鳳，明窗下安排；勤巴子腳跟不清，放汝三十棒。」

五祖因僧問：「如何是佛？」祖云：「露胸跣足。」「如何是法？」祖云：「大赦不原。」「如何是僧？」祖云：「釣魚船上謝三郎。」大慧云：「一轉語下，具有主賓玄要、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無量妙義。」

拈云：「我即不然。如何是佛？東土西天只一橛。如何是法？三六九尺一丈八。如何是僧？多年枯木老成精。說甚洞山、雲門玄要主賓，可不羞死。」

大慧舉竹篦子問德光，光云：「杜撰長老，如麻似粟。」慧云：「你是第幾個？」光云：「今日捉敗這老賊。」

拈云：「欺敵者亡。」

張無盡見玉泉皓，舉傅大士空手把鋤頭頌，皓云：「祇頌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盡云：「請和尚頌。」皓乃頌葡萄棚。

拈云：「這沒鼻孔阿師，將一箇法身弄得簇花簇錦，累他無盡瞎漢向葡萄棚下坐破蒲團，坐到彌勒下生有甚麼限？諸仁者！惺惺著，幸自可憐生。」

張子韶參大慧，論格物義，慧云：「居士只知格物，不知物格。」士茫然，慧大笑。士云：「能開喻乎？」慧舉：「小說，唐人有與安祿山叛者，曾為閬州守，畫像存焉。明皇幸蜀見之，怒，令侍臣以劍斬其像。其人在陝，頭忽墮地。」公頓領深旨，遂投偈云：「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慧印可。

拈云：「閬州一劍，直令子韶頭落。妙喜固是好手，畢竟格物物格是甚爭差？試緇素看。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乃哈哈大笑。

高峰無夢無想主人公。

拈云：「高峰若不向枕子墮地一回，幾乎認奴作郎，畢生不了。諸仁者！還我無夢無想主人公來。」

朱晦庵問天童滅：「如何是母不敬？」滅叉手示之。

拈云：「紫陽慕道而來，未免遭他鈍置。我當時若見，但作女人拜，看這老漢何等面皮？」

雪巖，上堂：「寒風凜冽，遙空下雪，非但紅爐燄上莫覓蹤由，逗入蘆花深處猶難辨別。到這裏，十箇有五雙，盡道明一色邊事，殊不知正是空中花、眼中屑。天寒人寒，巡堂喫茶。」

拈云：「一色若消，方名尊貴，重重指註，也太無端。天寒人寒誰耐煩？要喫茶。」

僧問天童玨：「如何是道？」玨云：「十字街頭休斫額。」

拈云：「前不巴村，後不迭店。」

天童淨，上堂云：「陸修淨、陶淵明、文殊、普賢一款具呈，且道憑誰批判？若是孔夫子，吾無隱乎爾。」

拈云：「干他古人甚事？未免喚來應個時節。有者道：『儒佛一致，禪淨仝歸。』打斷你驢脊。」

天童淨，上堂云：「一個烏梅是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片翼，堪笑烏梅咬銕釘。」鹿門覺失笑曰：「早知燈是火。」

拈云：「此四句語卻明個賓主句，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人辨得，要會他鹿門悟處也不難。」

鹿門示眾：「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青州問：「如何是盡乾坤一隻眼？」門云：「汝被一卷經遮卻也。」州擬對，門搖手云：「不快漆桶。」州於是得旨。

拈云：「有僧道：『我會也，我會也。』和聲便打，云：『這漆桶恁般會去，直須看透牛皮。』」

青州因大明寶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州云：「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明云：「今日又如何？」州云：「你得恁般不識痛痒。」明禮拜，州云：「可惜許棒折也。」明直得汗下。

拈云：「青州被大明兩問，直得在冰稜上走馬、刀山劍樹裏翻身，當時禮拜不是好心。棒雖折，令行也，火爐震動，通身汗流，冷灰裏一粒荳爆。」

青州問：「善財童子至妙高峰覓德雲比丘不得，後於別峰相見，且道是德雲否？」慈雲荅：「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

拈云：「別峰相見，十劫垂成，說正說偏，不勞重舉。且道：慈雲荅話還在他古人分中？還在他時人分中虖？」

王山體云：「既有尊貴的位，當明尊貴的人。須知尊貴之人，不處尊貴之位。」

拈云：「千門宮殿鎖春寒，玉漏沉沉夜將半，正恁麼時，要見他至尊也太遠在。咄！禮拜了，退罷。」

雪巖滿初參普照，照云：「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為事。」滿避席，進云：「和尚而今如何也？」滿云：「如生冤家。」照云：「若不得此語，幾乎枉行千里。」照下禪床，握滿手，云：「作家那！」

拈云：「普照！普照！被他雪巖看破了。諸方只解說啐啄同時，昧卻宗門一隻眼。」

雪巖造王山，問：「洞山於睹影處悟雲巖祇這是，臨濟於徹困處悟黃蘗無多子，及乎出世為人，立甚正偏君臣、玄要人境，無乃反惑亂人乎？」山笑曰：「既云徹悟為人，何得自生惑亂？古人謂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今子疑則病發矣，還知病即藥麼？」巖一日閱兼到頌曰：「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契悟，曰：「今日方知病即藥也。」呈解於山，山曰：「料棹沒交涉。」巖曰：「這回瞞我不得也。」

拈云：「山堂淳謂：『平懷常實，明明炭裏藏身。是病句？是藥句？若向他雪巖悟處見得分明，方信烏焉成馬。』這裏還容折合麼？直饒你正偏玄要縷析條分，折合將來，不免藏身炭庫。沒交涉，沒交涉，還我轉身句來。」

圓通問：「德山是佛祖兒孫，為甚麼佛來也打，祖來也打？」萬松云：「不敢怠慢。」通問：「臨濟是佛祖苗裔，為甚麼佛來也喝，祖來也喝？」萬松云：「祇為佛來、祖來。」

別前語云：「血濺梵天。」別後語云：「因齋慶讚。忽有人出，拈起一棒，喝散大眾，也未許他是德山、臨濟兒孫。來！來！尚須勘過。」

萬松示眾：「機輪轉處，智眼猶迷；寶鏡空時，纖塵不度。開拳不落地，應物善知時。兩刃相逢，如何迴避？」

拈云：「須知照膽秦宮，未是機絲妙密，直得碧油風冷，五褲塗蘇，神用莫儔，始號化生一位也。還辨得麼？」

萬松示眾：「動則埋身千丈，不動則當處生苗。直須兩頭撒開，中間放下，更買草鞋行腳始得。」

拈云：「文殊、普賢趕出水牯牛隊裏去也，觀世音菩薩買得個饅頭盛在碟子裏，碗子七塊，是麼？是麼？」

萬松問僧：「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難聞。』如何是異響？」僧云：「不會。」松云：「善解龍吟。」

拈云：「萬松只圖公案圓成，遇著個噇糟酒的阿師，把個大帽子和頭一套。且道龍吟枯木畢竟誰人得聞？喚取東村王大來，款款問取。」時有僧出云：「曹山血脈不斷又作麼生？」師打一拂，云：「非公境界。」

萬松因僧問：「撒手那邊的人，為什麼不居正位？」松云：「大功不宰。」曰：「回頭這畔的人，為什麼不墮偏方？」松云：「至化無為。」

拈云：「有人問我：『撒手那邊，為什麼不居正位？』向他道：『南嶽遊山。』『回頭者畔，為什麼不墮偏方？』向他道：『天台普請。』爭奈宗旨何？這漢逐塊去也。」

雪庭因僧問：「如何是尊貴一路？」庭云：「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蹤。」

拈云：「八角磨盤空裏走，幾多人會做一色全超。」

林泉承旨燒道藏偽經，以火炬打圓相云：「只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麼？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枉教人口不安寧；其或未然，灰飛煙滅後，任教到處覓天尊。急著眼看。」

拈云：「一夥道士被他活埋。我當時若在，待伊正舉火炬時，仗一把劍、噴一口水，向道：『急急如律令敕。』看此輩老凍儂向何處安身？」

靈隱泰，上堂云：「塵劫來事不離這裏，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拈云：「如今要覓個百不知、百不會的也最難，水牯牛眼光灼灼，照破了三世如來，試拈出看。」

僧問寶應遇：「如何是西來的的大意？」應云：「風送泉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窗前。」

拈云：「和尚何得以境示人？有者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還曾夢見他寶應麼？」

雪軒成，上堂：「白雲萬里，卷舒劫外真機；紅葉千峰，燦爛個中妙旨。」入滅舍利無筭。

拈云：「土窟裏收些榾柮，八萬四千舍利也不為多，卷舒劫外、燦爛個中，還是身裏門、門裏身覷？當時金鎖玄關曾透卻也未？」

松庭嚴於寶鏡三昧契入，常作力田偈曰：「晝拈塊石驅山鳥，曉坐巢庵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更消魂。」

拈云：「種田喫飯也只尋常，且道山鳥野豚、秋風夜月與他寶鏡三昧有甚干連？你諸人試揀點看。」

少室改臨沒偈云：「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遂坐脫。

拈云：「自由自在且置，你道這老漢恁般去了，還恁般來麼？」

僧問嵩山斌：「如何是空劫已前事？」斌云：「烏龜向火。」

拈云：「畢竟是劫前語？劫後語？正偏明暗、玄要主賓，不消這一句子。」

嵩山載示眾：「西來直指，九鼎單絲，汝等諸人打辦個事，直須努力。」

拈云：「若有人出眾禮拜了，歸位而立，也許你親見嵩山。」

定國從因看天衣寔上座因緣，遂悟五位宗旨。

拈云：「一位覷？五位覷？有者道：『本無言說，不涉程途。』五位功勳又明恁麼邊事，瞌睡漢說即儘說，行即儘行。且道：五位功勳是程途？是言說？」

宗鏡書臨沒偈云：「宗鏡宗鏡，鏡破宗正。」擲筆坐化。

拈云：「打破鏡來與汝相見，莫同一鼻孔麼？錯。」

少室潤參宗鏡，鏡舉洞山渠我語詰之，潤悟，以偈荅云：「若要見此人，有個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蹤跡。」鏡云：「子母勦說，須入悟門。」潤云：「尚不借緣，從何門入？」鏡云：「不借一句，於意云何？」潤云：「彩鳳翻飛身自在，銕牛奔吼意常閒。」

拈云：「寒松夜籟，老鶴移巢，若非功位全超，說甚今時及盡？諸仁者！翻飛彩鳳、奔吼銕牛，當時是明不借？是明不借借？毫釐有差，天地懸隔。」

大覺念遊初祖面壁處，忽然悟入，乃云：「五乳峰前好個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

拈云：「脫空謾語。當時石頭，大的大，小的小，飛走虛空，何曾著地？」

壽昌上堂云：「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卻知有。且道狸奴白牯有甚長處？」僧出云：「金烹大冶，玉出藍田。」昌云：「一時趕出山門外。」

拈云：「據令而行，文殊、普賢也須倒退三步，當時這僧甘麼？」

雲門澄陞座纔立次，有老宿出云：「和尚莫要般門弄斧。」門與一掌云：「速道，速道。」宿無對。門云：「死漢。」

拈云：「這漢倒捋虎鬚，未免遭他哮吼。莫邪在手，坐斬癡頑。」

雲門澄詣雲棲，棲舉高峰海底泥牛話詰之，門推出旁僧云：「大眾證明。」棲休去。

拈云：「釣在不疑且置，當時旁僧若是個漢，左衝右突，鋒刃相交，主家賓家一齊榻倒。」

雲門澄與黃蘗陶學士向火次，陶謂門云：「黃蘗師在阿師得力句，乞為舉似。」門云：「向火背猶寒。」

拈云：「當時黃蘗直得眼睜睜地。」

雲門澄因雪嶠問：「如何是殺人刀？」門云：「布鼓當軒誰敢擊？」「如何是活人劍？」門云：「雖然後學也堪為。」

別前語云：「難免魏延。」別後語云：「且饒孟獲。」

蘇中丞問雲門澄云：「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如何是金針？」門云：「我在京師走一遭，不曾遇著一箇人。」

蘇擬進語，門云：「古佛過去久矣。」

拈云：「說什麼紅旗閃爍，五逆聞雷，學語之流須不得恁般快利。」

僧問愚庵：「洞山云：『吾嘗於此切。』意旨如何？」庵云：「老僧二十年亦曾疑著，今日被你一問，直得口啞。」

拈云：「情知這老漢十分道不得，推聾粧啞，笑殺旁觀。」

居士問愚庵青州布衫，庵翹一足。

拈云：「快便難逢，累他旁人作佛法商量，鶻臭布衫驢年也脫不下。」

愚庵過天華，請上堂。西堂出眾，庵云：「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堂云：「忙作甚麼？」庵云：「話頭安在？」堂便喝，庵云：「忙作甚麼？」

拈云：「那僧也解布鼓雷門，爭奈愚庵老人捺著便轉。還有善能回互的麼？來！來！正好喫棒。」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一

弟子智淙、智柱編

頌古

洞山雲居渡水。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

雲居何必，興化不必。

蒲桃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洞山寒暑。

日落沙明天倒開，波搖石動水縈迴。輕舟冷月尋溪轉，疑是山陰雪後來。

洞山延壽堂僧。

釣罷歸來曬網羅，閒憑小艇弄清波。老僧獨解漁人意，爛醉高眠發棹歌。

興化擯克賓。

七月七日長生殿，血染遊魂不相見。曾聞飛燕托屬車，空說班姬泣團扇。

青州布衫。

為探桃花古渡頭，停驂把手醉高樓。青州從事閒相識，那復平原問督郵。

龍牙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云：「洞水逆流，即向汝道。」牙遂悟厥旨。

天外空山影亂浮，飛鳶陣陣點雲頭。卻疑身在滄洲裏，水國相看十二樓。

白水聲不自聲，色不自色。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至湖水深，日暮忘卻巴陵道。

蜆子和尚神前酒臺盤。

虎溪閒月引相過，帶雪松枝挂薜蘿。無限青山行欲盡，白雲深處老僧多。

天童啟的的卓卓。

雪淨胡天牧馬還，月明羌笛戍樓間。借問梅花何處落，風吹一夜滿關山。

雪峰毬子。

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今日把似君，斷取不平事。

庭前柏樹子。

昆明池畔柏梁臺，五利親祠太乙來。果是劫灰飛動處，神仙乘夜下蓬萊。

麻三觔。

羞說河陽一縣花，逋逃滿戶走天涯。官司有限徵輸急，故事須完幾輛麻。

僧問太陽：「如何是大達的人？」陽云：「虛空類不得。」僧云：「如何是清淨法身？」陽云：「白牛吐雪彩，黑馬上烏雞。」

瞿塘峽口冷煙低，白帝城頭月向西。唱到竹枝聲咽處，寒猿晴鳥一時啼。

太陽上堂：「夜半烏雞抱鵠卵，天明起來生老鸛。鶴毛鷹嘴鷺鷥身，卻共烏鴉為侶伴。高入煙霄，低飛柳岸。向晚歸來仔細看，依稀卻是雲中雁。」

雲擁樓臺山樹低，輕鷗兩兩弄柔荑。可堪月挂秋蘆影，歷亂銀河烏夜啼。

僧問投子青：「當今年多少？」子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輦路江風暗，官庭野草春。傷心庾開府，老作北朝臣。

僧問芙蓉：「如何是曹洞家風？」蓉云：「繩床風雨爛，方丈草前侵。」

歲月人間促，煙霞此地多。殷勤竹林寺，更得幾回過。

國師三喚侍者。

風前彼我寄相思，歷亂琴心祇自知。今夜月明卿有約，只愁行露晚來遲。

同安孤峰迥秀，不挂煙蘿，片月橫空，白雲自異。

問余何事棲碧山，笑而不荅心自閒。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王老師賣身。

王孫落魄走天涯，西望長安客路賒。心事滿腔說不得，只今誰是魯朱家。

僧問梁山：「如何是和尚家風？」山云：「益陽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僧問梁山：「如何是正法眼？」山云：「南華裏。」僧云：「為甚在南華裏？」山云：「為汝問正法眼。」

門徑俯青溪，茆堂古木齊。紅塵飛不到，時有水禽啼。

僧問梁山：「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山云：「渡水胡僧無膝褲，背駝梵夾不持經。」

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在誰家。

疏山造洞山，值洞早參，疏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洞云：「不諾無人肯。」疏云：「還可功也無？」洞云：「你即今還功得麼？」疏云：「功不得即無諱處。」洞他日上堂云：「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

壩城春靄五侯家，渭水朝飛上苑花。可是禁煙和野合，只看仙露倚天斜。

僧問香嚴：「不求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嚴云：「萬機休罷，千聖不攜。」時疏山在眾作嘔聲曰：「是何言歟？」嚴聞便下座，曰：「適對此僧語，必有不是，致招師叔如是，未審過在甚麼處？」山云：「萬機休罷，猶有物在；千聖不攜，亦從人得。如何無過？」嚴云：「卻請師叔道。」山云：「若教某甲道，須還師資禮始得。」嚴乃禮拜，躡前問，山云：「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云：「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山云：「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云：「師叔恁麼道，向去倒嗣三十年在。」

留得桃源好避秦，田家父老往來頻。洞中雞犬雲迷處，不許漁郎更問津。

僧問白馬：「如何是密室中人？」馬云：「纔生不可得，不貴未生時。」僧云：「是個甚麼不貴未生時？」馬云：「是汝阿爺。」

寂寂孤鶯啼杏園，寥寥一犬吠桃源。落花芳草無尋處，萬壑千峰獨閉門。

善權智，上堂：「明月高懸未照前，雪眉人憑玉欄干。夜深雨過風雷息，客散雲樓酒碗乾。」

蒼蒼竹林寺，杳杳鐘聲晚。荷笠帶斜陽，青山獨歸遠。

淨慈暉，上堂：「谷之神，樞之要，裏許傍參，回途得妙。雲雖動而常閒，月雖晦而彌照。賓主交參，正偏兼到。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對水看山別離，孤舟日暮行遲。江北江南春草，獨向金陵去時。

東林理，上堂：「峰頭駕鐵船，三更日輪杲，心閒不自明，落葉知誰掃？等閑摘箇鄭州梨，放手原是青州棗。」

馬嘶白日暮，劍鳴秋氣來。我心渺無際，河上空徘徊。

文殊白椎。

南國佳人畫裏看，霜毫初點曉粧殘。莫勞脂粉施顏色，窗外梅花拂影寒。

婆生七子。

相從織女舞輕梭，此日天孫已渡河。最是夜涼秋水碧，支機石上怨聲多。

丹霞淳，上堂：「寶月流輝，澄潭布影，水無蘸月之意，月無分照之心，水月兩忘，方可稱斷。所以道：『昇天的事直須颺卻，十成的事直須去卻，擲地金聲不須回顧著。』若能如是，始解向異類中行。還相委悉麼？」良久，云：「常行不舉人間步，披毛戴角混塵泥。」

落日五湖遊，煙波處處愁。浮沉千古事，誰與問東流。

枯木成，上堂：「燈籠忽爾笑皚皚，如何露柱亦懷胎？天明生得白頭女，至今遊蕩不歸來。這冤家，好歸來，黃花共翠竹，早晚為誰栽？」

危石江中起，孤雲嶺上還。相逢皆得意，何處是鄉關。

寶峰照，上堂：「古人道：『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正當恁麼時，且道是甚麼人刪詩書、定禮樂？還委悉麼？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六戶不曾知暖意，往來常在月明前。

石門易，上堂：「懷胎玉兔，曉過西岑。抱子金雞，夜棲東嶺。夜明簾外，別是家風。空王殿中，聖凡絕跡。且道作麼生是夜明簾外事？還委悉麼？正值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

酌酒會臨泉水，把琴好倚長松。南園露葵朝折，西舍黃粱夜舂。

僧問石門：「如何是西來意？」門云：「玉璽不離天子手，金箱豈許外人知？」

禁苑煙銷玉露清，輕陰搖曳晚波明。長門飛絮曾無主，半逐春風入鳳城。

報慈，上堂云：「一句遍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僧問：「如何是遍大地句？」慈云：「無空闕。」僧云：「如何是纔問便道句？」慈云：「低聲！低聲！」僧云：「如何是問亦不道句？」慈云：「便合知時。」

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

道者娘生褲。

傲如禰子才名拙，捐似虞翻骨相屯。寂寞山河一杯土，當年挂劍有何人。

道吾指夾山見船子。

朝餐白石裹舂糧，暮采芳洲杜若香。欲寄深心與明月，送君南浦動蘭槳。

雪峰鏡清，醍醐毒藥。

羅剎潮頭敵馬當，三江八月似瞿塘。翻將樊道巴渝曲，譜入新聲教女郎。

淨因覺，上堂：「金雞報曉，丹鳳翱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移西。」

懸流小艇傍雲隈，夢逐寒蘆浪裏回。夜月乍看江上雪，秋風搖落嶺頭梅。

洞山微，上堂：「日暖風和柳眼青，冰消魚躍浪花生。當鋒妙得空王印，半夜崑崙戴雪行。」

採菱渡頭風急，策杖村西日斜。杏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

僧問慧日：「如何是和尚為人一句？」日云：「狗走抖擻口。」「意旨如何？」日云：「猴愁摟搜頭。」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僧問天童玨：「如何是道？」童云：「十字街頭休砍額。」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瀟湘思，欲採蘋花不自由。

法昌遇，上堂：「夜半烏雞誰捉去？石女無端遭指注。空王令下急搜求，惟心便作軍中主。雲門長驅，溈山隊伍，列五位鎗旗，布三玄弓弩。藥山持刀，青原荷斧，石鞏彎弓，禾山打鼓。陣排雪嶺長蛇，兵屯黃蘗飛虎。木馬帶毛烹，泥牛和角煮。當三軍，犒師旅，打葛藤，分露布，截海颺塵，橫山簸土。擊玄關，除徼路，多少平人受辛苦。無邊剎海競紛紛，三界聖凡無覓處。無覓處，還知否？昨夜雲收天宇寬，依然帶日啼高樹。」

經過此地無窮事，一望凄然感廢興。渭水故都秦二世，咸陽秋草漢諸陵。天空絕塞聞邊雁，葉盡孤村見夜燈。風景蒼蒼多少恨，寒山半出白雲層。

招提燈，上堂：「偏不偏，正不正，那事從來難比並。滿天風雨骨毛寒，何須更入那伽定。」

武林溪口駐扁舟，溪水隨君向北流。行到荊門望三峽，莫將孤月對猿愁。

德山凡見僧入門便棒。

灌水蒼藤翠萬重，望中雲水宿諸峰。空山夜半驚雷起，怒捲寒濤撼蟄龍。

德山示眾云：「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雒浦曰：「你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他怎麼生？」浦依教而問，山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山便歸方丈。

江邊百丈苦風湍，籠口青山百八盤。無事別時休要別，上江容易下江難。

真歇問僧：「琉璃殿上玉女擸梭，明甚麼邊事？」僧云：「回互不當機。」歇云：「還有斷續也無？」僧云：「古今不曾閒。」歇云：「正當不曾問時如何？」僧珍重便出。

藥徑深紅蘚，山窗滿翠微。羨君花下醉，蝴蝶夢中飛。

真歇，上堂：「幻化空身即法身。」遂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見得，過橋村酒美。」又作舞云：「見麼？見麼？恁麼不見，隔岸野花香。」

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遶誰家。山色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

唐莊宗問華嚴：「為甚麼不看經？」嚴云：「道泰不傳天子令，時清休唱太平歌。」

浮雲不共此山齊，山靄蒼蒼望轉迷。曉月暫飛千樹裏，秋河隔在數峰西。

僧問九峰滿：「如何是不遷意？」峰云：「東生明月，西落金烏。」僧云：「非師不委。」峰云：「理當則行。」僧禮拜，峰便打。僧云：「仁義道中，禮拜何咎？」峰云：「來處不明，須行嚴令。」

青漆船頭畫槳新，紅裙盪槳往來頻。湖心一夕風波起，便是天涯海角人。

溈山一日見仰山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卻豎一指。仰山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卻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金鞞又聞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

法眼與李國主同觀牡丹花，說偈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主頓悟其意。

檇李城邊落日新，幾家煙火傍星辰。郊原父老知誰力，白草黃花總一春。

僧問洞山：「如何是毘盧師法身主？」山云：「禾莖粟榦。」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僧問曹山：「如何是法身主？」山云：「謂秦無人。」僧云：「這個莫便是否？」山云：「斬。」

居延城外獵夫驕，白草連天野火燒。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

僧問雲居：「如何是諸佛師？」居喝云：「這田庫奴。」僧禮拜。居云：「你作麼生會？」僧喝云：「這老和尚。」居云：「元來不會。」僧作舞出去。居云：「沿臺槃乞兒。」

回風度雨渭城西，細草新花踏作泥。聞道輞川多勝事，玉壺春酒正堪攜。

雲居蹋山。

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直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臨濟三度被打，如拂蒿枝。

海棠花下忽經年，楊柳風前幸可憐。我憶玉人看不見，空餘啼鳥畫橋邊。

靈雲見桃花。

夢裏相逢不偶然，章華臺畔楚王前。卻疑環佩人何往，小月峰頭落照偏。

夾山猿抱鳥啼。

長楊廣陌水西東，猶有承平京雒風。五百禁煙寒食夜，千家絲管畫圖中。

遵布衲浴佛。

鏡裏嵐光削翠巖，花前繫馬勒金街。潮生正是郎來路，莫待潮來便舉帆。

韓文公于侍者邊得個入處。

湖田甌窶不可居，高成沙鹵下成渠。昨夜水長三四尺，橫截亂流來捕魚。

金峰，上堂云：「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還有人道得麼？」時有僧出禮拜，峰云：「相見易得好，共住難為人。」便下座。

玉帛徵賢楚客稀，猿啼相送武陵歸。潮頭望入桃花去，一片春帆帶雨飛。

僧問同安丕：「無情還解說法也無？」安云：「玉犬夜行，不知天曉。」

冰河曉徹靜無塵，二水中空轉月輪。砧杵萬家渾是夢，飛飛白雁往來頻。

僧問同安丕：「迷頭認影如何止？」安云：「告阿誰？」僧云：「如何即是？」安云：「從人覓即轉遠也。」僧云：「不從人覓時如何？」安云：「頭在甚麼處？」

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函關歸路千餘里，一夕秋風白髮生。

僧問廣濟：「溫伯雪與仲尼相見時如何？」濟云：「此間無恁麼人。」

沅水悠悠湘水春，臨岐一望一沾巾。信陵門下三千客，若到長沙見幾人。

僧問雲居昌：「相逢不相識時如何？」昌云：「既相逢，為甚麼不相識？」

萬里辭家事鼓鼙，金陵驛路楚雲西。江春不肯留行客，草色青青送馬蹄。

龐居士見丹霞，大笑作舞。

美人芳香遍肢體，況復朱顏發清醴。解衣雜坐淳于髡，醉後不知胡所底。

投子下禪床。

苧蘿村裏儘風流，何事春山帶雨愁。病起微軀越嬌怯，對人無語但含羞。

僧問寶蓋：「不居正位的人如何行履？」蓋云：「紅焰叢中駿馬嘶。」

瑤池阿母綺窗開，黃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僧問大死翁：「如何是正中偏？」翁云：「面黑老婆披白練。」「如何是偏中正？」翁云：「白頭翁子著皂衫。」「如何是正中來？」翁云：「屎裏翻筋斗。」「如何是兼中至？」翁云：「雪刃籠身不自傷。」「如何是兼中到？」翁云：「崑崙夜裏行向上。」「還有事也無？」翁云：「捉得烏龜喚作鱉。」乞師再垂方便。翁云：「入山逢虎臥，出谷鬼來牽。」「何得干戈相待？」翁云：「三兩線，一觔麻。」

與君青眼客，共有白雲心。不向東山去，日令春草深。

僧問北山：「斷言語、絕思惟處，乞師指示。」山云：「滴水一入石。」

爾向空山坐，我向空山臥。只愁飛鳥來，亂沓青苔破。

雪竇宗，上堂：「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真紅。繫驢橛上生芝草，不是雲靄香爐峰。」

水流絕澗終日，草長深山暮春。犬吠雞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

烏臼打玄、紹二上座。

門外青帘颱水新，往來江口祀潮神。江南江北風濤起，只見潮頭不見人。

僧問大同：「如何是十二時？」同云：「子丑寅卯。」

去年從征新入州，今年還鄉乍畏頭。田家養子似豚犢，菽麥不分還牧牛。

天皇示龍潭云：「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花草縈紆水蔚藍，陂塘雲木曉相參。阿承家有黃頭女，遍種柔桑教養蠶。

光孝週，上堂：「回互不回互，覷見沒可睹。透出祖師關，踏斷人天路。阿呵呵，悟不悟，落花流水知何處？」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卍庵上堂云：「去年寒食後，今年寒食前，日日是好日，不是正中偏。」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僧問雲蓋景：「國土晏清，功歸何處？」蓋云：「銀臺門下不展賀。」僧云：「轉功無位時如何？」蓋云：「王家事宛然。」僧云：「如何是閫外底事？」蓋云：「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天山雪後海風寒，橫笛偏吹行路難。磧裏征人三十萬，一時回首月中看。

僧問禾山陰：「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山云：「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僧云：「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山云：「亦有當。」僧云：「如何是當？」山云：「十方國土盡屬於王。」

秦時明月漢時關，萬里長征人未還。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牧馬度陰山。

僧問烏牙：「螮蝀飲雲根時如何？」牙云：「金輪天子下閻浮，銕縵頭上金花異。」僧云：「正當恁麼時如何？」牙云：「當今不坐靈明殿，畫鼓休停八佾音。」

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夾山掘深坑，汝不打殺老僧，老僧打殺汝。

琵琶一曲最銷魂，馬上黃花逐戍屯。西出涼州千萬里，只今猶自恨長門。

大顛擯首座。

金谷春深日影浮，新粧昨夜墮高樓。因憐薄命人多少，紅葉誰題出御溝。

道吾因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抵對。」

垂柳垂楊覆曉煙，種來多在六橋邊。風流莫被人攀折，長送青陰入畫船。

楚王城外水東流。

羊車複道冷春沙，草長羅裙窣地花。脂粉幾經亡國後，路人猶共玉鉤斜。

趙州因僧問：「毫釐有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僧云：「毫釐無差時如何？」州云：「天地懸隔。」

生長長干小市中，龍山漁浦對西東。分明咫尺天河路，不到填橋不肯通。

九峰滿問僧：「近離甚處？」僧云：「閩中。」峰云：「遠涉不易。」僧云：「不難，動步便到。」峰云：「有不動步者麼？」僧云：「有。」峰云：「爭得到此間？」僧無對，峰以拄杖趁下。

雕弓白羽獵初回，薄夜牛羊復下來。夢水河邊秋草合，黑山峰外陣雲開。

曹山孝滿，曹山顛酒。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闕下長相憶，桐柏山頭去不歸。

僧問白雲：「如何是主中主？」雲云：「汝還具眼麼？」僧云：「恁麼則學人歸堂去也。」雲云：「猢猻入布袋。」

門前綠樹無啼鳥，亭下蒼松有落花。聊與東風論個事，十分春色落誰家。

龍冊悟因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冊云：「誰是眾生？」僧云：「若恁麼則總成佛也。」冊云：「還我正位來。」僧云：「如何是正位？」冊云：「汝是眾生。」

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

韶國師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的句？」師云：「汝口是鼻孔。」

日照香爐生紫煙，遙看瀑布挂前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

南泉異類中行。

混跡屠沽變姓名，南山鞭犢早歸耕。三時負耒常勞苦，中夜旋聞鞞鐸聲。

宏智，上堂：「心不能緣，口不能議。直饒退步荷擔，切忌當頭觸諱。風月寒清古渡頭，夜船撥轉琉璃地。」

江上年年春草，津頭日日行人。借問山陰遠近，但聞薄暮鐘聲。

大洪預上堂：「丹山無彩鳳，寶殿不留冠。有時憨，有時癡，非我途中爭得知？」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治平，上堂：「優游實際妙明家，轉步移身指落霞。無限白雲猶不見，夜乘明月出蘆花。」

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

圓通真際，上堂：「長連床上佛陀耶。」

人閒桂花落，夜靜深山空。月出驚啼鳥，時聞寒澗中。

大愚芝，上堂：「大洋波底排斑立，從頭第二鬚毛斑。為甚麼不道第一鬚毛斑？要會麼？金蕊銀絲成玉露，高僧不坐鳳凰臺。」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北院參洞山，山上堂云：「坐斷主人公，不落第二見。」院出眾云：「須知有一人不合伴。」山云：「猶是第二見。」院便掀倒禪床。山云：「老兄作麼生？」院云：「待某甲舌頭爛，即向和尚道。」後辭洞山，擬入嶺，山云：「善為飛猿，嶺峻好看。」院沉吟，山召：「通闍黎！」院應諾。山云：「何不入嶺去？」院因有省，更不入嶺。

北斗挂須彌，杖頭挑日月。林泉好商量，夏末秋風切。

僧問廣德：「魚向深潭難避網，龍居淺水卻難尋時如何？」德云：「遍體崑崙黑，通身一點霜。」

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樹上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

僧問石門：「如何是靈利的物？」門云：「古墓毒蛇頭戴角。」又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卻先知。」又云：「垢膩汗衫皂角洗。」

扶桑出日頭，黃河輥底流，六六三十六，陝府灌銕牛。

僧問紫陵：「如何是五逆的人？」陵云：「放火夜燒無相宅，天明戴帽入長安。」僧云：「如何是孝順的人？」陵云：「步步手提無米飯，斂手堂前不舉頭。」

泥蛟咬石鱉，露柱啾啾叫。須彌打一棒，閻老呵呵笑。

僧問羅漢琛：「如何是沙門正命食？」琛云：「喫得麼？」僧云：「欲喫此食，作何方便？」琛云：「塞卻你口。」僧問香嚴：「如何是正命食？」嚴以手撮而示之。

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

白龍因僧問：「請師荅無賓主話。」龍云：「昔年曾記得。」僧云：「即今如何？」龍云：「非但耳聾，亦兼眼暗。」仙宗因僧問：「請師荅無賓主話。」宗云：「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腳眠一寤，起來天地還依舊。

僧問大洪恩：「三玄三要即不問，五位君臣事若何？」洪云：「非公境界。」僧云：「恁麼則木人撫掌，石女呵呵。」洪云：「杓卜聽虛聲，熱睡饒譫語。」僧云：「若不上來伸此問，焉能得見少林機？」洪云：「放過即不可。」隨後便打。

朝朝日出東方，夜夜月落西戶。如今大宋官家，盡是金枝玉樹。

瑯琊，上堂：「剪除猖寇，掃蕩攙搶，猶是功勳邊事；君臣道合，海晏河清，猶是法身邊事。作麼生是衲僧本分事？」良久，云：「透網金鱗猶滯水，回途石馬出沙籠。」

面西行向東，北斗震離宮。道去何曾去，騎牛臥牧童。

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乾峰扇子，雲門拄杖。

屈原死在五月五，家家門前懸艾虎。可憐鑼鼓鬧喧天，逢人盡看蛟龍舞。

大梅聞鼈鼠聲。

雒鐘東應，銅山西崩。鼈鼠鼈鼠，五技而窮。

陳操見資福，福畫一圓相，後掩門。

好個阿師，被人促敗。關門打鼓，鼓聲在外。

前三三，後三三。

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二一添作九，逢五進一七。

首山竹篦子。

張湯舞文，蕭何造律，漢帝飾經術，秦吏善刀筆，撞著一班乳虎蒼鷹，從來沒處叫屈。

僧問鼎州：「垂一足。」州云：「坐久成勞。」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鼎州誠實之言，將一箇鈯斧子貴買賤賣。若信不及，少待少待。

雲門面南看北斗。

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帶刀。沒梯兒扒在天上，迭肚子過橋。從來天子重英豪。

雲巖問藥山：「如何是異類中行？」山云：「吾今日困倦。」

金毛獅子變作狗，三腳驢兒弄蹄走。這回困倦草裏眠，引得曹山好顛酒。

龐居士見則川。

投我木桃，報以瓊瑤。既見君子，鼓瑟吹簫。吹簫鼓琴，燕樂嘉賓之心。

僧問雲門：「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須彌山，當面擲，金烏玉兔兩旁出。雲門一訣未醒醒，直待當來問彌勒。

護國一場懨懶。

殺人須見血，為人須為徹。大丈夫轟轟烈烈，項羽婦寺之仁印，刓敝而不與七十餘戰，未免一跌。

法眼問覺上座：「船來陸來？」覺退卻，問旁僧：「適來這僧具眼不具眼？」

腦後見腮，莫與往來。江湖上也有好漢，識得大官人姓柴。沒擺布，弄癡呆，說向人前別賣乖。咄！羞也不識。

趙州放下著，擔取去。

弄丸雖巧，不如承蜩。桀之犬，可以吠堯。

臨濟打院主，次打典座。

咸陽三月火，宮殿盡遭焚。說起長平事，當時愁殺人。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清淨本然，只恁麼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

洞山與密師伯過水，拈起木橋。

拈起木橋，相煎太急。一呼便下，直恁省力。後來者何不棹頭竟去，先行者何不叫喚不回。左伯桃，羊角哀，豈是閒相識。

九峰：「釋迦慳，迦葉富，百歲老兒分夜燈。」

真個富，月明海底珊瑚樹；果然貧，布袋長汀乞一文。也不富，也不貧，滿山落葉盡黃金，百歲老兒分夜燈。不如吹滅了，一總暗中行。

石柱到洞山四種人語。

相逢拍手笑呵呵，石馬金牛事若何。見說烏龜啣月走，燈籠緣壁渡滹沱。孟嘗君，平原君，春申君，信陵君。去去去，東方先生，烏有先生。

僧問金峰：「四海晏清時如何？」峰云：「猶是階下漢。」

「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銷鋒鏑，鑄金人。幾年戎馬遍華林。」良久云：「得已不已。」

白馬井底蝦，驀吞卻月。

萬里一條銕，從本無枝葉，誰家美人吹玉笛？梅花調裏宮商別。死蝦驀吞卻月，杜鵑夜半猶啼血，可惜許公孫子陽井底蛙，長安空向夢中說。

崇壽凳子，周匝有餘。雲門凳子，天地懸隔。

玄者聽其為烏，白者聽其為鵠。鶴頸也不須截，鳧頸也不須續。程不識刁斗自嚴，李將軍從無部曲。

永嘉參六祖。

週週折折，團團圈圈，七搭八搭，這邊那邊，恁般地許他一宿悟去，葛獠子也太廉纖。

曹山五位對賓。

水晶宮露重，此夜靜無聲。雲漢千江影，家家見月明。

仰山雪獅子。

大雪紛紛下，柴米都長價。小釋迦著水賣油，一半王一半霸。有的道解弄獅子，有的道明一色邊，一在鑽龜打卦。

欽山豎拳開掌。

堅白異同，是非多寡。放開五箇指頭，捏聚共成一把。紛紛學士滿蘭陵，朝說碧雞，暮譚黃馬。

婆子偷趙州筍。

今夕何夕，三星在天，千里姻緣使線牽。風魔了，張解元。

保福簽瓜。

鄴下流風，南皮高躅。沉李浮瓜，云胡不樂。仲宣獨步于漢南，孔璋鷹揚于河朔。

南泉摩尼珠。

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得之則有，失之則無。王老師，王老師，賣寶遇著瞎波斯。去！汝不會我語。鄭人買圖而還其珠。

禾山打鼓。

辱卿辱孤，禰衡撾鼓。可憐後來，遇著黃祖。

雲門六不收。

六不收，一不立，強中強，吉中吉。摩訶般若波羅蜜。

巖頭黃巢劍，僧舉似雪峰，峰打趕。

肫膊彎彎只居裏。僧孺姓牛，逢吉姓李。

藥山久不陞座。

掩耳盜鈴，偷香塞鼻。若解背陰而行，到處滅景絕跡。

雲門餬餅。

食餅食餅，餅中有毒，專諸刺王，刀在魚腹。

趙州急水打毬，僧問投子。

急水打毬，夜叉踏碓。兔死狐悲，物傷其類。

藥山與雲巖遊，山抽刀驀口一砍。

抽刀在手，干將高懸。從來劍術，歐冶相傳。

僧問梁山：「如何是西來意？」山云：「莫亂道。」

秦并天下，焚書坑儒，切忌偶語，於法當誅。

首山：「冬至寒食一百五。」

清明三月三，重陽九月九。不是你娘墳，何須來奠酒。首山念汾陽，昭播揚家醜。

僧問大隨：「如何是室中燈？」隨云：「三人證龜成鱉。」

指鹿為馬，證龜成鱉。曾參親手殺人，阿母也沒得說。室中燈，室中燈，門前鬼火碧燐燐。

僧問瑞巖：「如何是誕生王子？」巖云：「深宮引不出。」

玉殿苔生，深宮不出。監國者有是有非，撫軍者或得或失。君不見，博望門前車馬多，巫盡事起當奈何。

僧問興化：「軍旗急速時如何？」化云：「日料半觔餐。」

增灶減灶，兵法巧妙。一日半觔，本分草料。

夾山，戶挂凋林，影中辨取。

秋水飛孤鶩，長天映落霞。夕陽衰草野人家，好一幅黃鶴山樵筆意。看得眼花。

臨濟會下，同學二人相問，濟云：「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禪客。」

主賓相見，不犯鋒鋩。雙雙乳燕，飛落雕梁。

雲門顧鑒咦。

太行山前，白日打劫。顧鑒咦，慣作賊，也能殺，也能活。

僧問天寧：「夜半正明，天曉不露。」寧云：「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

抱卵歸霄漢，懷胎到翠微。一片月，滿船魚。漫向離騷更卜居。

鏡清問僧趙州喫茶話，僧便去。

人將語試，水將石試。紅粉賣與佳人，寶劍贈與烈士。

投子有眼無耳朵，六月火裏坐。

黃絹幼婦，紛紛露布。可憐天下人，邯鄲學唐步。

黃龍三關。

得放手時須放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天道好還，造物忌盈。

玄沙虎。

於菟於菟，也太糊塗。子食其母，不順不孝。母食其子，何罪何辜。住住住，看取釣魚船上猛虎口，飛出活烏雛。

臨濟人境俱奪。

群盜滿山，赭衣當路。天乎何為，罹斯塗苦。

趙州到黃蘗，救火救火。

相如獻秦璧，張儀割商於。戰國重策士，孰敢言其非。潦倒趙州，顛狂黃蘗，大家燒了嘴唇皮。

鏡清，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以沙代米，喚甕作鐘。韓幹畫馬，鏡清畫龍。知麼知麼？葉公好的不是真龍。

香林臘月火燒山。雪竇云：「翹松鶴冷，蹋雪人寒。」

臘月燒山，鶴冷人寒。有錢的紅爐煖閣，沒錢的穿個破布衫。難難難，一條路九曲三灣。

僧問聲聞見性，雪峰三下，巖頭三掌。

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兩箇沒鼻孔阿翁，可惜出門合轍。同條死，同條生，蠢公蠢公漫饒舌。

南泉令趙州看庵主。

墨翟善守，公輸善攻，挖壁洞回來討賞。這老漢太不唧溜，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

長慶羚羊挂角。

也不用伏龍肝，也不用羚羊角，牛溲馬渤總不奈何，只一味賽貍貓老鼠藥。

南院令合是汝行。

執鞭笞，愚黔首。虎狼之國，慣得便宜。侗疑虛喝，逢人輒開大口。令合是汝行，羞羞播揚家醜。

仰山打大禪佛四藤條。

好頓烏藤，是賞是罰。翻身轉來，還欠一踏。大禪佛，大禪佛，逢人切忌誇口說。

智門蚌含明月，兔子懷胎。

寒山逢拾得，普賢見文殊。雲門一句子，你知我也知。新來添得好兒子，人人道老蚌出雙珠。

雪峰前五棒，後五棒。

殺人刀，活人劍，山頭放出連珠箭。翻思臨濟拂蒿枝，肋下拳救得一半。

雪峰三相見。

聽瞎子說謊，替古人擔憂。沒來由，沒來由。

孚上座到雪峰，一見便下，來日入方丈云：「昨日觸忤和尚。」

假小心，最大膽，雪峰令行，爭敢爭敢。從來一棒不饒人，有罪者赦，無罪者斬。

興化旻德長老話。

不識得的虎韜豹略，識得的斷簡殘編，說破那直半文錢。諸葛不生諸葛子，一代新鮮一代湮。

玄沙見鼓山來，作一圓相，又云：「我得汝不得。」

只許州官兒放火，不許小百姓點燈。天不平，地不平，人心不平。

愚庵示眾：「五臺山上雲蒸飯，佛殿街前狗尿天，剎竿頭上煎餽子，三箇猢猻夜簸錢。」良久，云：「東。且道是那個東字？還是東西的東字？還是冬夏的冬字？」復云：「蒼天，蒼天。」

一東二冬，你儂我儂。雷峰夕照，南屏晚鐘。開船去，湖心亭上打冬哄。

僧問寶壽：「對賓不對賓？」壽云：「不接客。」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雒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愚庵皂角子。

紫陌晴光動綺羅，別來離恨為君多。池臺晝靜無人見，低轉長眉掃綠波。

愚庵入室次，僧禮拜起，庵以草鞋覆桌上云：「是何意旨？」僧一喝，庵云：「是何意旨？」僧又喝，庵直打赶出。

橫籬獨山頭，有天沒日頭。竊鉤者誅，竊國者侯。顏子淵餓得個腰細肚皮軟，柳盜跖殺人不眨眼。飲美酒，坐高樓。

僧問愚庵：「二親俱喪時如何？」庵云：「好個消息。」進云：「還假保任否？」庵云：「一翳在眼。」

稽康酷好彈琴，執喪那論繩檢。王陵身仕漢朝，娘死也都不管，不見道曹山孝滿。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十二

弟子智鑒、智郁編

外述

漆雕開

子使漆雕開仕，探竿在手。吾斯未信，爭之不足，讓之有餘。子說許他一半。

乘桴浮海

從我其由，紅爐金彈子。子路聞之喜，鯰魚上釣鉤。無所取裁，有殺有活。

畏匡

吾以女為死矣，青天霹靂。子在，回何敢死？不是這漢大難承當。

山梁雌雉

山梁雌雉，大好一個消息。時哉，時哉！鷂子過新羅。子路共之。丫郎當漢。三嗅而作，莫眼花。

問鬼神問死

問事鬼神，築著磕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從來不敢瞞人。敢問死，太煞紆回。未知生，焉知死，看腳下。

如愚不愚

吾與回言終日，誑惑不少。不違如愚，須是這驢漢始得。退而省其私作，賊人心虛。亦足以發，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回也不愚，大小尼山卻被旁人勘破。

顏淵喟然

仰彌高，鑽彌堅，不妨疑著。博以文，約以禮，撒沙撒泥。欲罷不能，爭得轉身吐氣。如有所立卓爾，閉眼食蝸牛。欲從末由，只恐不是玉。

子在川上

子在川上，菩提樹忉利天。逝者如斯，恒河沙香水海。不捨晝夜，無邊剎海十世古今。然雖如此，逢人不得錯舉。

有知無知

有知乎哉？無知也。水上按葫蘆。鄙夫空空，赤眼撞著火柴頭。叩其兩端而竭焉，借婆衫子。

誰能出不由戶

含元殿裏問長安。

朝聞夕死

枯木龍吟，髑髏無識。

文章性天

文章可聞，聞聞聞不聞。性天不可聞，不聞聞不聞不聞。又云：無鬚鎖子，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

唐棣之華

信手拈來，百萬人天，一時罔指。

齋必變食，居必遷坐

饑來喫飯，倦來打眠，不信許多奇特。

原壤

原壤夷，俟來這裏捋虎鬚，也許伊具一隻眼。幼而不遜，弟鹵莽承當，長而無述焉。九十六種外道，你是那一種？老而不死是為賊，我也不能勘得你。以杖扣其脛，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然雖恁般，這棒合是宣尼喫，當時何不奪取？

互鄉童子

互鄉難與言，一類惡闡提。童子見，八歲龍女。門人惑，疑煞五千人。且道互鄉闕黨，畢竟那個是曼殊童子？

從心不踰

問：「十五志學，是初住位否？」師云：「不歷僧祇。」「三十而立，是十行位否？」師云：「當時信亦不立。」「四十是回向位否？」師云：「師姑原是女人做。」「五十是八地以上否？」師云：「切莫妄通消息。」「六十耳根圓通，是等覺位否？」師云：「木人興歌。」「從心不踰，逆順並應，是妙覺道否？」師云：「承誰記莂？」

學稼學圃

請學稼，探頭太過。不如老農，一場懨懶。請學圃，晴大不肯走，不如老圃，直待雨淋頭。

達巷黨人

達巷黨人，七歲小廝兒，有多少奇特。大哉孔子，一手抬。博學而無所成名，一手搦。子聞之，謂門弟子，也要大家知。吾何執？一任東卜西卜。執御乎？先行不到。執射乎？末後太過。吾執御矣，少賣弄。

太宰問子貢

何其多能也，二由一有。又多能也，一亦莫守。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青州布衫重七斤。牢曰子云，缽盂安柄。

宰予晝寢

宰予晝寢，疑煞兩堂僧。朽木不可雕也，罰錢五百。糞土之牆不可杇也，趁出院。于予何誅？大家吹滅火，一路暗中行。

武城絃歌

子之武城，老不歇心。聞絃歌之聲，出乖露醜。割雞焉用牛刀，惡水驀頭澆。偃也聞諸夫子，親口出親言。又云：惹他上頭上臉。二三子，喚起維那。偃之言是也，爭容得他。前言戲之耳，老僧罪過。

見南子

子見南子，甜瓜徹蒂甜。子路不悅，苦瓠和根苦。夫子矢之，大家證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悉利悉利唵部臨。

佛肹召

佛肹召，子欲往，爭奈老僧何？親于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非公境界。不曰堅乎？磨而不磷，移山門向佛殿裏。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將燈籠來露柱邊。吾豈匏瓜也哉？枯樁。焉能係而不食？非枯樁。

鳳鳥河圖

鳳鳥不至，鶴有九皋須展翼；河不出圖，馬無千里漫追風。吾已矣夫！孤掌難鳴，單絲不線。

孺悲

孺悲欲見，見過了也。孔子不見，被他熱瞞。取瑟而歌，漫勞拈出，使之聞之。悲掩耳而去。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也須勘過。子路率爾而對，忍俊不禁。夫子哂之，放汝三十棒。求，爾何如？從東過西。赤，爾何如？從西過東。點，爾何如？禮拜了，依位而立。喟然與點，滅吾宗者克勤也。三子者出，釣在不疑。曾晳後，密啟其意。夫子何哂由也？是

精識精。是故哂之，爭怪得。唯求則非邦也歟？謝師證明。唯赤則非邦也歟？賴子問過。

不忮不求

何用不臧？點即不到。何足以臧？到即不點。

升堂入室

由之瑟，奚為于某之門？雖然，打草也要驚蛇。門人不敬子路，逐塊漢。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他時異日，莫得辜負于我。

參乎

參乎，儘彀了也。一以貫之，漫勞指註。曾子曰：唯。撩起便行。子出，將謂別有麼？門人問曰：何謂也？一人傳虛。夫子之道，劍去久矣。忠恕而已矣，切忌刻舟。

楚狂

歌而過孔子，布鼓雷門。孔子下，欲與之言，捉敗這漢。趨而避之，賴是走得快。不得與之言，還要一杓墼？

荷蕢

擊磬於衛，拋磚引玉。荷蕢過門，釣得一個墼子。有心哉，擊磬乎，洎合無人著眼。既而曰：鄙哉。那裏來這一絡索。深則厲，淺則揭，老僧合招得。果哉，末之難矣。這漢椰子大，一個身子有多少長處。

丈人

遇丈人以杖荷蓧，不是好人行徑。子見夫子乎？也須問過。孰為夫子，惡口傷人。植其杖而耘，露些手腳。子路拱而立，略施伎倆。止子路宿，把手同行。見其二子焉，未免一期賓主。明日，子路行以告，舉似向阿師。使子路反見之。不信，尚須勘過。至則行矣，夜眠侵早起，又有不眠人。子路曰：不仕無義。雖然說向虛空，也要明個互換手腳。

長沮桀溺

沮溺耦耕，一般做些活計。使子路問津焉，勘破臺山。夫執輿者為誰？當頭一問，為仲尼打閒葛藤。是魯孔某歟？果然，果然。是知津矣，我不暇為汝說。問桀溺，轉過那邊。子為誰？忙施一拶，為仲由據款結案。是魯孔某之徒歟？聞名不如見面。豈若從避世之士哉？掉轉船頭。耰而不輟，且任這漢疑三十年。子路行以告，大好傳語。夫子憮然，此回真是失利。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教渠親見老僧。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放過一著。

三戒

問：「戒之在色，是淫戒否？」師云：「婆須蜜女作麼生？」「戒之在鬥，是殺戒否？」師云：「勝熱婆羅門作麼生？」「戒之在得，是盜戒否？」師云：「無厭足王作麼生？」

夫婦與知與能，聖人不知不能

三世諸佛不知有，黧奴白牯卻知有。

鳶飛魚躍

猿抱子歸青嶂裏，鳥啼花落碧巖前。二十年只作境會。

無聲無臭，不睹不聞

莫向黑山鬼窟裏作活計。如何是不睹不聞？眼裏須彌山，耳裏四大海。如何是無聲無臭？你喚甚麼作聲？又喚甚麼作臭？

在上在左右

問：「在上在左右，莫是鬼神來否？」師云：「來！來！」「莫是鬼神不來否？」師云：「不來！不來！」「又道是體物不遺，畢竟如何測量？」師云：「過去了也。」

君子時中，小人無忌憚

問：「如何是君子時中？」師云：「爭奈何他。」「如何是小人無忌憚？」師云：「撥無因果。」

心意知

問：「心是第八識，正心之心是第幾識？」師云：「是了別識。說是了別即不中。」問：「意是第七識，誠意之意是第幾識？」師云：「是傳送識。說是傳送即不中。」「識是第六識，致知之知是第幾識？」師云：「是含藏識。說是含藏即不中。」

索隱行怪

問：「索隱行怪，莫便是提婆宗否？」師云：「是。」問：「如何是中庸？」師云：「滅佛種性。」

所以行之者一也

問：「行之者一，且問如何是一？」師云：「鎮州蘿蔔。」

自誠明，自明誠。

問：「如何是自誠明？」師云：「龐公笊籬。」「如何是自明誠？」師云：「清平水杓。」

其次致曲

問：「其次致曲，如何是曲？」師云：「直儱侗。」

至誠如神

問：「至誠如神，是五通？是六通？」師云：「青天白日，且莫見神見鬼。」

不二不測

問：「不二不測，莫是一為無量？無量為一麼？」師云：「須彌內芥即且置，如何是芥內須彌？」

三王百世

問：「考諸三王，七佛以前作麼生？」師云：「李順、王小二。」問：「百世以俟聖人，樓至如來出世作麼生？」師云：「徐六、孟八郎。」

並育並行

問：「如何是萬物並育？」師云：「雞寒鴨寒。」「如何是道並行？」師云：「卯生月，戌生日。」

大經大本

問：「如何是經綸大經？」師云：「嘉州打大象。」「如何是立大本？」師云：「陜府灌鐵牛。」「如何是知化育？」師云：「西河弄獅子。」

用極

問：「無所不用其極，是皇極，是太極？」師打一圓相，中書卍字。

物格

問：「物格格物，有差別？沒差別？」師云：「妙喜、子韶兩個不唧溜漢。」

有所

問：「有所之所是心所否？」師云：「說是也得。」問：有「所是質礙，不在是落空，為甚麼有所卻成不在？」師云：「只為落空，翻成質礙。」隨後喝一喝，云：「聞麼？」以手招一招，云：「見麼？」

西子不潔

問：「西子不潔，莫是寶蓮香比丘尼否？」師云：「善星殃墮，事有偶然。」又問：「惡人齋戒，莫是廣額屠兒否？」師云：「龍女

成佛，不為分外。」

動變化

問：「六種震動，可是明則動否？」師云：「切忌回頭轉腦。」又問：「十八變，身上出火，身下出水，可是動則變否？」師云：「大家在這裏。」又問：「千百億化身，如幻如化，可是變則化否？」師云：「還我應身來。」

天下歸仁

問：「天下歸仁，是明星悟道時見眾生佛性否？」師云：「是。」問：「為甚麼眾生界不空？」師云：「空則阿誰成佛？」問：「正當成佛時如何？」師云：「無眾生界。」

參輿倚衡

問：「立則見、在輿則見，是觀心否？」師云：「用妄想作麼？」

良知

問：「孩提知愛分明，執有愛根，為甚推為性始？」師云：「望煙識火，終不離水生冰。」又問：「煙且不是火，水且不是冰，莫非善惡混麼？」師云：「不見道：五相雖具，六識未行。」
又問：「這裏落七落八了也，恐不是第一義。」師云：「第一義你又作麼生知？」

形色天性

問：「既形色即是天性，為甚不許色見聲求？」師云：「古人道：應化非真佛。」又問：「聖人踐形，莫是八相成佛否？」師云：「金棺雙足，是色身？是法身？」

不謂性，不謂命。

問：「性也有命，遺落形骸是耶？」師云：「木雞芻狗著在這邊。」問：「命也有性，矜重道德是耶？」師云：「玉楫金車倒在那岸。」又問：「畢竟如何？」師云：「上座何不拚取性命？」

天地位，萬物育。

問：「如何是天地位焉？」師云：「頭在上，腳在下。」問：「如何是萬物育焉？」師云：「鵠白烏玄，松直棘曲。」進云：「太成現生。」師云：「欠著恁般，這也卻憑上座。」

杞柳湍水

問：「杞柳豈不是自生？」師云：「是。」又問：「湍水豈不是他生？」師云：「是。」又問：「生之謂性，豈不是無因生？」師云：「是。」又問：「食色，性也，豈不是共生？」師云：「是。」又問：「性善畢竟有過也無？」師云：「灼然，灼然。」又問：「說情說才，是轉救否？」師云：「非是得已不已，也是抑已而已。」

盡心知性

問：「覓心不得，莫是盡其心否？」師云：「切忌墮空亡。」又問：「存養儼然，要說空亡得麼？」師云：「不免弄精魂漢。」又問：「死壽不二，修身俟之，生死到來，這個定然不壞。」師云：「向你道莫弄精魂。」又問：「和尚作麼生？」師云：「我沒許多閒工夫和你說心說性。」

萬物皆備

問：「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豈不是肇法師語？」師云：「是。」進云：「反身而誠，許學人得力否？」師云：「把纜放船，抱橋柱洗澡。」進云：「強恕而行，我道太迂遠也。」師云：「且恕你這一遭。」

惡惡臭，好好色。

問：「惡惡臭，好好色，莫是意識分別否？」師云：「是。」又問：「分別不分別，是平等性智否？」師云：「是。」又問：「如何是獨？」師云：「無伴侶。」又問：「如何慎獨？」師云：「剎竿頭上仰蓮心。」

重離

問：「如何是檀波羅蜜？」師云：「焚如，死如，棄如。」「如何是尸羅波羅蜜？」師云：「王用出征。」「如何是羼提波羅蜜？」師云：「出涕沱若。」「如何是毘黎耶波羅蜜？」師云：「大耋之嗟。」「如何是禪那波羅蜜？」師云：「履錯然敬之。」「如何是般若波羅蜜？」師云：「黃離元吉。」「果然重離六爻，不枉古人。」師云：「且莫癡人前說夢。」

群龍無首

問：「如何是群龍無首？」師云：「切忌露個尾巴。」

載鬼一車

問：「如何是載鬼一車？」師云：「平地上死人無數。」

天在山中

問：「天在山中，莫是登妙高峰則四天王天反在下否？」師云：「須彌鼻孔幾多長。」

艮其背

問：「既是背，何故非身？」師云：「青衣傳綵仗。」「既行庭，何故無人？」師云：「金殿鎖春風。」

畫前易，刪後詩。

問：「如何是畫前有易？」師云：「拆拆單單。」「如何是刪後無詩？」師云：「一送二寘。」

乾為馬，坤為牛。

問：「如何是乾為馬？」師云：「為玉為金。」「如何是坤為牛？」師云：「為輿為釜。」「情與無情，是同是別？」師云：「同則一切總別，別則一切總同。」

一陰一陽

問：「既是一陰一陽，為甚麼陽陰不測？」師伸一指云：「是多少？」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問：「摩竭掩室，毘耶杜口，莫是不盡言、不盡意否？」師云：「諸大菩薩即且置，奈四十九年何？」

帝出乎震

問：「帝出乎震，是帝釋之帝？是郊禘之帝？」師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胡餅，為甚麼卻是饅頭？」

乾元坤元

問：「乾元坤元，是一元是二元？」師云：「前劫後劫，是一劫是兩劫？」

隰有荷華

問：「清淨寶蓮花，為甚麼風人出之則為淫麗？」師云：「卑隰淤泥。」

鶴鳴九皋

問：「鶴鳴九皋，聲聞於天，是天耳所聞否？」師云：「上座莫不聞麼？」

明堂

問：「郊配天，明堂配帝，有兩耶？」師云：「毘盧即是釋迦，釋迦不是彌勒。」

奠雁

問：「雁有夫婦，蟻有君臣，為甚麼畜生都為惡道？」師云：「會得則優樓瓶伽共演法音，不會則牛馬人羊同遊苦趨。」

惠迪從逆

問：「惠迪吉，從逆凶，因果分明，為甚麼人都不信？」師云：「不見道闡提有佛性麼？」

西伯戡黎

問：「西伯戡黎是殺因？是殺果？」師云：「帝釋與修羅戰是有為？是無為？」

周公居東

問：「周公居東，風雷告變，為是神通妙用？為是法爾如然？」師云：「雷從何出？風自何來？若見則法爾如然，不見則神通妙用。」

李梅冬實

問：「九月楊花須是李梅冬實，春秋何以紀異？」師云：「聞於未聞。」

鷁飛石隕

問：「石隕于宋，六鷁退飛，莫是一心法界否？」師云：「問取左丘明。」

豕人立而啼

問：「豕人立而啼，是豕哭？是鬼哭？」師云：「債有主，冤有頭。」

方相氏

問：「玄戈驅鬼，未免傷慈，棘矢桃弧，為甚麼古人不廢？」師云：「塗車芻靈，你還得他用麼？」問者擬議，師云：「取狐矢來。」

酒漿醯脯

問：「酒漿醯脯交于神明，為甚都緣不淨？」師云：「伊蘭叢裏討甚栴檀？」又云：「莫謗木叉好。」

堯、舜、禹、湯

問：「堯、舜、禹、湯還出三界也無？」師云：「他不求出。」「為甚麼不求出？」師云：「喚什麼作三界？」

老莊荀列

問：「老、莊、荀、列一總是外道否？」師云：「釋迦老子是外道奴。」

躡足附耳

問：「古人躡足附耳，是機用不是機用？」師云：「囊沙減灶，兵法有之。」

陸亙、裴休

問：「佛法付與國王大臣，陸亙、裴休，還承當此事否？」師云：「毘耶離國打破砂盆。」

伊川、紫陽

問：「程朱之徒每斥佛老，佛還受謗也無？」師云：「撥皂染虛空。」又云：「與他結一個緣也好。」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三

弟子智元編

書問

復祁季超居士書

接來教，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覺範雖訛，然《僧寶傳》中自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受罰也。又謂《林間錄》出於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九年為宣和六年，覺範《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為二宗，其一為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然則《林間錄》之謬，覺範既已自悔其非，潛行改正，故曰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然《林間錄》中覺範口供，一一是實，特須舉出，與千古明眼人共決擇之，知邪說所由作耳。覺範之言曰：「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只此一語，覺範欺心，和盤托出矣。覺範瞞天造謊，於馬祖下增一天王不過，欲遏捺雲門，謂同出馬駒。周金剛罵雨呼風，無甚奇特，此正後人牽強，謂雪竇顯為大寂九世孫者一般見解，雪竇能甘之耶？覺範詩僧，不尋向上，與張無盡輩依通解會，自謂臨濟正宗。當時雲門哲匠，必有大不肯者。此輩忍恥，憤然異同，創為無影之譚，自矜駭俗之論，此天王道悟所由立也。前此無所謂天王者，有之自《林間錄》始。《傳燈》載天皇道悟，初參徑山，後造馬祖，重印前解，最後謁石頭，稟受法要，乃居荊州天皇，受寺僧靈鑒所請。龍潭本賣餅家兒，所居為天皇巷，因投出家，命名崇信。前後章句，記載分明。淺草易為長蘆，此天皇語也。僧問玄妙之說，亦天皇語。臨終拋枕子，無別為天王者。覺範揑怪緣飾。丘玄素碑謂達觀穎論列五家，以道悟嗣馬祖。達觀何辜，受他覺範塗污？節度使拋水中，閻羅王來拿我。此是白馬曇照禪師，與他道悟何涉？除淺草、長蘆并玄妙之說外，更無他語。碑文贋作，不辯可知。入寂之年，或云戊子，或云戊戌，更相矛盾。且丘碑已自差違，符碑更屬可笑。既云東陽張氏住天皇寺，得法石頭，則其為靈鑒所請、龍潭饋餅者無疑矣。忽云法嗣三人，慧真、幽閒、文賁，故為此以亂之，祇益誣妄。覺夢堂草又謂悟下得慧真，真得幽閑，閑得文賁，遂絕。一世耶？三世耶？何自相背謬也？《林間錄》謂達觀引玄素碑，考其傳，正如兩人然，疑信相半。覺夢堂又謂無盡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據如所論，則丘、符二碑皆自達觀穎出，同時耶？異時

耶？達觀穎在宋仁宗嘉祐間已自入滅，距覺範、無盡將六七十年，使同時有二碑，何《林間錄》中止述玄素，但云正如兩人？若大觀元年止有丘碑，尚未見符載塔記，不知無盡何從又于達觀穎處得有符碑？豈達觀已歿，從鬼趣中與商英相授受耶？瞞天造謊，更屬可笑矣。又覺範既謂聞人歸登撰南嶽碑，列法孫數人，有道悟名，後人因謂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按馬祖本錄，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當時天皇道悟親從參請，原在其列，但非八十四人之比。古人門庭廣大，不分彼此，天皇雖嗣石頭，然未嘗不親稟徑山，旁參馬祖，《傳燈》所載，幸自井然。試取聞人歸登與權德輿全文讀之，中必有辨，不得概從附會，于馬祖下增一天王也。且唐人渾噩，何嘗有法孫之稱？稱法孫何止數人？稱數人何遽及道悟？聞人必不然，覺範言之妄矣。又曰：圭峰荅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之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圭峰、章次，盡載《傳燈》。相國之言曰：「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圭峰荅之，別說三乘，通為一道。又云：「諸佛有密語，無密藏者乃是也。」且馬祖之嗣，何止六人？六人之中，何先道悟？經入藏，禪歸海，普願獨超，都不足據，何乃以江陵為首耶？此處無銀三十兩，不打自招。洪公此言，愈不足信矣。又謂佛國白作《續燈錄》，以雪竇為大寂九世孫，佛國從無其語。雪竇，僧中龍也，南嶽下徒欲借之為重，不知從上有言：「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佛國出雲門下，聞之熟矣，其肯上他人丘隴耶？龍潭參天皇，饋餅話，佛國嘗為之頌，有云：「南嶽山頭見石頭，便歸古岸狎沙鷗。漫分胡餅為香餌，引得金龍上直鉤。」龍潭出天皇，天皇出石頭，佛國親言出自親口，且得以法眼、雲門更嗣大寂耶？張無盡、呂惠卿之徒，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熙寧，亦欲從中分門裂戶，自生障礙。覺範誤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眾盲，為可憐憫。大川濟禪師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為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為作小註，今《指月錄》誤入小註列為正文，更補天王章次，皆自覺範一人著《林間錄》，實開疑誤之始。余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吾兄勿信其晚蓋也。

又

唐文粹載藥山碑記一通，云是唐伸之筆，謂藥山亦嗣馬祖，可盡信耶？今其文已入《佛祖通載》，當亦觀者不之察耳。藥山初參石頭，後參馬祖，猶天皇初參馬祖，再參石頭，要之同嗣湖南，未嘗不入江西之室。好事者故為混亂，或由耳食丘符二碑，遂有高冠杜子夏、小冠杜子夏之訛，可發一笑也。百丈是馬祖嫡傳，當時名不

列于碑記，《清規· 序》謂混跡儕伍，故祖塔無其名，使徒按籍而求，則石頭不得有其藥山，馬祖不得有其百丈矣，碑可盡信耶？《通載》成自晚近，益不足據，恐好事者又滋口食耳，奈何奈何！

與青原和尚書

三千里外煞有淆訛。讀庖莊一書，自與天界老人提正家風相為表裏。弟近亦有《漆園指通》正在剞劂，當就明眼人請正也。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荊州城中一土地祠偽立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此小說家誤杜拾遺為杜十姨、伍子胥為伍鬚鬚故事，可發一笑。詢其所由，木鑑者，蓋費和尚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銕，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即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偽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焚《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尚、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峰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即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為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為調停，早共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巡行人間，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荊州一處。唐明皇天寶十二載，康居等國圍涼州，帝請不空三藏祈天兵往救，有神介冑而至，康居遁去，不空謂是北方毘沙門天王長子也，因敕諸道城樓置天王像。天王土地當是昔所流遺，不足為怪。又博叉天王顯示方藥，提頭賴吒天王請洪昉禪師至天供養，杯渡和尚與四天王游戲水中，如是者不一而足。地中出銕，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粧成神怪，謂是渚宮道悟，此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乙未間；水鑑，楚人，以戊戌還楚，住銕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種種揑怪，不過為他福嚴畫蛇添足，殊不知藏典必不可改、祖牒必不可移、諸方善知識必不可混淆、當世名公卿必不可煽惑，法門正人已有起而辨之者。顧中閒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即詆道原尊宿謂是訛書，都不足信，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宿非他人，蓋韶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為第九世、於石頭為第十世，當時歷代親承，父子祖孫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他家自有淵源、自為譜牒，苟使龍潭崇信不得法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是張商英可比，其書千古為昭。自景德至今，入藏七、八百年，累朝尊信，奉為法寶，且西天東土無所差訛，而獨于天皇之子、石頭之孫、雲門玄沙之祖、法眼親所自出，

昧昧相承，不深考據，有是理乎？謂道原為訛書，是《景德傳燈》訛也，藏典盡訛也，一千七百則訛也，三藏十二部訛也，西天東土盡訛也，豈可不為寒心哉？又祖燈籍籍，不但道原已也。《傳法正宗記》無異詞，《聯珠通集》無異詞，《宗門統要》無異詞，《佛祖統記》無異詞，《玄要廣集》無異詞，《僧寶傳》、《石門文字禪》無異詞，《五燈會元》無異詞，《宗鏡錄》無異詞，以至《禪林寶訓》、《古尊宿語錄》、《雪峰廣錄》、《請益錄》，舉龍潭、德山以下諸名宿，並系青原，從無改易。古今拈頌，如汾陽昭、佛國白、無準範、橫川珙、正覺逸、月堂昌、白雲端、雪竇顯、萬松秀、楚石琦，並以天皇道悟、龍潭崇信得法石頭，授受井然。言端語的，不但道原已也。宋濂嘗敘五宗始末，亦以雲門、法眼二宗係青原，下云：「希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為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確不可易。《心燈》出于元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偽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辯書盈尺，亦既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喝破，海內宗匠目所共見、耳所共聞。吾祖宗門風，壁立萬仞，青原、石頭以來，哲人代出，非可是非增損於其間也。老兄聞之，當呀然失笑矣。荊州去丈室不遠，豈能聽其顛倒耶？某白。

與誰庵道人

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公侯將相所能為。遭亂以來，吾宗如嘯峰兄、藥公兄，並是君家世好，大踏步向前。又吾屬故人夢破仁庵，一衲速朽，澹圭諸公先後共集，獨誰庵有老母，遲到祇林，今遂棄妻孥、攜杖笠，居然老禿翁矣！豈獨鳥窠吳侍者進號禪流、雕龍劉舍人特稱慧地？靈山一會，事不偶然。後來者居上，誰庵勇猛精進，涉廬阜、過曹溪，從黃山白嶽歸，浩然有得，帶了許多七珍八寶，衝風衝雨走入雲溪，猛可的一撞，將森森翠翠的珊瑚樹、水晶屏風都來擊得粉碎。是他積代簪纓之子，心量最大，卻也不荒不忙，收拾了廣南明珠，原打從舊路去。只是一件，既出了家，便當盡情撇下，隨侯明月雖也照耀十分，你我學道人一總用他不著，不如布施了罷。誰庵道：「三十年好友必不我欺，我如今和衣脫下，赤條條一個窮漢做本等事業，背了藥囊向天台去採藥，隨分生涯尋著永明老尊宿，在他衣裓下略坐片時，待渠文殊、普賢向水牯牛隊裏轉過身來，大家同唱蓮花落，多少是好？」雲溪應聲道：「善哉！善

哉！汝去，我隨後至也。」銕錚錚兩箇好漢咬文嚼字過了一生，臨末梢頭你儂我儂唱個綿州巴歌，羞也不識。不見他慈氏菩薩從睹史陀天走向十字街頭討個大光錢，逢人作舞，他是何等意思？布袋頭打開，將過去七佛、未來千佛、西天東土一切聖賢盡情安放，裏許不許他做聲，何況這些驕驕蹇蹇伊傳周、召、孔、顏一班，并那秦、漢以來弄毛錐子的許多不唧溜生徒，在他布絲孔裏探頭探腦，再也轉身不來、吐氣不得。又有那常不輕菩薩憑伊刀杖瓦礫劈面相加，我只進前贊嘆蟭螟蟲尾子負著蒼天悲，田院乞兒和他金輪大王揖讓周旋，相見盡歡而去。誰庵！誰庵！幾年前披枷帶鎖為著甚來？幾年前東走西竄為著甚來？幾年前悲歌慷慨為著甚來？幾年前蹈空逃影為著甚來？誰庵！誰庵！古來孝子作佛當是曾參第一、仁人作佛當是泰伯第一、忠臣義士作佛當是伯夷第一、良朋好友作佛當是羊角哀第一，誰庵卓卓自命正恐未必作佛。雲溪不孝闡提自分不得作佛，夢裏亦不想佛做，況復習氣深重，口舌造業，再除不來做長老。多少年將一箇黃面老子，有時稱譽他，有時毀謗他，這豈不是兩舌？德山、臨濟罵得他面青面黃，這豈不是惡口？說飯不是米做，說茶不是水做，說世臣不姓徐，說麗京不姓陸，這豈不是妄言？終日裏舉經舉論，拈公案，弄伽陀，這是不是綺語？誰庵！誰庵！把從前細細撿點，今日也七子，明日也七子，一部威鳳堂稿過犯山嶽，閻羅王看見不打自招，快快點起火來焚卻了好。老老大大一把年紀，通身摸索起來，再沒有一件將得去抵敵他生死的。無可奈何，走上天台，做個沿臺槃乞兒，五百頭老牸牛入他伙伴，燈籠緣壁，跨過石梁，劉郎、阮郎笑臉相迎。問訊了，為說雲溪道人捎個鈚斧子來，略通一線，不久上山，紮一把苕帚，截一個竹筒，酸酸楚楚，商商量量，不負閻浮提內同走一遭，齧臂相期，勿泄勿泄。臨行尚有個親切句，欲借他葛陂竹杖為誰庵送行，清風明月十五夜最佳。樸齋同來，正好兩彩一賽。

與嚴陶庵

好兒郎！忽然奪去。正思作天問一篇，為陶庵居士雪屈，虛空神向前語曰：「古往今來，一座玉樓斷送了多少有名的才子，天殆不可問矣。」三年前到河渚，坐語依依，自是林下風物。與阿戎譚，使我心神俱遠，乃今何如哉？方外道流，鼻頭幾回酸楚也。老年人宜自愛，實實相念。因與伽藍約，不入闤闠，不及近前慰問，撫胸而已。西河老子硬扯陶庵作侶伴，也沒奈何。正當悲苦來填，打發不去時，但看一句沒意味話頭，亦是救急良法，勿謂迂闊不近情來勸勉耳。

荅嚴陶庵

陶庵根性猛利，讀摩詰語，便爾點胸會意。此番逆境界，正佛祖大慈，鍛鍊陶庵，討個大休大歇也。人生駒隙，雖父子至親，前後聚首，不過三五十年，少不得有散場日子。只是好兒子，又散場得早了些，未免一時難割捨耳。猛可的豎起脊梁，看個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將一切愁煩悲苦且放一邊，急向二六時中，尋卻陶庵本命元辰，與他討個分曉。尋來尋去，到水窮山盡時，不但愁煩悲苦了不可得，陶庵了不可得，生陶庵者了不可得，陶庵所生越發了不可得。胸中浩浩落落，吞併太虛，將令郎已逝之魄，且送在逍遙園裏，與過去七佛隨分度時。陶庵坐臥往來，都在維摩丈室中，與阿閦佛、曼殊童子親證不二法門，不獨開戶南山，說個潯陽三逸也。何如？何如？喫跌抓把泥，珍重自愛。

與孫宇台

畏足不入城，不得向太君靈柩前合掌一回，念個摩訶摩訶。此中耿結門人廢蓼莪說：「孝子哀哀，幾至嘔血在。」宇台至性過人，不為分外，但酷暑天氣，爍石流金，積哀積勞，甚足為念。半年不見，想形容衰老許多矣。二十年來，大家在銕床銅柱裏挨身過日，惟宇台更為冤苦，東跑西竄，撞著偷兒鬼子，劫取家珍，連一個住居也被他人奪去，全沒了安身立命之處。冤家對頭，打了幾時窮官司。悔氣星，不脫別人的官材，抬在自己家裏哭，長裙新婦走入黃泉。如今本生阿母遍身紅爛，臥在荊棘中，不但七零八落，窮無立錐，抑且母子恩情這回斷絕。人都說宇台才子，老天故意磨折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一。多應是宇台口巴巴的參愚庵禪，飲曹溪水十來多年，再也不得撇脫佛祖機權，要弄斷他的命根、把住他的去路，活不得、死不得，看他怎生出身、怎生吐氣。宇台是個大聰明人，應聲喏喏云：「蒼天！蒼天！」你道有多少伎倆，連他佛祖也沒奈何，只好道個罪過！罪過！然雖如此，不得辜負他一片苦心，也須紮掙！紮掙！誰庵十日前來了、十日後又來？原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我雖昔人，非昔人也。天空海闊、月白風清，留幾個不瘋不癲的老白毛，兩兩三三說些無義味語，亦是大唐國裏一樁奇特。宇台同在裏許，不得無分，切莫做一篇頭陀寺碑文、寫幾幅羲之十七帖，說我不愧蘇、黃，無慚楊、李，受幾個杜撰長老贊嘆贊嘆，便結果了一生也。白髮生鬢，時運遷流，人命不常，可畏！可畏！得閒過河渚，抵掌一番，那時破涕為笑耳。何如！何如！

與柴虎臣

終年不相見，一肚皮說話再沒處說。同學少年幾多零落，留得幾箇沒下稍的，都走到天竺國中躲風避雨。虎臣是毅然不屈的，也趕著熱鬧，終日地口喃喃念聲：阿彌陀佛，好沒來由！西天十萬八千，何不插翅飛了去？今日也念，明日也念，絮絮聒聒，頗不耐煩。當初劉仲思、陶元亮一班扯寬頭巾的，值著他義熙之後，一箇箇死尸靈沒處著落，有者自謂逸民，有者自稱處士，仔細想來，總沒意味。卻悔娑婆世界來這一遭，發個念頭，從他遠公上山，一齊走向安養城中去罷。虎臣，虎臣！腳跟立不穩，也只從風倒舵，貪往西方。那知他阿閦國土廣嚴城妙喜世界幾個老比丘，和他無量壽如來扯過東，扯過西，鬧個不徹。雲溪剛在地獄裏轉身，還有許多做牛做馬的業帳不曾了得，只索頑了面皮，且去畜生隊中牽犁拽耙，過東的也儘由他，過西的也儘由他，白眼看伊一上。虎臣，虎臣！一總是個住處，揀擇他怎的？隨其心淨，則佛土淨。此土丘陵坑坎、沙石瓦礫，勿謂不淨；安樂國中金繩寶網、白鶴孔雀，沒有兩般。屈，屈，屈！眼面前過不得，要去修行。如今原走入三塗惡道中，倒說淨穢兩般，不容揀擇。雲溪十分顛倒，只因他老禿驢偶可的，曾向葡萄棚打個瞌睡，夢見個佛心天子，兩片豬蹄，一隻牛角，在空王殿裏蹋遍了劍樹刀山，不一時間，觀音、勢至、文殊、普賢都向他毛孔裏出現。如今佛來也不驚，魔來也不恐，封狐疥狗總是家親，蟲臂鼠肝何非一體？取不得，捨不得，直恁麼過時，管什麼梵響唐音、華言胡語？有者道：「真歇了禪師是曹洞十世祖，勸人念佛，雲溪怎勸人不念佛？」屈！屈！屈！掐數珠的老媽媽，念佛來多少時，何不插翅往西天去？大勢至菩薩都攝六根，雖只已證圓通三昧，不如念取個無念的。誰無念？誰無生？冷湫湫地，死水裏浸煞，更不堪也。虎臣但只管念佛，念西方佛，念東方佛，念四天下塵塵剎剎無量百千萬億佛，都打從虎臣腳踝下、頂[寧*頁]裏、脊梁上、鼻頭邊，處處相逢，時時出現，到得佛也不奈我何。一箇帶角老虎吼哮驚人，和他東林西林一班老古錐都來總不廝認，始稱奇特。大丈夫兒爭肯受人囊藏被蓋？生則必定生，去則實不去，不許夜行，投明須到。有分別？沒分別？明眼人知之不著。雲溪饒舌也，湖光十里，四色蓮開，覿面相逢，正好道句阿彌陀佛。

荅吳樸齋

今人浮逼逼地，好禪好道，全沒一點真實心，不過弄虛頭，趁高興，體面生涯。他長老家，亦順口與他胡亂一上，訂個方外之交，

彼此引重，是佛法中做名士禪和的一個空套子，埋沒了多少性靈，唐喪了多少歲月，可歎可歎！樸齋居士，從愚庵先師時，發大誓願，眼面前、心孔裏，時時有一尊未開光明的古佛，安放不開，思與雲溪眉毛廝結。前在端州時，寄書雲溪，要於雲溪左右覓一善地，早晚共伊說些無意味語，此是樸齋居士一點實心。此中聚散，亦自有數，正不知何時得與樸齋鼻梁相對，了卻紅瑪瑙山前一段因果，幾迴憶念，不忘於心也。陶淵明入廬山，李習之到澧陽，已成僅事。自宋及明，六七百年，楊大年，張子韶輩，寥寥數人，近代如袁中郎、黃海岸諸公，共知此意。佛是何等人，學佛是何等事，豈可三家村裏老學究，識幾個之乎者也，以當平生。樸齋具大勇猛的人，生平老實不說謊，疏狂戇直，率意而行，此固近道之器，參須真參，悟須實悟，是曰是，非曰非，直做到極頭底，打開寶藏，放出自己光明，始信得佛法中有如許受用，有如許安閒，有如許神奇，有如許廣大。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迴視他大唐國裏，古往今來，許多山川雲樹、人物鳥獸都來，只得芥子大在蟻穴中遊行。屈、宋、鄒、枚以下，一班嘲文弄墨之徒，和幾個吃生豬肉的老道學先生，一總束做一團，將來丟在一邊，豈不快活！快活！人生百年，誠恐易盡得閒，須做要緊事，隨緣消舊業，切勿造新殃。趁此時陽不管，陰不收，空豁豁一箇身子，自由自在，不打起精神，究取第一義，討個快活，膠膠擾擾，更待幾時？河渚雜錄不必刻，但一披閱付汾子，若浮若沉，聽之荒煙斷草而已。急欲把臂，此時尚熱，俟八九月蘆花開遍，同泛小舟，作數日夜語，發攄胸臆。七月十五夜，先從湖上訪參寥子，敘幾年契闊，趁誰庵在，可邀與永夕。我兩人說話正少，誰庵不得，一對老禿翁，安置個樸齋居士同在裏許，奇奇怪怪，不妨使人疑著，大好拍手一回也。努力自愛！

示汾子

得介眉兩札，甚喜。豎起脊梁，做本分事，毘耶離城將有厚望，不負三年前雲溪喫瓔珞粥時一番辛苦也。鹿鹿塵俗，祇益困人。閉門卻客，修心讀書，是己躬切要事。念詩章，襲名譽，恥之愧之，慎勿復為也。年老衰頹，長臥土窖，屏謝人事，去離親朋，四方往來，概謝不報。前日如王西樵、宋荔裳、蔡九葭諸公，並是向道之切，終不欲一見，實實懶於應酬，不敢逢人稱善知識，熱鬧虛驕，博他幾聲贊歎。仔細打筭來，實是無益，不若長伸兩腳，高坐一龕，打幾箇死瞌睡，省造多少業。此意汝自知之。見我輩舊人，須一一為述近狀，閉卻兩片皮，一切禪道佛法，且付之大海東北流，

莫須提起，況人間世耶？筆硯久焚，不復向班、馬、曹、劉討生活計，一概應酬文字，方外人實非所堪，幸饒放了罷。誰庵大師未到天台，尚有個親切句要與他說，叫他穩定腳跟，萬萬不可打入名士禪和隊裏，勇猛精進，又肯絕人逃世，走向石梁舊處，尋苕帚竹筒，真吾良友。吾敬之愛之，他人非所及矣。天氣漸涼，體中平善，不必遣人來

與陳天祓

本法師來，言天祓決意離俗，且籌之審矣。是果然耶？天祓少無宦情，且久斷肉味，曩與道人止宿江上，具如此言，知不負夙昔。然出家事緣化，又切怪緣化，此事有難與俗人語者，聊相為言之。道人初住河渚，甫一年，與家人絕糗糧，無所備。及除夕，有販夫呼左右索茶鹽錢甚急，左右大窘，無以應。會雪符劉君遣人至，送半兩金、五斗粟，金與販夫，粟且支十日。明年，瓶已空，南屏夔公適至，坐語移日，祇茶湯濕口，突固不煙也。又一日，雪符與顥亭至，陸鶴田、王雉升及從者十人許，攜一囊粟餉余，然已無藜藿，炊飯久不就，客大笑，刺舟而去。須臾，魏美來，乃相與拾野菜煮食，如是者以為常。是年冬，余乞食江上，與天祓俱，僧徒已散去。嗚呼！乞士可為而不可為也。天祓固廉儉，無所復需干世，然矯矯自愛，不慣行乞，設負販子坐門而呼天祓，情有不忍，當行乞耶？當不行乞耶？雲溪頑鈍，就食村落間，取飯一盂，殘僧數輩，雜坐而食，已不復緣化。家人間送米，知交過，偶一餽遺，中間淨裸裸，赤灑灑，十字街頭一文錢，每為憨布袋所笑。道人行徑，大率此類，天祓知之否耶？君家鳳山和尚，更自不同，日危坐一榻，事枯木禪，然四大欲離，依參木為命，弟子五六人，環擁榻前，顧左則左應，顧右則右應，進止抑搔，靡勿如意，陶然不自知其貧且病也。頗不事緣化，弟子刀耕火種，栽瓜果，擷茶薪，供鳳山飲食醫藥。雲溪口漉漉，好說老婆禪，鳳山乾巴巴，未嘗輕說一字，然兩人總窮到十分，硬著脊背，拴緊肚皮，不肯向人緣化。嗚呼！乞士可為而不可為也。天祓自審頑鈍孰如雲溪？孤高孰如鳳山？已離俗為僧，不得用世間法，受妻子供養，不得使措大習氣，扯門生故舊，倚勢欺人，緣化不緣化？天祓必有以內守其高，外全其耿介者，何如？何如？乘閒說沒緊要話。天祓聞之，謂雲溪老漢，以己方人，雲溪合掌向前，道個老僧罪過。

荅陳際叔

一病十五日不起，正病劇時，誰庵、樸齋來看，便思拱手一別，獨不得與際叔數言，終懷繾綣，呼汾子持筆硯至榻前，擬作一書，已而復罷。誰庵強余更生，余默坐移時，冉冉而住，今起居食息如平常矣。生死到來，你我做主不得，儘自由他，死不異生，寢不異覺，夜不異晝，不著這邊，不著那邊，便時時安樂，處處平常，去也去得，住也住得，符到便行，不荒了手腳也。儒門澹泊，剛剛留得際叔一人撐住一間大房子。昌黎不佞佛，昌黎學佛，學佛須是有力量人。昌黎十二分力量，十二分膽識，此膝不肯輕屈於人。見大顛時，於侍者得個入處；李習之見藥山，兩兩符契。昌黎、習之總是一般面目，而昌黎較難。余謂古今來毅然不屈者，昌黎任道之真也。際叔半生強項，文章行誼卓卓是第一流，不肯隨人起倒。余與誰庵已棄儒從佛，際叔欲挽之歸儒，際叔意中真實信得儒佛一原，無二無別，人人從佛，不若人人從儒，良是良是。但余與誰庵為其易，際叔為其難，際叔知儒，際叔學佛，真實於生死海中得大涅槃，真實於閻浮提中得淨佛土。昔雲來老人臨命終時，為際叔諄諄說法，謂此為凡聖同居，此為有餘方便，際叔欣然受持，得未曾有。於今近二十年，種子成熟，想際叔夢時覺時、晝時夜時、生時死時，與雲來老人不隔一分毫許，此名真佛，此名真儒。當世幅巾方領之徒，莫不拜其下風，趣其末席，豈庸庸泛泛依韋苟且之流，望黃金寶地輒念西方，見樂音樹頭更思東國，所在隨人，茫無證據者哉？余道力微薄，空過一生，與誰庵為十條之約，勉自訓誡，今死而復活，已是隔生隔生。雲溪草庵即屬他方世界，俍亭長老即為土木偶人，吾屬故交，唯際叔與一二道流，寤寐相從，形骸不隔，中懷縷縷，握手未期，勉之勉之，努力努力。

柬盟石道人

乘舟入剡，拍手空歸，此回難得相見。從行數輩，直上塗山，清水白米飯，喫得飽齁齁地。只可惜細大法門，不與痛說一上，謂山主藏頭露尾，不是好人。還有一問：中孚大過，都向裏許承當，老兄何故拈一放一？

與陸麗京

廣南有徑寸明珠，曾收得否？大庾嶺頭衣缽，留待傳人；莫學韶陽老古錐，但得一橛。

與顯聖為和尚

鏡水塗山，別開生面。祖翁田地，飛出一道寶光，直到瑪瑙坡前。嚇得鳥窠老古錐，回頭轉腦，也甚奇怪。西遯渡江，恨不一見。若到雲門，搦住個烏紗巾，莫要放他出出入入。

荅東山晴和尚

和尚病有不病者，綿州附子漢州薑，生生的拿到嘴邊，也是自作自受。藥方付去，文殊自有眼目，終不被他善財熱瞞。思予兄竟返西山甚妙，爭之不足，讓之有餘。

荅白崖和尚

古調重翻，拍拍是令，南陽黨子谷，應屬前身也。文燈老當念海岸家風，鼓吹此事。江西湖南，大家都在裏許，教渠一口吸盡何如。

荅棲霞和尚

不得許州信，也是尋常老實頭人，從來不敢妄通消息。梅花吟頗好，高樓吹笛，留取南枝，只恐清涼老翁猶作境會。廬陵之往何日耶？由錢塘從玉山行，儘可有個末後句，要與兄商量商量。

柬南山和尚

蚖蛇戀窟，未免遭人檢點；別峰相見，快便難逢。如此作略，好只甚好，但是高高山頂掘了一箇萬丈深坑，將他鹵莽禪和通身埋卻。老兄是何心行？

柬崇先和尚

擬刺小舟，從太元問路，卒恐桃花笑人。皋亭河渚，沒有兩般，劉郎阮郎任渠去。

荅陸麗京

秦時[車*度]轢鑽在居士身中多少年，何不放他一箇出路？雲溪山月，應與故人共之也。瑞五自是第一流，速來速來，要與他成褫個主賓句子。

與江道信

托缽公案，只管向大慧舌頭上討滋味，驢年也未會在。當初速朽兄、與兄將東山水上行穿鑿穿鑿，試度個消息來，大家証據看。

與柴虎臣

中峰道：「五乳峰前開白蓮。」禪門淨土，是一是二？心淨土淨，且莫作文字商量。祇將趙州一碗茶洗滌肺腑，待得肘腋風生，那時安養如來在十字街頭與居士鬥額。

與應嗣寅

晦庵問母不敬，也曾走上他家門戶來。游定夫云：「世儒破佛，皆佛自以為不然者也。」居士引掖後學，須拈此語示之。還有一問：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莫須有恁般事否？

荅嚴顥亭

一莖草，建梵剎，須是賢于長者竭力擔承。天台來，徑山去，且總由他。這裏沒跕腳處，海萼漸壯，天氣晴好，三兩日盡開也。

與孫宇台

西泠橋畔，公案未圓。得閒進山，也須了卻。清風明月，獨讓野人。野人如何消受？幾時到吳門？一箇鍬子，要寄到朱明去。

荅百愚和尚

華亭鶴唳，船子風高，禪者從善權來云：「洞水逆流，打濕他十八代先靈鼻孔。」果否？聞說泗州大聖今年出塔，想是老兄道力所感。

與月涵道人

蜆子和尚在洞庭山裏，與古廟香爐眉毛厮結，拄杖子昨夜經過，特到虎丘邀他相會，定有一場鏖戰，老兄從旁喝采何如？

荅陳際叔

脅尊者長坐不臥，愧未能也。枯木朽株，無所復用，惟退自簡束，不失尺寸而已。羅近溪臨行，大似紙衣道者，勿謂儒佛有二途耳。

與誰庵道人

跨虎而出，何必龍湖？在道人分中，不為奇特也。一月不見，遣人送米，冷灰裏一粒豆子，正自不仝耳。

荅蘭皋姪

一行作吏，愁苦萬端，纔到潼關，未為撒手。郭功甫獨匪人哉？勉之而已。吾出家法，衣壞色衣，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非所好也。

與樹羅書記

冒病走日中，不大憊否？日面佛，月面佛，此旨如何？

與止一侍者

一月十五日不通問，吾為無望子耶？夜來好風，門前松定吹折矣。一夏想不空過，知有以愜老僧意也。

與友崖道人

石頭城畔，坐斷千差，古人所謂難得不相見也。入春，風雨凄其，嶺上梅花，都成碎玉，言念亡友，傷如之何！何日舞棹南來，逢場作戲，在老兄分中，依然不起于座耳。

與天目和尚

雪覆千山，惟有孤峰不白，老兄強項似之也。天寒人寒，太覺冷淡，雪消後相見何如？

荅白雲和尚

塗山一別，鷗鳥東西。浩淼洪波，莫尋靈骨。言念夙昔，為可嘆悼。接讀法言，肅然改聽。石霜末後，乃傳九峰。巖頭同條，獨許雪嶠。愚庵門風，庶不寂寂矣。西溪風雨迷離，寒梅冷落。土窟久封，水深莫渡。行將以此自老，不敢說向人前也。

荅平陽和尚

千巖萬壑，應接不暇。登鳥道，入玄路，乃知塗山之高也。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惠施之亡，莊生無以為質矣。先師末後句，賴和尚筆尖點出，金剛眼睛猶在耶？當敬率同門，泥首以謝耳。

荅王鶴山

陸亙大夫，裴林丞相，並是一班俗漢，禪板蒲團，豈獨長連床下哉？含元殿裏，觸處知歸，親到長安，更自一番受用也。去使匆遽，語不能多。

荅楊士虞

四十九年不說一字，阿難結集，未免老昏矣。貧道何人，敢以語錄行世耶？願居士付之祖龍侍者，竊比香林三十棒，自領出去。

荅陸梯霞

陸修靜、陶淵明同上廬山，切莫攢眉歸去。白粲領到大眾，為黧奴白牯讚般若波羅去也。

荅姚生公

南湖一片，疑殺靈雲。雖則兩眼睜睜，頗為釣魚郎所笑。老僧坐此，須到餘杭也。天台僧直上徑山，不知所為何事。晤寶壽，乞問一聲。

與張仲嘉

孝子哭曰：哀哀。大好一場公案。老兄到禹航時，路由河渚，可得一過草庵，盤桓永夕耶？楊無為之與芙蓉，非閒相識也。

與王鶴山

庵中坐禪，近得一箇北方學者，遣與居士相見。此中有淆訛處，大可盤桓。陳操尚書日以此事放在額角尖上，當必謂山中野人搔著痒處也。別緒侍者口悉之。

荅誰庵道人

丹霞薙草，彥和飛錫，今得誰庵，卓卓千古。西溪茅屋半楹，寒雲十里，頗堪共之，當分座以待也。大偈直追永嘉，不徒張拙。但子規夜啼，鷓鴣春囀，楊柳聲中，不知是一是二，晤時尚需親切一句耳。遂延天上再來，可奪元度一席。相見在近，翹首俟之。

荅周岱峰

數日以來，生吞活剝，棒喝交馳，別是一番精彩，恨不得老龐入座捉敗主人，使西江水一時流遍天下耳。昨被一鹵莽禪和向銕圍城中挖縫而出，禪床遂爾掀倒矣。飽餐香積，待太常再來也。

復曾道扶

鹽梅本自生知，白衣須當拜相，勉之而已。資聖一坐具，龜毛拂子，兔角杖頭，先師影堂，至今不遠。所賴唱和一室，扶起砂盆，土窟餘生，敢不趣命。鷓鴣啼徹，當在春深，釅茶一碗，流水一灣，與居士作開懷出世之譚，煞強似子瞻玉帶也。

與誰庵道人

主人公和贓捉敗，不妨得人一牛，還人一馬，攝息待之也。青原米，馬祖鹽醬，任教咬嚼，忽嫌其苛細耳。

示學者

余性本不能容物，殊強之耳。與其強而損己，不若孤而自全。
老冉冉其既及，復何之耶？毋勞爾神，毋蕩爾精。
去矣生徒，非吾事也。余德不逮古人，願世世常居學地。
嘗見己過，故與人無辯；嘗覺途廣，故與物不爭。
土階已足，勿事更治。塚間樹下，安所得瓦屋哉？

少不喜華侈，顛頂白矣。布衣草履，吾分也。
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對霑體塗足者，每為汗下。
嘗恐言為垢累，行為瘡疣。
習俗移人，雖上智者不免。目力漸昏，不能夜坐，然凌晨必起，朝來爽氣，足可怡人。
人無愚賤，故吾等夷也，必翹翹然下之，亦自使彼難近。
昨日事，今日已知忘卻。
久居澤畔，魚鳥自來親人。
乞食不足恥，憎嫌粗惡，或飽飯無所事事，乃更可愧耳。
宴坐移時，更覺心閒神曠。
多閱梵夾，則名理開豁，情貌雅遠。
鄙吝不可有也，然侈則易驕，逸則易怠。
見異類祇願其同，遇薄俗惟恐不厚。
去智與故，遂爾中外夷粹，入物不驚。
難捨者捨之，難忍者忍之，久久自然服習。
報報者，常相反也。勿謂英雄可以欺人。
澤於書卷者，略遠塵俗。
皇皇財利，庶人恥之，已墮僧數，為商賈耶？
道無常形，德無常名。愛名跡者，俗累未遣。
一粒一盂，盛德久不報，不自黽勉，何以堪之？
天下之大，未有窮矣，足不履四海，敢自謂已勝耶？
現業就消，小罪知懼。
苦不識奇字，讀書率未了了。年踰五十，但以不了了之。
土木形骸，正使吝惜百年，終歸朽壞，何苦不作勞耶？玩物喪志，惟作書鼓琴，賢者不廢。余於二事都無所能，未嘗不欲人學之也。
無心於事，無事於心，他人不知，謂為苟且荒忽。
資性有限，未能涉道之藩。
不樂以氣岸加人，故寧為雌伏。
言語爭勝，譬諸口舌得官。
盡日遣放，不知舌之非今，我之非物。
口不涉事，則事與化俱；足不近人，則人與境遠。
寐不異覺，故死不異生。所恬然者，寐也。
後世誰能知，余亦正使不知為快。
處已即得，奈群眾何？在眾不失其寡。
道絕人荒，正恐石頭路斷，但合掌謝之。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四

弟子智淙、智沇編

序記

鄰木和尚白雲語錄序

白雲和尚向化鹿山前拾得個肘後靈符，二十年中青嶂碧巖拈來便用。昔牛頭百鳥啣花、雲居天神送供，無端醜拙貽笑方來。阿兄年十六、七便已眼睜睜地將他神頭鬼面一手掀翻。及至上天童、入東山，踏著銕蛇豁條古路，末後愚庵出世，髑髏粉碎，公驗分明，果然善慧重來這裏別開生面。尋常有語：「白雲橫谷口，歸鳥盡迷巢。」分付時人，好生著眼。

東山晴雲和尚法華拈頌小序

剎竿倒卻，慶喜得個轉身。四十九年，不妨築著磕著。韓盧逐塊，打做兩開，錯會不少。晴雲和尚將他優缽羅華、芬陀利華、麻三斤、柏樹子一線穿成，信口頌出，信手拈來，乃知燉煌菩薩特地翻經，為他金色頭陀微笑因緣出一鼻孔。當時五百弟子，人人丈夫，無端受彼塗污，壓良為賤。這也罷了，可可的他方此土，許多羅剎夜叉，從地獄縫裏劈空走來，都與黃面瞿曇眉毛廝結，弄得耆闍崛山不乾不淨，八歲女子粧妖作癡。多寶塔內何物老古錐，一往攙行奪市。仔細檢點將來，放光雨華，已自多少狼藉，更復如何若何，釋迦老子三十棒，先自領去了也。晴雲和尚漫逞風流，個裏橫吹玉笛。

寶壽夢庵和尚語錄序

余住河渚，夢庵住禹航，刺舟往來可三四十里，兩人輒相見。夢庵襟期超逸，中懷坦粹，髮長不剪，落落殊有致。每一過往，且歌且笑，竟日忘疲。山林中語，不足為外人道也。我宗自荷玉以還，白雪高吟，難為擬和。投子、丹霞，鼎呂雜陳，玄黃並設，殊方異躅，邁往開來，然語錄不多。有夢庵和尚，過蔥嶺而知歸，望乳峰而投契。波浮涤水，盡愜秘思；花落碧巖，並參高鑒。入廛寄跡，而妙旨散於機杼；掩室絕倫，而不言司其符契。語錄若干卷，誠向上之玄津，後來之寶筏矣。先宗沉密，如璞未彫。世之學者，昧所

適從，謬白為黑。今得此錄，啟昭曠之修途，發尊嚴之深扃。況彼群言，實所希覯。傳之其人，宜善保護也。

天愚和尚紫雲語錄序

黃閣簾垂，苔生玉殿，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天愚法兄，弘燮理之功勳，秉樞密之深旨，衣縑十載，積代簪纓，紫雲錄成，君臣道合矣。或曰：「雲無定體，龍匪常儀，不露崔嵬，恒籠嶽頂，昔人所以表尊貴也。」洞山不云乎：「有時鬧市，到處文明。」紫雲白雲，是同是別？

天目古平禪師語錄序

古平為石老人侍者，得法於夢庵和尚，住天目，未幾化去，語言具在也。新豐一曲，和者還希；白雪巴歌，誰知清濁？斷拂老人驅寶馬以凌空，鞭銕牛而駕海，誕生秀實，篤產靈苗。惜乎！劍杳瑟亡，蘭催玉折。然而巴陵三語，既足生平；石霜一色，乃矜末後。學者覽卷知歸，聞言興感，始識龍門巨浸，逆翻天目一堂，千古火盡薪傳矣。在昔風驚白月，漫憶龍山；露冷華亭，空悲船子。余于古平亦云。

古龍和尚語錄序

鹽官扇子，冷地生風；鳥窠布毛，乘時吐燄。先愚庵老人門庭高峻，往往肯諾不全，得大機、顯大用，如師子兒全身歸父，古龍有之。古龍十載巾瓶，盡窺堂奧，飛鳶嶺上、擇木堂前，公驗分明，重重拈出，語錄具在。劍林雪子謀以壽世，問敘於余，余曰：「龍潭信、龍牙遁，皆龍也，古龍何擇？」雪子曰：「龍牙無眼，幾乎埋沒。古人親到龍潭，當時未免太煞，同條生、同條死，惟命之耳。」余曰：「如是哉！誕生有父也。悔！悔！」雪子曰：「悔作麼生？」余曰：「悔不獲同時識祖。」

天寧道和穆禪師語錄序

子期死矣，高山流水至今在也。道和禪師為龍唐高弟，獨朗性靈，志行卓絕，思有以振起祖道者，奄然長逝，語句不多。昔孫登獨嘯，終日無言；李耳出關，未聞餘響。在彼且然，況尊貴耶？讀遺錄者，於楮墨間親見道和，雲門一字，臨濟三玄，並於是遇矣。

淨性紫仙和尚語錄序

斷拂老人秉佛祖威權，開人天正眼，有個未了公案，留與兒孫。紫仙陽禪師向夜明簾外獨運神符，寶鏡堂前重穿玉線，能使洞水逆流，須彌倒卓，贓物具在，不可誣也。懷清海公挈杖提鞋有日矣，向故紙頭邊搜出明珠千斛，室中真子，海公有之。昔報恩秀和尚法語偈頌盈十萬言，為法嗣隆公所收，歿不復見。侍者佛國乃獨振起于時，使新豐一宗傳久不滅，功在授受非淺耳。

好木和尚西江頌古序

丹霞、投子，語錄失傳，獨頌古尚在。自悟空、智宏而下，分蔥嶺之餘暉，繼曹溪之絕響，有敲有唱，蓋未嘗不以歌詠相高矣。言在乎此，意形乎彼，或追琢於玄中，或遊行於象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予奪抑揚，無非佛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者也。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當世之人，多有未可告語者，亦傳之頌古而已矣。此西江主人意也。是為序。

恒修捨禪師源流頌序

新豐一曲，拍拍古今。自鹿門、青州後，道出燕雲，曾不得與高峰、斷崖並驅吳越。非佛法有差殊，阻于時、格於地耳。以報恩秀之賢，辨驗古今，圓悟、碧巖直當望而窘步。當時門下得一耶律楚材，尊重法門，焚燒道藏，蓋至今為烈矣。雪軒起土窟為帝師，洪、永兩朝側席問道，高皇有「不荅來詞、西歸隻履」之句，一時重之。及閣維，舍利無算。方至正以來，天魔作舞，佛法若存若亡，西來一絲懸於九鼎，天如楚石，至于久彌著者，雪軒之力未可誣也。今人不辨來源，徒以耳食，謂少室一宗掃地都盡，抑何不深考哉？讀捨禪師源流頌班班可見。捨禪師為寶壽嫡子，初從斷拂老人剃落，已事夢庵石頭。本出六祖，祖謂曰：「尋思去。」因往青原，得鈯斧。捨住山亦云。

題泥金法華經後

法華會上，如來放光。迄今二千餘年，遍滿虛空，渾然未散。我友慎庵居士，承佛慈力，驀地相逢。一字一句，皆放無量寶光。如佛說法時多寶塔前，百千化佛一時併現。先是倪文正公，得此本於秘

府，殊獲神應。譬如長者一子，有大家業，悉以畀之。不特普門示現，不可意計云爾也。大通智勝，十劫不成。龍女獻珠，證等正覺。慎庵以不思議力，佛法現前。固知無垢世界，寸步不移。黃金色相，大白毫光，輒與衣裏明珠，影形注射。善哉善哉，吾助汝喜矣。

題而化居士西方畫像後

西方在近乎？迢迢過此十萬八千，長安可到，西方不可到也。西方在遠乎？舉足駐足，開眼合眼，在在是，處處是，西方不復遠也。西方是有乎？癡人前不得說夢，妄想極樂，厭離此間，情存向背，淨穢兩岐，即此揀擇，是生煩惱。西方未必有乎？阿彌陀佛現在說法，往昔劫中，曾與釋迦老子，一為國王，一為大臣，發願度生，一生娑婆，一生西土阿鞞跋致，補處稱尊，非影響也。而化三兄，耑修淨業，往與十八高賢，眉毛厮結，寢斯食斯，覺斯夢斯，語斯默斯，動斯定斯，念之所結，發而為形，墻壁瓦礫，白鶴孔雀，鸚鵡舍利，時時出現，乃至四色蓮花，大如車輪，常接心目。好事者因而圖之，傳諸後來，當與《龍舒淨土》，同一觀仰。客曰：「火輪垂髮，乾達婆城，盡幻也。施諸繪事，不已幻乎？」余曰：「幻可真，真可幻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真耶？幻耶？西方可真，東方可幻；東方可真，西方可幻；生可真，死可幻；死可真，生可幻；悟可真，迷可幻；迷可真，悟可幻；淨可真，穢可幻；穢可真，淨可幻；去可真，來可幻；來可真，去可幻。吾兄而化，直出入于死生淨穢、去來迷悟之中，不知真，不知幻，孰是真，孰是幻？謂西方為圖畫可，謂圖畫為西方可。接引大士文殊、普賢，與一幅巾布袍無知老翁，呼之欲出，是遠耶，是近耶？是有耶，是不有耶？請以質之觀者。」

題活埋歌

「三間茅屋，一道神光。」此龍山住庵語也。自洞山見龍山漏洩個賓主句，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天愚和尚攜鈯斧子住山，向活埋庵自舞自歌，傳語他人：「莫把是非來辨好。」然雖如此，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若向天目山東畔西畔摸索面門，臨濟道的：「諸方火葬，這裏活埋。」屈！屈！

漆園指通自序

「古今註《南華》者，無慮數十百家，略備矣。道人何心復取而稱述之，不已贅耶？」曰：「吾取其說之近禪而為之解也。禪不可說，不可解也。清涼判老莊為外道，即何取外道之言而呶呶。」曰：「是如來意，是祖師意耶？」曰：「百家皆禪也，豈獨猶龍？豈獨漆吏？《大權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道家之言曰：『老聃之師為釋迦。』是較著者矣。又東土聖賢，不如西天外道。良馬見鞭影，不特殃崛產難，五通仙人，并迦毘、鶴勒諸公，傳持正法也。善言禪者，即倩女離魂，明皇斬閻州守，百家小說，無往不是，況漆園吏耶？漆園文章妙天下，屈原、莊周、司馬子長、劉安，固當與五千言共垂不朽。白馬翻經，少林面壁，可於有字句求之，即可於無字句求之，是作者意也。郭象註莊，不免莊生註郭，此書亦云。」

雲溪問易序

《易》之為書也，有言象者，有言數者，有言理者，有言事者。余論《易》屢矣，言之重，辭之複，每進而愈詳焉。雜而無章，往而不可極，大約輒任胸臆，不狗耳目之尚者也。雲溪者，余瓢笠所遊也。二三道侶，箕踞科頭，揮麈之餘，優游問易，或累詞而未終，或一言而遂了，或據傳，或引經，或三代以前，或秦、漢以後，意之所至，率爾為言，不古不今，不儒不墨，非有當於聖人之書也。好事者從而述之，過矣。客曰：「子毀形容，棄逢掖，非聖人之徒也。而竊竊然周、孔，自擬楊雄作《法言》，不已僭耶？」余曰：「余非敢為僭也，余之不能奉聖人也久矣。昔遠公居廬山，結蓮社，與逸民道士相往來，暇則講《老》、《莊》，誦《周易》，各從所好。余願托遠公以沒世耳，非敢偽為聖人也。」客曰：「老、莊、周、孔，言人人殊，從乾竺學者，往往謬其指歸，目為外道。子顧何見而左招柱史，右引漆園，且抵掌龜龍，稱說堯、禹也？」余曰：「人尊師說，家定一尊。儒以佛為異端，佛以儒為外道，是燕人責越人之舟，越人憎胡人以毳也。伏羲、黃帝，即何敢斥之曰外道哉？孔、孟、老、莊，奉羲、軒以為歸，終身守其師說者也，余何厭之有耶？」客曰：「子譚老、莊，則扶掖恒河，比儗少室，固已徹其藩籬，合其樞軫，絕兩家之異同矣。子登高座，說第一義，間引百家，偶及周、孔，援儒入佛，往往有之。今《問易》數千言，六合之內，六合之外，靡不兼及，而獨關蔥嶺於不言，置迦文於勿道，豈亦有指耶？規規焉奉一先生之言，不敢意為出入耶？」余曰：「余意亦各有指也。儒者好為異同，峻為之防，而未敢浸淫其說也。且羲、文、周、孔，言無不備矣。以經解經，即何

所不足者？豈必取信於迦文，更端於蔥嶺耶？語之至者，不能筆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道也。」客曰：「知儒學佛，聞之稔矣。羲、文、周、孔，豈無合於佛乘者？子顧闕而不言，未可以為信也。」余曰：「羲、文、周、孔，皆佛也。余嘗以不言言之，顧悉數之未盡也。」客曰：「何也？」余曰：「伏羲畫卦，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也。太極，圓相也，太極以前不容說，父母未生也。黑白，正偏也。河圖、洛書，以字不成，八字不就也。中五[、/(、*、)]，三點也。摩醯首羅亞，一目也。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五時說教，列五位，具三玄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千七百則也。一一口乂四料揀，一四二三，四賓主也。參伍錯綜，六六三十六，九九八十一也。天地水火，即地水火風也。法象，猶法界也。牛、馬、龍、魚、龜、蛇、鱉、蚌，十二類眾生也。藏往，知過去也。知來，知未來也。天神人鬼，四禪六欲，餓鬼畜生也。原始要終，生從何來，死從何去也。精氣遊魂，前陰絕，後陰生，示輪轉也。變化者，身上出水，身下出火，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從定出也。群龍無首，玉象騰空也。萬物化光，飛光三界也。天地之心，覓心了不可得也。不耕穫，不菑畬，禾稻自生，不由稼穡也。行人之得，邑人之災，二祖鄴都，師子白乳也。載鬼一車，是獨影境，非帶質境也。乘龍御天，文殊、普賢、大人境界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惺惺寂寂，寂寂惺惺也。艮其背，不獲其身，無眼、耳、鼻、舌、身、意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色、聲、香、味、觸、法也。齋戒神明，波羅提木叉也。神武不殺，不殺生也。通晝夜，知幽明，故夢覺一也。父乾母坤，多生父母也。易知簡能，無邊剎海，不隔毫端，十世古今，不離當念也。天在山中，火在天上，十法界無不兼也。吉凶悔吝，報應彰也。明得失之報，果報不可思議也。遏惡揚善，眾善奉行，諸惡莫作也。嘿而成之，不言而信，棒喝交馳，左匝右匝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空手鋤頭，步行水牛也。八卦象告，爻彖情言，無語中有語，有語中無語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八萬四千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說不可說也。悉數之，何能盡哉？」客曰：「如是乎！如是乎！儒者讀其說而不察其理，禪者信其道而不審其言，故儒佛牾也。微子之言，無以發吾覆也。子言辨矣，二篇之辭，何有及有不及耶？」余曰：「有問則荅，無問則卷舌而退。問所及者及之，問所不及，余故未暇及也。且前此有言矣，播之篇章，形之楮墨者，余未暇多舉也。」客曰：「施、孟、梁、丘以來，言易者多有，或言象，或言數，或言事，或言理，子胡所安？」余曰：「余非古人，余不敢有比於古人也。余學佛者也，其言或近于佛，或不近于佛，余亦不得而知也。請以問之天下後世之人，有志于聖人之學者可也。」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五

弟子智巽、智兌編

愚庵先老和尚行實

老人諱明盂，字三宜，結室西湖，號愚庵，適與古會，因稱焉。本錢塘丁氏子，生而魯鈍，八歲不能句讀，獨嫻梵唄，即與群兒戲，喃喃佛事，過塔廟必前作禮。年十四，斷肉味，志離俗，詣雲棲禮蓮大師，為說優婆塞戒。歸持佛號四五日，佛聲纍纍從唇吻間自出，見樹林水鳥如所謂西方者，移時不去，云：「兒時禮普門，十二願壯盛。」乃益虔，飲淚含悲，達旦不瞑。學那伽定，炷香輒彌晷，禪者叱之，謂：「久視無益，縱歷塵劫，何由悟？」乃令看高峰主人公。閱三載，因聞龐居士語有省，作偈云：「銕牛善吼，木人會走，心境如如，打個觔斗。」會真寂聞大師入東城，師往謁求示，復令參趙州無字，師受命，私念曰：「禪有二耶？」憨大師至徑山，師亦往叩，問荅次，異之，語左右曰：「初生犢子不畏虎，此其人也。」未幾，入真寂求度，時年二十，投一善監院為近事男，一布中單充圊頭，備極勤苦。及冬無被，旁僧以衣進，不受，頗用餘閒為他人訓詁，或引經論，娓娓不輟。第一座見，輒呼：「某甲！」及進前無事，輒曰：「去！」師被抑挫，愈憤發。一善監院既早歿，聞大師為師剃落，已二十三歲，于是博聞強記，本參外多讀儒書，頗為聞大師所斥，師斂念就嘿。中夜獨行，觸桌角大徹，急詣方丈，丈逆而問曰：「汝悟道耶？」師曰：「道即不悟，且喜捉破趙州。」丈曰：「趙州轉藏，如何是那半藏？」師曰：「不值一文錢。」丈曰：「勘二庵主節目在甚麼處？」師擬對，丈與一掌，師作舞而出。隨有僧問：「香嚴上樹，意旨如何？」師拍手三下。又僧問：「高峰四句中，一句是那一句？」師曰：「是第五句。」僧曰：「如何是第五句？」師曰：「小鬼挨磨，金剛解鋸。」聞大師適有金陵之行，師入越，詣雲門，參湛老和尚。先是，老和尚遊省，會師往見請益，尚深加督誨，詞旨並厲，師心儀之，故再往入堂，約不語戒。歷七日，值老和尚開示次，大聲云：「放下著！」師出眾一笑。尚問：「懷州牛喫禾，為甚益州馬腹脹？」師云：「笑煞露柱。」又問：「樹倒藤枯，句歸何處？」師云：「長江翻白浪。」又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云：「小月落孤峰。」尚復命作偈，師口占云：「石傘峰前玉一溪，逢源那識動舟迷？」尚揶揄，師拂袖出。復云：「落花無限春山暮，就路還家聽鳥啼。」後入室，尚問：「一口道不盡句，分付阿

誰？」師云：「問典座去。」更命作狗子無佛性頌，遂承記莂，為曹洞三十三世。時座下千人，多諸方耆舊，師僅二十五歲，受杖拂，一眾驚異。臘八日，始進比丘戒。明年為參頭，西堂某以師年少，頗易之。師坐即不下，單歷五六時，凡香七八炷，始出定即立，次亦香三四炷不欹，眾愈驚嘆。明年，爾密師同遊，住梅花庵。師每向巖林宴坐，竟忘返，或攀樹而寂，或坐茶灶下不起，密師益厭，搖撼者久之，已而去。明年歸真寂，禮聞大師，且怒且罵，不許見，謂：「黃口小兒，何等敢裨販老僧耶？」師進前一拜竟，出攜瓢笠，遍參與石雨師，約入楚會於黃。由吳淞涉金陵，乞食村落，夜宿古冢間，人不能測。路旁茆屋有老僧可八九十，師入問茶，僧目視茶爐，師指樹上瓜云：「是得食否？」僧云：「留種。」師云：「先種何來？」僧西指云：「那畔，那畔。」師云：「是種穢雜。」僧云：「請佳種看。」師拱手謝茶，僧亢聲云：「魔子迴八寢處。」不復見跡，其人蓋獨居三十載矣。抵黃州，謁無念師，值其怒詈，師曰：「南泉斬貓意旨何如？」念揮尺云：「我殺不得汝耶？」師曰：「殺即任殺，斬貓事畢竟如何？」念連揮數下，師拍掌出。歷半年，石師始至，雨人者更相丐食，或寒則藉艸倚背而坐以為常。於黃得淡然，師指一隙地度夏，鑿土運薪且忘倦。一夕賦詩，遽別去，詩曰：「白茆之屋，鷂峰之麓，幻跡天涯，胡為碌碌？」師時方病痞，單衣獨行數百里，度追者不及，乃宿。晨復就道，歷少林，至初祖面壁處，經黑龍廟，有龍王入夢，事頗幽怪，不錄。病起，祇餘白骨，更號白骨道者，止路旁，施水或施茶。明年達京師，寓柏林，有以法華請者，師不辭，及登壇，多說老莊鴻烈諸外書，并講《楞嚴》，聽眾愈集。留京師五年，所居為東城，傳白骨講遊西山，有「樹留春去烏，雲壓晚開花」之句，士林慕之。僧自會稽來者，傳雲門和尚且辭世，師於是南返，留詩別曰：「雲辭雙鳳闕，麥秀五陵秋。」蓋讖異也。歸雲門，始哭，眾請小參，舉石霜遍界不曾藏語，因云：「大眾不曾藏，東風搖拽柳絲長，紅肥綠瘦，紛紛蛺蝶度危牆，燕子雙雙遶畫梁。」遂作彈琵琶勢，云：「漫剔銀缸，夜深獨自理宮商。」喝一喝，下座。問荅次，往往驚慴，莫敢攖鋒。入天童，跨門便喝，童嘿然，師云：「停機佇思，鬼家活計。」即出，旁僧云：「錯過了也。」師隨喝，云：「陣後興兵。」復整衣進人事，童乃命茶。師請圓戒，童諾。師隨問云：「如何是無相戒？」童便打，師云：「久知有這一棒。」拂袖出。時惟一師在側，進前扭住，云：「如何是這棒落處？」師與一掌，一亦掌，師云：「瞎漢亂做。」復與一拳，各休去。是冬，受具足戒。明年，眾請入顯聖講《華嚴論》。明年，葛屺瞻太常請住龍門。龍門居翠微之巔，一嶺九曲，民俗稍

遠。師至，芒鞋短袂，負薪而鬻，學徒競集。上堂：「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龍門阬裏三條橋，鸚鵡峰前九曲嶺，猢猻慣上樹，蝦蟆跳入井，還知一法麼？兩段不同，收歸上科。」未幾，辭去，太常留者三四至，師已渡錢塘，還會稽矣。明年，陶石梁國博、祁世培中丞等請赴樊江。上堂：「無縫塔蓋覆官家，喫油餈難瞞土地，三世諸佛有智而沈下寮，黧奴白牯無德而居上位，直賤非賤，直貴非貴，總不若露柱燈籠善於和會。」卓拄杖，云：「此是無諍三昧。」未幾，復赴化鹿。化鹿本葛洪舊處，祁季超明經讀書其中，從師問道，輒契入。至是，請師住山，畜一白驢往來，師躬執勞勩，驅牛負耡，雜傭人中，不可辨。禪者至，擬問，師策牛而返，禪者惝怳，遂去。師居山既久，因取古今語錄略為刪定，名《法炬錄》若干卷。時顯聖久虛，山陰士大夫咸詣化山請主席，師受請入雲門，拈香上堂：「西風一夜好雨，古佛過去久矣，獨有文殊、普賢特地較量彼此。禪和子！禪和子！為甚東倒西起？」顧左右云：「老僧罪己。」上堂：「八十婆婆舊話頭，買些脂粉賣風流，招人譚笑惹人羞，只得無言下翠樓。」以被掩面，踊身下座。入室次，舉趙州柏樹子覺銕嘴話，一僧纔出，師便打，僧掀翻香案，師直趁出。一僧云：「趙州狗子被某甲打死了也。」師云：「趙州道：『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是甚麼意？」僧擬議，師云：「打死狗子，還我骨頭來。」僧無語，師打趁出。僧問：「萬法歸一，畢竟一歸何處？」師云：「我清早割菜，晚上抬水，那有閒氣力與你們纏？」僧無語，師云：「菩提薩婆訶。」一僧禮拜，師云：「還委悉麼？」僧云：「香煙與和尚道甚麼？」師云：「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還有話會也無？」僧擬議，師便打。一僧禮拜，師云：「錯。」僧一喝，師以杖作呈勢云：「此令合上座行。」僧以坐具打圓相，師搦住云：「何不道將一句來？」僧云：「恐成狼藉。」師連打云：「一箇紙老虎。」一僧纔入，師轉身背立，僧亦背立，師趁出。方是時，眾可萬指。雲門鑪鞴為吳越稱首，師每食必隨眾，身先操作，寺無廢舉。自癸未迄丁亥五年，度僧累千百人，秉戒者數千人，請益者萬人，開悟者數十百人，得法者十餘人。建新方丈，立祖堂，為西方殿、藥師殿、玄路堂、集雲堂，及西樓、西法雲房、采汲寮，矩度悉備。中間雖一至徑山，掩關安眾，僅半年卒返。是時兵燹侵擾，法社荒蕪，師道力所加，人天擁護，禪講之隆無與比也。丁亥，謝顯聖歸化山。明年，過佛日，小參：「陶淵明飲酒，蘇子瞻臉紅，棕鞋竹杖，自西自東。籃輿最愛秋光好，歷編桃花楊柳風。」冬，結制宗會，小參：「新豐一句，當陽道破，不涉唇吻，已成露布。細雨濛濛，黃花滿路，打失衲僧鼻孔，忘卻邯鄲故步。古鏡臺前，幾多錯

誤。」顧大眾云：「露。」明年，入真寂，說《梵網經》上下卷。夏，寓西湖瑪瑙，求孤山圓法師塔，得舍利更新之。闢瀕湖地為瑪瑙前埠，因廢址築室一區，自號愚庵奉母。時母章夫人已七十，志出俗，師度母為尼，置小力奉左右。師住愚庵自此始。明年，請再住顯聖。師自庚寅至嘉禾，主梵受。梵受古資聖遺寺，師至，力新之。小參：「雨後遠山風致美，窗前紅樹看花萎，樓頭清夜洞簫聲，月下相將步煙水。委不委？切莫蹉過棚頭傀儡。」及是，復有顯聖之請。明年，赴普明，小參：「桃花人面，柳垂青線，春暖暘暘，終日打眠無厭，又被眾居士催逼到這裏來，要我說甚麼金牛飯、趙州茶、雲門一箭？其奈學疏才淺，老人家久弛筆硯，怕與諸人相見。」高聲云：「侍者行童捲起簾來，放進那一雙孤雁？」明年，還梵受，小參：「好休休去不休休，白首登科戀墨裘，黃菊謾誇霜後色，白雲紅葉滿荒丘。舍利弗，沒來由，劍去徒勞更刻舟，果然世系金輪子，豈肯要功萬戶侯？」明年，主梅墅結制，度夏寓山。會稽之勝為吼山，山陰之勝為梅墅，師嘗一過吼山，再住梅墅，復留寓山蘭亭九里。龜山偶一托跡，備道法之隆矣。明年，詣博山，返常山，入西寺，著《摭古頌節粹錄》并《淨土詩》。方是時，福嚴費隱師改《傳燈錄》為《嚴統》，師著《明宗正訛錄》，載祖牒甚悉，諸方韙之。能仁、南澗、靈巖頗往覆相折衷，共知《嚴統》之誤也。明年，遊五洩，還山陰，抵湖上，吳中士大夫請主珠明。珠明舊本佛剎，改公府，廢為瓦礫。師至，巋然寶坊，金碧輝映，緇素駢集，左右常一二萬人。小參：「諸佛出身處，蘇臺水上行，朔風自北來，殿角生微冷。清除荊棘林，幻出祇園境，日射風窗鸞鳳鳴，月高霜瓦鴛鴦影。彌勒道場，鬧市叢中，梵王宮殿，福城煙并，鐘磬笙歌，黃粱喚醒，向十字街頭出賣雲門胡餅。」良久，云：「領。」小參：「朝朝日出朝朝雨，細草沈沈，杏花如許，反舌新鶯啼在深林裏，好一似織錦天孫，絲絲縷縷遍乾坤，總屬朱明院宇，慚愧殺達磨鬍子。」師說法無虛日，暇則與諸方老宿及吳中名士往來賦詩，遊洞庭諸山，別有記。明年，由梵受歸錢塘，隱集福半載，入雲棲掃塔。冬，結制萬松。小參，豎拂子，云：「向這裏搆得，撩起便行。」顧左右，良久，笑云：「恁麼則老僧誑謔你去也。新羅國裏譚禪，濟濟英賢，車馬駢填，拄杖子飛上三十三天。癩蝦蟆做了月裏嬋娟，碧海清光萬古懸。一似水銀潑地，大也圓圓，小也圓圓。鳳凰山下好因緣，步步襯青蓮。阿呵呵，說向人前不直錢。」明年赴福臻，示眾：「乾坤之內，宇宙之交，中有一寶，隨處逍遙。華嶽山崩，壓斷了天台石橋。寒山拾得，有命難逃。普化木鐸，誌公剪刀。」歸愚庵，小參：「遠山如黛，野水碧波清漾，邪橋隱隱聽雞鳴。村舍草籬門巷，鷺鷥刷羽蘆

汀，征雁數聲嘹喨。風中簫笛短長聲，夜來月自凋。桐上政黃牛，橘皮湯止渴，懶殘師芋香無恙。髮長藉草坐南薰，白眼視公侯卿相。愚庵老僧、船子和尚，堪笑個不唧溜漢，擯出院又罰饡飯。」小參：「山悠悠，水悠悠，得休休，且休休，何必重參舊話頭。煮新茗，對滄洲，你一盞，我一甌，消卻胸中萬斛愁。桃花日暖春光好，明月東風十二樓。君不見，禹王脫衣而入裸國，孔子微服以過商丘。君子素其位，時哉不自由。僧邪、俗邪，儒邪、佛邪，胡邪、漢邪，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喝一喝。師天性峻爽，英邁不羈。每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踞獅座，高建道場，往往負泉石之志。歲甲申乙酉，即說法不上堂。住湖上十五年，罕至城市，攜小舟危坐終日。或自為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馬輒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師童幼即操，至行年二十，持律如老頭陀，及今已六十餘，不習人間諸嗜欲事。小時奉安德遺誡，安德不知何許人，其言頗近黃老。以靜退為宗，葆真任虛，不與俗競，故終其身洎如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旦晚攜錢米就漁人買魚或蛇鳥蚌鱉，至者輒買，即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筭。士大夫樂與之遊，皈嚮者愈眾。母比丘尼既老，年八十餘，一夕合掌化去，師孺慕不衰，號呼累日夜，目盡腫。明年亢旱，走烈日中禱雨，雨隨至，已而病損明，師坐臥小樓，嬉笑自若。嘗自製年譜并遺誡水葬。醫者至，卻之，即餽藥，勿受，靜坐或彌月。年六十七，無疾而逝。三日前，召諸弟子至床下，與語曰：「吾某日某時當去。」語畢，不及他。或請末後偈，師危坐嘿然。期至，弟子曰：「師今日無異，安得逝耶？」師曰：「看老僧登場一笑。」遂瞑。師生于己亥八月十三日未時，歿于乙巳十月十一日巳時，世壽六十七，僧臘四十四。弟子傳法者三十人，傳衣者二十人，居士傳法者數人，奉全身塔雲門顯聖之陽。語錄十二卷、雜著二十卷，先後行世。師嘗曰：「吾恥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講席，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應機接物，有古雲門之風，即動止諧謔，無非密義，及左右私請，固甚秘，不以示人也。內本嚴重，外示優容，喜怒常不可測，即所親一事偶失，終身不之齒。矜慎大法，不輕畀人，豪貴者請乞不可得。志在隱遯，莊莊曲盡，與逢掖者俱，雖華要，非其好矣。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以愚庵終其身，學者稱愚庵。愚庵，方古尊宿，傳於世。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六

弟子性廣智凝編

誌銘

玅覺準禪師塔誌

李君自銘得法於玅覺準禪師，師歿十年，而李君猶思之，為師狀，介晴雲和尚向余乞誌。余與玅覺同師，為法門兄弟，顧先後相去不謀面，讀李君所為狀，乃今知玅覺不敢以固陋辭矣。師諱淨覺，字三立，宛陵劉氏子。投東山薙髮，年十八南遊，多所參請。因讀《楞嚴》「知見立知，即無明本」，嘆曰：「古人作破句讀，且受用不盡，我何為滯此耶？」遂詣徑山，見雪老人，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又造磬山，入雪關于高峰，百年三萬六千朝語打失鼻孔。進天童受具，過育王，隨至龍潭，機境相扣，有「黃鳥數聲，陽生寒谷」之句，育王以衣授之。時愚庵老人闡法三江，師往謁，因說《法華》次，問云：「曾未放光，已先入定，《法華》作麼生說？」老人云：「昨日方丈道個甚麼？」師云：「月來雲去處，翠幙不遮燈。」老人云：「這一棒也少不得。」進云：「透出清波，宮商別調。」老人云：「試彈看。」師一喝，老人云：「見了。」進云：「幾度霜天明月夜，坐來覺得五更寒。」老人說偈囑曰：「鏡打破也，卻好相見，東涌西沒，日面月面。」遂付以大法，是為洞山三十四世。師得法後，愈益弢晦，遠隱桐川，為水邊林下計。而是時李君自銘適于狹路相逢，親遭蹴踏，且敲且唱，道出非常，留桐川東山者數年，玅覺寶坊巍然而起，土人夢金甲神執盾循行，若有所區畫者。又老僧攜杖入門，須臾不見，室中懸讖多近神奇，蓋非意所測也。未幾，示疾化去。語錄一卷，弟子得度者若干人。師嚴毅莫敢犯，獨慈於應物，言論娓娓不倦，白刃迫之不為動，群盜革心，胥吏皆知嚮義。歿既久，而人悒念之如一日也。銘曰：

馬駒有言，日面月面，打破鏡來，與汝相見。水上東山，雲門銕扇，龐老重來，拈起玉線。臺山會齋，牸牛應現，石女彈棋，木人說劍。兩個五百，合成一貫。

溪巢瞬禪師塔誌

尊貴一路，千聖不傳；寶鏡重開，溪山現影。惜乃泥牛入海，倚斷白雲；葦葉渡江，追翻隻履。同條既死，有恨何如？溪巢和尚，諱淨暻，字一機，桐鄉沈氏子。童年即念生死事大，嘿自思惟，投覺王寺薙落，秉具謁月巖師請益，示以三不是語。尋叩東塔參石雨大師，有省。越日呈偈，石云：「死了燒了，何處安身立命？」師云：「一任做驢做馬。」石連棒打出，自此疑情愈逼。七日後，正悶極時，偶觸他語，不覺失笑，遂依龍門留佛日，更謁愚庵老人。老人垂語云：「有問有荅，盡是鬼家活計，未開口前道一句來。」師云：「要頭截取去。」頌斬貓話，云：「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還不會，別喚沙彌。獨羨趙州老，陽春和得齊。」老人深肯之，隨至雲門，命為第二座。一日，偶他出歸，垂問云：「我昨日不在，爾輩因甚竹院裏閒行？」師遽應云：「和尚到處，某甲亦到。」遂付以衣拂。小參，云：「風送魚舟趁落霞，阿誰攜手步平沙？斷續樵歌蒼藹裏，咿唔牧笛隔籬笆。一對鴛鴦，虛空獨立；一雙孤雁，清影交加。遠山潑翠連雲碧，霜葉紅于二月花。猛回首，暗咨嗟，途中多少未歸客，流落在天涯。」又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將西湖水注入耶溪，耶溪不知；把石傘峰移置孤山，孤山不覺。東長庚、西啟明、南斗七、北斗六，祖師趁出牛欄，瞎驢闖入佛殿，舌嗅鼻嘗，眼聞耳見。不爾，依位住，群峰卓卓，雲漢無聲；萬竹珊珊，清光有韻。春蘭秋菊不失其時，岸柳江梅各得其所，鐘中無鼓，鼓中無鐘。諸昆仲！會麼？」良久，云：「青莎白鷺如綿，破曉烏鴉似炭，金牛銕角堅，黑犬銀蹄爛。」癸巳，寶壽首眾。乙未，普明首眾。師應機迅捷，慧辯弘通，電掣星馳，了無凝滯，四方學者攝息趨風。然雅抱沖和，賦志謙退，卜樗里晦跡。未幾，入河渚閱藏，卓錫溪巢，破衲僅完，粗食不飽。如是數年，緇素式化，累石庀材，俄成精舍。暇則蔭嘉木、疏清泉，憑弔古人，歌詠自若。問道者履滿戶外，雲興瓶瀉，略不停思。住溪巢，掩關三載。壬寅冬，啟關說法畢，忽云：「大眾！看看船子和尚來也。」湧身以杖作搖櫓勢，高聲唱云：「山蒼蒼，水茫茫，飄飄一葉泛滄浪，白蘋風送蓼花香，漁歌聲漸長。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明月空載過。」橫塘倚杖良久，云：「誰知遠煙浪，別有好商量。」聞者知其遊擲虛空，不久塵跡矣。已而示疾化去，弟子智化等請余為誌。

銘曰：

重泉吐潤，皎月舒光。湘潭塔影，傳彼南陽。坐安樂國，到白雲鄉。面門出入，若存若亡。藹藹翠柏，依依綠楊。三更旭日，九夏玄霜。烏雞嘹嚦，白牯疏狂。金牛起舞，木馬成行。人琴未

渺，古徑迴塘。廣陵曲調，漁父滄浪。君行且迫，有語勿遑。末後句子，仔細商量。

林峰鏡愚慧禪師塔誌

師諱淨慧，字鏡愚，與其兄離愚並得法於弁山瑞和尚。父母兄弟志出俗，蕭山樓氏子也。蕭山去越州稍近，自雲門道法傳五六十年，人知嚮往。師童丱慕道，謁密舟師，參本來面目已，謁瑞和尚求示，尚便打，師忽悟去，遂投出家。侍丈室，進止肅穆，執勞役靡怠。由顯聖迄弁山，多所翊贊。弁山老人極嚴峻，不與俗偶。師久侍，老人怒詈或不堪，甚加楚毒，師一無所迕也。從之十年，益增進法門，曲折無不畢曉，乃授大法，為曹洞三十四世老人。既遊崆峒，師歸越，結茅道林，頗恣幽討。又父母春秋高，雖出俗，非子不養。師性純孝，二時几杖，必躬親無倦。未幾，主弁山，說法如雲，為道俗所重，論者至比之雲居膺禪師不虛矣。三年，竟去歸道林。道林已成寶坊，邑士大夫請師揚化。師芒鞋短布，與眾庶同操，作牯牛一頭，且耕且牧，不敢以知識加人。年六十餘逾勵，嘗語眾曰：「地藏種田博飯喫，百丈開田說大義，我抑何能？但鑊頭邊不忍廢卻，聊畢吾事耳。」即沾體塗足，披袈裟。上座問者雲興，荅者瓶瀉，並古人法要，得未曾有。緇素乃益駭，謂東越四五十年，自雲門以來，誠所罕見。故暨陽、蕭然之間，奔走輻輳，言道席者，莫不以林峰為首稱也。師天懷朗易，內外無不可窺。執節素醇謹，與人言惟恐不及。慈以育物，恕以及人，勤以迪躬，儉以表德。無智愚賢不肖，遠近男女，咸奉師為古佛云。居無何，示微疾化去。師歿一年，弟子智湘等奉全身塔於林峰兜率寺之左，丐余為誌。得法弟子十人，語錄十卷，行于世。生年卒葬，具如別傳。系以銘。

銘曰：

睦州織履，適任天懷，種田博飯，本分生涯。自古在昔，道重鹽梅，奉君順父，玉殿蒼苔。踞座說法，如霆如雷，一旦化去，辦愚癡齋。但恁麼去，更恁麼來，我瞻林峰，於焉徘徊。

樗里保寧端實嚴禪師塔誌

師諱淨嚴，字端實，崑山孫氏子。幼不茹葷，志出俗，父母不聽。年二十逃去，父母追及之，度不可脫，取路旁石投水中，父母已疑其死，竟得度。依廬山西竺師剃落，參顒愚求示，愚云：「觀世音菩薩將錢來買糊餅，卻是為何？」師云：「某甲未出廬山，早知有

此一問。」愚震聲喝，師有省。詣化山受具，過越州，禮爾密和尚，舉女子出定話，師酬對頗愜。入愚庵老人室，老人垂示，舉帶月荷鋤歸，處處花狼藉語，師云：「和尚花狼藉，某甲親收得。」老人頷之。一日上堂，師出眾遶一匝，老人云：「者是山僧二十年操履用不盡的。」師云：「恁麼則隨緣消舊業也。」老人休去。後承記莂，師謙讓，老人云：「只向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畢汝事矣。」隱樗里，誅茅及一載，夢異人指建梵剎，已而果符寶坊成，稱保寧禪院。師不立文字，惟勤操作，聚徒十餘人，參究本分，執勞役供眾，僅食殘剩。偶鳥鼠爭食，師分飼之，每食輒並至，以為常，緣畢化去。先是一年，治普同塔於保寧之右，謂眾云：「來年是日，吾當歸骨於此。」及期無疾，忽對眾一笑而逝。闍維入塔，正去年此日也。弟子智起乞余誌。

銘曰：

投石入山，鳥鼠分粒。相從懶殘，志在伏匿。樗里塊然，一花狼藉。化緣告終，發齒而別。

天寧休山炬禪師塔銘

嗚呼已矣！湘南潭北，誰問耽源？臘月蓮花，空傳師叔。同條生，同條死，能不為之一言耶？師諱淨炬，字休山，別號壑庵。得法于愚庵先老和尚，屬曹洞正宗。三十四葉出世，住秀州天寧。造毘盧寶閣，垂成而歿。歿有偈，偈曰：「玉肌劈破影團團，石女憨歌舞翠嵐。千古無人知此意，好將消息問南泉。」嗣法弟子智斌等五人，語錄四卷傳于世。奉舍利入塔，塔有誌，禮也。師錢塘華氏子，幼秉戒出俗，依寶壽石雨和尚，入室者久之。雨歿，依愚庵老人，遂得法，住天寧。上堂有云：「對一說，煙雨樓頭好風月；倒一說，無限秋光齊漏洩。銀蟾影裏桂花飄，天香閣上風流客。」顧左右云：「阿呵呵！識不識？處處撞頭并磕額。」卓拄杖，下座。又端午上堂有云：「一二三四五，達磨不識數。處處競龍舟，家家懸艾虎。堂上貼靈符，喚作五月五。白米驀頭包，青若通身裹。咬著不知恩，從頭皆錯過。惟有葵花向日傾，笑看蒲葉當風舞。」良久，云：「苦。」又結制上堂，有云：「擬結通身白汗流，直須撥轉一絲頭，一絲頭上通消息，大地山河鏡裏收。大眾！天寧一往一來，無解無結，任諸君周行闊步，自由自在，更不著撒沙在諸君眼裏，逗到今日沒奈何，只得循例打鬨，開個現成爐韝，向冷灶裏著把火。」驀豎拳，云：「乾三連。」放拳，云：「坤六斷。」一拂，云：「震仰盂。」置拂，云：「艮覆碗。」連拂兩拂，云：「錯亂陰陽，憑誰打筭？」凡應機接物，來往縱橫，不可軌度。住

天寧六年，跏趺而逝。先是，結庵湖畔，一丘一壑，聊以自娛，與高人道士游泳嘯歌，備極方外之致。佐先老人住朱明，嘗為秉拂，老人付法偈有云：「掉臂過三關，蹴碎銕門限，隨處念伽陀，朱明一枝箭。」蓋深許之也。師天懷俊爽，英辯不群，又復嚴淨毘尼，動止有法。自兒時習為跏趺，即喜梵唄，蓋夙習也。系以銘。
銘曰：

燃燈影裏翻身，毘盧頂上結舌，不妨放去收來，贏得雲門一橛。
歸去也，笑不徹，獨角蒼龍當時拗折，留取個空潭落月。

真歇祖師祭文

嗚呼！雨枝嫩桂，祖道綿延。青原嗣起，石頭並傳。荷玉在後，新豐在先。芙蓉投子，哲人出焉。昔在中葉，篤生長蘆。秉吹毛劍，懸肘後符。奉君就父，百諾千呼。我方為主，人方為奴。時並茂者，有天童覺。自具語言，何必棒喝。五位三玄，獨觀大略。惟大慧杲，與兩人合。高宗御宇，太后北歸。崇光顯孝，金殿巍巍。帝師真歇，自長蘆回。鑪韝始建，如霆如雷。轉位轉功，于茲始說。玉蘊荊山，紅鑪片雪。畢竟如何，老僧齒缺。照盡潭空，歸根墮葉。湘南潭北，黃金一國。疏山倒屙，蓮花簇簇。宗風邈矣，獅絃不續。崒堵僅存，彷彿阿育。劫灰飛起，塔戶重開。赤肉團上，六祖再來。眾庶稽首，喱喱哮哮。波斯赤腳，此焉徘徊。光啟後人，種苗去莠。為青州辯，為萬松秀。洪永之間，雪軒振袖。鐘鼓空王，在帝左右。壽昌雲門，我宗競爽。大地星馳，中天日朗。夜月松風，澧陽昱晃。五百年中，開來繼往。睠言祖德，此山之巔。進一缽飯，奉一勺泉。春花灼灼，春草芊芊。目前無法，意在目前。尚饗！

祭東山唯岑和尚文

嗚呼！玉龍雲靄，金鳳塵霾，寒光炯灼，夜月徘徊。伊岑和尚，實惟楚材，東山西嶺，具大根荄。一抬一搦，一拶一挨，庭前位正，簾外班排。入枯木室，就古鏡臺，六踞獅座，門扇兩開。巍巍堂堂，雝雝喈喈，三種絕跡，一句全該。石傘峰下，靈木新栽，若耶溪畔，鏡水潨洄。為芙蓉楷，為天衣懷，夫何寂寂，古殿蒼苔。慧花未萎，金風早催，洞上家法，留愚癡齋。既當處死，就當處埋，直恁麼去，直恁麼來。腳下撩起，臨行俊哉，彥從不會，推啞粧呆。雲居順世，祖業生涯，石霜首座，冷廟寒灰。瞎驢滅卻，吹毛弄回，生死古岸，往來堆堆。隻履歸去，殆莫可追，大庾衣缽，傳

自黃梅。老成凋謝，云何不悲？西乾紐解，東震道衰。琉璃明月，猶在空階，黃金一國，爭受塵埃？日輪夜靜，流照埏垓，末後句子，岸柳庭槐。嗚呼！尚饗。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七

弟子智湛、智曙編

疏引

萬壽修水陸道場募疏

梁武修水陸於金山，商受諸臣並得度。秦莊襄王、范睢、穰侯、白起、王剪，皆乘善力出離苦趣，見於世典者可考也。或者謂放光彈指，他獄都空，何必獻花酌水始名懺摩，繙經吹貝乃稱薦拔？嗚呼！噫嘻！非通論矣。剎那剎那在鐵圍中間來往，朝出則暮已入，此出則彼已入，是以陸盡七金，水由輪際，遊滯之類轉多，波叱之音未絕。譬彼聲靈悽愴，不可不存於心；壇墠郊廟，不可不設其祀。如來盡彼慈力，眾生同與悲仰，甘露無窮，烏容已哉？禾中萬壽寺者，修法海之儀文，以水陸為佛事。針咽鼓腹，承寶炬則知歸；銅柱銕床，聞鐘聲則息苦。出無明殼，度生死流，於是乎在。若乃華林之馬，脫其哀鳴；長平之魂，輟其愁嘆。區區所聞，不但此也。

崇先募大鐘疏(代)

真歇了禪師，當洞宗第十世，由長蘆遷皋寧，皋寧即今皋亭也。宋高宗紹興，慈寧太后自北歸，建崇先顯孝寺，延師主之。太后過崇先，垂簾聽法，一時嘆為希有。師歿，賜謚悟空，造塔桐華塢，奉安舍利。後二百年，或有啟其塔者，爪髮再生，眾驚異，羅拜而去。自了禪師至于今，蓋五百歲矣。新豐荷玉，法道繩繩，了禪師之力居勝。天界浪和尚，其遠孫也，住徑山，歷鳳林、虎跑、淨慈，晚主崇先，歸天界。長蘆家法，得天界而益振。今堂搆再新，幸有室中真子，晨鐘夕磬，萬象莊嚴。了心上人者，謀更為大鐘，鑄佛其上，因以音聲說法，意志誠善，百千諸佛無量法門，向一敲一擊時，畢宣妙義，鐘中鼓響，鼓中鐘鳴。西來一宗，至崇先別開生面，將所謂敲唱雙舉者，於是乎在。楞嚴會上，阿難耳聾，未免隨人起倒矣。聞鐘息苦，豈為是區區者哉？

雲岫建塔疏

雲岫主人將設窣堵界為四區，凡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之闍維者，舉而畀此。其上為四大名山，奉四菩薩；又其上為寶閣，奉毘盧佛。期有日矣，丐余言以疏之。佛制淨屠，各有定級，非四眾所宜。且佛菩薩法界莊嚴，豈得與髑髏近？而上人者比地同規，寧有說乎？心、佛、眾生，三無差別。菩薩運大悲智，發大行願，與眾生頭出頭沒，同應現於生死海中。四大名山原在當人一毛孔間，不隔棗葉。然則髑髏粉碎，直可向毘盧頂上按指飛光，莫往莫來，無別無二。眾生沉淪苦趣，政沒話端，驀然撞入四眾夥隊，被一把火燒斷命根，大好向佛菩薩邊討個棲泊，何得分素分緇，壓良為賤？雲岫主人若肯向髑髏那邊通一線道，直得他英靈死漢高揖釋迦，不受你火葬活埋，重重覆蓋。然雖如此，一場善事也要大家隨喜贊揚，莫相辜負好。

為龍門化米疏

龍門當橫山之巔，一嶺九曲，所謂石頭路滑者也。自貞觀以來，代有作者，永明壽尤著，石雨老人建叢席三十餘年矣。今懷璞和尚由龍唐入龍門，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禪板蒲團，於焉再振。但食輪先轉，化米為艱，山頭香飯雲蒸，有時但食餅餌。種田地藏，雖已邁於諸方；設粥南泉，端有期于甘贄。廬陵米價，驀箚相逢；金粟如來，現身說法。其為福德，顧可量哉！

雲溪募柴小引

變生為熟，大好一箇鑪錘，赤眼柴頭，彼彼自相鈍置。且喜雲溪四畔，寸土都無，不用斧柯，莫尋枝葉。今日同參居士，忽然向枯木上糝花，冷地一星，剛待仰山拈起，漫煨品字，取焰寒灰，卻也萬難消受。然雖如此，終恐指盡薪窮，南山刈茅，大家著力。

雲溪運泥小引

雲溪拖泥帶水，無端使墻壁瓦礫逼塞虛空，也只沒緊要事。大眾！舊閣田地一度贏來，不妨他水長船高，泥多佛大，兩頭挑著撩起便行，直到岸邊一齊放下，切須努力。

雲溪化梅花小引

一番寒徹，噴鼻梅花，遠岸孤村，恰成寄托。向百花叢裏，移取一株兩株，為雲溪作個標榜。直使江南春信，庾嶺全收，玉笛橫吹，莫只作境會好。

為某比丘募靜室小引

竹林精舍，應現多方；娑羅樹林，演說無際。若也腳跟未免點地，終須林下長養聖胎。插草為標，閉門作活，直至貧窮骨立，全沒卓錐，方知大地平沉，了無寸土。布金長者，福不唐捐；隱山比丘，功歸有主。

化米散靜室小引

得力忘飽，休糧不饑，恁般人終日喫飯，何嘗嚼著一粒米？苟或未然，渴飲饑餐，覓個飽齁齁地。某禪人者，欲向眾香國裏親走一回，雙手擎來把與十方賢聖，施者受者須是其人，金牛飯、南泉粥，切莫當面錯過。

寓山托缽小引

化米化炭，眉毛厮結，多少苦心，終不許清水白飯讓鏡清喫。盟石道人將三條篾束起肚皮，甘向折腳鐺邊尋生活計，爭奈十方聚會，缽盂向天，窮手一雙，逼迫廬陵米價，諸方浩浩說佛法，地藏種田博飯喫，位置已高，寓山無田可種，無米可炊，饅頭胡餅，一切都莫將來，且道作麼生好？

為別峰禪人化衣單小引

十年勤苦，衣縑全無，學道人須是一絲不挂。別峰禪客，赤條條，淨裸裸，窮相現前，大好一個消息。有者道：衣線下事，是他本分生涯。切勿以孃生褲子一句搪塞。且任渠緣化去，得一領直裰，做一領布衫，走向人前，也好隨行逐隊。然雖如此，挖襟補袖，須遇其人。這鶻臭汗衫，且請脫下。

雲溪俍亭挺禪師語錄卷之十八

弟子智淙、智標編

侍者智淙輩請說行腳

師云：余年四十六始出俗，其先溷塵埃中，遭亂去為賈。年三十舉明經，求死不得，絕意仕進，以白衣從愚庵老人遊。四十受大法，遲遲剃染，父母在，未嘗以身離左右也。余錢塘人，姓徐氏，初號逸亭居士，字世臣，有《逸亭十集》及《年譜》留人間，恥不復道。父漢文居士，母陳氏，以歲乙卯十月四日生，母夢老僧頎然扶杖至，覺而誕，三四歲即能為胡跪矣。年二十，讀書佛寺，聞風旛語，慕之，然不能解。二十八就省試，方寐，夢老僧扶杖至，詰余云：「汝來此二十八年，猶相憶否？」余熟視如舊識，頗憶往事，老僧云：「恐入世漸深，宜隨我去。」余曰：「未可便捨父母，需後命何如？」已寤，汗浹背，頗益自疑，然未肯向空王頫首也。三十一，乃焚筆硯，廢詩書，棄此身如萍梗已，更不飲酒，不食肉，習苦行，從方外遊。同學江子道闇、張子秀初去為緇，錢子雍明、胡子彥遠留為素，余遨遊諸子間，固與洞、濟兩宗博參同異。一日，偕錢子過宗會謁石雨老和尚，舉家賊難防，及洞山病有不病者話，恍然得入，因向前作禮求剃度，尚曰：「汝未可，且奉父母終天年，俟時至耳。」因教余看心方動處。余受命歸家，夜輒不寐，看達旦，即日應賓客如土木偶人，客至不為禮，客去仍坐，如是者累月，觸風旛語失笑，謂尚欺我耶？詣佛日請見，尚一見即問：「看心方動處，近日怎的？」余曰：「不敢動，勞和尚。」尚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汝作麼生？」余曰：「此是不思議分中事。」尚急掩余口，余不能荅。尚曰：「汝大聰明人，有理路處儘解得，沒理路處奈何？歸家去，切不得看教典、看語錄，只將個硬剝剝放不過的置在面前，要討個下落便有卻好，若一切解說去卻不是矣。」余受命，逡巡而退，時戊子正月三日也。偶舉洞山出門俱是草并他公案，命余作頌，余隨例亦頌數首，然非意所期耳。未幾，雨和尚化去，余再過佛日，遇愚庵先老人，一見投契，即述前話求決擇。老人曰：「你試道一句看。」余曰：「何處鎚鍾不應來？」老人曰：「汝全說道理在，從今以後不得說道理，千七百則公案不是道理。」時大慧錄在側，老人命余翻一頁，有鉄牛無腳也須行句，老人曰：「此是什麼道理？不得作不思議會、不得作沒道理會、不得作有道理會，你只去參尋此句，待他無腳鉄牛果然翻身走轆轤地，方許來見我，此事不當小可的。」余從此將前朝後代、

西天東土，盡大地許多放不開的事體一齊收歸在無腳銕牛上，朝也尋、暮也尋，一總不敢解說、一總不敢看一句文書、一總不敢放一條線縫，乾逼逼的疑了一年。及冬，到宗會庵坐禪，與如如兄在茅棚下打了一七後入堂，徹夜不放單，鐘聲入耳，銕牛驀地翻身，記得小時節四句話：「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燕子吹笛兒，蝦蟆打杖鼓。」自己笑了一回，恰值老和尚入室，一十八箇不唧溜漢，被一條斷貫索一齊絆倒。余時是個俗漢，從旁隨喜，卻也忍俊不禁，代他一十八人，人人下個轉身句子，哄動叢林，謂徐子世臣參得禪也。次早，老和尚喚余近前，謂曰：「我有一句話兒要與你講，這裏人多說不得，可隨我到昭化寺來。」余隨入昭化寺，老和尚卻云：「得力處何不道取一句？」時抬頭見香爐，余衝口云：「香爐八隻腳。」老和尚作色厲聲，指余大罵曰：「你恃著讀書人，一肚子聰明，胡說亂道，將個般若門頭看得十分容易。他古人三登九上，坐破七個蒲團，尚不奈何，似你這般輕薄少年，逞些狂慧，在我這裏弄虛頭也太遠哩！若是祖師門下，夢也未夢見哩！去，去！你不是參禪根器，回去把些《楞嚴》、《法華》下老實看看，講些道理去罷！」余時被老人一場痛罵，罵得頭也不敢抬，臉紅紫脹，心問口，口問心，這是那裏說起？昏昏悶悶，正沒解交，卻值家中母病，先大人著人來請，只得回去。這裏一個疑團閣在胸中，越發放不下，以後見老和尚，總不敢提一個字，老和尚也再不提起一句半句。一日，同樵風和尚在老人坐次，偶舉斬貓公案，余曰：「令行也。」老人又復痛罵，風曰：「老和尚作麼生？」老人并罵，風抽身竟去，余亦不敢詰。嗣後過愚庵，凡有所請，老人總只不肯，余總不悟，不得已，仍將《五燈會元》及《指月錄》諸書從頭看起，徹見古人用處，獨於王泉皓葡萄棚語討個法身向上，未有著落。一日，偶街市中行，蹋著蚌殼，通身瓦解，云：「可憐生！可憐生！這回老和尚罵不得我也。」因掩關閱《華嚴》，一目數千言，如瓶瀉水，皆余意中所應說者，歡喜踴躍。若逢舊知，身心器界打成一片，如琉璃瓶，內外瑩徹，不虛語矣。偶頌出定話，有云：「楊柳含春綠，桃花帶曉紅。漫勞雙蛺蝶，憔悴舞東風。」頌產難話，有云：「寶玉傳千里，相看但碔砆。最憐青鳥在，空作穆王奴。」頌烏臼打玄紹話，有云：「群盜山東起，紛紛盡赤眉。蒼天何酷苦，千載令人悲。」頌長沙黃鶴樓話，有云：「楚國風華改，詞人日夜勞。空教拾香草，曾說讀離騷。」共四五十則，禪者攜去，為老人所見，輒加欣賞。因偵余踏碎蚌殼事，甲午秋，命余入室，問余曰：「如何是宗會堂中事？」余曰：「月照十峰白，湖開兩岸明。」老人復曰：「踏碎蚌殼又是如何？」余曰：「牡丹花下玉麒麟。」老人曰：「是我家裏人。」余曰：「屈！屈！」因承

記荊。是夜，又命余作五位頌，余因作頌曰：「正中偏，乳燕舞簷前，雒陽花似錦，休認習家園。偏中正，古道斜陽徑，雲物望中迷，舉頭天路近。正中來，桃源古洞開，琪花當路發，何必傍蓬萊？兼中至，電擊風馳處，怒揮白玉鞭，笑指珊瑚樹。兼中到，望斷長安道，金殿白雲封，何處千門曉？」老人稱善。時余已四十歲矣。歲庚寅，余父早歿。後庚子，余母又歿，余已葬父母。至辛丑十二月，始剃落，受具足戒，遵初志也。先父母並長齋二十年，善乾竺學。先大人且歿，謂余曰：「我去矣，我去矣。」余曰：「大人向那裏去？」先子曰：「向不生不滅處去。」余曰：「不生不滅豈有去耶？」先子乃撫几一下。余曰：「大人臨行尊重。」先子遂脫去。先母臨歿，執余手謂余曰：「汝久志出俗，以我在不果。我歿，汝任意為之，不必久留闤闠也。」余應唯唯。先是，余夢入一處，小屋三楹，鐘鼓具設，憶前身具在，然不知為何所。甲午，忽登其地，宛如夢中所見，自信乃益力，然恐近誕妄，不以示人也。自白衣時，往來問荅多機語，茲不復憶，偶述一二示爾等，知吾不虛耳。東山和尚至，謂余曰：「誰喚兄是俗人？」余曰：「兄亦不得喚做長老。」山曰：「喚老兄作一頭驢得麼？」余曰：「須讓老兄作佛。」山乃笑。余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過六通，見願庵和尚，余問曰：「水邊林下長養聖胎，忽遇盤根錯節如何？」庵曰：「正是水邊林下。」余曰：「我則不然。」庵曰：「居士又且如何？」余曰：「有甚工夫坐在水邊林下？」余過烏鎮，見伴我和尚，謂曰：「聞說老兄耳聾，不敢借問。」伴曰：「啞卻汝口。」余曰：「多年張拙得人憎。」伴曰：「原來徐俯尚在。」余曰：「弁山門下應有此人。」伴曰：「雲門兒孫自不寂寞。」乃握手進方丈，與雍明居士見浪杖人，杖人曰：「天寒早起，夜來如何？」余曰：「承和尚記掛。」杖人曰：「好好借問。」余引雍明手摑一摑，云：「和尚問你。」雍明未對，杖人曰：「一箭穿卻。」余曰：「謂秦無人。」一日，過皋亭看桃花次，杖人曰：「如何是靈雲未徹處？」余曰：「謝三郎不是好人。」杖人曰：「汝誤也。」余曰：「情知，情知。」杖人曰：「桃源洞口，漁父迷津，這裏也須仔細。」余拍手一下，杖人乃笑。送杖人至吳門，舟中別次，杖人云：「難得不相見，此回別去卻是如何？」余曰：「石頭城去此不遠。」杖人曰：「你來？我來？」余曰：「和尚且請尊重。」杖人曰：「恁麼則居士常來看我也。」余曰：「只恐和尚常在裏頭。」杖人休去。常與愚庵先老人遊湖，老人云：「今日黑月。」余曰：「暗坐者多。」老人云：「偏你說道理。」余云：「某甲罪過。」老人云：「以後看月不許你來。」余云：「老和尚獨行踽踽。」一日，老人舉四錯話，謂：「天平錯，西院錯。」余

云：「錯，錯。」老人云：「果然錯了也。」余云：「錯。」老人云：「你錯？我錯？」余云：「和尚分上即且放過三十棒，要打西院一棒也較不得。」老人云：「天平住後如何？」余云：「這漢且未有棒喫。」老人舉庄上喫油餈話，余云：「古德且置，這庄主鷹頭鶻腦，大是不良之徒。」老人云：「料想沒交涉。」時同參多疑之，余拊掌一笑，因別有頌。與老人行次，一僧前禮拜，老人云：「你道這僧是好人不是好人？」余云：「低聲，低聲。」老人云：「蒼天，蒼天。」余乃笑。一日，余指殿前木羅漢問老人曰：「姓什麼？」老人云：「姓李的老張。」余云：「謝和尚安名立號。」老人打門扇一下，云：「打碎你頭。」余云：「和尚手痛麼？」老人休去。浪杖人與老人坐次，余禮拜起，問五位王子，杖人顧老人云：「須是你嫡骨兒孫。」老人云：「從來不出門。禍事！禍事！」余因呈五王子頌，朝生曰：「鷹揚尚父，豈非釣夫？熊羆入夢，載以後車。」末生曰：「風猷蓋代，帝室以興，昔隱華岳，白衣山人。」誕生曰：「撫軍監國，心前一星，上皇恭默，有聞無聲。」化生曰：「晉陽寶馭，胄出滹沱，車書玉帛，在朕躬何？」內生曰：「中有一子，獨坐思維，是名月蓋，得陀羅尼。」二老人閱畢，各稱善。余曰：「《人天眼目》，先後錯誤，從上何無一言？」老人云：「難瞞明眼。」杖人云：「居士纔有功勳。」余曰：「爭敢受賞？」一拜出。過南澗，澗曰：「山花澗水，一路可觀，居士遠來不易。」余曰：「碧巖青嶂，道人受用，果不尋常。」澗云：「今日難得主賓相見。」余云：「有勞降尊，只恐瞻之不及。」澗云：「愚庵老漢神用何如？」余云：「年老不能出門，遣某甲代看左右。」澗命侍者看茶，余竟，仗行童而出。少頃，復入，余云：「呼猿洞裏幾個猿啼？夜深難為聽者。」澗云：「山僧尋常也不管他。」余云：「昨日有人從南高峰趕了一群鹿去。」澗云：「要且不得麈中主。」余云：「獨坐不稱尊。」澗云：「且喜居士親到。」因更笑。過幻庵，庵云：「我無柱杖子，你怎麼奪卻我拄杖子？」余呼：「和尚！」庵應諾。余云：「莫嫌奪卻，更奪卻了也。」庵云：「拄杖子噇？」余打侍者一下，云：「且留取二十九棒。」庵命侍者作禮。胡彥遠居士舉托缽話問余云：「大慧頌身在其中，那得知卻是何謂？」余云：「要見他德山也太遠在。」胡云：「巖頭一拶語如雷，卻甚顯白。」余云：「羊便濕處臥。」胡云：「末後句畢竟如何？」余打一掌。翁季祥居士問余云：「三玄三要，兄作麼生？」余遽與一掌。翁云：「也莫草草匆匆。」余云：「還要第二杓那？」翁云：「辜他好意。」余云：「情知汝向野狐邊接取殘唾。」翁云：「兄畢竟作麼生？」余更作掌勢，翁乃謝。仁庵師乞食次，謂余云：「兄也不得放過。」

余云：「討甚殘羹餿飯來？」仁云：「老兄是我同參。」余云：「莫帶累伊。」仁云：「有甚饅頭饃子，快下將來。」余云：「今日且免教一頓。」仁云：「只恐不免。」余云：「自領去。」蝶庵師病次，余往詢之，余云：「尊候如何？」庵云：「苦痛。」余云：「你往常不如此。」庵瞠目視余一上，余云：「爭奈何！爭奈何！」庵噓噓，余亦噓噓，庵側身向裏臥，余拍掌三下，遂出。冰溪師過余，問：「婆子燒庵，這僧有過？無過？」余打一摑，云：「不唧溜漢。」冰云：「恁麼則過在阿婆也。」余又打一摑，云：「老兄生受去。」冰擬掌，余云：「不得無禮。」冰云：「也要老兄知。」余云：「且放你去。」一機師掩關，余一日過，問云：「終日的呆椿椿死卻了也。」一作破關勢，云：「頭顱切須好看。」余云：「蝦跳不出斗。」一曰：「亂走作麼？」余云：「勘破這老師僧。」一曰：「倒退八百。」余擊關門一下，云：「限汝三日。」乃趨出。祁季超居士舉陸亙牡丹話，聞余曰：「如夢相似，南泉意在於何？」余云：「老兄不得作寐語。」超大笑，乃云：「當時陸亙被他換卻眼睛。」余云：「南泉眼睛卻被肇公換卻。」超更笑。又余訪季超居士，超纔見，哀哀大哭，余云：「休！休！」超云：「老兄作麼生？」余乃呵呵大笑，超云：「休！休！」余云：「這老漢今日一場敗闕。」超云：「且望慈悲。」余云：「念公年老。」超引余入內坐定，余云：「鑑湖水闊，波浪騰翻，偏有人向死水裏浸殺。」超云：「葛嶺山高，梅花千嶂，風顛漢奈何不肯知休？」余云：「笊籬輸卻俗人，若論當機，須讓天然鏟草。」超云：「趙州祇知唱讚當時法施，還伊行者爭先。」余云：「主賓相見，須有言辭，何不當場拈出？」超云：「兄弟一家自知好惡，但當隨分過時。」余云：「十年不見，恐君不似昔時人，切勿推聾粧啞。」超云：「今日相逢，大家明取家裏事，正須倚杖看山。」余云：「君臣父子不是偶然，何得抑己而已？」超云：「明暗正偏，幾翻話墮，切忌雖休勿休。」余云：「石頭一宗埋沒向老兄手裏。」超云：「新豐一曲扶起在阿師分中。」余云：「也莫惡口傷人，我不慣這般蟲豸。」超云：「何必偷香掩鼻，只此間贓証分明。」余向超拈起布冠云：「這老賊爭容得他？」超向余安放拄杖云：「勸老兄向這裏坐。」時左右方進飯，兩人各大笑乃已。過天童和尚，尚曰：「天寒，遠來不易。」余云：「伏惟萬福。」尚曰：「船來？陸來？」余云：「不行鳥道。」尚休去，余起謝茶。余嘗講《易》至睽卦，蔗菴和尚問：「如何是載鬼一車？」余云：「捉敗雲門，不為分外。」蔗云：「石鞏三平，莫不是遇雨則吉麼？」余云：「我不要半個，我要一個。」蔗舉拳，余云：「澤上有火。」此是我往時節許多出乖弄

醜，今日舉向人前，面皮片片落了也，還說他怎的？好為老僧藏拙。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